

第十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短篇小說 / 報導文學



雲林縣政府

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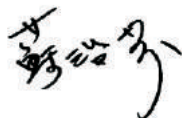
## 縣長序

這是一個文化創意躍進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產業大放異彩的時代，而文學是以心靈藝術承載豐富的文化訊息，以個人的想像或經驗、體驗，透過文字表達方式記錄社會變遷與環境成長的生活演變，雲林的文學在長期的耕耘之後，也呈現出亮麗的成果。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在歷經十年的蘊釀累積後，現在已成為雲林文學的璀璨盛事，治芬九年來與大家齊心努力共創「農業首都」的在地願景，持續為雲林農業、環境、藝術、人文、產業資源而努力，同時也期盼能為雲林的文學發展留下足跡，為時代劃下美好的見證。

值此「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付梓之際，恭喜所有的得獎者，也期許有更多文學愛好者能加入創作行列，讓本縣能創造出更輝煌的文化事業，是為至願。

雲林縣 縣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 處長序

時光冉冉，「雲林文化藝術獎」舉辦至今（103年已）是第十年了，十年來經由這個平台，為本縣發掘出無數對美術創作、表演藝術及文學筆耕等各面向表現優秀的創作者，也為本縣的文化發展與藝術扎根，提供持續而均衡的養份。

今年度「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徵選的類別分別是「報導文學」與「短篇小說」二類。報導文學第一名的作品〈文藝復興了一條街〉，作者寫出西螺小鎮上的延平老街由傳統到現代的流變與興衰，文字典雅，敘述能力清晰，充分發揮報導文學的功能，尤其以採訪與回顧的方式，兼及面對現狀的寫作技巧呈現，深入人心，是一篇兼具報導性、文學性的報導文學佳構；短篇小說第一名的作品則是〈陰暗裡的木雕〉，作者文筆簡潔動人，關於空間和光線陰暗的掌握，尤其精采，作者藉由母親以及食物，展開與父親之間的心靈對話，文字傳述心情，細節刻劃人性，寫盡家庭兩代之間的親情，全篇小說扣人心弦，張力十足。

今年文學獎投稿參選的作品，在質與量上均獲得評審委員的肯定，在此要感謝評審委員給予最專業嚴格且公正的審閱，決選出各類各項的獎勵名次，期許各位優秀的文學創作者能持續努力，未來在台灣的文壇上，一定能再創更精湛的表現。

文化處 處長



謹識

## 目 錄

### 短篇小說類

|                 |     |
|-----------------|-----|
| 總評 .....        | 003 |
| 陰暗裡的木雕 .....    | 005 |
| 家 .....         | 025 |
| 虱目魚的兒子 .....    | 039 |
| 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 ..... | 057 |
| 犁 .....         | 083 |
| 兩代 .....        | 099 |
| 芒花祭 .....       | 115 |
| 飄盪，在旅途中 .....   | 133 |
| 虛實少年 .....      | 147 |

### 報導文學類

|                   |     |
|-------------------|-----|
| 總評 .....          | 067 |
| 文藝復興了一條街 .....    | 169 |
| 2014布袋戲現場 .....   | 185 |
| 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 ..... | 209 |
| 白鶴傳奇 .....        | 237 |
| 一頂紅斗笠 .....       | 253 |
| 漫遊土庫過港 .....      | 271 |

### 附 錄

|                     |     |
|---------------------|-----|
| 評審過程 .....          | 289 |
| 頒獎典禮 .....          | 299 |
|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 | 291 |
| 評審委員簡介 .....        | 312 |



# 雲林

## 短篇小說

第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首獎：游善鈞「陰暗裡的木雕」

第二名：鄧慧恩「家」

第三名：徐品安「虱目魚的兒子」

佳作：陳錫久「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

佳作：方瑞楊「犁」

佳作：戴翊峰「兩代」

入選：吳華「芒花祭」

入選：游淑如「飄盪，在旅途中」

入選：鍾譯德「虛實少年」

備註：佳作不排名依報名順序排列





## 短篇小說總評

評審對此次文學獎的小說獎標準比較傳統。乃是要求一篇小說必須具有人物外貌個性的詳細描繪、場景的細膩描寫、情節的合理推進。對於文字技術，還是要求作者能筆帶感情，行文能流利通順為準。

大致看來，這次20幾篇的小說徵文，使得評審相當驚心和擔憂。因為大半的小說都集中在書寫雲林縣的貧窮和困頓，某些小說極富自然主義的悲劇色彩，許多人物都陷身在窮途末路之中。對比一、二十年前的雲林縣小說，呈現了一個很大的退步。我們知道，戰後，雲林縣就是一個小說家的誕生之地，比如說一個小小的二崙鄉，就出現過季季、宋澤萊、鍾文音、廖枝春四位小說家；還有褒忠鄉的履彊，虎尾鎮的古蒙仁，東勢鄉的林雙不……都是小說大家，說明了雲林縣曾經是小說家的孕育之地。那時的小說家儘管還是寫了雲林縣的貧窮，但卻不困頓；人物儘管帶著激憤，卻還是懷著希望；雖然書寫了窮鄉，卻帶著美麗；雖書寫小地方，卻充滿了未來的想像。但是，由這次的徵文看來，小說裡的希望、美麗、想像幾乎看不到，所看到的大抵上都是貧窮、困頓。這是否告訴我們，雲林縣的貧窮日甚一日；還有像六輕這種重工業是否根本上已經摧毀了雲林縣的美麗，叫雲林縣滿目瘡痍。所以小說家再也感受不到雲林縣的美好。故事既然千篇一律都是如此，要讀者去看這麼悲苦、沒有希望的小說也難！許多篇章幾乎沒有吸引力，引不起大家興趣！這是否已經告訴我們：雲林縣已經不再是小說家



的孕育之地？值得大家深思！

雖是如此，但是仍有幾篇值得讚嘆：

比如說第一名的〈陰暗裡的木雕〉，這篇小說採用了反小說〔新寫實〕的技法，將人物變成了景物的一部分，使用了停格的方法，隨著時間，將景物割裂成一片片，採用緩慢描寫法，將一片片景物堆疊起來，使之具有空間感，立體感。因此，對父親的描寫變得十分豐富，十分具體。這種小說新技法，在當前的台灣小說界裡並不多見，非常具有實驗性，評審都非常讚賞，可說是了不起的小說。

比如說第二名的〈家〉，是一篇悲劇作品。描述了一個荒唐的父親與女兒之間失愛的故事，引來讀者對人生的感慨。短短的篇章，叫人感到人生已經走得十分困頓、痛苦，頓覺人生沉重無比。作者有他了不起的敘述筆法。

比如說佳作中的〈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這篇小說好得叫人驚奇，作者刻劃了童年的生活和下層社會的真實。書寫一個少年在無意或惡意的戲謔裡，致人於死。故事具有玄奇性，很有閱讀的價值，能緊緊吸引讀者，一路讀完小說。像這種小說，放在七〇年代的鄉土小說中，也不輸給吳念真、陳雨航。作者是一個真正具有實力和潛力的小說家，只要他寫得夠多，在未來的台灣文壇裡必有一席之地，值得期待。

總之，我們希望雲林縣的小說能延續以往，再出現許多傑出的小說家。

評審代表  謹識

# 陰暗裡的木雕》

短篇小說類 首 獎

游善鈞



## 游善鈞

### 個人簡介》

1987年生，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

3. 文字細緻，文學語言飽滿，冷峻地寫出一個家庭兩代間的親情糾葛的內心戲，達致作者所欲傳遞的加上我們都試圖以各自的方式，與父親和解，或者道歉。
4. 這是一篇新小說作品，以描述物體對象，一切動作、東西都被停格加以描述，想描述出一種立體感和空間感。意義被忽略了，情緒也被切割成碎片，讀起來是困難的。但是實驗的精神十分可佩。
5. 散文詩，可見寫作潛力。一家三人，性純單調而憨厚，模糊的文化面貌帶給讀者無盡的想像空間。文字細膩，不落俗套。

### 得獎感言》

感謝家人和朋友。

### 評審評語》

1. 文筆簡潔動人，關於空間和光線陰暗的掌握，尤其精采，全篇小說可謂扣人心弦，張力十足。
2. 以母親與作者以及食物，展開跟父親之間的心靈對話，文字傳述心情，細節刻劃人性，或多或少猶能傳遞出小說性格以及該有的敘說風貌。

## 陰暗裡的木雕

把這端去給你爸爸。母說。這碗乾麵，分明才剛從外面買來，母卻摳了摳，將麵團倒扣入白瓷藍紋碗中，放進電鍋，扳下開關，老實蒸完另一碗水後，遞給了我。

燙。我還在思考，母添加的，究竟是自來水，抑或是前些時候，才剛安裝好的逆滲透水。也不曉得有幾分可靠性，曾聽廣播說過，倘若蒸煮食物時，使用的水是未經高溫殺菌的自來水，裡頭的化學物質，氯，將會伴隨蒸氣騰騰上升，撫觸冰冷的金屬弧面，凝聚為一顆一顆飽滿相同圓滑有著燦耀光澤的逼真水珠，直至無法忍受，墜落，剎那，形狀依舊那麼完整，滴入所有菜色。

那氣啊，可是會致癌的呢。那主持人，擠壓著嗓子說。聲音啞啞，聽著，太仔細了，彷彿真會得病一樣。

真燙。

我瞥了一眼，安裝於流理臺旁，與水龍頭對望的逆滲透噴嘴，晶亮的金屬表面，有一小段光亮前後扯動。

母似乎什麼，也沒察覺，只將碗略微，朝我身體一兜，快拿去啊，似乎是這麼說的。

我接了過來，不燙了，轉身，擱在木桌上，叩出沉悶的實心聲響，揀起架在碗上的那雙筷子，許是長時間搓洗之故，木質漆色淡去，甚或剝落，揪了些蘊含力道的皺痕。

我拌了起來。把原本埋壓在底端，可後來被母全挖上來、那些剝切瑣碎的肉末醬料，攪散，混勻，裹入被肢解開來的麵

團。一條一條。經過反覆蒸煮加熱的麵條，或截斷或和其它段落相互接黏，成了畸形，令人難以拔開眼睛的模樣。

那我走了。我說。瞥了母一眼，母將不慎沾上醬汁的，變了色的指尖戳入嘴裡，先是暖和的指甲，而後是更柔軟暖和的指腹，仔仔細細吸吮了一遍，好似連上頭的指紋也舔暈開來，輕皺起眉頭。那我走了。

穿過一小段走廊，便抵達客廳。電視亮著，裡頭一堆人擠站在一塊兒，不曉得在演哪齣戲。父不在客廳。

原本想將音量調小聲些，瞥了幾處，卻找不著遙控器。湊近電視機，注視了一會兒，依舊無法理解劇情，即使換了新的液晶螢幕，並且四十二吋，有些無法理解的事物，仍然無法理解。忽地想到，麵似乎快變涼、變得更乾了。

我離開電視，來到書房門前。

木門上雕繪著兩朵朱槿，一眼一朵。

刻嵌於門板中的花朵，無所謂一年四季，雖姿態永遠盛開，可那顏色，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卻顯得蠟黃，不著絲毫生氣。

可那姿態，終究是綻放著的。似乎一逕凝視下去，滲出的隱約木香，都能更隱約，成為隱約的花香了。我一面思忖，一面伸出另一隻，無須謹慎端捧著什麼事物的手，捏住門把，渾圓的黃銅門把上頭，積累了黏稠的污垢，使得原本閃亮的質感，黯淡了下來，一塊一塊黑班，隨機分佈，在意久了，門把活脫脫像極了一隻被充飽了氣的圓滾滾花豹。

然後我鬆開手。

才意識到自己鬆開了手。

險些忘記敲門了。我吐了一口氣。舉起小手臂，凹折手指，指節因寒流來襲之故，尚未敲擊，便顯得紅通通的，很是鮮明。

敲了門，聲響聽起來很薄，教人懷疑，那聲音，究竟能不能準確傳遞至另一個空間。

伴隨逐漸肥胖的疑慮，沒有任何回應。似是為了賦予更多合適的理由，對於那鮮紅的指節。手臂舉得更高了些，手指也凹折得更徹底。敲擊敲擊。

我一直在等待那句：請進。

很有耐心。

又站了好一會兒，鼻尖的空气都顯得混濁。

用力衝出一口氣，手臂舉過頭頂，指甲尖端嵌入掌心，包覆著指節的膚皮，拉展開來，薄膜一般，紅得發白。再敲，再敲的話，另一側會否傳來回音。或者真實實心的回應。正想著，一些聲音，輕叩門板，分散的粒子，如潑灑的乾燥豆子，細細打落在木門上，彷彿小巧玲瓏的腳步聲，來了又去，去了又回，那麼精緻，那麼細微。

我聽見低沉的嗓音，彼此摩擦，碎裂出更繁複的花樣。那聲音，似乎，是自一塊軟骨發出來的。很難想像，如此粗糙的聲音，竟是從這般柔韌的骨頭，發出來的。深入一些，思考，那聲音，到底確切是氣體造成，抑或是液體。可無論結論如何，終究得依賴固體。是的，倘若沒有固體作為憑恃，一切，決計是萬萬不能的。我發現自己捏緊了拳頭，好像對自己方才的論點相當滿意。而那聲響，猶如為了證實我的想法，接續摩擦

，不斷碎裂出錦簇千變，鮮豔熱鬧的萬花筒似的圖樣，分明愈低沉，卻也愈顯清晰。

最後，那一顆顆粒子，終於聚集起來，宛若我正捏著的，這個拳頭。

支流似的，想著，有時候，捏久的拳頭，以為攤張開後，會出現什麼；甚或以為，就同俄羅斯娃娃那般，展開後，還有著另一個，更緊的拳頭呢。

圖案愈來愈清楚，像是擺著一個適合的位置，距離恰好遠近。

在變得太清清楚楚以前，握住門把。又一次。我開了門。

房間有些陰暗，灰黑纖塵瀰漫均勻。還沒踏進去，便聽見隱隱約約的機器運轉聲，實是冰冷，仔細一聽，卻又感到一絲暖度。這房間的確是陰暗的，可不覺潮濕。角落的除濕機一年到頭，長時間運作。我曾天真忖度，是不是父擔心倘若停止除濕，這房間內的木頭便會狠狠抽芽，漫無邊際生長，繁盛得教人害怕。

我沒問過父，父自然不會回答我了。

父背對著我，面前是一張厚重的木桌，桌前則是一大幕窗簾；靛藍色絨布質料窗簾，是房間裡看起來，最感潮濕的物件，光即使真透了過來，也只會被暈染成更黯淡的色彩。父套著一件墨綠素色襯衫，許是襯衫尺碼太大，太大了，大到削瘦的父，背部那兩塊分明突出的骨頭，怎麼也撐不起衣服，面目模糊，基本的輪廓，無法臨摹，我忽然覺得自己凝視著那張背的眼神，十足專注，彷彿希望能從上頭揪出一張臉孔似的。

放在那裡就可以了。父說，背影輕略晃動，擠出皺褶，像

是一張應答著的嘴唇。父要我將碗，放在一旁的小圓桌上頭，就可以了。好像那張背真有一張隱隱約約的臉。

我還在找那張小圓桌，就找到了。

座落於除濕機的對向角落，與之相望，一圓一方，很是剛好。走往木桌，背對著轟隆隆的聲響，一種低調，毫不聲張的鳴叫。惦了惦那碗，筷子敲撞出清脆的細碎聲響，微微俯身，靜靜擱置，碗的底座，圓圓的，像張口，彷彿裝設了一個磁鐵，在貼合剎那，親吻般，牢牢吸附住桌面，似乎表示：再沒有什麼能撼動了的。

掌肉上凹陷的痕跡，逐漸復原，變得平坦。

可仍有什麼，確實依然流動，憑著近乎靜止的緩緩慢慢的速度，使「相對」消失，讓「絕對」依舊絕絕對對。父的背，窸窣窸窣，那可能，是背發出來的聲音；也可能，是父的另一面，令我以為那其實是這一側的聲音。鬆垮稀疏，幻象樣貌的浮光掠影之中，圈爬於碗身的碧青色紋路，似乎，正以無可覺察的方式，悄悄分裂，宛如落土的植物衍長生根那般，愈來愈深，愈深愈密。

或叢林或沼澤，或其它更可能繁盛的。教人一時間困難喘息。

我才意識到自己正注視著這個碗。

我原本是在意父的。

那團麵黏糊在一塊兒，皺褶乾得銳利，像顆醬色口味的大腦。我突然想到，曾看過一篇報導，裡頭提及愛因斯坦的大腦，至今仍保存於某實驗室中，完好無缺，彷彿只欠缺一具肉軀



，便得以重生復活。這令我困惑，如愛因斯坦是位無與倫比極其偉大的科學家，理應有無數人，希冀他活過來，像之前活著一樣天才。誰能預料，他可以為我們帶來多少利益，致使現今這個世界，產生絲毫改變，也好。

沒有人這麼做。

唯一一個問題，是沒有人這麼做。

因為沒有誰會願意為了一顆大腦，即使更換以後，真是活生生的，放棄自己的生命。

即使一切真因著他的復活而改變，甚或當真變得較為美好，可自己已魂飛煙滅，更沒有任何人會好好保存自己的大腦。我摸了摸自己的後腦杓，突出的那塊骨頭，若再細查，其實不全是突出的，真實突出的部位，嵌入了凹陷的掌肉，包覆著，有些暖和，有些像答案。

放在那裡就可以了。父沒說話，可我卻聽見他這樣說。我終於成功，徹底放下那個碗。桌子一點聲響也沒有。

對了，電視你還要看嗎。我問。指尖順著桌沿劃圈，分明才劃出了半弧，圓的預感卻異端強烈。

不要，關了吧。父答。不枉費那預感。

找不到遙控器。我說。我好洩氣。

父的肩膀微微一顫，那方向，我看見那擱在圓桌另一側的邊緣，長方形狀的花器。相同，是木頭的。我現在看見。裡頭沒有花，也沒有香氣。我凹折身軀，試圖湊近那木器，只得，胸前那碗麵非常靠近，近得幾乎，快活過來一樣。伸長手，探入花器中，姿態宛如一名魔術師，而在那瘦長的花器裡頭，感

覺自己的手臂，彷彿能漫無邊際變長。再變長。

可詭譎的是，無論如何變長，始終都無法觸摸到，理應觸摸著的。想觸摸著的。

甚至覺得，自己至今為止以及未來未至的人生，全裝在這花器中了。

最後，就在我以為，摸不著底端的最後，觸碰到，一種冰涼的物體。表面浮凸出粗大顆粒，宛如粗礪的皮膚，我一直想像那裡，其實是一個人，不再是任何其它事物了。

可一切摸透，之後，卻再清晰不過了；大部分具體的，經過撫摸，都能獲得真正的解答，還原拼湊出本來的面目。

我抽出遙控器。

離開房間。

逐漸闔上門的時候，縫隙愈來愈密，好像一張細細長長的嘴。

房間也隨之，愈來愈窄，真實得彷彿愈來愈凹瘦的，是眼睛。

眨了眼睛。

門已經徹底關上。

拎著遙控器。

回到客廳。電視已被關閉。母坐在小板凳上，雙腿向外岔開，大腿的肉有些鬆垮，漏了些空氣出來。母面前，攤著報紙，手上叼著一枝鉛筆，橡皮擦磨損厲害，筆尖倒是削得銳利。

母的視線，聚焦在繽紛版的角落，是母最喜愛的數獨遊戲。

在理解數獨遊戲的規則之前，我曾以為，除了橫豎的數字不能重複外，連對角斜線的數字，也不得重複。

你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多設下一道障礙呢。當初，母笑著問。

如今，我卻只記得那問題了。

我瞥了一眼電視機，右下角亮著紅燈。確實是關著的。

目光拉回母身上，沿著母柔和的肩膀線條，一路下滑。

靠在桌邊的手臂旁，攔著一個空了的瓷碗，裡頭黃澄澄的，一片油光，不曉得方才吃了些什麼。

想來，該也是乾麵吧。我想像父一口一口吃了麵，也同時在碗壁上，吐貼出一口一口的油漬。吃了又還，很是客氣。然後忽地望向那扇門，知道我並不在那裡。

在那裡的時候，母仰起頭，髮絲垂落，映射出一小段光亮，彼此黏纏，遮住了她，一部份的右眼，似乎挺吃力，才勉強注視著我。

好像有些安靜。我想這樣說，卻只是更安靜著。

你的午餐，放在餐桌那兒，我沒蓋，趕緊吃吧。母說。而後低回頭，筆捏得比先前更緊，繼續完成那數獨遊戲，直到所有數字各安其位，富有秩序。

惚恍瞥見，那嗡嗡作響的蒼蠅聲，低低，我喏了一聲。四處張望，找尋一個容器，一個適合遙控器容身的場所。

我沒有父的天分，無論肉體抑或精神。

才知道藏起一樣東西，是需要天分的一件事。

我擱置遙控器。於母對面，一抬眼便能瞥見。

這麼一來。我真的感到，肚子餓了。

我向來覺得，廚房，是這個家中，最大的空間。倘若有人發問，該如何確認自己的「感覺」，是正確，或者至少，感到「絕大部分正確」的呢。我向來喜歡陽春的，簡單明瞭的丈量方式。譬如我自己，是這樣執行的：完全進入廚房，以後，再計算離開廚房，需要耗費多久時間。

這到底不是客觀的。

用力，吸了口麵，啪搭啪搭，麵條意外，仍附著筋性，末稍的油漬，粒粒彈起，沾上臉頰。儘管舌肉上頭，所感受著的溫度，或許各自不同，可我想我們，一家三口，確實，確實吃著相同的午餐。

這是無庸置疑的。

進食結束。起身，將碗放入洗手槽中，隨著輕微碰撞聲響，悠悠想起，父和母的碗，都還沒收。水開始流動了。母完成遊戲後，便會回來，至於父，則得待到下一次用餐時間，來臨，以物易物，才得換回。水繼續流動啊，流動，抵達那時刻，那層油，愈來愈厚，將會逼真至什麼地步呢。噴灑土褐色黃豆粉，悄靜，吸足了水分，顏色更像土壤了。

我盡可能以環保的方式，把餐具洗乾淨。

記得某本書，有這樣的說法，幸福的家庭只有一種，不幸的家庭，則有各自的不幸。

我書念得不多，也不清楚「幸福」，是否只有一種；然而

，倘若有機會，卻很想同那位作者解釋，其實「不幸」，就是不幸，單單純純，沒有別種了。

你在想什麼。母來到身邊，像是打從一開始便站在這裡，一般自然，輕聲問著。

水仍在流淌。而碗，似乎已經洗完了。

往一旁跨去，拉開烘碗機，讓出水聲。母說了話，聽不完全。我應了聲，不曉得說了些什麼。這種景況，好似說明，必須其中一人離開這裡，才可能終止這場鬧劇。

母分明，聽不見這些話，卻洗乾淨了碗。她將碗，遞到我面前，裡頭空蕩蕩的，沒有麵也沒有油。我接了過來，沒有確認，確實是乾淨的，放入烘碗機，排在我的碗的前面，中間隔著一條金屬欄杆。在裡面陰暗暗的，無所謂質地。

我關上門。母抹乾手，屁股滲出兩塊更像屁股的水漬。轉身，離開廚房。我想。母現在要去了，去那個她以為最正確最寬敞的空間。

那是只有自己才能知曉必須花上多久時間才能走出來的。

我又想起父的那個碗。

究竟擱置於擺設著方形花器卻沒有花朵裝飾的那張圓木桌，或者，更靠近父的，那張憨杵著不曉得行將被雕刻成什麼模樣的木塊的巨大方桌。裡頭是滿，是空。父吃飽了沒有。我想著的，全是那些毫無作用的瑣事，並且想著這也便是想著的本質了。

忽地，真成功忘了關於那個碗的事，突然覺得自己很天真

，怎麼會認為，那桌上，空無一物的木器，能是具花器呢。當中分明什麼也沒有，一滴水，一些碎屑，甚至連一薄膜塵埃，也沒有，如何以為，那裡確實曾經存在著花，是適合花存在的呢。

仔細想來，那個爬滿細根狀紋路的瓷碗，或許，更貼切花器些。

似乎放在燦然陽光底下，便會沉默進行光合作用，怒放出一朵剔透晶瑩的花來。

我聽見有誰說話。扭開烘碗機開關，裡頭過一會兒，就暖烘烘的。

大概是母開了電視。

掀起下顎，瞥了一眼冰箱頂端的時鐘，這時間，母不看電視。不看電視的。午睡時，母喜歡聽廣播。蜷躺在沙發中，面前桌上，擺著那台如同玩具一般的贈品收音機。那收音機第一次發出聲音時，我著實嚇了一跳。從未想過父，從股東大會帶回來的贈品，能有派得上用場的一天。記得母曾這樣調侃父，為什麼淨買些無用公司的股票，給的贈品端不上檯面也就罷了，那些股票很可能明早醒來便成了壁紙。

所以我想，那台收音機當真說話的那一剎那，母肯定也和我一樣，嚇了一跳吧。

儘管出了聲，對那些年熱衷於股市的父的印象，仍是停留在，懷裡捧著一大堆宛如破銅爛鐵甚至無法回收再利用的股東禮品，臉被徹底埋掩了去，剩下那雙筋線浮凸的健壯臂膀，以及夾藏於緊實肌理中，宛如暗生了鱗片的，細長發亮的汗液。

終於只記得那些被擱置於客房的物件了。

母將音量扭強。

視覺頓時不那麼可靠了。

為什麼那些那些不能像海潮一樣一波波富有秩序地湧上來。

我一面思忖一面將身子貼近了烘碗機。光似乎更亮了。想起國中時代，自己也曾習慣一邊讀書，一邊聽廣播。往常讀得疲倦，目光會被桌角那有著貓頭鷹造型，模樣看起來幾分滑稽的筆筒給吸引過去，裡面歪插著五顏六色的筆，多半耗盡，更多斷水。這也是父帶回來的豐富分紅之一。父解開環扣著的手，將那堆東西灑在客廳那張玻璃桌上，引發太大塊的聲響，父從中揀了一樣，遞給了我。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吧。父說。接了過來，那隻木造的貓頭鷹，雕刻粗糙，一片片羽毛層次稀疏，形狀不若鳥羽般柔和，反倒類似圓韌的魚鱗，一點，也不像貓頭鷹，根本就是一尾圓滾滾不曉得在生什麼氣的河豚，我嘀咕，將手指伸入筒中，被稱之為貓頭鷹的那動物，頭頂挖開一個洞，裡面空蕩蕩的，似乎沒有想像中聰明。

如果當時恰巧撥放先前在電視上聽到的歌曲，那種打過照面的熟悉感，令人有種小巧的幸福感，教我得以從那暗深如井的筆筒中向光性爬出；聽著攀著，聽著，不知怎地，忽然很想在那一首逐漸，逐漸熟悉了歌曲中，尋找幽微遙遙遠遠的細聲尖叫。彷彿那確確實實存在一樣。

一股熱度從腹部胸口顴骨眉心一路擴散漫延開來，就像癌細胞般，轉移。感染。攻城掠地。

我想起健康檢查時，醫生總叫我盯著那幾幅擠滿鮮豔彩點的圖，用力，再用力，好像非得看出當中存在著什麼數字才肯



罷休。多麼想抽出一枝筆，在上頭直截填入一個數字，結束一切檢驗。並非希望自己是全然健康的，只是，關於「太認真活著」這一點，我始終很難聚焦面對。人生倘若是一條延綿連貫的線條，大概會相當辛苦吧；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的生命，是斷斷續續的虛線，那分神的空白間隔，或許才是我真正想待著的活著的地方。

你有遺傳性的牙周病。醫生說。

原來即使深到骨頭裡去了，血脈仍是能貫穿，無法抹撤的。

還有更多的嗎。我問。醫生瞄了我一眼，似乎回答「報告裡不是都寫了嗎」。

那你還告訴我這些做什麼。

我離開醫院。回家途中買了杯咖啡。

恰巧遇上買一送一的優惠活動。說服自己除了自己以外，至少還有一人喜歡喝咖啡。

然後他們什麼也不會過問了。

有時候覺得時間漫長得宛若死透了一樣。

餐與餐的間隔，極少數時候，會讓我不禁產生這種聯想。母也會這麼想，暑假才剛開始，她便對我說過「要是把寒暑假全都節省下來，你現在就已經畢業，能出去賺錢了」之類的話。往常說出這種話後，母會擠皺著臉，笑了笑，彷彿那些玩笑話並不是她的真心話。

記得父送我筆筒的隔天，母也給了我一樣禮物。一節竹子，在手心掂了掂，教人困惑裡面該不會塞滿糯米飯吧。這也是



筆筒嗎。差一點點，我就要脫口問出了，可畢竟太直覺，連上頭沒有顯眼的孔洞也沒發現。喜歡嗎，送什麼筆筒，要送，就應該送存錢筒啊。母一逕說道。我這才看見，竹子背後的細長開口，從這角度俯視，兩側向上吊起，弧度柔和，似乎咧嘴笑著。

儲蓄的習慣要從年輕就開始培養，人如果沒有才能，至少要将存錢的本領給學起來。母這番話，發表得相當有條不紊，只讓我一個人聽，稍嫌可惜。

這間廚房的位置，照射不到陽光，所以無論時間怎麼過去，都不會產生任何改變。冰箱上頭的時鐘，偷偷移動。我突然想到，愛因斯坦的那顆腦袋，其實並不是完整的，這件事。在他死後，他的大腦被分割成好幾個部份，送到世界各地的醫院和研究所供作研究。

回想清晰至這種程度，即使真給了一副熱騰騰的血肉之軀，細胞也持續分裂增殖，也絕對，無法重生了吧。

怎麼，分明想起正確的事，卻感到有些哀傷。好像那不是應該想起的事。

怎麼，你一直待在這裡啊。身後，是母的聲音。轉過頭，就會很熟悉了的那種。

該不會是餓了吧。母說，埋在皮肉裡的喉結，摩擦出細微的，勉強隱忍住的笑聲。

也差不多該餓了。我答。

母走到我身旁，瞥了一眼已然安靜的烘碗機。我這才發現他閉上了嘴，似乎比我更早發現這廚房多了誰。要不要開燈。

我沒問。直到四周高樓築起以後，這裡，才徹底失去了時序之感。必須如此深信，然後才能開燈，才能光明。知道這副眼睛確實是有作用的。

別開燈。母制止了我。

窸窣的聲響。陰暗的廚房，母的背影蠕動。我開始無法辨別，聲響，動作，背影，哪一樣最熟悉，又哪一樣我應該陌生，才對。記得第一次看見太陽沒入海平線的畫面，那融化在海面上的金黃光亮，美麗得令人陌生，我卻著急心想，該用什麼道具，才能撈起。又該用什麼道具，才能還原。

最終，我知道，只有時間。只有時間能辦到。

明天來臨，太陽又會活過來了。

還有比這更輕易更美好的事嗎，什麼也無須做，只要耐心等待著，一切便會復原。

儘管每一次融化時，都是那樣難受。

開燈吧。母說。天色這麼暗了。又催促了我。

晚餐已經煮好了。母說。掀了掀下顎，指向餐桌。

桌上擱著一碗米糕。和上一餐相同，是一個白底藍紋的瓷碗。

我考慮著，該不該更換另一個盛器，否則，父會不會誤以為自己吃的，是上一餐呢。原想讓自己設身處地思考，推測出最靠近他的結論，可卻如何也安撫不了自己。

把這端去給你爸爸。母說，站在流理臺前，只是輕微別過頭，卻覺得像隻貓頭鷹，轉過了一百八十度。

這碗米糕，米粒心蕊部份呈現半透明，霧濛濛的灰白色調，尚未煮透呢。捧好碗，我垂眼注視。心想。咀嚼起來該是多麼堅韌。轉身，轉過了另一個一百八十度。就完整了。

母打開水聲，廚房顯得更明亮了。

我一會兒就回來。我說。我真的餓了。

捧著米糕，我希望那更像米糕一些，快步穿過客廳，來到書房門前。

就這麼佇立著，門板似乎縮小了一點，恰巧符合一個人的體型。

你到底在雕刻什麼。注視著陰暗裡，更陰暗裡去的木雕，對著那扇門。交互踩著步伐。我追我問。褲管因大腿肌肉鼓脹而益發緊繃。

這還只是半成品。父說。

還記得時，父總這樣回答。

有時候我以為我希望，門不僅僅只是門而已。倘若是門，至少，還有些微開啟的可能。我捏緊門把。捏得很緊。很緊。感到絲毫開心。

扭開門。那兩朵朱槿細微，顫動了剎那。

依舊是含苞的，很優美的姿態。

我好好端著，預備給父的那碗米糕，醬油沿著顆粒分明的壁面緩慢流淌，往下滑去，靜靜折射出一條拉鍊似的金屬光澤。

書房裡光影凝固，時間移動的聲響是顯得那樣明顯，以及刻意。

我看不見之前的那個碗。

站攔於房間中央的那塊木頭，一半光亮，一半陰暗。

太遠了，看不清楚模樣。溫度似乎，再攀高一些些，就要抽芽。

我想我，知道，父不在這裡。

父在這裡。



家》

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鄧慧恩



## 鄧慧恩

### 個人簡介》

1973年生，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畢業。

現職教師。

鄧慧恩，本籍雲林，生於台北市，曾求學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著有《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一書。

### 評審評語》

1. 平淡樸實卻充滿了韻味，寫家人的情感變遷而不著痕跡，行文從容不迫，從細節中可見人性。
2. 一個缺乏父愛，喪母的女孩嫁為人婦的故事，情節緊湊

，條理分明，實實在在的把新嫁娘的心情刻劃下來，文字俐落，表達一氣呵成，讀之順暢，不刻意諷罵或灑狗血的鋪陳感性，總之，表現中肯。

3. 敘述家庭內父女、公婆與媳婦的生活、互動歷程，試圖解構「家」的價值，文筆淡然有味，主角內心戲描寫細膩。
4. 書寫父母離異的失估人生。是屬悲劇書寫，故事比較平凡〈太多人寫這種故事〉，沒有陌生化故事的張力。文字洗鍊，敘述流暢，場景、人物描寫還不錯。
5. 一個破碎家庭的孤女，一個圓滿家庭的丈夫，辛苦的婚姻故事，二個不同型態，價值之家庭衝突、互動、融和、廣闊。典型短篇，文字平實，技巧不錯，頗見用心。

### 得獎感言》

家是一種延續，一種凝聚，不一定是血緣，我只是想講這樣的一段故事。

# 家

是某一個關係非常遠的親戚，輾轉要到屏心的電話，打來，只是為了告訴她一件事：妳爸爸過世了，要在下週五出殯。

屏心按下結束通話鍵，看向窗外，炎炎夏日的午後，陽光烘黃了一方角的牆壁，傍晚，太陽就要下山了。她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覺得，這個世界似乎正在運作著一種冥冥之中無法言說的程式，有生命在這個程式中檔案結束，被回收、消失，當然也有生命初生，期待展開多變的旅程。然而，不管此起彼落，整個天地運轉自如，不會因為任何因素緩慢腳步，甚或停留。

自從十八歲開始，屏心就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父親離開家前最後一句話是：我要去找自己的生活。這句話，她在很多年後才體會到真意：我自己的生計，並不包括妳。後來，輾轉知道父親再婚，終於生了他期待已久的兒子。接下來的人生，父親沒有隻字片語地存在她的生活裡。「存在」，是指當她填寫資料表時，父母一欄，她會填上母歿，然而在填上父親的名字時，總有猶豫。父親活著，比死亡的狀態更殘忍，他用一種絕決的方式在她的生活裡缺席，若是死亡了，還能悼念，但是這種存在的方式，是一種否定，也是一種放棄。

母親過世後，她意識到自己必須堅持地活下去。母親娘家也人丁單薄，唯一的阿姨遠嫁美國，母親的喪禮是她自己獨力辦完的。當母親的骨灰，火化完畢送出來，殯儀館人員示意要以筷子夾入骨灰罈，屏心顫抖的手無法持好筷子，淚眼婆娑。母親孤單的一生，所有的眼淚和悲傷都凝為了那堆白骨，在



高溫中化為輕煙，消失無蹤。

她打開手機，查看行事曆。週五嗎？



屏心訂婚後，無名指上開始戴著未婚夫給她的鑽戒，不喜歡戴首飾的她，感覺到中指與小指間的硬環，有時望著鑽戒的火光，心裡有滿溢的喜悅，只是這樣的喜悅，有一處缺角，那是無法言語的缺角。

缺角是從籌備婚事開始的。作為家中獨生女，母親又已過世，於是婚事的籌辦過程，異常奇特。男方家要提親，娘家根本已經沒有家人，因此省略。喜餅只送同事、朋友，沒訂幾盒，習俗上文母娘要送給女婿的金飾，是她與男友一起去買的，十二樣禮也是自己準備的，整個過程簡單到屏心未來的公婆私底下感到詫異，畢竟，他們家族觀念濃厚，也重禮數，另外兩個兒子的喜事也都完成了，從未遇到如此簡省的婚禮。最為為難的，是印喜帖的時候。原本應該要以雙方家長具名發帖，但是女方卻連一個長輩的名字也無法提供，於是單以男方家高壽的奶奶銜名發帖，讓一些親友接到帖子後，除了打電話道喜，更旁敲側擊地關心女方家的問題。屏心心裡知道，這是一定會遇到的問題，然而，她未來的公婆，從未當面問起這些事，只是積極地籌備婚事，畢竟，這是他們最後一個兒子的婚禮，這個兒子，年紀差前面排行的兄姐較多，在老人家身邊陪伴最久。

屏心不是沒有掙扎過，她知道，要在這個世家做媳婦，先得給人家好印象，她自己的學經歷、人品可能還不夠，她能不能給丈夫一點幫助，使他們的婚事不要有太多阻力？於是當他們決定結婚，她開始考慮請父親前來主持婚禮的可能性。也

明白自己必須向將成為丈夫的這個男人說出，那一大串故事，沒有父親的故事。

不管父親與母親的關係是如何惡劣，屏心長大後才明白，那都與自己無關，儘管成長過程中，她埋怨過那麼多次，自己竟然是個女的。這句話是父親常常說的，「你要是男的就好了。」父親是長子，但是只有她一個女兒，母親因為子宮外孕，已經無法生育。父親多想要一個男孩啊！即便年幼的屏心都知道父親的期待，所以所有的事情，她爭著要做好，下意識要證明自己，但是後來發現，那是沒有用的，因為父親只在意，她為何不是男的呢？

父親的老家住在貧瘠的海邊，幼時放假回老家的記憶，不知為什麼，異常鮮明。老家田裡種土豆。父親常說，那裡帶砂質的土，最適合種土豆，土豆開著黃花的時候，伴著綠葉搖曳，襯上藍天，在記憶裡，是一幅非常漂亮的風景畫。收穫的時候，整株拉起來，根部帶土的土豆，透著土地的濕氣，要將這些土甩掉，然後踐下土豆莢，丟棄葉子，把土豆鋪在陽光下曬，一定得曬乾，否則會發霉爛掉。

曬乾的土豆，有的需要剝殼，剝殼便成為全部人動員的活動。大拇指、食指用力一壓，土豆隨著豆莢的邊緣裂開，把莢內的土豆丟入聚集的桶內，繼續拿下一個豆莢剝。有那麼幾次，屏心拿起了比一般稍長的豆莢，壓開後，竟然有五顆土豆，大人們便說，那是土地公不小心留在土裡的手指頭，不能吃的，否則大不敬。大人們總是左右開弓，兩手可以一起剝殼，但是屏心年紀小，一次只能剝一顆，可是她希望剝得比誰都快，勤奮地剝著，往往到晚上，兩隻手指頭已經腫痛，連碰到洗澡水也會發疼。那種疼痛，是怎麼的痛法呢？屏心張開雙手，端

視自己的手指，手指似乎還在隱隱作痛，但是當她的大拇指與食指相互摩擦，想感覺那種表皮和關節拉扯的疼痛時，卻又感覺不到，到底年少的記憶算不算數？

或者說，求學時的困窘吧。在申請助學貸款風氣興盛的時代，屏心沒有資格申請，因為她的法定監護人是父親，然而她找不到父親可以在申請書上蓋章。父親離開的時候，什麼錢也沒有留下，母親只是一個低薪的會計，養活母女倆就很吃力了，根本無力負擔學費，於是每逢註冊季，就是跟鄰居、友人借錢，或是以信用卡預借現金的時候，先繳完學費，每個月再慢慢償還。為了賺生活費，屏心大學時期做過許多工作，有一次，與還是男友的丈夫一起開車出遊，加油站只剩自助加油區不需排隊，他拿下油槍後不知所措，還是屏心接過油槍，熟練地打開油箱塞，按下油槍加油，很歡快地對他說：「我在加油站打過工呢！」

那些日子都已經很遙遠了。屏心繼續注視自己的手，好像，小時候，父親曾牽過她。家的附近，有一條長長的巷子，兩旁都是人家的圍牆，從院子伸出的大樹枝蔭，遮蔽了路燈，到了晚上，闇黑成一片，她很怕走那條路，記得童年時，父親曾牽著她走過，父親的手掌，又大又厚，很是溫暖。到底有沒有這件事呢？屏心已經不能確定。她只記得，讀大學時的某日，房仲突然來按電鈴，說父親要將房屋收回出售，請他們在一週內搬家。她們母女倆又驚又急，忙著找房子，根本沒時間去難過父親的絕情，房仲說：「你父親交代，這麼多年房子給你們住著，沒收房租，已經是厚道了。」

屏心可以確定，自己的手形，像父親。母親手指比較粗短，父親的手形跟她的一樣，細細長長的。他們結婚的前一年，

丈夫的妹妹出嫁，她也應邀參加婚禮，那時的公公，在女兒拜別父母的時候，不禁落淚，為了要挺住自己做父親的樣子，還憋著氣，漲紅了臉。到底，面對女兒出嫁的不捨，是什麼樣的心情？女兒看見父母的疼惜，會更加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人生嗎？這一切，屏心只能想像，無法體會。

婚期訂下後，煎熬了幾個夜晚，她決定去拜訪姑姑，姑姑開的麵包店，一直在原址，路過時，她曾佇足在對街觀望，知道姑姑一家都還在原處經營。姑姑看到她，辨識著她的臉龐輪廓，直到她說出自己的名字，姑姑才露出恍然大悟又帶有尷尬的表情。最後，她給了屏心一組電話號碼，並叮嚀千萬不要讓她父親知道是她給的，否則那個易怒而陰晴不定的大哥，不知會怎樣責備她。回家後，屏心望著那組號碼發楞，不由自主地伸手摸向自己的額頭。

父親很會打算盤。幾乎對她不聞不問的父親，回到家，多半是泡著一杯茶，看電視，抽煙，像是遊魂地在家裡繞。有一次，心血來潮翻著她的數學習作，看到計算錯誤的地方，忽然暴怒地拎著屏心坐回桌邊，然後操出一把算盤，啪啦啪啦打給她看，大聲吼：「妳看，怎麼會是這個答案？妳都沒有大腦嗎？」接著拿著那把算盤，就往屏心的頭上砸去，算珠在她的額頭上砸出一排排的傷痕，當場血流如注，是母親飛快地奔來，領去醫院，縫了幾針。至今，當她觸摸那處肉眼看不太出來的傷疤，仍能感覺到皮膚隱約起伏的痕跡。

她终究撥了那組號碼。響鈴的時間，好像拖了很久，聲音更像從很遠處模糊飄來的。不知道是不是父親的聲音終於傳來：「喂？」

霎時間，屏心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這種對話，好像上演了

數萬次，似乎應該熟悉到如同呼吸，但是一切都是那樣陌生，陌生到讓持著手機的掌間冒出爭先恐後的汗，讓嘴唇幾乎忘了怎麼開啟、說話，或許她還忘了撥號碼，只是電話終究是通了。

屏心說出自己的名字時，父親也許隱隱地倒吸一口氣吧！父親沒有說話，等待著她把話說下去。她告訴父親，自己要結婚了，如果父親有空的話，可以以主婚人的身分，替她主持婚禮嗎？

父親似乎在手機的那一端輕微地嘆了口氣。他問了婚期，然後悶悶地說：「妳知道我已經有家庭了吧？」

她沒有答話。

「本來替女兒主持婚禮是應該的，可是妳知道....」父親在話筒的另一端，頓了一下，「我的重心都在現在的家庭，孩子並不知道我之前的事情，我還是得以目前的家庭為重。我考慮看看再撥電話給妳吧！」

父親掛上電話，屏心覺得四周的空氣冷了起來，但明明，她是冒汗的。

父親始終沒有再打來，等了三天，屏心告訴未來的丈夫，父親大概是不會出現了。

父親不出現，對於屏心的人生來說，已經是習以為常的狀態，但是對於辦婚事，則會出現許多麻煩。總之，一個沒有女方親戚，沒有母舅聯的，也沒有女方主婚人的婚禮，辦完了。

常有人說，人生是自己的，但是一旦完全是自己的，又不盡然那麼的毫無罣礙。



其實，屏心知道，自己不是公婆喜歡的媳婦，她太過沉默，來自一個傳統的他們無法想像的家庭，過年過節，面對龐雜的家族成員，她總是不知所措，然而公婆盡力地接納她，原因是屏心再清楚不過的，因為他們疼惜自己的兒子，希望兒子過得好，不要有其他的壓力，所以以疼愛丈夫深愛的她來表示對於兒子的愛。辦婚禮的過程，他們沒有問過屏心的家庭狀況，片面地知道她的父親還健在，但在婚禮過程卻從未現身，但是他們從未問過任何一句話，仍然歡喜平和地辦完婚禮。

如果沒有深刻地與公婆相處過，可能無法體會家族情感之於他們的重要性，然而這些年，屏心作為媳婦，公婆對於家族親情的重視，她一一看在眼裡。奶奶高壽過世，公公特地返回奶奶的娘家，親自邀請奶奶家男性長輩作為代表，來參加奶奶的喪禮，這些親人其實已經完全不認識，算起來關係不知道隔多遠了，然而女性出嫁後，無論婚喪喜慶都要有娘家男性作為代表來出席的習俗，公公是那麼地重視，一點也不怠慢。奶奶過世後，公公便成為家裡最大的長輩，過年時，他會親自一一打電話，請姊妹年初二要「回娘家」，他的家，永遠是姊妹們的最後堡壘，若是初二不行，整個年節假期裡，一定要抽出一天回來看看這個大哥，否則公公會生氣的。這些事情，間接或直接地讓屏心了解自己的這場婚禮，對於公婆來說，是一個多大的遺憾缺口，然而那並不是她的錯，她也對公婆向她展現出來的善意和接納，感到溫暖。

今年年節，公公酒興一來，拿出了珍藏的馬祖高粱，要與家人共飲一杯。酒過三巡，屏心藉著酒意，對公公說出了心裡的話：「爸，非常抱歉，我知道我不是您喜歡的媳婦，但是謝



謝您，終究還是接納了我……」話說到一半，已經哽咽起來：「我想對您說，謝謝您，一直沒有問起我的家庭……」

公公沉默了半晌，有點錯愕，不知道一向寡言的媳婦，為何挑起了這個話題。

「人嘛，命運不會全部操在自己的手上。」公公持著小酒杯，緩緩地說：「家庭的問題也不是妳的錯，我們不會怪妳的。」緩緩啜了一口，公公嘆了口氣：「我們是心疼，妳這孩子，不知道怎麼長大的，受了多少苦，這種事情再問妳，不就傷口灑鹽了？嫁到我們家，我們就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疼啊！」

屏心望著眼前的小酒杯，剔透的杯子忽然模糊而搖晃起來。「我常常在想，當時爸媽不知道因為這樣承受了什麼樣的壓力，我卻連個交代也沒有，對你們很過意不去……」

「沒有，沒有。」公公輕輕地搖頭：「辦婚禮只是一時，過日子是長久的，我們都了解這個道理。只要啊，你們夫妻過得好，互相照顧扶持，其他的都不重要。」

屏心想起，公婆總是如此寬厚地面對她，有時打電話過來，聽見兒子因為感冒聲音沙啞，也會特別再打手機給她，有禮地說：「那麼再麻煩妳帶他去看個醫生，照顧一下他喔！」若是換她感冒生病的消息讓公婆知道，公公婆婆總會連打個三天電話，問問看是不是好多了。這些點點滴滴，在婚姻裡，讓屏心體會到，原來是這樣的愛，造就了身邊的丈夫如此溫厚寬容。



屏心決定獨自一人開車，回去小時候跟著爸爸曾返鄉過年的小鎮看看，雖然她連地址都記不得了，但殘存的記憶裡，仍有一些地名。搜尋GPS後，她設定一座宮廟作為目的地，那個

名為「賜安宮」的廟埕，與她的部分記憶相連。她記得，年幼的自己曾在那個廣場上，因為冬日呼吸時會吐出的白色霧氣而驚訝不已，原來，爸爸會抽煙，是這樣的緣故？

不管路程她熟悉不熟悉，她可以確定，現在走的都不是父親以前帶她回鄉時走的路。快速道路的銜接，遠處六輕工廠的煙囪，冒著白煙，這些不會是小時候有的場景，快速道路更快地將她推向生疏記憶中，更加險澀的那一面，那是喚為父輩故鄉的地方，但對於屏心來說卻是面生之地。

兩個小時半後，屏心將車停在廟埕畫好的車格裡，開門下車，她敏感地意識到，當車門打開時，廟宇的線香氣味混同著空氣當中的濕氣，湧進了她的車裡，填塞了她的肺部，燻熱了她的眼眶。

「妳爸爸啊，一直沒讓他的太太知道他之前有婚姻……生病後最後一段時間，走得很辛苦，特別私下要我跟妳說抱歉，說他這個爸爸，一點用也沒有。」

「對方一直不知道有妳這個女兒在，妳爸過世後，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想說，問問妳，妳要掛名女兒，要來送他嗎？也不是說不能來送啦，是想問妳，妳不會跟妳弟弟分財產吧？」

「唉，總之，妳爸爸的人生，是一場悲劇，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演的，選的角色不對，演也演不好，沒讓一個人滿意過。」

「我還是要告訴妳啊，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們做晚輩的，總要多體諒父母的心情，妳爸搞不好有說不出來的苦衷，是吧？不管怎樣，他是生妳的爸爸，不可以對他有怨恨。」

屏心把宮廟的正殿、側殿走了一回，殿內香煙裊裊，時有



擲筴的清脆響聲，廟內有三兩老者聚集下棋、聊天。她注意到，這些老者講台語時，與她小時候聽父親講的台語腔調那樣相似，尾音上揚，她聽起來，有一種粗礪的痛感。

她走出廟宇，看見廟埕旁邊有一架攤車，一個女人手部動作來來回回忙碌著，走近一看，先是聞到了炸物的香氣，接著聽到油和水相互作用的厚重迴聲，屏心站在一旁觀看她熟練的動作。首先在巴掌大的鐵煎匙平面，薄薄澆上一層在鍋裡拌好的麵糊，攀不上煎匙面的麵糊，滴落回白鐵鍋內，然後堆上成尖的韭菜段，在頂端放上幾顆鮮嫩的蚵仔，再把煎匙轉回麵糊鍋，小心翼翼澆上薄薄的麵糊，還必須把沒糊到的空洞用麵糊補好，然後將承著食物的煎匙抵入油鍋內，立刻吱吱作響，過幾秒鐘，稍稍晃動煎匙，整塊蚵嗲脫離煎匙，自由地在油鍋內優游，直到變為金黃色，老闆娘以夾子夾起來，放到油鍋上端的濾網瀝油，油滴順著底端滲滴回油鍋內。老闆娘不慌不忙地進行同樣的步驟，有時頂端放的是蚵仔，有時放的是醃好的肉片，馬上，瀝油網上站了四五個嗲物，也很快就有人掏錢買走，裝在紙袋內，刷上辣椒醬或醬油膏，邊走邊吃。

屏心想要靠近買一個的時候，有人比她手腳快，很歡快地吩咐老闆娘：「蚵嗲五個，都要加蛋！」老闆娘黝黑且帶著深刻法令紋的臉有著淺淺的笑容：「好！加蛋！」屏心見她重複剛剛的動作，只是在堆上韭菜的時候，輕輕挖開一個洞，單手俐落地從攤車下，掏出一顆雞蛋，打入韭菜碎中，再掩上韭菜，放上鮮蚵，開始油炸，炸好的完成品，一樣堆上濾油網，絲毫不見雞蛋流瀉出來的痕跡，可見技術熟練高超。

五個都包好，遞給客人後，老闆娘轉頭問：「要什麼？」屏心輕輕笑著說：「我也要一個加蛋的蚵嗲。」

坐在宮廟的邊側的階梯上，她摸著冒著熱氣的紙袋，以手指探了探蚵嗲。不安份的韭菜屑，伸出觸角來，被麵糊包覆著，於高溫之中鑄下了探頭探腦的姿態，構成了不規則的邊緣。小口地咬下這凹凹凸凸的邊緣，香香脆脆。蚵仔與韭菜的搭配非常對味，凝固又緊攀著韭菜碎的雞蛋，配上外層的胡椒鹽，也是鮮味十足。屏心吃著這一個不同食材匯集在一起的小團塊，想起了前幾日與丈夫的對話。父親過世的消息，她始終找不到適當的機會告訴丈夫，或許不是沒機會，而是她無從說起，不知道要以怎樣的心情告訴他。

「你覺得什麼叫家人？」她問。

「嗯？」丈夫自書堆抬起頭來：「怎麼這樣問？」

「沒事，只是想知道你覺得什麼是家人。」

丈夫戴起眼鏡，微笑地望著她：「我覺得，家人就是不管你要去兒童樂園，或者要勇闖地獄都會想帶著的人。」

「去兒童樂園玩我可以理解，勇闖地獄為什麼也想帶家人？」

「人生不會永遠是天堂，有時候地獄也得去，只要家人在身邊，你就能相信自己會安全回來，而且不怕孤單。」

她凝視手中的這塊蚵嗲，貼著煎匙的薄麵衣，上下兩層裹住了中間的食材，即便下油鍋，也沒有讓它們散掉。她又咬了一口，蚵仔的鮮甜，帶著海味，然而咬下的瞬間，屏心感覺到，那種海味，與眼淚的鹹度那麼地相似。

吃完，屏心回到車上，取出面紙擦拭嘴唇和手指，拿起手機，撥了丈夫的手機。

「嗯，是我。我跟你說，我今天開車，回到了我爸爸小時候帶我回來過的故鄉看一看。」

「我一直沒告訴你，我爸爸過世了，禮拜五要出殯。掙扎很久，我想，我……」

# 虱目魚的兒子》

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徐品安



## 徐品安

### 個人簡介》

1994年生，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中。  
現職學生。

### 評審評語》

1. 透過兩個性格與命運不同的年輕人，相互對照出雲林鄉土的現況，批判卻不流於辛辣苛刻，充滿了對於土地的情感，讀來令人動容。
2. 兩個自小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年輕人，背負著離鄉與留鄉的不同命運，所延伸出來的對故鄉不同見解的態度，故事屬鄉土意義，然寫作部分稍嫌刻意注入對故鄉之愛的情結，若用真情融入更好。

3. 藉由出身於同一鄉土的兩位男主角，對比不同的人生、鄉心，再穿插祖孫的對話來突顯隔代教養的問題，達致雲林人對「根」的追尋、探索。
4. 書寫台西的沒落，一個漁家的沒落、悲劇。過於誇大台西子弟的困境，缺乏幽默，與日據時代小說類似。自然主義的小說，寫實的小說，不同於戰後的小說。人物、場景描寫，尚可。台語不熟練，常常寫錯了。
5. 台西子弟的悲歌。外出返鄉，城市邊緣人變成鄉土邊緣人，情感的糾結，真實呈現城鄉差距與價值的衝突，文筆尚佳。

### 得獎感言》

本次得獎深感榮幸。以一個雲林年輕人的身分獲得文學獎殊榮，想必對其他雲林青年而言也是一種鼓舞，使他們更樂於關注與參加家鄉的活動。未來將會以此為動力，持續努力創作，謝謝。

## 虱目魚的兒子

輪子在有些破損的柏油路上發出輕微的聲響，張書宇撥開被熱汗浸濕的瀏海，呼出的濕潤氣息立刻被蒸乾，即便戴著帽子，頭頂依舊被烘烤得可以煎蛋似的滾燙。接連數日，海邊陽光毒辣得像是會螫人，一陣陣颳起的風勢夾雜著海邊吹起的細沙，混雜海洋特有的腥味與遠處工廠的廢氣臭味。有些景色已經與張書宇的兒時印象有些落差，不過也是看到絕對被在城市長大的同學們評論為「偏遠、落後」的東西，才有真的回到家鄉的感覺。

為預防海水倒灌，沙崙之後緊貼著約一層樓高的堤防，沿著海岸綿延好幾公里，見不到盡頭，如果爬上海堤，應該可以看見乘著舢舨準備出海撈蚵的蚵農，引擎聲的聲音幾乎要蓋過海浪隱隱約約拍打在消波塊上頭的聲音，生長在沙灘邊緣的高大仙人掌微微受海風吹動，之下倚著一棟方方正正的違章建築，文蛤在白色的牆上拼成了「海邊の家」四個字，似乎因為受海風吹襲、侵蝕風化而染得一層濛白。長期使用有些髒汙的帆布棚下方坐著正在剝蚵的少女，為防風砂與日光曝曬而裹得密不透風的打扮，讓張書宇想到了伊斯蘭婦女的罩袍。考上外地高中、大學之後的張書宇鮮少有時間回老家，許久不見的丁曉婷不如城市裡光鮮亮麗的同齡女孩，右手握著的剝蚵刀，她垂著腦袋，像是虔誠的信徒向著聖城禱告膜拜，換得微薄薪資以貼補家用。

張書宇稍微靠近了一點，她察覺有人靠近，像是警戒的野貓迅速抬起頭，露出面巾的雙眼閃爍著透亮的光澤。

「哈囉。」他首先舉起手來，揮了揮。

「喔，阿兄。」頭戴斗笠、圍著面巾的少女抬頭看他，喊了聲。

「恁無是中傷？奈欸無底厝內休息？」

「無啊，無代誌出來走走。」有點吃力地推著手推圈，張書宇對丁曉婷笑了一下。女孩子無奈放下手中的工具和手套，上前將他推到帆布棚下。

「會熱不？」丁曉婷用袖套抹抹額上的汗水，問。悶在石膏裡的小腿除了受傷初期引起的疼痛與腫脹以外，現下也是被陽光照射得像是在烤爐裡似的，略為刺痛與發癢的感覺並不舒服，即便如此，他依舊搖搖頭。

「我無啥啦，無要緊。」他指指疊得比少女身高還高的牡蠣堆，「今仔日要剝了喔？」

「屁話，無恁以為我抵這衝啥？阿爸透早對崙仔頂帶返來的。」丁曉婷給他一記白眼。

「恁攔有手套無？我嘛來逗腳手。」

「阿兄，恁免做這啦，到時又中傷。」丁曉婷抬起頭，意有所指地瞄了他的石膏一眼。

「哈哈，阿兄我無甲無路用啦。攔無是之前無做過。」張書宇笑了笑。剝蚵刀分開肉與殼時發出了濕潤的聲音，小心翼翼地將蚵肉挑出，置入一旁的水盆當中，丁曉婷低頭繼續工作，似乎是由他去了。

「邊仔有手套，啲仔阿姨放咧這欸。」

他努力彎下身，費了點力氣才摸到手套，呈圓形把手的

剝蚵刀他倒是怎麼也無法用指尖將它勾近，又不想再麻煩專心工作的女孩子幫忙，正想著法子的時候，屋子後方的來人出手替他撿起了工具。

「要幫忙就不要增加別人的困擾。」

「謝……啊，家豪！好久不見！」張書宇道謝還沒說完，便先認出了那副長相——如一般的海岸居民因常受日曬而黝黑的皮膚，穿著汗濕的舊背心，體型比張書宇精實不少，除卻當年的稚氣，外貌並未與國中時相異太多的五官。

「唉唷，資優生回來啦。」戴家豪笑了下，「什麼風把你吹回來的？」

「沒有啦，出車禍受傷，我媽擔心我一個人住在外不方便，好說歹說叫我回來的。」遇見老友總是令人開心的，張書宇開始滔滔不絕。

「最近过得怎麼樣？已經很久沒有碰面了，在哪邊念書？還是在工作？阿榮伯的魚塢怎麼樣……啊，現在是暑假，你應該剛剛過去巡過所以才——」

「吵死了，連珠炮似的煩不煩？」戴家豪立刻露出不耐煩的神情，語調惡劣地打斷了他的問話，張書宇來不及回應什麼，丁曉婷先開了口。

「啊恁無是欲去臺北？留底這衝啥？又不幫忙顧魚塢，又整天到處晃，查埔人一點路用都沒有……」

「幹！恁攔共一遍！」

這兩人忽然陷入了劍拔弩張的情勢，張書宇摸不著頭緒，然而丁曉婷與戴家豪已經展開唇槍舌戰，他沒聽過前者使用過



如此尖酸刻薄的言詞，後者也從未如此狼狽過。

「不滿恁就卡早出去啊，尚好是死底在外靠，麥攔返來，要不大家看了恁嘛歸身軀不爽快。」

「共這款話都未驚嘴荏去，嘛無想看麥自己什麼雞巴樣。當初恁老母奈欸無甲恁丟去海邊死死好啊？」

「好了啦！」張書宇差點整個人摔下輪椅才拉住怒火衝衝的戴家豪，「這種話也說得出口，你們到底有什麼毛病？有口不擇言成這樣子？」

戴家豪「嘖」了一聲，看他手上的工具和手套，面孔露出諷刺而有些扭曲的神情。

「台大資優生，你也在剝蚵仔喔？有那麼不景氣嗎？」

張書宇也沉默了下來，皺起眉頭瞪著眼前的男人。

「欸，恁今仔日是閒閒無代誌，特別來冤家的嗎？」丁曉婷站了起來，手裡依舊拿著剝蚵刀。

「今嘛是安怎？欲相打是否？」

「甲查某相打，足了不起喔。」

張書宇擔心兩人會拿起剝蚵刀攻擊，不知哪來的勇氣，推動輪椅擋在兩人中間，吸足空氣大聲吼一聲。

「夠了！」

這聲怒吼在開闊的海邊顯得過於刺耳，但是又太過薄弱，立刻就被海潮聲給沖散。張書宇不常大聲說話，這一吼確實讓他有聲帶受傷的感覺，微微搔癢與刺痛在喉頭交錯刺激著神經末梢。

三個人之間陷入了沉默，遠處的引擎聲隱隱約約傳來聲響。

「這樣吼，喉嚨會痛吧？要喝飲料嗎？」戴家豪沉默了好一會才開口問道。

張書宇的眼神偷偷瞥向丁曉婷，她面無表情地坐下，繼續剝她的牡蠣，刀子扳開牡蠣殼，將蚶肉挑出以後忿忿地甩進水盆內。

「……曉婷，阿兄陪家豪去喝杯飲料好了，注意安全喔。」他努力地擠出一個笑容，拍了拍女孩子的肩膀，卻不能確定自己的臉頰是否過於僵硬。

丁曉婷冷淡地瞥了他一眼，悶不吭聲地點了點頭。

「走吧。」戴家豪輕聲說著，握住輪椅的手把，推著他往遠處的便利商店前去。

台西的便利商店不如台北普及，張書宇在台北時，三步一間、五步一店，還有有冷氣的地下街，很久沒有在熾熱太陽下熱得渾身汗濕的經驗，他用手為自己搧風，戴家豪則是沉默地推著輪椅前進。路途有點遙遠，汗水順著張書宇的臉頰滑下，匯集到下顎後滴落T恤，形成一個小小的深色痕跡。他默默用手背抹掉水滴，除了悶熱的天氣以外，氣氛更是讓他覺得渾身不對勁，幾乎到了想要拖著受傷的腿狂奔而去的地步。

海堤旁的馬路邊沒有其他建築，也沒有行人。綿延幾公里的風景看來完全一模一樣，沒有霓虹燈，沒有招牌，沒有行人，偶爾才有叼著菸的老人家騎著摩托車經過兩人身邊。張書宇好幾回在夢中這樣獨自站在這不見頭也不見尾的馬路上，不停地跑動，不論他怎麼努力，仍然在原地不停地打轉，在看不見盡頭的夢境裡頭跑到筋疲力竭，只想著要快點離開這個地方，最後渾身冷汗地醒過來。

便利商店都在市區內，戴家豪小心翼翼地閃避著違規停車的轎車與往來車輛，附近有客運站，有時還得往更路邊走些，以免大客車夾到輪椅上的張書宇。

「欲底外靠飲飲料……」戴家豪問，旋即打住了句子。戶外的用餐區有階梯，張書宇實在不方便上去。

張書宇抱歉地笑了笑。

「歹勢啦，我不能上去……還是你坐吧？我在騎樓下遮蔭就行了。」

戴家豪倒是很貼心地從口袋掏出皺皺的衛生紙，塞到他手上讓他擦乾汗水。

「去裡面好了啦，有冷氣吹，休息一下。等一下太陽沒那麼大，我載你去海邊吹風。」

要怎麼運送一個腿骨骨折的人？張書宇腦袋首先閃過這個念頭，但並不想潑人冷水，到時真的不行，拒絕便是了。

超商內正在撥放廣播節目，歌手詠著遙遠大都會裡頭，人們在數位的海洋中載浮載沉的故事，眾人被囚禁在時間的小格子當中，連吃飯的動作、筷子夾起的米飯數量都像是設定好的電腦程式那般分毫不差。

就算是鄉間的年輕人也都唱著都會的歌曲。他心想，這同時戴家豪已經把紙盒飲料結帳，走到位置上交給張書宇，是便宜廠牌的飲料。

「謝謝。」

戴家豪胡亂應了聲，手上的易開罐顯而易見地是啤酒，而他手上的塑膠袋裡還另外裝了兩瓶。

「等等要騎車還喝酒？」

「在某些國家，5%的酒根本就不算酒精飲料。」他說得理直氣壯，仰起頭，灌了一大口，喉結隨著他的吞嚥上下滾動。

張書宇不想再辯，修剪平整的指甲往正中央的圓形切口用力掐下，插入吸管以後小口啜飲，口腔內充滿了人工香料的味道。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化工廠……」

「啥？」

「不、沒事……當我沒說。」這裡才沒有城市。張書宇心中碎念道。

兩人在便利商店內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著，張書宇絮絮叨叨這些年在台北的生活，就算只是關於搭捷運刷悠遊卡這樣稀鬆平常的事情，戴家豪都聽得津津有味。眼看時間接近傍晚，他興沖沖牽了腳踏車來，扶著張書宇側坐上腳踏車後座，踩著踏板吱呀吱呀地往海邊的方向前進。夏季的太陽在傍晚時分幾乎是直射進眼睛，刺眼得很，因為戴家豪在前方的關係，張書宇可以縮在他的背影當中，偷點涼以外也是遮擋陽光。腳踏車向前帶起微風，戴家豪的背心在背後微微鼓起，逆光中依稀可見戴家豪難得有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該有的開朗模樣。

「還記得這邊嗎？」戴家豪的聲音自前方傳來。

文化路是兩人國中時期經常經過的地方，戴家豪跟張書宇會與幾個同學成群結隊地騎著腳踏車，大聲聊天，打鬧玩耍，在考完試的下午溜到市區，幾個人分碗紅豆冰，透白的碎冰像是雪花，淋上一點紅豆，甜蜜冰涼的滋味對這群沒什麼零用錢的國中生而言，已經是非常大的享受，即便每個人只分到一兩

口也是不亦樂乎。

「誰會忘記啊。」張書宇一開口，風便灌進他的嘴裡，同時過去會跟母親一同參拜的鎮海府從他的眼前晃過，彷彿回到國中時期的錯覺讓他幾乎大笑出聲。

「你側坐不方便看，另外一邊蓋了新的教堂，走希臘風格的喔。」戴家豪帶著笑意說道，「有些房子是新蓋的，我還擔心蓋了這些，你就把這邊原本的樣子都忘了呢。」

「怪我？」

「不怪你怪誰？都不回來的傢伙。」戴家豪的右手向後開玩笑地往張書宇身上拍打捋弄，車身因而有些搖晃。

「好好騎車啦！腿斷一截變斷三截，你要賠嗎？」張書宇往戴家豪的背上拍了一下，像是當年兩人邊騎車邊打鬧的翻版。

「打斷腿都賠不完喔。」戴家豪大笑，接著往一方撇了下腦袋。

「你看，校舍都拆掉蓋新的了，現在還有溫水游泳池喔，很像可以拍電影，對吧？」

磚紅色的校舍映在張書宇眼前，彩色的蚶貝牆與探出圍牆的木棉樹讓他有想要掉下眼淚的衝動——滄海桑田四個字瞬間竄入他的腦海。明明應該是熟悉的地方，卻找不到半點熟悉的事物，當年的歲月似乎就剩下這台破車，還有像是汽水氣泡那樣虛幻的回憶。

「捨不得喔？」戴家豪說，「大家都一樣啦。」

張書宇沒有回答。

往前又騎了莫約十多分鐘，中間戴家豪半扶半扛地將張書

宇送上舊虎尾溪的堤防，腳踏車也牽了上去，在張書宇看來險象環生地在堤防上頭騎車。

「這個地方很不錯，拍一拍就可以坐下看夕陽，又不用擔心泥巴會沾到褲子。」戴家豪一派輕鬆地說著，「《海角七號》拍得很漂亮啊，但是坐在石頭上面還不是一樣褲子濕掉，沒洗乾淨就一堆鹽巴結在那邊，有個水泥地坐著好。」

「我只求你不要掉下去。」下頭的泥巴可以看見招潮蟹挖洞進進出出，紅色的螯在夕陽照射下像是又抹上胭脂。

兩人來到看得見出海口的地方後坐下，戴家豪把一瓶啤酒塞到張書宇手上，自己也喝了起來。張書宇手中把玩著啤酒瓶，遠處的膠筏上頭有兩位中年人，黑色的剪影讓張書宇想起了自己的雙親也是這樣工作著——戴家豪的祖父也是一樣。

「……阿榮伯年紀大了，偶爾也幫忙巡巡魚塢吧？」張書宇稍微猶豫了會，但想到丁曉婷的說詞，仍決定好聲好氣地勸他，但聽話的人只是煩躁地扒了扒頭髮。

「你台大資優生不懂啦……我要是接阿公的魚塢，這輩子就完了！阿公還在，就說我要幫忙；阿公不在了，就說我要繼承家業。幹恁祖公欸繼承家業，養虱目魚是什麼家業！」

張書宇皺起眉頭，看來不是很認同。

「我爸媽也是養水產的……」

「你台大資工耶，又不是台大虱目魚系，當然要去竹科當什麼電子新貴還是工程師，恁爸母攔未叫恁養虱目魚。」

夕陽已經降到海平面，橘紅色的火球燒灼殘存的溫度，卻燃不起兩人間的氣溫，那句話隱含著妒恨羨慕，張書宇也不是

聽不出來，而戴家豪的側臉在夕陽下像是剪影，看不清他的神情。

「我啊，不像你念書那麼厲害，念台中二中然後又考上台大。高中在這邊混一混，填到不知道在哪個荒郊野外的私校。念那種學校，花錢又沒路用，還不如上台北去打拼，就算當工人也至少可以攢點錢。大城市裡總是多點機會，努力幾年至少、至少會有點結果吧……」他喃喃說著，與其說是說給張書宇聽，還不如說是說給他自己聽。

「抵這養魚養蚵仔一世，人也是嫌咱虱目魚幼刺多，甲起來多甜根本無人知。」

戴家豪手裡拿著啤酒鋁罐，輕重不一地捏著發出金屬聲。

「……那，阿榮伯怎麼辦？」

「我發達了，就可以養阿公了。到時候，阿公不用顧魚塭也可以過好日子。」戴家豪執拗地說道，「而且你自己也不喜歡留在台西，才一天到晚待在台北不回來，不是嗎？」

張書宇一震，正想開口辯駁，卻想起大一剛入學時，自我介紹的窘境。

——你是哪裡人？

雲林人。

——雲林？雲林在哪呀？

——是不是在彰化？

——不是啦，是在台中南邊啊。

——你住雲林的哪裡？

台西。在海邊。

——哇，那你老家那邊很多流氓嗎？



——海邊？是六輕嗎？上次失火燒很大耶！

——你們家也有去抗議嗎？

當時的張書宇愣在台上，耳邊嗡嗡直響。他分不清同學究竟是好奇還是惡意，卻隱約感受到自己跟這些時髦的都市同學們的格格不入。

從那之後，他絕口不提雲林，也恥於提起自己是台西人的事情。

他在心靈上失去了家鄉，卻又沒有辦法完全融入大都會的生活，拋棄了過去以後，成為精神流浪者，走到哪都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終究導致他無法順利融入群體，在班上成為孤立的存在，與同學們的關係看似有些親近，實際上卻是伸手無法觸及的位置。張書宇也曾與社團認識的學姊交往過極短的時間，被他視為生活中一點微弱但溫暖的火光的戀情被溫柔的學姊殘忍地捻熄。

「書宇，你人很好，真的。」學姊柔軟的聲線一如往常，彷彿汪著水的眼睛直直看著他，彷彿要掏掘出張書宇靈魂最深處那最脆弱的部份。

「從來就沒有男生對我這麼好，你是個很溫柔的男朋友。可是……你好像隨時都會消失……我很害怕。」

分手未過一個月，張書宇便看見學姊與另一位學長有說有笑地共乘摩托車外出，她看見他，只是微笑著點點頭，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那樣雲淡風輕。

「……我不知道。」張書宇垂下腦袋，聲音幾乎淹沒在海潮當中。而戴家豪從口袋裡掏出了香菸來，點燃，在漸漸轉為紫色的晚霞之下，製造雲霧繚繞的錯覺。



沒有了根，自然是任何事情都紮不穩的。

當天晚上，張宅隔壁的戴家傳來祖孫倆的口角衝突，張書宇聽見戴家豪對著阿榮伯咆哮「我操你媽的虱目魚」、「誰要躲在鄉下天天撿魚刺」。接著是一連串的碰撞聲，張書宇從二樓的窗戶探出頭，看見戴家豪背著背包，身手矯健地翻過圍牆，一路朝客運站狂奔而去，阿榮伯口裡罵著粗話，手上揮舞著明顯遭到敲擊而歪曲的雨傘，但是也只是對著戴家豪離去的方向扯著嗓門罵，之後再也沒有人見過戴家豪。

接連幾天的高溫讓人汗如泉湧，張書宇的傷處因為汗水浸濕導致輕微的發炎，吃過消炎藥以後感到昏昏欲睡地斜在沙發上，眼皮半張半闔，神情渙散。電視新聞正在播送颱風即將來襲的新聞，在他耳裡徒餘嗡嗡聲響，但他也看得到窗外的天空已是灰雲翻騰，有風雨欲來之勢。張氏夫婦從魚塢回到住處，看過新聞報導，輕聲交談幾句後，決定到虎尾買點防颱用品。

「書宇，恁破病就底厝睏一咧，麥黑白走。阿母跟恁阿爸去虎尾，就緊就會返來，哪是無爽快就打電話給媽媽，知影無？」楊淑芳不放心地叮嚀了兒子幾句。張書宇昏昏沉沉地應了幾聲，兩人便輕手輕腳地走出了家門，他聽見父母離開家門的門鎖輕碰聲與貨車引擎發動的聲響後失去知覺。意識游離了不知多久，張書宇忽然被不怎麼大聲的尖銳聲響吵醒。他睜開眼睛，屋內已經像是入夜一般昏暗，分明是烏雲密布、狂風大作、豆大的雨水傾瀉而下的時候，腳踏車的嘎吱聲卻在此時像是電鑽一般刺進他耳中，心中一陣不安的張書宇傘也來不及拿，便扶著牆一瘸一拐地走出門，果不其然地看見老者騎著破舊腳踏車，在風雨中搖晃著離開的身影。

「阿榮伯！」一開口狂風暴雨便灌進嘴裡，張書宇嗆得咳了幾聲，隨使用袖子抹了兩下，扯開嗓子繼續吼著，見阿榮伯沒有回頭的意思，卻也搞不清楚究竟是風太大聽不見，又或者是對方壓根就沒打算理會自己。

「阿榮伯，麥去啦！雨呷大攔去海邊就危險啦！」張書宇試著往前行走，石膏拖行在地上發出輕微的聲響，雨水很快打溼他的頭髮跟衣服，襯衫貼在他身上，溼透的髮束沾黏在臉頰。

「風颭欲來啊！恁麥去啦，阿榮伯！阿榮伯——」最後一聲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尖叫，阿榮伯騎著腳踏車的背影緩緩消失在道路盡頭。就算張書宇發瘋似的狂吼，強風吹散了他的聲音，周圍鄰居在這時間都在做魚塭的防颭準備，村落像是死城一般安靜。

張書宇深呼吸了口氣，跌跌撞撞地走回屋內，留下一地水痕，他粗手粗腳地拿起手機，想著要打電話給誰？首先想到的是戴家豪，打開手機才發現通話簿裡面除了大學同學、教授、朋友還有家人以外，沒有其他人的電話，而現在他能夠想到的只剩下打電話給警察還有消防隊報案。

怪不得人家說，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冷漠，只要沒有存在電話簿裡頭的號碼，他就完全無法聯繫。

隔日，新聞台便出現「養殖戶老農巡魚塭失蹤」的跑馬燈，同時在畫面上的是沿海居民水淹及膝的馬路上，捕撈虱目魚的景象。然而卻沒有人聯絡得上戴家豪，阿榮伯的名字在村落裡頭也漸漸不被提起，海邊的魚塭不再有人巡禮，虱目魚紛紛翻肚死去，隨著波浪起伏，整片死白像是喪禮的招魂幡，發發出陣陣腐臭的死亡氣味，村長基於衛生考量，拜託衛生所還有

清潔隊的人將整批魚屍清出魚塢，並且放空魚塢內的水，不久便乾涸。

阿榮伯失蹤後的每一晚，張書宇只要闔上眼，原先在海堤旁走不完的路換成了阿榮伯騎著腳踏車的背影，而他拖著打上石膏的腿，怎麼也追不上，開口想要喊阿榮伯，喉頭卻像是被魚刺哽住，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席捲上天的滔天巨浪滿滿都是虱目魚，魚嘴一張一闔，喊著阿榮伯的名字，魚群像是海嘯一般將阿榮伯吞食入腹，最後變成眼前一池翻肚的死魚，瞪大著混濁的魚眼，海風吹來，所有的魚屍齊口唱著屈原的《九歌·招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止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止些！」震天價響，像是颱風來襲當時的怒號。

張書宇恨透了教詩詞吟唱的通識老師。

自那之後，他除了逢年過節，再也不敢單獨回到台西，每每回到家鄉，總讓他有種冤魂纏身的窒息感。

數年過去，畢業後的張書宇成為台北一間小公司的系統工程師，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想起過阿榮伯，也沒遇見過戴家豪。一直到某天參加公司聚會，約莫清晨兩點還在外頭。他在路邊想攔計程車返家，不遠處的吵雜聲引起他的注意。有個明顯酒醉的人被同伴架住，正對著另外一個人怒吼著。

「幹！恁爸給恁共！恁爸就是虱目魚！恁爸會比恁不懂？」醉漢往另一個同樣咆哮著男人的方向，揮舞拳頭並拼命地踢著腿。

「好了啦，咱來返了啦……」

「叫三小！幹！出來喬啦！釘孤枝啦！來啦！」

聲音有點熟悉，張書宇還沒從自己的腦袋挖掘出記憶，一台夜間巡邏的警車經過他的面前，路邊停車以後，員警下車盤查幾乎要大打出手的醉漢們，一開始還算和顏悅色，但員警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恁叫什麼名啦！」警察幾乎是對著醉漢吼了起來。

「虱目魚……阮叫虱目魚！」醉漢驕傲地挺直了身體，大聲回答。

「什麼虱目魚？身分證呢？身分證有沒有？拿出來！」

「阮無身分證，阮就是叫虱目魚！阮是虱目魚欸孫仔！」

遠遠看著驕傲地說著自己是虱目魚之子的醉漢，張書宇想起那個晚上信誓旦旦絕不留在鄉下揀魚刺的聲音，背著背包、頭也不回的身影。目送戴家豪被警察帶上警車離去後，張書宇蹲在台北的街頭，肩上擔了幾千斤的牡蠣殼或者虱目魚似的，久久直不起身。



# 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

短篇小說類      佳作

陳錫久



## 陳錫久

### 個人簡介》

1955年生，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

現職廣告設計

### 評審評語》

1. 敘事完整，描寫人物心理尤其深刻，作者具有寫作的潛力，值得期待。
2. 透過拾八這個悲劇性人物，描寫一群人的童年往事，情節固然陳述詳盡，卻囉唆過長，很難令人一氣呵成閱讀，尤其描述人與人之間對人性的述說幾乎忽略而過。
3. 藉由“吳明”這個角色的回憶，描寫、串連出以“拾八”為主的幾個悲劇人物與事

件，有情結、有對話，也有衝突。語言鮮活，人物刻劃細膩，寫作潛力佳。

4. 童年的生活刻劃，很能重現下層社會的真實。故事玄奇，具有閱讀的價值，能吸引讀者一路讀完小說，文筆順暢明晰，具有優秀的溝通力。是寫小說的好手，功力直逼70年代吳念真、陳雨航的小說。
5. 農村少年成長故事，真實感人，故事張力尚佳。

### 得獎感言》

看了今年的得獎名單

嚇了一大跳

在強敵壓境及眾多好手圍攻之下居然還僥倖得了佳作

分不清自己是心虛還是虛榮

“劉郎已恨蓬山遠

更隔蓬山一萬重”

下屆要得獎應該更不容易吧

不過沒關係

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其實已經是對自己最大的獎勵。

# 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

他嚇呆了！

想轉身離開，卻偏偏被眼前的畫面吸引，無法動彈。

清晨六點半，儘管外面路上開始有摩托車和腳踏車經過的聲音，茶室裡卻是一片靜寂，彷彿前一個晚上的喧鬧、尖聲笑語通通不曾發生似的，只有包廂內大同電扇呼嚕呼嚕地旋轉。一個女人大字躺在那裡，身上唯一的細肩帶襯裙凌亂地翻在大腿上，轉動的風吹過來時，襯裙微微掀起，露出裡面的粉紅色內褲；他覺得口乾舌燥、心跳加速，渾身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長這麼大，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他愣在那裡，像一個心虛的窺視者。

「Ho～，你在偷看阮阿姊睡覺哼！」一個尖銳的童音突然出現。

他嚇了一大跳。回過頭，看到一個蒼白瘦弱的小男生，用質問的眼光在跟他說話。

這是他與“拾八”的初見面。



相隔30多年。

吳明再次回到同樣的地點。那天的畫面、怦然心跳的感覺，依然清清楚楚地從記憶中湧現，好像自己又回到那個剛上國中的暑假，一場突如其來的際遇，讓他提早感受大人的滋味…  
…。



茶室停業後，這個空間閒置了十多年，原來的榻榻米已經不見，剩下的木片床板多處剝落腐朽，踩在上面，一不小心就可能破裂墜落，牆上小小的木格窗戶上面窗簾稀落地掛著，光線從窗簾縫隙穿透過來，給陰暗的房間添了一些微弱的生氣。

環顧四周，他回想起與拾八的相遇，那個瘋狂的暑假，以及後來發生無人知曉的遺憾，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人生其實是不公平的，從一出生就很難公平……。



「二姊，妳怎麼在這裡睡覺，屁股都被看了了，我要跟阿爸講。」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小男生就已經大聲向姊姊叫了起來。

「幹×娘，昨暝被一個臭兵仔舞了一晚，都不能睏，嘍吵好否，我要睡覺。」女人很不耐地回應。

「錢呢？」

「阿爸昨暝先拿去了，嘍攔吵啦。」

他愣在那裡，無法理解為什麼這樣粗魯的話，會從一個看起來20歲不到的女生口中說出來，雖然他成長的環境到處充斥著這些鄉野的鄙俗俚語，但他一直以為這是屬於父親與叔叔這種年齡以上男人的專利，偶而他也會學著說聲：「幹！」，不過通常都會受到母親嚴厲制止甚至處罰。

看到粉紅色內褲的遐想與聽到粗話的錯愕，讓他實在無法將兩者的印象連在一起。

「喂！你是誰？你來做什麼？」小男生轉頭問。

「我…我是來看報紙的。」他訥訥地說。



到茶室看報紙，是窘困家庭的小風波，也是理想與現實拉鋸之後的妥協。

上了國中的暑假，雖然還沒有繁重的功課，但每個星期都有固定必須繳交“書法、讀書心得與一週時事”的暑假作業。當他提出訂報的要求時，著實為家裡帶來一些苦惱，在那個艱困的時代，即使訂報也會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奢侈享受，更何況母親還必須幫人修改衣服及各種代工，才能勉強維持家用。

「讓他在早上報紙剛送來的時候，到茶室的櫃台看一下，抄一抄不就好了。」在茶室上班的父親，很得意他想到的好辦法。

母親雖然百般不情願，但也只能無奈地點頭同意。

「雖然你爸爸在茶室上班，那是因為從小沒讀書、不識字，為了賺錢不得已的，你千萬不能學你爸爸，要認真念書，將來才有出脫，知道嗎？」母親事後再三叮嚀。

吳明回想自己成長過程，父親與母親其實是顛倒扮演了慈父與嚴母的角色，父親雖然在他面前不苟言笑，但對他幾乎有求必應，而母親則鉅細靡遺管制他的生活起居，並嚴格切割他與茶室之間的關聯，雖然他家與茶室後門僅隔一條小路，但從小到大，他進出茶室不超過10次，除了那個暑假……。



「到我家玩好嗎？」小男生說：「只要你陪我玩，我就不跟別人說你偷看我阿姊睡覺。」

他還在遲疑，小男生拉著他說：「走啦，如果你想看，我

叫她們翻開給你看就好了！」

從茶室側門的巷子走沒多遠就到一間矮房子，屋簷低到需要彎腰才能進入，昏暗的客廳擺了一張摺疊桌，桌上散落著細長條的四色牌，煙蒂丟得到處都是，客廳後面有兩間用三合板簡單隔開的小房間，旁邊是走道，最後面是廚房，水槽裡堆滿了碗筷，拆過的泡麵塑膠袋任意丟棄在地上，餐桌上雞腿、雞腳的骨頭吸引了蒼蠅繞著飛，吳明不敢相信地皺起眉頭。

「你會玩“十胡”嗎？」回到牌桌邊，小男生摸著桌上的四色牌問。

他搖搖頭，父親曾經找到家裡玩四色牌，但幾次後就被有潔癖的母親阻止了，除了潔癖，母親要保護的其實是他們三個兄弟，不被這個複雜的環境污染。

「來！我教你。」小男生經驗老到地把四色牌放在手上抹成扇形，得意地說：「你看，很好玩的。」他跟著拿起一疊四色牌如法泡製，發現果然並不難，吳明感覺有一種好像自己已經成年，可以為所欲為的暢快，兩個人玩著玩著，不自覺聲音也大了起來。

「幹×娘！拾八，七早八早就大小聲，吵死人！」房間裡傳出一個老男人的聲音：「恁大姊透早才回來，你要害她不能睏是麼？」

「你吃飽沒？」滿頭白髮的老男人從房間走了出來，順手遞給拾八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自己去吃早點，噫，這是誰？」老男人有點詫異。

「伊是我的朋友，叫阿明。」拾八說：「伊爸爸也在咱茶室上班喔！」

「是什麼人呢？」拾八的父親問，吳明跟老男人說了父親的名字。

「喔！是吳桑嘎！」

「幹！拾八，你帶阿明去吃早點，找剩的錢你留著，不要亂花，知道嗎？」老男人說著說著，拿出一根煙，坐在牌桌前抽了起來。

兩個人離開矮房子，拾八就要拉他去吃早點，吳明有點心虛。家裡的早餐從來都是母親煮的稀飯加醬菜，偶而父親帶他去吃一碗五元的碗粿，就已經是天大的美味了。他真羨慕拾八手上的那張一百塊。

「嗯，我們去吃切仔麵？還是上個禮拜我阿爸帶我去吃的煎粿？那家的豆腐湯好好吃……」拾八心情非常好，一直說個不停，吳明則是遮遮掩掩地走著。從矮房子的小巷轉過吳明家的小路，還要經過三四個路口才會到賣煎粿的小吃攤，吳明心裡七上八下，果不其然……。

「阿明，看個報紙怎麼去那麼久，趕快回來吃飯，先幫我把早餐送去給鐵工廠的哥哥。」母親站在家門口看著，吳明悻悻然走回家，拾八則識趣地揮揮手離開。



鐵工廠在小路的最盡頭，像一隻巨獸孤零零地蹣跚在那裡。旁邊沒有任何鄰居，隔著一片空地就是一條小圳，圳的另一邊是大片的農田，每次吳明帶著弟弟要去公園時都會走這個捷徑。小圳上面橫放著一塊窄窄的木板，應該是經常出入這裡的人擺上去的，小弟每次走到這裡，都要他與二弟一前一後牽著他的手，才敢怯怯地前進。

吳明不曉得鐵工廠哥哥大他幾歲，只知道小學三年級搬到這裡時，他就已經被關在工廠大門左側的小房間裡；第一次路過時，吳明被趴在窗戶、瞪著大眼睛、滿頭汗水淋淋、嘴巴還不斷流出口水的他嚇了一大跳，鐵工廠哥哥穿過鐵窗的手指著他不停晃動，口裡還咿咿唔唔不曉得在說什麼。吳明不知道哪來的膽氣，開口大罵：「痞仔！痞仔！」鐵工廠哥哥激動地更加搖晃、不知所云。

吳明跑回家跟母親報告經過情形，沒想到母親反而罵了他一頓。母親告訴他，鐵工廠哥哥小時候發燒過度、腦子燒壞了，他媽媽為了照顧他，長期操勞也經常生病。母親再三叮囑要同情他，吳明不知道該怎麼做，每次經過鐵工廠時，總是下意識地把頭轉向另一邊，假裝沒看到，快步離開。

日子就這樣過去；有一天，鐵工廠的老闆到家裡來了。

吳明看到老闆很嚴肅地跟母親說話，母親紅著眼眶不停點頭。

「阿文嫂，這件事情就拜託妳了！」鐵工廠老闆向母親深深點了頭之後，離開。

隔天母親開始準備鐵工廠哥哥的三餐，送餐的苦差事就落到了吳明身上。



記憶是有味道的！

吳明一直記得那些時候，拾八帶他吃過的碗粿、肉粽、肉丸……的滋味。初見面的一百元很快就征服了吳明的心，雖然拾八比他小2歲，但吳明就像小弟一樣，服服貼貼地跟著拾八

走；拾八開啟了他全新的體驗，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揮霍快感，這是吳明在家裡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同樣的小吃，吳明長大後不知吃過多少回，但再也找不回當初的美味。

老男人給的一百元兩三天就花完了。沒了錢，兩個人一下子失掉娛樂重心，悶得發慌，吳明建議到公園偷摘芒果，拾八高興地一直點頭說好。

「我跟你說，等一下經過鐵工廠時，記得把頭轉開，不要看鐵工廠裡面喔。」吳明形容鐵工廠哥哥的模樣，還有把自己每次送餐不情願的心情說給拾八聽：「你沒看過，有夠噁心的，身上老是有一種怪味道，我都很怕會被他碰到。」

走到鐵工廠時，雖然吳明已經刻意不去理會，但總覺得還是有一雙眼睛正盯著自己看，眼角餘光似乎瞥見鐵工廠哥哥正咧開嘴、流著口水在對自己笑。

突然間「鏘」一聲，石頭碰撞鐵窗彈了開來。

吳明嚇了一跳。轉過頭來，只見鐵工廠哥哥又害怕又憤怒地哇哇大叫，再看，拾八手上拿著另一塊石頭，大聲叫著：「痞仔！痞仔！」，鐵工廠哥哥在房間內焦躁地拍門，想要出來。

拾八作勢要再丟，吳明連忙將他攔下，不由分說拖著拾八就跑，直奔到公園圍籬邊的小路上。

吳明忍不住埋怨拾八：「衝啥，你會害我被罵，沒代沒誌亂丟石頭。」

「我是在替你出氣呢！」拾八邊喘氣，同時還恨恨地說。看到拾八發狠的眼神，吳明突然覺得背脊發涼，雖然每天送餐

是他不得已的苦差事，但他只想遠離鐵工廠哥哥的噁心表情，從來沒想過要對他做出報復的行動。

兩個人剛建立的友誼，隱約出現些許裂痕，原本想來公園偷摘芒果的興致，頓時消散得無影無蹤。

悶悶不樂回到矮房子，兩人沒做什麼地坐在客廳，聽到房間裡拾八的姊姊們在對話。

「昨晚你去出勤，店內沒什麼客人，大家擠在電視邊看連續劇，養雞周仔那群人來時都沒人招呼，頭家娘就罵了：『查某啊，沒看到人客青暝是麼？』結果周仔說：『喂喂喂，頭家娘，拜託咧，我眼睛好好的，沒青暝呢！』把大家給笑得半死。」

兩個姊妹笑開了，坐在客廳的拾八與吳明也忍不住笑出來，籠罩在兩人之間的陰霾跟著煙消雲散。

「拾八，你四界趴趴走，都不見人影。」大姊笑著、邊梳頭髮走出來。

「阿姊，給我一百塊。」拾八向大姊伸手。

「你囡仔人要那麼多錢做什麼？」大姊沒好氣地說。

「不管啦，給我一百塊就對了。」

「不行，你當做賺錢那麼輕鬆是麼，我這裡剩五百塊是晚上要繳會錢的。」

「幹×娘，給恁爸拿來。」拾八一個箭步衝過去要搶大姐的皮包，兩人拉扯之間，大姊賞了拾八一個耳光：「你奈這麼難教示啦！」



突然，拾八開始咳嗽、臉色翻白，同時急速喘氣，表情變得非常難受，大姊很快衝進房間拿出一個彎曲的金屬瓶子，叫拾八含著一頭，大姊按著另一頭，同時一邊叫拾八「吸氣」、「吐氣」……，折騰了好長時間，拾八慢慢恢復血色，呼吸緩和下來。

「你奈都學阿爸這些壞的。」大姊傷心地說，滿臉淚痕。

拾八沒說話，只把手往前一伸，大姊莫可奈何，還是給了他一百元。

大姊二姊出門後，拾八笑了起來。

「你在笑什麼？」吳明不解。

「我假ㄟ啦，每次我只要這樣，她們就會乖乖把錢給我。」拾八炫耀自己高明的演技。

「你怎麼可以欺騙你姊姊！」吳明覺得不可思議。

「哪有要緊！阮阿爸說，查某人就是要賺錢給我們查埔花的。」拾八理直氣壯地說，吳明聽不下去想要再說些什麼時……

老男人回來了。

「你阿姊她們呢？」老男人問拾八，同時罵了一句：「幹！今日有夠衰小，放槍放未煞。」

吳明沒看過老男人這樣陰晴不定的臉色，不自覺打了個寒顫，與拾八對看了一眼，沒等拾八回話，默默地走出矮房子，回家。





回到家，母親正在廚房忙著晚餐，廚房後面是父親利用空地增建的浴室，父親在浴室外的鍋爐生火，準備洗澡。

「咱阿明最近都跟一個团仔玩在一起，敢是店內小姐的孩子？」母親邊炒菜邊問。

「哪一個？」父親穿著汗衫短褲、滿頭大汗蹲在鍋爐前。

「細細漢仔，住在轉角過去巷子那間矮房子。」母親說。

「啊！我知，應該是台南莉莉的小弟，放暑假伊老父帶他來的。」

「孩子熟識真快，伊才來沒多久，兩個就整天黏在一起了。」母親搖搖頭。

父親將一些煤炭放入鍋爐口，同時說：「伊老父也真狠，讓兩個親生女兒來出勤，自己還親身來坐鎮，都不怕被人家說閒話。」

「恁查埔人沒一個好東西！」母親嘟囔了一句同時驚覺：「啊！這樣咱阿明跟伊一起玩好嗎？會不會被帶壞了。」

父親說：「不會啦！那個莉莉的個性很溫純，小妹也憨直憨直的，才20出頭歲的女孩子，說起來真可憐；伊小弟比阿明還小，應該還不會太壞，不過那個老父……，唉！妳若煩惱，就叫阿明不要跟他玩好了。」

「我飯快煮好了，你水若燒好，就趕快洗身軀，吃飽好準備去換班；我來叫阿明幫我送飯到鐵工廠。」

聽著父母親的對話，吳明隱隱覺得自己對老男人的不滿加

深，又說不上為什麼，好像自己也有點在為拾八的大姊抱不平似的。



吳明回想起小學六年級，有一次老師問到每個人家長的職業時，他很直覺地告訴老師：「我爸爸在茶室當走桌」，為了「走桌」這個詞，他還特別解釋是「招待」的意思，當時老師用一種很曖昧的語氣，叮囑他以後不要隨便告訴別人「父親是茶室招待」，結果下課後，全班都開始叫他「走桌仔」。

這個綽號跟隨他很多年，一直到他離開家鄉北上求學。

明明老師課堂上說「職業不分貴賤」，但事實上，他在「走桌仔」的陰影下，度過了國中及高中的悲慘歲月。

是因為環境背景類似，才會這麼快就跟拾八那麼要好吧！吳明這麼想。

不！如果真要比較的話，恐怕拾八的家庭還比吳明家矮了一截。

雖然拾八的姊姊賺錢很容易，但老男人走在路上，猥猥瑣瑣、遮遮掩掩，背後總有人對他指指點點；反觀「走桌」的父親，雖然每個月的月給都只剛好夠家用，在方圓之內，還是受到相當的尊重，尤其母親的手藝與對吳明三兄弟的管教，更是贏得附近鄰居的一致肯定。

不過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那件事，真的會對拾八的家庭記憶這麼深刻嗎？

拾八蒼白的臉龐、他大姊憂鬱的樣貌還有老男人陰沈的眼神，只要一個剛好的連結，就會清楚浮現在吳明的記憶裡。



鐵工廠的大門敞開著，偌大的廠房空空蕩蕩沒有半個工人，地面上擺放了好幾捆捲門鐵片與切割的工具，滾輪式的延長線繞了大半個廠區，鑽床、沖床還有一些工作台，沿著牆壁四周排列，工作台上油污的工具明顯地鋪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雖然是七月大熱天，還好因為廠房挑高加上窗戶外面就是農田，通風條件良好，吳明覺得比自己家裡涼快多了。

入口大門右側是鐵工廠辦公室，左側是關著鐵工廠哥哥的房間，同樣都是用麗光板隔間。

吳明拉開門上加裝扣環的鐵勾，打開門。

鐵工廠哥哥看到他，愣了一下，隨即呵呵地展開笑顏，同時又嘖嘖唔唔好像要對他訴苦似的。

從吳明開始送餐之後，鐵工廠哥哥對他一直都是這種討好的表情。

他打開提盒，放在榻榻米床上，將矮桌搬過來，隨即把飯菜擺好；鐵工廠哥哥迫不急待靠過來，吃了起來。

吳明看著他狼吞虎嚥的吃相，突然產生一股同情的衝動，對這個智能不足又失去媽媽的鐵工廠哥哥，第一次不再感到厭惡。

「你慢慢吃，我會叫伊不要再欺負你的。」吳明說著，也不確定他是否聽懂。鐵工廠哥哥吃得滿頭大汗、滿嘴飯屑，吳明隨手擰了毛巾，幫他把臉擦乾淨。

也許是因為下午拾八魯莽的舉動，讓吳明感到歉疚，還是因為在家裡身為大哥的關係，讓他總有一種想要保護弱小的微

妙心態，吳明內心暗自下了一個決定。



連著幾天返校的關係，吳明沒跟拾八見面，就算下午有空閒，吳明也會帶著弟弟們到公園遊蕩，故意避開不見拾八。

這天清晨，吳明再到茶室看報時，拾八出現了。

「喂，你為什麼那麼多天沒來找我。」拾八埋怨地說。

「我要去學校啊。」吳明理直氣壯地回答。

「好，那你今天可以陪我玩了吧！」拾八說。

「不想耶。」

「為什麼？那你把我請你吃過的東西還給我。」拾八生氣了。

「哪有請人家吃東西還可以要回去的。」吳明回得有點心虛。

「不管啦，如果不陪我玩，就把錢還給我！」拾八越說越僵。

「好啦，我可以和你一起玩，但是你要答應我，不可以再向鐵工廠哥哥丟石頭。」吳明退讓一步，自己也覺得好像做到了一件承諾，心裡輕鬆許多。



回到矮房子，拾八拿出四顆骰子和一個空碗。

「你會玩“拾八”嗎？」拾八問。

「會！」小學放學後，吳明曾經跟鄰居朋友一起玩過。

「你為什麼叫“拾八”？」吳明好奇地問。

「我阿爸說有一天他玩“拾八骰子”贏了很多錢，回到家剛好我生了，所以他就叫我“拾八”。」

吳明哈哈大笑說：「你爸爸真奇怪！」

這天老男人不在家，兩個姊姊也還未回來，兩個人放心大聲喊「拾八」、「驚卒」……，聽著骰子在碗裡發出「鏘」、「鏘」的聲音，吳明覺得自己豪氣上昇，好像膽識也跟著大了起來。

玩了好一會兒，拾八開始不耐煩。

「這樣不好玩，要有輸贏才可以，我們來賭錢。」拾八說。

「我又沒錢！」吳明有點懊惱。

「沒關係，我可以借你。」拾八洋洋得意地說。

「我才不要。」吳明很堅決地反對。

「不然我們來彈耳朵。」拾八接著說。

「怎麼玩？」吳明問。

「輸的人要被彈三下耳朵。」

「太多了，一次一下就好。」

孩子的遊樂世界就是這樣反覆無常、捉摸不定，他們可以不停變換各種遊戲，也可以同一個遊戲不斷重複，不過再怎麼重複也會有玩膩的時候，尤其當有人開始破壞平衡時……。

「喂，我都是輕輕彈你一下，你怎麼這麼大力！」吳明抱怨地說。

「我已經很小力了，誰叫你一直輸。」拾八贏得有點忘形。

當十賭九輸的吳明終於逮到機會，準備湍雪前恥、吐一口怨氣時，卻看見拾八臉色蒼白、眼睛緊閉，一副準備受刑的樣子，吳明於心不忍，只好高高舉起，輕輕彈了一下。

「哈！你被我騙了！」拾八爆出突來的笑聲。

吳明惱羞成怒：「我不玩了。」站起來準備離開，拾八拉住他。

「我們再玩一次就好，玩一次不一樣的。」拾八面露詭譎的微笑。

「我不要！」吳明說。

「最後一次，我們來猜拳，輸的人小鳥給人彈，你敢不敢！」拾八用激將法。

「我不要！」吳明再一次說。

「你不敢哼！你無膽哼！」拾八故意再刺激吳明。

「好，最後一次。」吳明想儘快擺脫拾八的糾纏。

「來，剪刀石頭布。啊～這次不算，這次算練習。」拾八輸了開始耍賴。

「哪有人這樣子的，說話不算話。」吳明火大。

「不管啦，三戰兩勝，就這樣。再來，快！剪刀石頭布。」拾八不讓吳明有說話的機會，連忙接著出拳，吳明不得已還是加入了戰局。

「啊～，奈安呢，我不要啦！」連著兩拳拾八還是輸了，他哭喪著臉，不斷哀求，想要大事化小。

「免談，輸了要甘願。」吳明理直氣壯地拉開拾八的短褲，朝著他的小雞雞用力彈下去，拾八哀聲大叫哭了出來，吳明理也不理，愉悅地轉頭回家。



接近中午的時候，吳明再度送餐到鐵工廠。

「我有替你報仇喔！」吳明很高興地對著鐵工廠哥哥說。

鐵工廠哥哥吃得滿臉飯粒，一面眯著眼開心地喃喃自語像在說謝謝。

從被拾八丟石頭開始，鐵工廠哥哥已經被吳明不自覺圈進家人的範圍內，雖然他的身材比吳明壯碩，個子也高過一個頭，但吳明潛意識裡還是把他當作弟弟一樣對待。

吳明很喜歡自己這樣的轉變，起碼送餐對他已經不是苦差事。

收拾好鐵工廠哥哥吃過的餐具，吳明想開門回家，卻發現房門被人從外面拴住了。

轉開喇叭鎖，吳明用力將門往外推，透過門的縫隙，可以清楚地看到扣環被扣上了，吳明大聲喊叫。

「開門啦，拾八，趕快來開門，你若不來開門，等我出去，你就知死！」吳明馬上聯想到是誰的惡作劇，大聲威嚇。

鐵工廠哥哥睜大眼睛看著吳明，無法理解發生什麼事。

叫了幾次不見回應，吳明心想不是辦法，放下手中的餐具，開始用力撞門，撞了兩三下，扣環的螺絲鬆掉彈開，門也開了。

吳明衝出房外，看到一個細小的人影，快速地閃過，消失在大門外。

轉回房間，吳明收拾好餐具，對鐵工廠哥哥說：「我先把這個拿回家，你不要亂跑。」

鐵工廠哥哥溫馴、笑咪咪地點點頭。

吳明回到家，放下餐具，剛想要找工具去鐵工廠修理扣環，父親就叫住他。

「阿明，卡緊！恁阿嬤在庄腳跌倒，現在送到醫院，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下。」父親騎著機車載著吳明，飛快地往醫院奔馳。



父子倆趕到醫院時，祖母也剛剛被救護車送到急診室。

一連串的抽血、X光片、心電圖……檢查後，吳明坐在病床邊，習慣地拉著阿嬤的手。

「阿嬤……」吳明看著祖母緊皺的眉頭問：「會痛否？」

「憨孫，不要緊啦，哎哟！……痛過就好了。」70幾歲的祖母身體一向硬朗，跟著叔叔住在鄉下，平常都還可以做一些撿花生、綁青蔥等簡單的農事。

「妳老伙人，要卡小心一點，有事情讓少年去做就好了。」醫生檢查後確定祖母無大礙，吳明父親忍不住埋怨起祖母來。

「無啦！我衫洗好想要拿去曬，哪知一轉身就滑倒了，唉！人老了。」

「還好頭部沒受到傷害，腳踝還有臀部骨膜有發炎現象，



休息一兩個禮拜就好了。」醫生安慰祖母：「不用住院，等這個點滴注完就可以回家，不過回去以後要走路的話最好拿根拐杖，記住！不能再跌倒喔。」

醫生離開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阿明啊，你升國中有認真讀書嗎？阿嬤很久沒看到你。」祖母躺在病床上，拍拍吳明的手，笑笑看著吳明。

「阿嬤，我這幾天有時間就會騎腳踏車回去看妳。」吳明向阿嬤承諾。

身為長孫，吳明得到阿嬤最多的疼愛，國小前還住在鄉下的時候，阿嬤就是吳明的靠山，每次犯錯挨打時，都是阿嬤出面求情，才能稍減皮肉之痛；不過說也奇怪，離開鄉下搬到街上之後，母親處罰他的次數反而變少了。

忙完阿嬤的醫療，並將阿嬤送回鄉下，父子倆回到家裡已經黃昏。原本鄉下的嬸嬸一直留他們吃晚飯，但父親惦記著要上班，還是決定回家。

家裡意外地靜悄悄，母親沒有煮晚飯，也不在裡面，父親叫了幾聲，發現沒人，囑咐吳明在家裡等待，就去上班。

等了好一陣子，中午沒吃飯，吳明餓得發慌，翻開餐桌上的飯罩，拿了一顆滷蛋塞進嘴裡，這時母親帶著兩個弟弟回來了。

「哥，鐵工廠哥哥死掉了！好可怕！」小弟一看到吳明就大聲喊叫。

「你們兩個講不聽，叫你們不要亂跑，還跑去看死人，先到房間罰跪，等一下再修理你們。」母親又生氣又無奈地斥責

兩個弟弟。

「你中午送飯過去時，有什麼不一樣嗎？啊！不對，你先說阿嬤有要緊否？」母親連珠砲地問吳明。

「阿嬤不要緊啦，醫生說是骨膜發炎，休息一兩個禮拜就好了。」吳明回答。

「你有吃飯嗎？你老爸拖著你就走，又遇上鐵工廠這個事情，還有你兩個弟弟也來亂，嘔～，我整個人快抓狂。」從母親緊繃的情緒，可以想像事件發生時的情況。

「我趕快來煮飯，你也不要亂跑。」母親再次叮嚀。

「我先過去鐵工廠看一下。」吳明頭也不回地跑步離開。



鐵工廠外面空地已經搭好一個小小的帳棚，帳棚下一張摺疊桌，上面擺著小小的香爐與幾盤水果，水果盤後有兩個紙紮的小人，旁邊各有一支蠟燭燈，後面是白色粗棉布的帷幕，簡單印著白鶴與雲彩圖案還有「奠」的字樣，帷幕後面地上擺放了一塊木板，木板上蓋著一面白布，隱約可以看出白布下的人形，吳明知道那就是鐵工廠哥哥。

這時候天色已經昏暗到有點看不清楚人臉，但還是有許多好奇的左鄰右舍逗留不去，每個人講話的聲調都不知不覺提高了好幾度。

「可憐喔，怎會讓他跑出來呢？」一個不太認識的鄰居大嬸說。

「剛才警察來查過，說是他自己撞門跑出來，摔到圳溝裡死掉的。」旁邊有人搭腔。

「溝裡水那麼淺，都還不到腳目，怎麼會淹死人？」大嬸說。

「聽說是摔下去時臉就直接趴在水裡，太晚發現，若不是阮隔壁阿欽要去菜園澆水，這邊沒什麼人出入，恐怕到明天都還沒有人知道。」賣肉羹麵的阿雄也出聲了。

「實在真可憐，老母死不到半年，伊也跟著去了，不過這樣也好，伊老父不用再為他一輩子操心。」大嬸語重心長地說。

靈桌上的蠟燭燈閃爍了幾下，吳明看到一個人影走過來，連忙迎了過去。

「阿伯，我……」吳明剛開口就覺得哽咽說不下去。

「阿明啊，多謝你，這陣子麻煩你了。」鐵工廠老闆紅著眼眶，順手點了一柱香給吳明。

「阿彬啊，你的好朋友阿明來拜你了，你要保佑他會讀書、身體好，你也要趕快去投胎，下輩子再跟阿明當好朋友。」吳明祭拜時，鐵工廠老闆在旁邊喃喃敘說。

「阿伯，那個房間門……」有些話吳明還是遲疑說不出口。

「不要緊，阿彬會撞門出來也是他的命。那麼多年都好好的，怎麼會突然這樣，可能是阮某捨不得他，把他帶走的吧！沒事了，你趕快回家，才不會讓恁阿母出來找。」鐵工廠老闆拍拍吳明的背，吳明隱約覺得鐵工廠老闆長期緊繃的肩膀似乎放鬆了不少。

經過鐵工廠哥哥的房間外面時，吳明忍不住轉頭看了一下，赫然發現鐵窗欄杆上多了好幾道碰撞的痕跡，有灰白色也有紅磚色，往下看，果然地面上有好幾個石塊與破碎的磚頭，吳

明心裡的疑惑越發擴大，連忙拐個彎向矮房子走去。

走到矮房子，卻發現屋內一片漆黑，平常都是開著的大門還上了鎖。

接連兩個禮拜，吳明去過矮房子找了好幾次，每次都是大門深鎖，吳明不敢直接問父母親，也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打聽，只有在暑假快結束之前，無意間聽到父母親的對話。

「咦！常常來找阿明的那個小孩，最近怎麼都沒來了。」母親問父親。

「喔！聽說那個囡仔嘎龜喘發作，非常嚴重，我們這邊的天主教醫院一直治不好，他們全家就回台南了。」父親說。

「那兩個姊妹在這邊的時間夠了嗎？頭家娘願意放人嗎？」母親問。

「伊兩人本來就沒有被頭家娘綁死，隨時都可以走，頭家娘比較不捨的是莉莉，伊生得漂亮、個性又溫純，在店內的生意也最好，走了可惜。」父親聲音裡也有點不捨的感覺。

暑假結束了，生活步調逐漸回復正常，吳明將拾八的事件從心裡慢慢淡化下來，只不過，已經深深蝕刻的記憶不是那麼容易平復的.....。



「大設計師，歹勢啦，這麼忙還把你拖回來這裡。」茶室第二代也是同窗好友的一郎說。

吳明離鄉多年，父親過世後，母親也跟著他定居在台北。會再回到這裡是應一郎的邀請，希望他為閒置的茶室空間重新規劃設計，賦於新的用途。

「老同學別來這套，只要你一句話，我敢不回來嗎？哈！」吳明喝了一口茶，接著說：「再怎麼說這裡都是我們成長的地方，如果能夠好好規劃利用，也是很有意義的，我們來研究看看，應該怎麼做才好。」

坐在一郎郊外的別墅客廳裡，兩個人的話題免不了圍繞在童年的點點滴滴。

「你怎麼會選擇結束茶室的營業呢？那時候茶室的生意還不錯啊！」吳明提出心裡長久的疑惑。

「你不要忘了，小學還有國中的時候，大家是怎麼叫我們的，甚麼“日日春”、“走桌仔”，我可不希望我的孩子還要延續這種痛苦的經驗。」

一郎接著說：「那個時候我父母身體不太好，一直希望我能接手這間茶室，還好我自己的泡沫紅茶連鎖店已經上軌道，所以我堅持不要，他們也沒辦法，只好把茶室牌照轉讓，那時我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茶室一定要遷離這個地方，因為這樣，房子才這樣空了那麼多年。」

「你去現場看了怎樣？那個地方是拆掉重蓋，還是翻修比較好？對了，現在不是在流行文創嗎，也許我們可以像台南一樣，給老屋一個新生命，再把過去茶室的故事搬出來，說不定會造成熱潮喔，哈……。」一郎不愧是連鎖店的老闆，生意的腦袋延伸得很快。

「說到茶室的故事，你還記得以前店裡有一個莉莉嗎？跟她妹妹在這裡出勤，她老父還帶著弟弟過來住在一起，就在轉角過去小巷裡那個矮房子。」吳明趁著話題提出最想問的話。

「別的小姐我不一定記得，但莉莉我印象最深刻，唉！只

能說一句，水人無水命。」一郎感慨地說。

「會來茶室上班當然是比較歹命囉，我記得那時候她弟弟跟我很要好，不過，突然就搬家了，再也沒連絡。」吳明說。

「好像是因為她弟弟氣喘發作，啊，對了！就是鐵工廠兒子淹死那一天，不曉得是不是被煞到了，她弟弟一直叫『不是我！不是我！』、『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莉莉嚇得手軟腳軟，差點暈過去，還是我老母幫她把弟弟送醫院，再幫她找人收驚，不過都沒有用，後來他們就搬回台南了。」談起往事，一郎還是有點感傷。

「那後來呢？有再連絡嗎？」吳明焦急地問。

「有，後面的故事更驚人，我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記憶這麼深刻。」一郎停下來喝口茶，像一個說書人慢條斯理地說。

吳明按耐不住，急著追問：「發生什麼事了？」

「那是同樣台南來的阿足告訴我們的，你知道嗎？莉莉的弟弟其實不是她弟弟。」一郎臉上有一種曖昧的表情。

「是不是她兒子？」吳明直覺搶著問。

「要怎麼說才好呢，又是弟弟又是兒子，那個孩子是跟她老父生的。」

「啊～」吳明驚得合不攏嘴。

「莉莉十幾歲就被她老父強暴，生下這個弟弟，她的垃圾老父還利用這個孩子，逼著莉莉到處賺錢給他花用，後來連她妹妹也被拖下水。」一郎說到激動處，猶自憤憤不平。

「那莉莉現在呢？」吳明有點不忍心再問下去。

「死了！那個孩子後來狀況一直不好，瘋瘋癲癲的，有一次不小心摔到水裡淹死了，莉莉受不了，沒多久也跟著自殺。」一郎嘆了口氣，接著說：「莉莉死後，她老父還帶著她妹妹想要來借錢，我老母二話不說就把他們轟出去了，後來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

像堆疊的積木瞬間崩塌一樣，吳明突然覺得渾身乏力，鐵工廠哥哥憨憨的笑顏、拾八鬼靈精的模樣，還有莉莉哀傷的面容一一浮現在心底；對鐵工廠哥哥歉疚、對拾八不滿以及對這個事件自責，這些過去糾葛在他內心深處，一直找不到出口的心結，隨著這一席話崩解散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失落感。



假如事件不曾發生、假如人生可以重來，記憶中的拾八、鐵工廠哥哥還有莉莉…，將怎樣繼續他們的人生？人，真能擺脫宿命的束縛嗎…？坐在回程的高鐵車上，望著窗外飛逝的景物，吳明越想越覺紛亂；但他知道，這說不出口、無人知曉的事件真相，終將逐漸推遠，消失不見……。

犁》

短篇小說類

佳作

方瑞楊





## 方瑞楊

### 個人簡介》

1984年生，立化大學俄文系學士，政治大學斯語系碩士。  
現職自由業。

### 評審評語》

1. 作者具有反省與觀察的能力，故以寫實的手法呈現出年輕一代的迷惘，很能切合台灣當前的社會情況。
2. 呢喃式的小說，叨叨述說農家子弟的現實跟景況，雖則把現實情況述諸字裡行間，窺得農村生活的艱困，但，若能彰顯小說的實作模式，或許更能傳達辛勞苦楚的悲情慘狀。
3. 以「犁」為題，內容展現水

牛犁田、農人耕地，農業為本的農業傳統社會漸漸消失的困境，惟不見小說情節鋪陳，亦未見鮮活的小說文字，流於平面的作品。

4. 反映當前務農人的無奈，農人及藝術工作者的沒落。文筆、文字還須訓練，頗有內容。
5. 內容平實。農村變易，價值衝突與平衡的糾葛。博士下田，具啟發性。

### 得獎感言》

得獎了，謝謝評審和主辦單位。身為雲林子弟，能夠在本縣年度文藝盛事上獲得肯定，真是十分歡喜。筆者為農家出身，希望農業相關議題能獲得大眾重視，也期望能再接再厲，繼續寫出更好的描寫雲林鄉土人情的作品。

## 犁

十一月底，農民曆翻到小雪這一頁，薄衣衫已經擋不住初冬的寒意，但收穫的季節卻還沒結束。收割機的引擎聲嗡嗡作響，誘來烏秋和鷺鷥在剛翻過的土裡覓食，也引來幾個老嫗撿拾田中遺剩的土豆。收割後的花生田一片狼藉，掘起的土豆藤散亂滿地。豢養牲畜的人家將藤株攏成一捆捆，準備載回去儲備給牛羊吃。多數田裡則任由土豆藤枯朽再燒燼，讓耕耘機犁成土裡的沃肥，育養下一季的收成。

不遠處有個巨大身影緩緩移動，伴隨著一聲聲老牛般的低沉吶鳴。這村子一頭水牛也沒有了，畜養場倒還有一大群肉牛和乳牛，但犁田的耕牛卻是一隻也不剩了。這就叫作機械化時代，將水牛從耕地裡剷出來，再把新品種的機器牛栽進去，像阿坤這隻鐵牛仔就是，1992年出產的John Deere 3350，算算都駛超過二十年了，比真牛還耐耕耐種。村裡的鐵牛仔有四隻，若是在田間聽到耕耘機的聲響，有四分之一的機率是阿坤那頭老鐵牛在犁田。老鐵牛老當益壯，儘管草綠色的車身黃鏽斑斑，到處被風雨刮滿歲月的跡痕，老邁的引擎猶然不服老地吐出深沉洪亮的鳴聲。

有人朝著老鐵牛呼喊，上頭的人卻毫無反應。一陣轟隆轟隆，吞沒鐵牛仔的引擎噪聲，也噬去那個呼喊的嗓音。高鐵縱貫島國南北，像隻巨大長龍，爬過一個個大城、小鎮與荒村，也爬過一片片水稻、甘蔗和花生田，日復一日，來來去去，帶來新的，也帶走舊的。列車疾速朝北駛離，婦人的呼喊聲又浮現出來。「阿坤哪！」呼喊聲掠過幾雙好奇的眼睛和多事的耳

朵一路傳至耕耘機卻立馬被犁得零碎滿地。「那不是阿坤啦，」有人對著老婦喊：「阿坤他在另外那塊田。」老婦一臉疑惑地嘟囔著，眼光轉向高鐵橋墩另一邊的田地，心想那駛鐵牛仔的是誰？

轟隆轟隆，換南下列車駛過。高鐵恰好從阿坤兩塊田地之間穿過去，若是再差個幾公尺，當年可就被政府徵收去了，像旁邊王、李、張家那幾塊田，被裁成不方不正的畸零地，機器難派上用場也不划算，只能純人工耕種收割。咩~~咩~~阿坤的老鐵牛從田尾慢慢犁向田頭，動作實在慢吞吞，駕駛似乎還不大熟練，這時才看清楚車上的人比阿坤高壯些，頭上一頂鴨舌帽，眼戴防風護目鏡，兩耳罩著MP3耳機，身上穿件仿名牌立領厚夾克，包裝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阿坤他那不長進的博士兒子。怪哉，都讀到博士了還不長進？料誰也不敢相信，尤其是阿坤他王家列祖列宗，九泉之下若有知，大概全都要驚訝得從墳裡爬出來了。

村裡無人不知曉阿坤有個博士兒子，只是可惜了，什麼值錢的科系不好讀，偏偏讀了個窮酸藝術，沒前途也沒錢圖，連想混口22K的飯吃也難。作田人聽天由命，凡事順應自然，教育孩子也像放牛吃草，阿坤當初若不放縱兒子，強作主意替他選個有錢途的商科讀，現今或許就不是這般困窘的局面。阿坤三個兒子裡面，就這個老二建明最會讀書，從小不知拿了多少獎，偏偏現在卻是最讓他失望的一個，倒不是失望錢賺得多不多，而是不希望他跟自己一樣，一輩子在田裡做牛做馬。種田人大多不願孩子走上務農這條路，阿坤也一樣，農事勞其筋骨，風刮日曬雨淋，遇上歹時機更是艱苦，吃力不討好，也沒幾塊錢好討。天大地大，哪裡不好去呢，偏要窩在這沒出息的地

方吃苦？說是吃苦當吃補嘛，這年頭倒也沒多少人敢這樣吃了！



高鐵長龍飛快奔竄，像這個時代一樣，什麼都不斷加速超前，而鐵牛仔卻還在原地慢吞吞，犁牠那養家活口的農地，遠遠落後一大截，不，不止一大截，沒關係，作田人不貪快，慢慢來比較實在。

阿坤每每抬頭仰望高鐵列車，總隱約能看見車窗內那一顆顆頭顱也在看他。一條鐵軌，兩個世界，軌道下是窮鄉僻壤與化外之民，車廂內是高人一等的繁華世界。每天有上萬人路過他的田，卻不見得有哪個會注意到他的田的存在；對那些乘客而言，這不過是一片風景罷了，匆匆經過，匆匆忘掉，再經過，再忘掉，就算回到家坐在餐桌扒飯夾菜，大概也不會記起沿途經過的那片風景，畢竟那實在太超現實，但他們不會知道，對阿坤這夥人來說，在田野上架起高鐵橋墩也同樣超現實得很。

鄉下人與高鐵本不太相干，出於節儉的天性，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捨得花錢坐上一次，但曾幾何時，高鐵已駛入橋下每一戶農家，每一塊農田裡？嗯，其實誰都心知肚明，還不是從高鐵路段地層下陷問題浮出檯面開始的。節水、轉作等農業政策隨之擴大推行，少抽地下水，轉植旱作物，只為鞏固這條南來北往的大動脈。阿坤高鐵橋下那兩塊五分地全年種花生，另一塊三分地每年種一季水稻供自家吃，此外還有一塊八分地搭了網室，種過瓜果葉菜花卉，看什麼價格好就改種什麼，儘管最後總被起伏不定的市場搞得灰頭土臉。

「種田哪有前途呢？」每當價格崩盤時，阿坤便無奈地嘆道：「價格低賤得簡直白送還倒貼！」怎麼這麼說呢？「種田

其實很有前途呢，畢竟人人都得填飽肚子。」二兒子建明想對父親這樣講，但話卻梗在喉頭出不來，到底還是心虛，想這本該是很有前途的，怎會搞成死路一條呢？阿坤的網室同樣鄰近高鐵橋墩，按照曾搭過幾回高鐵的建明的說法，從村尾自家那兩塊花生田到村頭這座網室，搭高鐵不消兩、三秒的時間。「若是賺錢也像這麼快就好了！」阿坤一面挖溝，一面吐出滿嘴的慨嘆：「外面隨便找個工作都比留在這裡有賺頭！」

高鐵來來往往，不知載了多少外出遊子，村裡的年輕人也一批接一批被載走，絕大多數是只載出，不載回。建明的兩個兄弟也到外地討生活，一個在餐廳當廚師，一個在做房屋仲介，或許他也該離開才是，擺低姿態找個什麼文職工作幹，否則頂著博士頭銜下田難道不委屈？「要不試試看考公職吧！」阿坤說，至少人生有個目標，看著也比較有前途，建明並不這麼想，考公職跟買樂透沒兩樣，都是在賭博，只是一個賭錢，一個賭人生。「考考看，總不能一直這樣下去……」這樣下去有什麼不好呢？建明很清楚這村子需要年輕人留下來，農村人口流失太嚴重，只剩中、老年人務農，將來若無人肯繼續種田，那糧食從何而來？「從外國進口啊，花錢買就行了！」旁人總說得輕而易舉，國際糧食危機與日俱增，只怕哪天有錢也買不了！

「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仔舉鋤頭要掘芋，」建明一面掘土，一面輕聲哼唱著：「掘啊掘，掘啊掘，掘到一尾旋鰷鼓，依呀嘿都，真正趣味……」真正趣味嗎？種田本該拿鋤頭，那拿筆的改拿鋤頭呢？要嘛是淡泊名利，只求閑耕清居，要不就是窮途末路，回老家吃自己。那建明哩？他倒未必淡泊名利，也不至於窮途末路，只是人生卡住了，不曉得該如何舉步，走

到正確的方向？他自認活該，在外面瞎混了幾年，爭不到一點發言權，回到故鄉待著，又聽不懂農人的語言。多餘人。他在外國小說裡讀過這個詞。現在他覺得自己就像個多餘人，空談理想抱負，卻毫無實際作為，渾渾噩噩的，說要留在家鄉做田嘛，心裡難免還是不夠堅定。猶疑，畏怯，失望。他覺得自己把人生活成了四不像。



每年農曆三月三，阿坤總要帶著全家去看妻子，只是古清明不給假，出外的那兩個難脫身，幸好還有建明在，父子偕伴上墳，才不致顯得那麼清寒。快五年了，仍舊放不下，可能再過幾個五年也是如此。建明猶記得母親過世時說的最後一句話：「幫我照顧恁阿爸，別放他一個人……」他聽進去了，不知另外兩個聽進去沒？「妳要庇建生、建德出外平安，建明考試順利。」阿坤殷切地禱念著，建明聽得心裡一陣愧疚，絲毫沒把握。人生在世並非努力就能有好結果，雖然常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但人生哪當真如此，種什麼，得什麼？怕只怕運氣歹，種瓠仔也生出菜瓜。說來到底還是做田踏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阿坤的網室種過瓜也種過豆，瓜是木瓜，豆是菜豆，此外還種過向日葵、茄子、九層塔、瓠仔等等。最近幾年，他已漸漸停下駛鐵牛仔，不再替人犁田，一半是出於職業倦怠，一半是因為身體開始有些狀況。阿坤並不是老古板的人，甚至可以說帶有點冒險的性格，什麼都想試著種看看，於是幾年前他向農會申請些許補助，加上自己一點積蓄，搭建起這座八分地的網室。「少年人才有能力弄溫網室啊，像我們這款老柴頭，哪還有體力搞呢！？」村裡的老農對阿坤說。老一輩人聽天由命



，老天要給就給，要收就收，從未妄想過人定勝天，也甚少盤算過什麼溫室或網室的種植方法，更何況老人家偏愛種稻米和花生，稻子好照顧好收成，花生則是價格穩定。時鮮作物價格波動大，又耗體力，要他們改種花果蔬菜，他們可沒本錢跟著一頭栽。「年紀愈大愈不能冒險，」老農說：「只怕栽下去，就起不來了！」「還是種稻子好，用機器插秧，用機器收穫，省力又穩妥。」

水稻田哪，養家活口的命根。當節水政策大聲疾呼，企望遏止高鐵橋樑下沉，水稻田也一塊接著一塊乾涸，只剩下游濱海那隻大怪物還在一頓一頓大口吸水。農業似乎總是只有讓步的份，為了交通建設，讓路給高鐵，為了經濟發展，讓水給工業。最後能讓步到哪裡？還是，像一盤節節敗退的棋，一步一步慢慢被吃掉？阿坤跟大多數作田人一樣，無法也無力改變這本末倒置的荒誕現實，唯一能做的，就只是默默耕自己的地，種自己的田。

阿坤的妻子還在世時，田裡的工作對兩人已頗為吃緊，如今少了個能幹的幫手，網室裡自然荒了大半。建明城裡待久了，幾乎變成了個門外漢，一下田，幫了三分忙，扯了七分後腿，連該怎麼用農藥都不曉得，不免惱恨自己只會讀死書。死書也能活讀，農業相關書籍他倒是看了不少，他也曾向阿坤提過有機栽種，卻立刻被打槍回來。「有機哪有那麼好搞！人人都想搞有機，真正搞得成的又有多少？沒資金，沒能耐，要是連銷路也沒，能搞多久？」的確，建明自己也清楚，若只是把有機當成自家菜園裡的小實踐，那並非難事，但要想做成一個專門事業，那就有相當的難度。白日夢人人會做，但回到現實裡，又有幾個做得起？就像他夢想拿個博士學位，以為就能順利

在學院裡謀個教職，沒想到現實殘酷地將他一軍，讓他栽了個筋斗，跌得一身狼狽。沒關係，跌倒了，爬起來就好，又跌了，就再努力爬起來。人生本就是一場試煉，肉身砥礪，意志鍛冶，只求不虛度日，無愧於心。

老天的試煉可一點也不留情，狂風一颳，暴雨一打，幾個月耕耘就化為烏有。阿坤身經百戰，稱得上是千錘百鍊，按線上遊戲的說法，這是在累積經驗值，滿了就升等級，等級愈高就愈強悍。可惜，就算再怎麼強悍，也非金剛不壞，長年的菸癮搞壞了身體，動作稍劇便呼吸急促，快喘不過氣來。在建明眼中，那童年時代穩健如山的身影，如今竟變得動搖起來。他忽想起從前犯錯挨父親揍的情景，往日的痛楚現下倒成了親暱的連結，想著想著竟有些懷念，那雙教人敬畏的大手啊，是否還能強健一如往昔？面對這座又愛又懼的高山，建明總是沉默的時候多，彼此像兩名對弈的棋士，無聲勝有聲，但有時真想越過那道楚河漢界，用男人之間的兄弟話語對父親說：「我挺你；我讓你靠；我照顧你；我養你……」就像父親一直為他所做的那樣。建明之所以學駛鐵牛仔，或許就是為了這尚未脫口的承諾，為了父親，為了那幾塊祖公仔田，也為了做田人一代傳一代，無法斷裂的，根。



「七月來臨前，第一季的花生接連收穫，鋪成地上一張張土黃色毯子，而農人兩隻腳像繡針似的，在毯子上踢出一道道迴紋圖樣。踢土豆的窸窣聲從農戶院埕蔓延至路邊圍地暫用的曬場上，海濤聲似的一波一波翻湧，撩撥著小村午後清閒的眠夢……」



建明將所見所感轉化成文字。他一直有隨手記錄生活的習慣，像這樣，寫下日常瑣事與心情點滴，擷取幾句片斷，放上網與友人分享。「冷氣車廂內，局外人詩意的想像，穿過高鐵列車窗面，變質成暑熱下嚴酷的，勞役與汗水。做田人羨煞的目光，攀上列車窗口，卻構不到，一點該死的尊嚴。」建明自認沒啥寫詩的天分，散文尚能塗抹幾篇，詩詞倒是完全沒轍，反覆吟唸幾遍，仍自覺不是當詩人的料，但還是滑鼠一按，上傳到社群網站，照舊只有兩、三個敷衍似的按讚，而留言版則是連半則留言也沒有。

友人多在大城市謀生，臉書一篇篇熱鬧喧囂的文字，一張張光鮮亮麗的貼圖，跟他上傳的東西簡直天差地別，無止境的打卡又打卡，立刻淹沒他的Po文。A換了工作，B當上主管，C自己開店當老闆，分手不久的女友也跑到國外，且立刻交上新男友，只有他的生活絲毫沒進展。上人力銀行投履歷，一封也沒回復；朋友說要幫忙引介工作，後來也都沒下文。卡住了。卡卡的咚滋咚滋，跳針跳針。到底還要跳針多久才能上軌道呢？高鐵軌道順暢無比，人生的軌道若也能這麼順，該有多好！

早知道天生種田的命，那又何必讀到博士？村子裡有幾張爛嘴，老愛挖苦、嘲弄人家，建明也吃過幾次悶虧。「啊你博士一個月是賺多少？」「幾百萬不去賺，在這裡撿銀角仔？」「讀到博士還種田？讀冊讀到頭殼歹去！」鄉下人純樸歸純樸，畢竟也是有好有壞，難免出幾個黑心肝歹性質的。阿坤就曾遭遇整塊田的葵花全被弄死，後來查出是村裡同樣種葵花的興仔下的毒手，趁著灌溉時摸黑偷倒農藥，只為降低競爭，提高自身收益。做田人哪，真夠命苦，在外面讓商販糟蹋不夠，竟還要被自己人欺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種田的心底都明白

。天公伯不疼惜沒話說，同類欺凌才真教人心寒。

建明不確定父親是否曾想過離開這裡？把祖產處理掉，拋棄農人的身分，前往較有發展的地方，另謀生路。他自己倒是虛想過好幾次，想再回到人多錢多機會多的大城市去，儘管那裡似乎沒他的容身之處。城裡生活便捷，公共資源多，雖然過於擁擠又壓抑。物質倒是琳瑯滿目，慾望同樣為數可觀，什麼都想要，卻不知道真正要的是什麼？建明要的又是什麼呢？飛黃騰達？家財萬貫？錦衣玉食？追求人人都想追求的？抑或，追求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就算只是一堆破銅爛鐵？唉，何時一畝畝良田不再是金山銀山，而是破銅爛鐵？「掘啊掘，掘啊掘，掘到一尾旋鰷鼓……」為什麼再怎麼用力掘，掘出來的東西全都不值錢？稻穀、瓜果、葉菜……「考吧，考吧，」父親說：「種田再怎麼拚命種，也裝不到鐵飯碗的三分滿！」

七月初的高普考，建明如父親所願赴考。既然讀藝術，理當報考文化行政，但錄取率低得令他死心，只好改考一般行政，同樣高不到幾趴。每考完一科，心情就愈黯淡，鐵飯碗連個邊都摸不著。新聞主播嘴裡吐出今年報考人數和錄取率，畢業季失業率隨著盛夏氣溫快速攀升，大學畢業兼職打工維生，碩士跑去電路板廠當作業員，某名校博士失業兩年走投無路燒炭自殺……建明看著那破碎的身影，不禁一陣鬱卒，心想自己的人生也會走到這一步嗎？他試著想像自己出現在社會新聞上，以同樣淒慘、落魄的結局呈現給眾人消遣。不，他實在難以想像，只要好手好腳，怎麼可能落得這種下場？他始終相信，再怎麼卑微、挫敗的人生，都值得好好活下去。



網室裡的木瓜結實纍纍，落入口袋裡卻變得稀稀疏疏。天氣一轉熱，木瓜一豐收，價格就直直落。阿坤一輩子都在賭，賭看哪款作物較有身價，種木瓜之前，他種過九層塔、瓠瓜、茄子、黃瓜、菜豆、青蔥、向日葵……一樣種過一樣，卻總是一再押錯寶，開高走低，跌停、套牢、慘賠。他沒上過幾次賭桌，連樂透彩都很少買，就因他深知自己的賭運背到極點。

阿坤的木瓜每公斤市場拍賣價跌到20塊上下，上大型連鎖超市一看，一顆不到一斤(改用台斤賣?)賣到將近40塊，整整翻了一倍。「種田人少賺了，消費者買貴了，萬惡的資本主義啊！」建明在臉書上打上這串字，開玩笑成分居多，竟沒半個人肯按讚，說得也是，誰會嫌資本主義爛，除了最底層最弱勢這一群以外。阿坤就覺得爛透了。建明心想若不想被大中小盤商層層剝削，那就只好自己去擺攤了，近幾年小農市集頗興盛，很多人喜歡直接跟農夫交易，價格比菜市場和超市便宜，感覺也較安心，只是市集大半打著有機的名號，阿坤父子倆不僅不會叫賣，也不擅長說謊，高喊有機啊有機，但其實是無機，實在太滑稽，大概會笑場。真的搞有機嘛，不加化肥和農藥，改用時間和體力來耗，搞得起嗎？

「有機農業有它的好處，但一般的非有機農業也沒那麼糟吧！」阿坤說。

「有的人就是會怕啊，怕化肥影響作物，怕農藥殘留，怕東怕西啊。」建明說。父子倆難得有話題，滿嘴有機不有機的，平常一天說不到三句話，現在倒你一言我一語了。

「一般人還不是只會挑便宜的買！」

「看人吧，有的人就是想多花點錢買健康啊。」

「難道有機才健康，不有機不健康？」

「有些人確實這樣想，覺得噴過藥就不健康。」

「要是怕農藥殘留，就泡鹽水泡久一點不就好了！」

「有的人就是龜毛嘛，就算有機，被蟲吃過的也不要哩！」

「又要健康不灑農藥，又要漂亮沒有蟲咬，當作種田很好種是不是啊！？」

建明在書上看過一種叫CSA的農業形態，中文名稱叫社區支持型農業，採會員制度，預繳一年會費給農夫，農夫每周提供各種蔬果作物給會員，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接觸，無須經過中間商之手，品質與價格都有保障。CSA在國外行之多年，國內倒是剛剛起步，儘管建明對此種產銷方式很感興趣，還是不敢胡亂做大夢。「啊你是要去哪招會員？」阿坤八成會劈頭就來這麼一句。不，他大概會當作沒這回事，要我繼續拚高普考，絕不會讓自己跟他一樣，一輩子在田裡做牛做馬。

高普考還沒放榜，建明心裡早已有底，猶豫著該不該繼續考下去，天曉得再費個三、五年會不會有好結果？他想到人力銀行上一大堆作業員缺，做二休二，做三休一，薪水比22 K多，工作時間10到12小時，感覺蠻硬的，但他還是認真地考慮起來，至少先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吧，不過該怎麼對父親說呢？真是為難，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得，建明甚至想直接離家出走了，但隨即又打消念頭，覺得太可笑，年少時離家出走不成，年長倒非離家出走不可了。唉，做人真麻煩，做牛做馬還比較簡單。

建明有時會暗暗思忖，自己之所以這麼沒用，大概就是因為太不夠世故，太不諳變通之道的緣故。他讀書時代的同學有些到對岸或歐美找出路，有的幸運謀得教職，有的任職出版或媒體行業，而大部分則留在台灣做起非本科無法學以致用的工作，開服飾店，教安親班，當櫃台行政人員……真正繼續搞藝術的少之又少，這些人也大都在廣告和設計圈裡硬撐。建明只懂藝術鑑賞和藝術理論，繪畫才華倒沒那麼高，畫也畫不成什麼氣候，接接商業插畫的 case 大概沒問題，只是當 soho 族何必讀到博士，白耗那麼多年？他愈想愈煩悶，腦袋脹痛欲裂，博士學歷的光環反成金箍咒了。



播種機嗡嗡作響，嗡嗡種入一粒粒土豆，嗡嗡犁出一道道田壟。第二季的花生從八月開始陸續播種。今年花生價格比往年高，每家都搶著多種幾分地，但願年底莫跌價才好。播種最遲也得在白露之前完工，否則唯恐入冬難以順利熟成。今年的白露正好和中秋同一日。中秋月圓人團圓，阿坤家照常圓不起來，外出那兩個仍然沒空返家，幸好沒忘了寄月餅和文旦回來，有心總比無意好。

中秋節拜土地公，做田人最是虔誠，取來幾根竹枝，夾上金紙和線香，做成土地公柺，在自己的每塊田插上一枝，獻給土地公伯，感謝祂老人家一整年的庇蔭。以往祭拜的事項都由妻子張羅，現在全落到阿坤身上，什麼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的他實在搞不過來，只能揀幾個重要的節日過。月餅吃完等冬至，湯圓吃完等新春，如此這般，盼一個圓滿，過一個順遂，求一個平安。

秋老虎年年兇悍，悍得人渾身直冒汗；秋意遲遲未來，冷氣房裡卻已早早入冬。做田人的炎夏總是特別漫長，頂上烈日怎麼躲也躲不掉。歡喜做，甘願受。不甘願，自作自受。建明不確定自己到底是甘願還是不甘願？以前他討厭死了鄉下的不便與落後，現在才懂得體會鄉下的好處。這才是在過生活啊，他想，人活著不只要會賺錢，也要會過生活才行，而他確實喜歡這樣的生存方式，自食其力，也自力其食。他一步一步跟著父親的步伐，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用最原始的耕食本能，創造最實在的生活況味。建明慢慢了悟，務農跟寫作、繪畫一樣，都是一種創作的表現，從發想到實踐，無中生有；種子發芽，一寸一寸茁壯，最後結出甜美的果實。做田人個個都是藝術家呢，建明心想，妙手塑出形狀各異的瓜果，巧手捻出千姿百態的花卉，每雙手裡都捧著一個大千世界。

建明很好奇有多少人跟自己一樣呢？手指答答答在鍵盤上打幾個關鍵字搜尋，像是青年小農、青年返鄉之類的，查看本地和外地青年人務農情況，本只是瀏覽看看別人的經營情況與行銷方法，卻也因此結識了幾個同輩的小農友人，彼此常用臉書、line 和skype 互通訊息。農產網路行銷成為小農新興的銷售管道，上各大拍賣網站或是自己弄個網誌撰文廣告行銷販售，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必被大中小盤商吸血揩油，喜歡的就給個讚交個好友幫忙一傳十，十傳百。建明也在臉書上辦了個新帳號，取名叫阿坤的福田，有樣學樣地試著來搞搞看，或許能為自己和父親開拓一條新通路。

阿坤跟年輕人相比也絲毫不遜色，總是敢於嘗試新的事物，不只是種植從未種過的作物，連新的知識像是電腦和智慧手機也勇於涉足。不知他接下來又打算要種什麼？或許可以種種



西瓜？或是青椒？花椰菜？番茄？他什麼都想試試。建明要阿坤拿著兩顆自家產的木瓜，對著他手中的相機擺出笑臉，好讓他拍下來放到網誌上當作宣傳照。剛開張的網誌門可羅雀，只有網上認識的幾個小農友人來捧場，沒關係，慢慢來，一步一腳印，慢慢耕耘，做田人早明白這個道理。

阿坤仍不死心地苦勸建明再繼續拚高普考；城裡的友人接連捎來幫忙介紹工作的訊息；電視新聞還在播報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高鐵列車轟隆轟隆不斷向前奔馳……所有聲音全攪成一團，直鑽入他的耳孔裡，但他什麼也沒聽到，只聽見踢土豆的窸窣聲，海濤聲似的一波波翻湧過來。對於未來，建明仍有許多想像，但未來該怎麼走呢？他也不確定，或許，這樣就好了，只要腳踏實地就好了，他想，只要腳踏實地就好了。

# 兩代》

短篇小說類      佳作

戴翊峰





## 戴翊峰

### 個人簡介》

1992年生，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就讀中。  
現職學生。

### 評審評語》

1. 過於戲劇化。
2. 描述一父親重病在床的男子，既要面對無依的父親處於奄奄一息的慘狀，又得面對同性戀兒子的現實，上下交織的苦痛，道出身為人父的無奈與未可預知的未來的苦痛，文字簡潔細膩，敘述有序尚堪佳作。
3. 病痛的父親，出櫃的兒子，藉由這兩起事件，三代之間的故事，兩代之間的矛盾糾

葛一一浮現。場景、內心戲描寫，有其細膩，可取之處。

4. 書寫面對父親死亡將至及兒子是同性戀時的主角的心情。用悲劇、無奈來書寫小說。小說籠罩在低迷、無望的氣氛中，過為誇大悲劇人生，文字流暢，人物外貌缺乏，場景也缺乏。
5. 出櫃兒子與父母親情的激烈撕扯。有啟發性，平凡父親接納出櫃兒子，感人。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們對於拙作的青睞，讓我有幸於此次文學獎中得以展現自己的作品，謝謝！

## 兩代

煌仔靜靜站在病床邊，紅著一雙眼，但卻未擠出半滴眼淚，只是愣愣地，愣愣地看著病床裡髮絲全白的老人，側躺著，鼻口裡全插著慘無人道的透明軟管。他看老人痛苦地呻吟著，連呼吸都覺得疼。他看著，只是看著，而老人的視線卻從未與他交集。

「爸，我來看您了，你甘會認得哩？我煌仔啊。」而老人並未答應他的呼喊，只是淒厲地呻吟著。小小的病房裡，全都是老人撕裂喉嚨的喊聲。

「先生，不好意思。」片刻，一位護士推著滿是清潔用具的推車走進病房，並拍了拍煌仔的肩，請他先行迴避一番。

「我們等一下要做清潔與抽痰的動作，麻煩您請在門口稍候一下。」護士的口氣說得急促，他來不及反應任何事，只是倉促地點了頭，走到病房門口等著。

只見護士熟稔的拉起病床邊的布簾，隔絕外在所有好奇與惶恐的眼光。幾個流利的動作，年老的病患還來不及掙扎、呼救，迅速地被換好尿布，翻身，與最折磨的抽痰。

等待的片刻是如此煎熬，他看著護士一床一床地整理過所有病患，而當她拉起父親的病床邊的窗簾，不過幾分鐘的時間，聽見馬達抽動的聲音，一陣吸取液體的呼嚕聲響，護士拉開窗簾，推著推車走了出來。

而父親依舊呻吟著，痛地呻吟著，他不忍看，在門口徘徊了許久，不忍去看。

在父親的病房裡，所有老人都都像極了雕像，麻木地躺著。有些狀況較良好的老者，還能睜著一雙眼瞪看所有來去的家屬與醫護人員，狀況糟的，則就僵直地被固定在病床上，彷彿終生已如此被監禁在這方幾坪大的房裡了。父親的狀況算是最好，尚有意識，感覺疼痛時還會喊，至少遠遠看來不是塊雕像，而是傷者，一個只能不斷呻吟的傷者。

在門口待了許久，他方才提起勇氣，走向櫃台，問起護士父親的近況。

「是第235床的陳阿公嗎？」護士整理的病患的資料，低頭問起。

「是，是，沒錯。他之前清創的傷口有比較好嗎？醫生有叮嚀甚麼嗎？」他輕聲地問。

「等等喔……找到了。醫生是說他有一點譫妄的情況，開了些藥物給他，而他清創的傷口在這裡。」護士遞了疊醫生看診的資訊給他，另一手則將相機裡父親傷口的照片一一轉撥給他看。

只見那粗黃的皮膚上烙著一個深到見骨的洞，傷口周遭焦黑萎縮，裏頭看著出長了一小圈粉嫩乳白的新肉。護士告訴他，父親的情況有好轉，但礙於結核藥物的副作用，仍有血尿的情況。

「那他的白血球呢？之前說他的白血球有過高的樣子。」煌仔繼續問起，而護士翻了翻父親的病歷，只說有好轉的樣子，但還是像今天一樣傷口痛就哀嚎。

「但上了嗎啡之後他就安靜許多了。」另一位護士打趣地說，她不斷抱怨父親成天扯破喉嚨喊叫的噪音，直說父親常常

造成其他病患的困擾。

煌仔只是笑一笑，甚麼話也沒說。

在離開前，他再次走進病房，站在父親的身邊，握住父親滿是皺紋的雙手，輕聲地叮嚀父親：「爸，我煌仔啦，護士小姐說你太吵，別這樣喊，這樣會去吵到別人。」他緊緊握著父親的手，感覺他掌紋裡冰冷的體溫。而父親只是張著一雙失焦的瞳孔，也認不得眼前是誰，只是喊著，喊乾了喉嚨，咳了幾聲，繼續痛著喊著。

「爸，那我先回去了。爸……」他蹲在床邊，輕輕靠在父親的耳畔，忍著鼻酸與淚水，對他說：「爸，我先回去了，明仔日再來看你。」

他說完，轉身離開病房，等待電梯下樓的時間裡，依稀還聽見父親在病床上，陣陣嘶聲力竭的呼叫，彷彿是要煌仔再回去看看他，再回去看看他這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的父親，他痛，他渾身都痛。

但煌仔並沒有回頭，只是強忍所有辛酸，默默地在心裡暗念著：「爸，我明仔日絕對會來看您，我絕對會來看您。」他走進電梯，離開醫院，一個人開車回家。

歷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煌仔走入家門，遂又聽見妻子與兒子吵架的聲音。始終不放棄，也不願相信孩子是同性戀的妻子，成天對著孩子哭喊著，要他改邪，要他歸正。映入眼簾的難堪，才意識到自己的兩難。

尚未換上室內拖鞋，妻子便紅著一雙眼，兩眼淚汪汪地走來，整個人沉痛地癱軟在沙發上，倔強地哭了起來。

「我到底是造了多少孽！生了一個孽子來這樣對待我！」

而煌仔只是默默地自沙發後面走過，也不知是該如何安慰起自己的妻子，也不知是該如何面對眼前的難題，更也不知該如何審視自己與深鎖在房內的兒子，那瀕臨崩絕的父子關係。

「人說『家醜不可外揚』，你這輩子就這樣鎖在房間內好了！一輩子都不要出來見人！都別出來！」只見妻子在客廳內隔空對著房內的兒子大罵，兒子並未出面與母親對質，兩個人烽火未減，但冷戰凝重的氛圍卻沉沉地壓在這家庭之間。

煌仔只靜靜地抽了口菸，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看妻子揉紅了一雙眼，那憤恨的情緒未平，連連抽了幾張面紙，一邊擦著眼淚，一邊怨罵著自己，一邊咒著自己那反骨的孩子。

「我上輩子到底是造了甚麼孽，闖了甚麼禍？這輩子非得要吃這樣的苦，生一個不肖子，一個愛男人的不肖子！」妻子講得很絕，一點情面也不留地咒罵著。

「妳減講幾句是會怎樣？再怎樣伊也是咱們的兒子啊。」煌仔吐了口菸，淡然地說。

「兒子？生這款兒子我甘願去死！聽到沒有，生這款兒子我甘願去死！甘願去死！」失去理智的妻子像個潑婦般，坐在沙發上不斷往兒子的房間大聲叫罵。幽蕩的走廊全是妻子悲憤地怒吼，彷彿一輩子的不幸都在孩子出櫃後瞬間降臨。她失落、失望，所有無法言喻的負面情緒全在瞬間湧了上來。

「生這款兒子……生這款兒子……」話來不及說完，妻子滿腹的委屈又潰堤了眼角的淚水。一雙揉的發紅發腫的瞳孔，又被幾滴米豆大小般的淚珠惹得更紅、更腫。

「甘有需要把話講這麼絕？」煌仔揉熄手上的菸，皺起眉，一臉嚴肅地看著眼前近乎崩潰的妻子，妻子被煌仔突如而來

的一聲斥責嚇得震懾，哽咽了幾聲，眼淚不停滾落。

「咱自己的兒子教不好，是咱自己的代誌，去怨天怪地有甚麼用！」

「怨天怪地？」受了一句煌仔的責罵，妻子冷冷瞪了抽菸的煌仔一眼。

「你說咱自己教子無方？我甚麼時陣教我自己的兒子去愛一個查埔人？我怨天怪地？我一世人的名聲，整個陳家的名聲，就敗在這個不肖子身上！」妻子剎時像著了魔似的，站起了身，瞪大著一雙紅腫的眼冷冷對著煌仔大罵。

「怨天怪地？難道你也甘願自己的兒子那麼的不受教？」妻子瞪著煌仔，直直一句話問進了煌仔的心坎裡。誰又願意去面對，去承擔這樣的人倫悲劇？父親臥病在床，龐大的醫療費壓的他難以喘息。面對自己父親的存亡，就連身為父親的自己，也將痛失自己的孩子，只因為一回性向的問題，竟成了兩個世代恆無解答的難題。

但面對眼前的妻子，煌仔也無能回覆甚麼。妻子說的也屬實，孩子出櫃，這將是多麼難堪的場面。自己將要向多少親戚家屬圓一個最完美的說詞，面對孩子這番叛逆，斷絕香火的輿論，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都將在孩子一走了之後，全部降臨在這蒼老的餘生。

煌仔吐了口菸，妻子耐不住滿腔悲憤的情緒，一個人又跌坐了下來，兩行淚水怎麼擦，都擦不乾。偌大的客廳裡，一對老夫妻，只是靜默地，一人抽著寂寞的菸，一人喃喃地自怨自艾著，哽咽著。

「再怎麼說……」煌仔吐了口菸，紅著一雙眼，看來若有

所思，卻也難掩心中的百般感受。

「這也是他的選擇……咱做父母的，也強求不來。」他嘆了口氣，點了點指尖的香菸，一點菸屑落在菸灰缸裡，雪白的如他銀灰的白髮。

而妻子仍在啜泣著，她無法想像往後的日子，自己該如何苟且偷生地面對。她只要想到鄰居那些嘲諷的嘴臉，親戚間紛擾的詢問，每一個假想的情境都像是酷刑，狠狠鞭笞著癱坐在沙發上的無助的她。

她沒有理會煌仔沉思說的那番話，也彷彿沒有聽見。所有對未來的料想都是惡毒的凌遲，她光想就害怕，怕的甚麼話也不敢說，甚麼也不敢想了。她漸漸收起自己的啜泣，調慢了自己的呼吸，一雙紅腫不堪的眼睛愣愣地凝視前方，整个人像靈魂抽乾了似的，麻木地坐在沙發上，甚麼也不想。

「爸有比較好嗎？」

妻子收起自己的情緒，淡定地問，而煌仔抽了幾口菸，低沉地回答：「也是那樣子，不太認得人。」

「這個月的帳單寄來了……」妻子說完，起身走到煌仔身邊，自辦公桌的抽屜裡找出一疊帳單給他。煌仔眯著一雙老花眼，仔細地讀過每一條帳目，療養院的看護費、照料費、尿布錢、醫院的醫藥費，每一條款項密密麻麻的像好幾隻螞蟥黏在小小的帳單上，只有應繳金額的數字寫得特別大，在帳單右下烙著一排深黑的粗體字。

「那醫生有說甚麼嗎？」妻子一臉凝重地問煌仔，煌仔將護士告知他的轉述給妻子聽，一對老夫妻看著帳單，兩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淡淡地嘆了口氣。



「咱兒子這……這是要怎麼辦？」而在惆悵之餘，妻子凝重地問著煌仔，一雙發直的眼神遲遲不敢盯向他，只是恍然地，冷淡地問道。

而煌仔抽了口菸，尚未把嘴裡那口菸給吐盡，遂看見自己的兒子默默走了出來，腳步無聲地，也面無表情。彷彿是恨透了這整個家庭似的，走的匆匆，一點牽掛也沒有，連一眼也未瞧過自己的父母，便要出門。

「喂！你是要去哪裡？看到爸爸媽媽也不會喊一下嗎？」妻子一抬眼遂看見兒子準備出門的背影，見自己的孩子竟然無視自己的爸媽，一句話便直接劈頭罵了過去。

「我這不肖子去哪也要向妳報備嗎？」兒子冷不防地回答，頭也沒轉，拉好肩上背包的背帶，穿妥了鞋便要出門。

「你給我差不多一點！陳榮廷！」妻子直直喊著兒子的名字，一時著急也一時負氣，而兒子仍是賭氣地不回頭，甩上門，兀自地出走。

「陳榮廷！」只見妻子一個踉蹌，急忙地跑至門邊，也趕不及拉住孩子的手，睜睜看著兒子的背影，消失在幽幽的騎樓邊。

而煌仔也只是淡淡地吸了幾口菸，妻子緩緩地拉起門。孩子一聲也不吭地離家，兩人有著不同的思緒與立場，卻也只能靜默地看待一切的始末。

煌仔吐了口菸，妻子靜坐於沙發上。轉眼已是黃昏，只見妻子手裡緊握著手機，連打了幾通電話給兒子，而一切了無回應，妻子固然倔強，縱使不能諒解孩子的性向，也無法抗逆自己愛子的天性，渾身的憂慮毫無保留的展露在惴惴不安的神情



上。

煌仔只是繼續抽著菸，甚麼話也沒說。靜靜的，坐在他的辦公椅上抽菸。他眼神凝滯，想起自己這大半輩子，究竟為誰所活，又為誰所苦。自小為家裡奔波勞碌，高中時母親的病情加劇，那應是璀璨熱血的青春，卻被迫賠給這整個孱弱的家。他想起那段七點出門，五點回家煮飯的刻苦歲月。想起自己第一次學習灶下生火，洗米煮飯，兄代母職，只為讓自己的母親能在病痛中得到一點救贖。

而後畢了業，退了伍，新婚之後，彷彿人生安定，家庭美滿，生了一個孩子，扛起一整個家庭婦幼老少的生計，以為自己人生終然安逸。能盼一個兒子讓他老有所依，也能無牽無掛地靜看雙親的老生病死，以為這前些歲月所吃的受的一切苦痛，將能中年以後慢慢償還。

可命運是如此無情多舛，婚後幾年，面臨母親的病逝，父親更也一蹶不振，狀況每況愈下，而煌仔從未埋怨甚麼，他只是默默地背負著這些冷暖世故，默默容忍與釋懷。

他吸了口菸，每想到辛酸處，他一口菸便嚥的更加哀戚。在服喪幾年，自己丈母娘竟還無情苛刻凌辱。每逢年節，與妻小回丈母娘家，一進門便要面臨那些勢利而嚴苛的酸諷。

「煌仔啊你這個月賺了多少？我們緣仔嫁給你有幸福嗎？」

「她大哥做消防的一個月好幾萬呢！」

「二哥經營牧場一個月也有五六萬呢！」

他想起丈母娘那番貪婪的嘴臉，心底燃起極深的厭惡，一種憤世嫉俗的聲音在他心底迴繞著，但他又能反抗甚麼？他忍，他恆銘記著父親斥責他的「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教訓。

他已是一位父親了，那些生離死別、冷嘲熱諷，他絕不能輕易掉一滴淚水。他已是一位父親了，一個家庭的靈魂支撐，他忍，他勢必忍，忍到父親被診判出老人失智，中風幾年，健康愈是糟糕。

他忍，忍到自己終究無法親手照料年老的父親，看父親癱於病床，嘴裡插滿慘無人道的軟管，最終親手送父親進療養院，與那些麻木無覺的孤獨老者們一同虛度餘生。

「爸，我煌仔啦，我來看你了。」

他想起幾年前到療養院看父親的景況，滿腹的無奈卻也無從說起。他只能看著自己的父親癱軟在床上，像一具失了線的魁儡，那樣毫無生氣地躺著，無論他怎麼喊，怎麼握住父親的手，撫過他粗糙的掌紋，父親也只是愣愣地看他，偶爾失神，偶爾閉眼，誰也不理會。

幾回夜裡，那些來的急促的通知總將他從夢裡驚醒。父親的病情從未好轉，取而代之的是連連幾次的緊急送醫。總在醫院待了幾天後，以為是病情穩定，能安然出院，不過半天，卻又急著被醫護人員送進病院裡。

記得那時，煌仔幾乎未曾闔眼，總在醫院與療養院兩地奔波，就像高中那時，也在學校與家計兩者之間忙碌不已。或許庸庸碌碌便是本命，他吐了口菸，此刻才深刻悟得。

天色漸漸轉黑，只見妻子仍焦慮的不知所措。而煌仔捻熄手上的菸，起身走向門邊。妻子見狀，一臉著急的問他：「你要去哪？難道你也要拋下我了嗎？」煌仔只沉沉地說道：「去找咱的兒子，妳也要來嗎？」而妻子只睜著一雙紅腫未褪的雙眼，看著他，並沒說話。

遠邊的晚霞漸漸從酡紅轉成深紫，夜幕緩緩自山頭降臨，大地像籠上一道紫黑色的紗似的。街燈如星，星子亦如街燈，在暗處點點亮起。他們倆老鎖上門後，便一同開著車，沿著市區的每一條小街小巷尋起、問起。

走過每一個曾帶過孩子去過的地方、市場，就連孩子就讀的學校也不放過。但他們並不明白孩子的交友情況，亦也無法從孩子的朋友探聽起兒子的下落，妻子此刻顯得特別慌張，她甚還搖落車窗，不放過任何一個死角，仔細搜尋每一波熱絡的人潮，就只為看見自己孩子的身影。

而煌仔只靜靜地開著車，在一個路口等紅燈時，他問起妻子：「關於咱兒子……妳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看法？先找到人比較重要啦！」妻子緊張地說，連等紅燈的幾秒鐘也不忘掃描任何街角，就深怕一回錯過，便將在此生痛失自己的孩子。

「我是覺得……」煌仔一邊握著方向盤，緩慢地開著車。

「就算伊是孽子，也是咱們的骨肉啊！」妻子焦慮地說，而煌仔沒有多說甚麼，只是默默地開著他的車。

「只是……」妻子語氣一轉，一臉的憂愁並未減緩。

「只是伊之後要面對的，會比我們更痛苦啊……做一個母親，誰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唸他也只是為他好，也是為他好……」

「無論怎樣，那也是他的選擇。」煌仔氣定神閒地說。

「唉……」妻子嘆了口氣。

「他若不結婚，不生子，以後我們要怎麼辦？老無所依嗎

？做獨居老人嗎？」妻子無助地看著他，小聲地問。

「老無所依……」煌仔抽出一根新的菸，吸了幾口，卻未回答妻子這番話。

「我也明白，這是他的選擇，但是我們呢？」妻子說完，一雙眼光放在窗邊，滿臉的憂愁從未卸下，只輕輕地嘆了口氣，繼續在街上找尋孩子的身影。

而天色越來越沉，沉的彷彿這世界只剩街燈能照明這荒涼的一切了。在街上迴盪了許久仍找不見孩子的蹤跡，兩個老夫老妻且是放棄找尋，但兩顆懸宕的心仍未放下，隨夜色的深沉，兩人的心情也越是凝重。

回到家後，簡單打理過晚餐，妻子的眼睛仍是紅腫，淚水像從未止過般，哭了一整天。煌仔只是靜靜地坐在沙發上，點著一根菸，默默地抽著。

「我要先睡了。」妻子止不了哭腔的說，她腫著一雙疲累的眼，向繼續在客廳等候兒子的丈夫道聲晚安，而煌仔只點頭示意，妻子便回房睡去了。

臨夜，煌仔抽著菸，想著今晚妻子對他說的那些話。他想起兒子出櫃以來，與妻子爭執的那些時刻。他赫然珍惜起此刻的寧靜，但也無由的擔憂起，難道這將是他老年的情景，無人問津，寂寞且靜。

他吐了口菸，所有往事方如幾分鐘前。想起他也曾坐在這沙發這位子，看自己的兒子牙牙學語，看兒子在他股間來回學步，看父親與兒子的含飴弄孫，天倫之樂的光景，他也曾享受過如此的安詳安逸。

那些三代同堂，和樂融融的景緻，也不知是何時變了調。

對於妻子與兒子的爭執對罵，那些刺耳難堪的語言也還清晰在耳。夜半急來的救護車聲響，看父親送上急診，甚至他還記起，自己的母親出殯那時，正躺在這張沙發之後。想起所有親友同跪在母親的遺體前，落淚送別的模样。

他繼續抽了口菸，嘆了氣。面對這些人情世故的瞬間劇變，他方才意識到自己也已中年，輾轉年老的日子即將來臨。妻子那句老無所依，煌仔想起躺在病床上的父親，此刻也老無所依著。想起父親，身為孩子的自己，竟在父親最蒼老最孤寂的時刻，放任他在一張冰冷的病床上，空虛地度過殘生。

自己也將如此嗎？他深深地思索了一番，想起孩子與妻子之間的對立與爭執，到看見妻子在爭執之後的惶恐與焦慮。他深深地吐了口菸，才明白作為父親的自己，竟是如此脆弱不堪。

他啜一口菸，心裡百般感觸。想起自己臥病在床的父親，也想起還在外頭遊蕩的兒子，想起自己的餘生，想起自己無助。他忽然羨慕起染上失智症的父親，遺忘這一切，或許就連難忍的寂寞都忘卻，那會是多好的結局。

但他明白，他不能。縱然他多麼欣羨卻又同情著自己的父親，但他不能，不能輕易地忘卻那些三代同堂的天倫之歡，他更也不甘，不甘自己為了逃避這些苦難，而拋下自己僅有的一切。

他緩緩地吐了口菸，抬眼看向門外，昏暗的路燈裡，緩緩走來一道熟悉的人影，人影的步伐走的極慢，甚至幾度踟躕不前，像是在打量著甚麼，也像畏懼著甚麼。他看見人影，甚麼也不想地，直直說了一句：

「進來吧，爸爸跟媽媽都很擔心你。」

起初那人影還游移不決，踱著腳步遲遲不敢往前一步。直到煌仔站起身來，走到門邊，看著人影，低沉地說了一句：

「快回來吧，媽媽已經睡了。」

說完，那人影才慢慢地走向煌仔。隔著門，煌仔看著自己的孩子慢慢地走回家，懸著的心也漸漸地放了下來。

孩子回來了，煌仔沒有半句責罵，只溫柔地問他：

「吃飯了沒？」

「外面很冷吧？」

煌仔簡單的招呼，讓兒子忍不住眼角的淚水，像個做錯事的小男孩，站在煌仔面前啜泣起來。

「哭甚麼哭，男兒有淚不輕彈！」煌仔皺著眉，硬著口氣說，並用一雙手粗黃的手，抹去兒子頰上的淚。而兒子早已泣不成聲，哭的讓煌仔倍感心疼。

「好了，好了，你安全回來就好了，媽媽很擔心你。」煌仔溫柔的說，而兒子不斷地哽咽說著：「爸，對不起……對不起……」

「好了，別哭了。」他擦去兒子臉上不斷滾落的淚水，心疼地看著自己的孩子。而待兒子的情緒稍作穩定後，煌仔弄了碗麵給榮廷吃。客廳回歸到平常的靜謐，煌仔靜靜地看著孩子吃的狼狽，心底卻有股說不出來的暖意。

「榮廷……我與你媽媽討論過了。」煌仔凝重地說，而榮廷來不及反應，倉促放下手裡的麵碗，看著父親。

「不管你怎樣，那都是你的選擇。你長大了，要學習承擔後果。」

「無論你做甚麼選擇，那都是你的人生。」煌仔沉沉地說。

「所有的苦難，都到爸爸這一輩就好。」煌仔說完，握著榮廷的手，就像握著自己的父親一樣。當下，他明白他已不能失去更多，他不能成為臥病在床的父親，縱然他多麼奢望此生的自己，能像父親那樣，染上一場重病，患上癡呆，拋下今生所有信仰裡的業障因果。

他縱然欣羨，也不能步上自己父親的後塵。一無所有地在病痛裡揮霍餘生——他深深明白自己不能如此。

「都到我們這輩就好，所有的痛苦，都到我們這一輩就好，你的生活，你的人生……」煌仔含著淚，一句話還沒講完，便哽咽的甚麼話也說不清了。

「以後，你的一切，你自己去追求……我們不會再管了。」他抹去兩行沸騰的淚水，一雙手緊緊握住榮廷，像失而復得後，害怕再度失去般的格外珍惜。

# 芒花祭》

短篇小說類 入選

吳 華





## 吳 華

### 個人簡介》

1974年生，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學系碩士  
現職教師。

### 評審評語》

1. 筆法略嫌鬆散，但全文讀來流暢而自然，具有田園氣息。
2. 「阿兄」的陰影、宗教信仰的不同、父子的衝突、精神疾病等多重元素，鋪成了〈芒花祭〉這篇小說的可看性，看似淡淡的文字描述，卻也散發了動人的氛圍。
3. 以清暢的文字記述了一段感

人的親情故事，兄弟情誼在  
天人永隔後依舊情牽夢迴，  
引人閱讀的故事中隱含著時  
代迷信的背景與成長的情感  
點滴，敘事能力不錯。

4. 有寫小說的能力，文字流暢，不錯。但是故事太庸俗，不起眼，故事的敘事也太平面化，不容易吸引讀者。
5. 成長小說，宗教衝突，情殤日記。

### 得獎感言》

這是個漂亮的起點，  
寫作的旅程正無限延伸著，  
等著我前來探險！  
路上的荊棘是我成長的養分，  
熊熊的烈火就讓我來點燃！

# 芒花祭

## 一.阿兄

阿渣最喜愛芒花了。每到秋天，總是樂得手舞足蹈。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芒花，隨風飄揚，才五歲大的阿渣，個子小小的，根本看不到邊際，所以經常拉著阿盛的衣角，問：

「到底有多少芒花啊？」

「好多好多。」阿盛說。阿清又問：

「好多好多又是多少啊？」

「就是好多好多嘛！」阿盛把剝好的橘子遞給阿清吃，一邊這樣回答著。

吃完橘子，阿盛和阿渣一時興起，在乾涸的溪畔追逐跑跳，「抓不到！抓不到！」「看你往哪跑？」白茫茫的花絮，也跟著奔騰雀躍，四處飛上飛下，好不熱鬧！

夕陽落在芒花叢中，兄弟倆玩累了，沒再說什麼，喘吁吁的坐在河堤上，捨不得離開。

阿盛比阿渣大四歲，高高壯壯的，最疼阿渣了。經常騎著腳踏車，載他四處兜風。附近的每一條鄉間小路，無不印上他們兄弟倆的足跡。尤其清水溪畔的這一大片芒花，更是他們的最愛。

打從阿渣懂事以來，父母終日在田裡工作，很少有時間照顧他。反而是阿盛的陪伴與呵護，阿渣漸漸長大了。

這天，一如往常，小學一年級的阿渣正等著五年級的阿盛

來教室接他一起放學。「阿兄，你來了！」阿清看到阿盛，三步併做二步，即衝過去，「走，回家囉！」平時，阿盛步伐快得讓阿清得半走半跑才跟得上，奇怪，今天，阿盛怎麼走得有點緩慢？才從學校回到家，阿盛便已濕透卡其服，額頭上斗大的汗珠更數不清有多少。阿盛嘴唇發白，勉強擠出這句話：「今仔日的日頭若會特別刺目？」阿清似乎發現阿盛有點不一樣，但又說不出來。

阿盛囫圇吞了幾口飯，倒頭就睡。

「阿兄，帶我去清水溪玩！」阿清拉拉阿盛的手，再推推阿盛的身體，阿盛坐起來，不到二分鐘，又倒下去。

「阿兄，你是按怎？」阿清開始急了。

「阿兄... 今仔日... 沒法度... 帶你去看芒花了...」阿盛虛弱的回答。

「那會按呢？阿兄，你毋通破病啦！」阿清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會兒看看阿盛，一會兒走到門口，看阿爸、阿母回來了沒，不知等了多久，天還沒黑，阿爸、阿母也還沒回來。

「阿清，你那會趴佇塗跤咧睏？」阿爸、阿母回來了，阿爸低頭整理農具，阿母一邊抱起阿清，一邊問著。

「阿母，我等恁等甲睏去矣！」阿清揉揉眼睛，睡眼惺忪的回答。

「啊！阿母，阿兄破病，你趕緊去看覓！」阿清拉著阿母的手，火速衝到阿盛的身邊。阿母看到阿盛慘白的臉，也嚇住了！「阿盛，你毋通嚇驚阿母，你是按怎？」阿母伸手摸摸阿盛的額頭：「害矣！你咧發燒！」阿母去拿米酒擦阿盛的身體，阿清也去倒開水來給阿盛喝。「旺仔，阿盛發燒啊！」阿母

大聲喊著阿爸的名字，希望阿爸拿個主意。「我去山頂挽寡青草，燃青草茶予阿盛啉！」阿爸趕緊放下手邊的農具，往後山走去。

喝了三、四天的草藥，阿盛還是沒退燒。阿爸請村裡的密醫來看，密醫拿了二張符給阿爸，一張貼在窗口，一張貼在阿盛的膝蓋上，還琅琅說：「過兩工就好矣！過兩工就好矣！」。

已經超過一星期了，阿盛更加虛弱。原本偶爾還可以下床走走，現在連拿碗筷的力氣也沒有。阿盛有時半夢半醒，會問阿渣去哪？阿渣有沒有吃飯？有時說膝蓋好痛，不能走路了，不能帶阿渣出去玩了，怎麼辦？阿母很心痛，如針刺、如火焚，如果能代替阿盛受病痛折磨，那該多好！阿渣常常跑來問：「阿兄甘好矣？阿兄可以跟我玩嗎？」阿母怕阿渣被傳染，也或許為了宣洩惡劣的情緒，總是大聲的吼阿渣：「出去！罔仔莫管遮爾濟！」之後，阿母索性把阿盛的房門鎖起來，只允許阿爸、阿母和先生進來。

阿渣隔著高高的門窗，想看一下阿盛也不得。那黃色的符，做什麼用？阿母說它可以驅邪，阿兄的病才能趕快好，真的嗎？為什麼阿兄到現在都還沒好？阿渣蹲在門口，等阿母開門，等阿母告訴他阿兄已經好了，可以載他出去玩了。那厚重的土角厝，彷彿一座鐵牢，阿渣進不去，阿盛出不來，阿渣只能仰頭看，清瘦的身影更顯得渺小，願望也如風吹煙散一般，愈來愈渺茫。

那天深夜，阿渣聽到阿母問阿爸：

「你甲多桑借到錢莫？」

「無，妳咧？」阿爸回答。

「阮多桑嘛無錢。」阿母這樣說。

接著，兩人沉默了很久。

「阿盛欲按怎？」阿母又開口。

「……」阿爸沒再回答。

之後阿爸、阿母還有沒有說話，阿清也不知道，他矇矓的睡著了。夢裡，阿兄像平常一樣，載他去兜風，還說要買糖果給他吃，阿清一直追著阿盛問什麼時候可以吃到糖果？醒來時，家裡沒半個人。隔壁的陳伯母過來問阿清：「欲食早頓莫？恁阿爸阿母請計程車帶阿盛去病院矣。」阿清小心翼翼的待在家裡，什麼事也不敢做，連個聲響也不敢發出，彷彿他也陪著阿盛去醫院，怕吵到醫生對阿兄的看診，也彷彿害怕任何一個聲響會帶來什麼消息。家裡靜得令人屏息。

該來的，總是會來。

阿爸、阿母帶著阿兄回來，但是，阿兄躺在一個長長方方的木頭裡，阿母面無表情的幫阿兄穿衣服。接下來發生的事，阿清完全不記得，阿爸、阿母跟往常一樣，天亮就去田裡工作，天黑帶著農具回來，誰也不敢提起阿盛的事。只在夜裡，阿清有時會聽到阿母嗚嗚咽咽的啜泣聲。

阿清一個人去上學，一個人回家，一個人去清水溪畔看芒花，再一個人走回來。阿清在想什麼，阿爸、阿母沒時間去問，也沒心力去管，或許是害怕，怕說了大家會崩潰。

就這樣，春夏秋冬輪番踐踏，阿清十六歲了，就讀附近的一所國立農工。家裡的環境也因為阿爸、阿母日夜不停的打拚而略有改善，土角厝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塊鮮艷奪目

的紅磚鋪成的牆。但，土角厝裡的黑色記憶，卻常常排山倒海的在阿渣心裡翻滾。尤其那二張黃色的符，常常變成像天空一樣大的帆布，勒住阿渣的脖子，讓阿渣從睡夢中驚醒，「那是奪命符吧！」阿渣覺得。

## 二.我母拜

那天，阿旺收到學校的通知單，請阿旺到學校討論阿渣的事。

「有啥物好講矣？阿渣毋是逐工攞去學校？按呢閣無好？」阿旺理直氣壯的嚷嚷。

「張先生，前幾天，學校全體師生在禮堂開週會，阿渣突然豪無預警的大聲咆哮，嚇壞在場的每個人，請你回去特別留意阿渣的行為。」教官好意提醒阿旺。

「阮某嘛有講過，阿渣有時陣會佻家己關佇房間，嘴閣翹唸，就毋知他咧講啥。」阿旺順口把家裡女人的話說出來。

「張先生，我看，你帶阿渣去看精神科，早治療早好。」教官提出建議。

「我呸，你講阿渣精神有問題，你遮頭殼歹去！一定是這間學校毋好，阿渣遮會變按呢！」沒多久，阿旺幫阿渣辦理轉學，轉到附近的一所私立高職。

在新學校裡，阿渣認識一些新朋友。

不知從哪天開始，阿渣每餐飯前，一定雙手合十禱告：「感謝上帝賜我飯吃、賜我衣穿。」阿爸開始覺得不對勁。

「你入基督教喔？」阿爸問。

「…… 嗯！」阿渣遲疑很久之後，肯定的回答。

阿渣不回答還沒事，一開口說「嗯！」阿爸立刻青筋暴露，放下碗筷、大聲咆哮：

「幹！若無恁老爸歸工佇田裡做牛做馬，你會有飯通食，有衫通穿？」阿爸愈說愈氣憤，用力一揮，把桌上的碗盤都摔到地上，咬牙切齒的說：

「咱張家世代代舉香拜拜，阿盛已經死矣，你閣入基督教，我閣有啥面底皮去見祖先？你這咧不肖子！」

阿爸倒吸一口氣，繼續吼罵：「我看，你佇新學校攏無讀啥冊，歸工和朋友去教會，我閣去甲你辦轉學好矣！你若閣去教會，你就莫回來！」

阿渣也很倔強，連續二天沒吃飯，想以絕食來抗議，他不想轉學，更不要離開教會。但，看到老母淚流滿面，阿渣軟化了，阿渣又一次轉學了。只是，一有適當時機，阿渣仍然會去教會，那裡是他的避風港，在那裡，阿渣可以稍稍卸下心裡的重擔。然而，一想起阿母的話，阿渣仍忍不住有所愧疚。

「恁老爸講話卡大聲，有時會甲你罵，毋過，他嘛是真關心你，迄兩工一直問我你有食飯莫？你就莫佻他激氣。阮若老矣，你愛替阮捧斗……」阿母邊嘆氣邊說給阿渣聽。阿渣沉默，不知如何回答。

每逢初一、十五，張家都會虔誠的準備素果，舉香拜拜。阿渣堅定的說：「我毋拜。」

阿旺氣得拿起木棍，猛力的朝阿渣的背打下去：「幹尹娘咧！養你遮大漢有啥路用？你若毋拜，你就莫姓張！」阿渣什麼話也不說，就只是喃喃的禱告，無視於阿爸聲嘶力竭的打罵。



那天，阿爸趁阿渣熟睡時，請乩童來做法。「就是阿渣去煞到，伊遮會遮爾無聽話！」阿爸說。沒想到這時，阿渣突然醒來，一看到乩童，氣得渾身發抖，瞬間，衝進廚房，拿起菜刀，要往乩童身上砍，還得意洋洋的說：「阿兄，我在替你報仇了，你看，我在替你報仇了！」

空氣，就在阿渣的這番舉動下凝結了，時間，也忘了前進，在場的每個人都呆住了，只有乩童嚇得連忙滾回去，還不忘撂下一句：「神經病！」霎間，烏雲狂奔而來，雷聲隆隆，閃電像在怒視，山腳下的西北雨總是出人意料，說到就到，就在此時，傾瀉不止。

「幹恁老爸！你甲我死出去！」阿旺回過神後，劈頭就拿起木棍要打阿渣。

阿渣聽到阿爸的聲音，嚇得手一鬆，菜刀應聲而落，兩腳也虛軟跪地。阿母趕緊牽起阿渣的手，說：「緊入去，莫閣講矣！」任憑雨聲轟隆、阿爸的責備、阿母的安慰，阿渣全聽不見，阿渣眼前竟只看到那兩張符，飛來竄去，倏忽變成大塊帆布，勒住他的脖子，他喘不過氣來，快窒息了，「誰來救救我呀？誰來救救我呀？」這樣半夢半醒，不知過了多久，日子才稍復平靜。

之後，阿渣除了上學以外，就是把自己關在房裡，一步也不外出。當然，他不去教會了，也不去清水溪畔散步，他一個人，留在房裡。阿爸也不再逼迫阿渣拜拜，時間的河好像忘了所有的事一般，嘩啦嘩啦不停的前進。

沒隔多久，阿渣原本有些孤僻的行為變得更加怪異。

「清仔，你毋是焦洗手？若會.....飯抑袂食了，閣欲去



洗手？」阿母問阿渣。

「頭拄仔無洗清氣，我想欲閣洗一擺。」阿渣邊洗手邊回答，這已經是晚餐中第四次去洗手了。

「閣洗落去，你的手會破皮……」阿母拉住阿渣的手，想阻止他再洗手。

阿渣關掉水龍頭，走進房裡，隨即衝出來，大聲喊著：「不要！不要追我！你走開！」阿渣抱著毯子，躲在房角，接近歇斯底里的哭喊著。

阿爸看不下去了，用力捉住阿渣的手：

「你甲我看清楚，無人咧逐你，你若閣假鬼假怪，我就甲你趕出去！」

「阿爸，真正有人咧逐我，你看，你看！」阿渣東揮西揮，似乎當真有人在他背後，阿旺搖了搖頭，飯也不吃，就去田裡；阿母擦了擦臉上的熱淚，溫柔的跟阿渣說：「無代誌矣，歹人已經予我趕走矣，阿渣，你會使入去房間矣！」阿渣這才安靜下來。

沒幾天，學校又通知阿旺到校座談。

「張先生，阿渣常在課堂上胡言亂語，不是說有人要打他，就是反覆不停的洗手，他這樣會干擾老師上課，建議你幫他辦理休學，帶他去醫院治療，等他恢復健康再來上課。」

「真歹勢、真歹勢，阿渣害恁無法度好好仔上課，真害，毋過，休學甘好？甘會……綴袂著……同學……？」這幾年，阿旺很少低聲下氣的說話，這次，難得的鞠躬道歉，可能也知道事態嚴重了。學校再次強調，學生健康比較重要，請家

長務必帶阿渣去看診。阿旺只好硬著頭皮，幫阿渣辦理休學，並帶他去醫院。

在醫院與家裡來來回回的奔波治療下，春去秋來，阿渣的父母阿旺與阿好，兩老的雙鬢添了幾許白髮，而阿渣的病況卻依然時好時壞。不可避免的，兩老偷偷求神問卜，再悄悄泡水給阿渣喝，只盼阿渣能恢復正常。

### 三.情殤

枯木逢春，也長出嫩葉了。

阿渣雖然還未痊癒，但幸能藉藥物控制，所以，他復學了。復學後的阿渣，年滿十八，高大挺拔，雖然像個獨行俠，獨來獨往，從不多話，眉宇間也經常深鎖著，但仍隱隱透露一股剛毅的氣息，讓班上一位女同學留下不錯的印象，她叫做秋水。

秋水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清瘦高挑，皮膚淨白，任人看了都說秀美。她知道阿渣剛復學，許多功課待人指導，秋水主動跟阿渣說：「我來教你這些功課吧！」阿渣心裡十分感激，但，不知怎的，嘴裡卻冷冷的說：「不用了，我慢慢看就好。」秋水不便多說，只低頭不語。

「你們看，這是新校護的照片！我好不容易才要來的！」同學們一窩蜂的圍在阿忠身旁，爭看新校護的照片。

「哇！真漂亮！」

「一頭長髮烏黑亮麗，隨風飄逸，簡直就像小龍女，根本不食人間煙火嘛！」

「只可惜她已經結婚了，否則，我一定叫她等我！」

「你少臭美了，她才不會看上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男孩！」

「可惡！你竟敢這樣嘲笑我！」

「照片給我啦！」

「不要！我拿到就是我的啦！」

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嬉嬉鬧鬧，無不搶看新校護的風采。新校護叫明月，剛來不久，隨即刮起愛慕的旋風。明月雖素顏，雙頰卻白裡透紅，雙眸明亮，身材婀娜，果然人如其名，無論走到哪，總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

明月的照片在大家的爭奪中，不慎，滑到地上。阿渣伸手撿了起來，才瞄一眼，即被阿忠搶回。

那一眼，卻深深烙印在阿渣心上。

阿渣的心裡有一股暖流漂過，甜滋滋的，從未有過的幸福感湧上心頭。秋水敲了一下阿渣的手肘：「喂！還在發呆啊？開始上課了！」阿渣這才回過神來。

這天，阿渣像往常一樣，搭公車上學。阿渣習慣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邊瀏覽風景邊思考。咦？迎面走來的，不是秋水嗎？

「我可以坐你旁邊嗎？」

「嗯！」阿渣習慣這麼說。

「平常，都是我爸載我上下學，從今天起，我改搭公車了。」

「怎麼不給你爸載呢？」

「我跟我爸說，我想學習獨立啊！」秋水知道，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但她說不出口。

「你不在的這些日子，學校的變化還挺大的。那個人見人

厭的周教官調校了，大夥兒只差沒放鞭炮而已，無不開懷慶祝呢！……」秋水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起學校的改變，阿渣也「嗯」、「喔」的回應著。「哦，對了，保健室廖阿姨退休了，新校護叫明月。」談到明月，阿渣揚起眉，不禁側頭傾聽。秋水繼續說起來：

「不但人長得漂亮，還彈一手好琴，真是才貌雙全呀！校長在台上介紹她時，……」秋水還沒說完，已抵達學校，阿渣只好悵然的收書包準備下車。

下課時，阿渣說肚子痛，便走進保健室。

回來時，秋水好緊張：

「怎麼？吃壞肚子了嗎？」

「可能吧！」阿渣回答。

「這樣吧！以後我都幫你準備早餐，搭公車時再拿給你吃，免得你胡亂吃而吃壞肚子。」秋水又溫柔又關心的說。

果然，從那天起，秋水每天幫阿渣準備早餐，看阿渣吃得很滿足，秋水便如小鳥喜上枝頭。

阿渣，時而頭痛、時而牙痛，更不時冒出小傷口，去保健室，竟成了他上學的主要動力。有時，阿渣會發呆；有時，阿渣會傻笑；但，跟從前的症狀不一樣，阿渣很清醒，也很快樂。甚至，有時還會哼個小曲呢！現在的阿渣，神采奕奕，活力十足，誰也看不出他曾陷在陰鬱的泥沼裡。

那天睡前，阿渣鼓起勇氣跟阿旺說：

「阿爸，我想欲利用讀冊歇睏日去兼工作來做，甘會使買一台機車予我？」

「一台機車？這是一件大代誌，我考慮看覓！」阿旺不敢冒然答應。

一週後，一台全新亮眼的摩托車矗立在眼前，阿渣簡直不敢相信：

「甘有影？阿爸，你真正答應矣？」

「無毋著！這是予你的機車！」

「清仔，騎機車愛細膩，毋通騎傷緊……」阿母慈祥的叮嚀阿渣，阿渣忽然覺得鼻酸，眼眶熱熱的。

每個假日，阿渣總不見人影，他說去打工，打工之後呢？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阿旺和阿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要學校不發座談通知，只要阿渣每晚回家就寢，那麼，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歌頌的。

這二天，很不尋常的，下課後的阿渣，不是趴在座位上，就是雙眼直瞪著牆壁。有時，在走廊上踱來踱去，說不舒服，要去保健室，走到一半就折回。這樣來來回回，不下數十次。秋水看出異狀，小心的詢問阿渣：

「你哪裡不舒服？我告訴老師好不好？」

「我的事不要妳管！妳走開！」阿渣不留任何情面。

秋水傷心透頂，頭也不回的走回座位。

阿渣又是搥胸又是頓足，極為苦惱。

在公車上，秋水憂心的問：

「你最近怎麼了？」

「我……沒事。」阿渣欲言又止。

「你不說，我很擔心呢！」秋水的真誠，讓阿渣動容。

「可不可以請你有空去看看我的父母？」阿渣回答。

秋水害羞的點了點頭，嬌滴滴的說：

「等你帶我去見伯父伯母呀！」

「.....」阿渣沒再說什麼。

秋水帶來的早餐，阿渣只吃二口；午餐也吞不進去。

回到家，阿渣罕見的把自己關在房裡，不像平常，早騎著摩托車四處兜風了。那天夜裡，阿渣又夢到阿盛：

「阿兄，別丟下我.....不要離開我.....」

阿渣已經好多年沒夢到阿盛了，這一次，卻很清晰的看到阿盛被送走的最後身影。接著，阿渣又看到一位女孩，阿渣不停的追著那位女孩的背影，嘶吼著：

「不要！不要丟下我！不要像阿兄一樣又丟下我.....」  
阿渣從惡夢中驚醒，阿好也被阿渣的夢語吵醒。

「渣仔閣佢家已關佇房間，嘴閣齣齣唸，毋知他有要緊莫？」阿好擔憂的問阿旺。

「拜一我閣帶伊去看醫生。」阿旺也不敢大意。

只是，

這個假日，

怎的特別漫長.....？

阿旺和阿好總覺得渾身不自在。

秋風漸起，芒花開滿清水溪畔。

可能昨夜下過大雨，溪水暴漲，這在山腳下的清水溪是很常見的。

阿渣，停好摩托車，緩緩的走下來，駐足於清水溪畔。

說時遲那時快，阿渣縱身一跳，隨著溪水載沉載浮，等路人發現時，阿渣已氣絕身亡。

阿旺、阿好兩老，如何度過那可怕的夜晚？沒有人曉得。

兒是骨、兒是肉、兒是心肝、兒是寶貝……削骨削肉，是何等疼痛？只有阿旺、阿好兩老知道。

掏出了心，取走了肝，阿旺、阿好還剩些什麼？只能像個行屍走肉，等著日出和日落。

阿渣的摩托車旁，放了一封信：「阿爸阿母，不敢求您原諒我，對不起，我走不下去了……阿兄的代誌，我嘛不攔再怪你們了，請你們把我和阿兄葬在一起，阿兄不會再孤單了。秋水，對不起，我辜負妳的情意，妳會遇到比我更好的人。阿爸阿母，不要怪任何人，是我自己決定這樣做。阿渣對不起你們！」

秋風蕭颯，芒花四散，任阿好如何痛徹心扉，任阿旺如何悲慟呼喊，阿渣無聲無息的走了。

幸好，秋水信守諾言，三天兩頭就到張家探望，阿好滿是感激：「是阿渣無福氣，毋知珍惜妳……」阿好疼惜秋水，如同自家女兒般的看待。

數月之後，明月一襲白裳出現在張家。

「伯母，……可以……留阿渣的遺物給我嗎？」明月話還沒說出口，淚水便已撲撲簌簌的流個不停。

「妳是.....？」阿好雖遲疑，但也感受到這女孩的心意。她應該是阿渣的朋友吧？應該比朋友還親密吧？

「我.....對不起.....我害死阿渣.....」

「妳把話說清楚！」阿好情緒有點激動。

「我是學校的護士，阿渣常來找我。一開始，我也不以為意，漸漸的，我發現阿渣和其他同學有點不一樣，阿渣比較成熟，跟我說話很投機，慢慢的，他跟我說了很多阿盛的事、信仰的事、休學的事.....我們變成很好很好的朋友。」明月想起過往，不禁哽咽，斷斷續續的說著：

「之後，他有摩托車，便在打完工後，騎車載我四處兜風，我沒想那麼多，只覺得跟阿渣在一起，我們很快樂。伯母，對不起，我已經結婚了，我不應該跟阿渣糾纏，是我不對....」明月泣不成聲，休息片刻，又繼續說：

「後來，阿渣找我私奔，我這才猛然驚醒，我不能傷害我的家庭，所以我請阿渣別再來找我.....沒想到.....阿渣就這樣走了.....對不起.....對不起.....」

阿好呆坐地板，仰天長嘆，能怪誰呢？

那晚，阿好讓明月借住一宿，從明月口中，阿好拼湊出阿渣不為她所知的一切；從阿好口中，明月也勾勒出阿渣不為她所知的事蹟，最後，兩個女人相擁而泣。

隔天，明月沒說再見即悄悄離開，自此，明月不曾再出現。

阿盛走了，阿渣也走了，而清水溪畔那片雪白的芒花呢？依然隨著秋風飄啊飄，在夕陽的掩映下，顯得格外蒼茫。

「到底有多少芒花啊？」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又是多少啊？」

「就是好多好多嘛！」

兄弟倆的聲音，不停的迴盪著……。

# 飄盪，在旅途中》

短篇小說類 入選

游淑如



## 游淑如

### 個人簡介》

1978年生，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學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現職教師。

### 評審評語》

1. 以散文筆法寫小說，卻樸質而有韻味，在平淡處見情感，是篇含蓄而耐人咀嚼的小說。
2. 寫出一個母親在丈夫過世後，扶養4個小孩長大，分散在各地的小孩長大後，各有自己做家長、父母的態度與觀點，故事固然有趣，然作者利用過多對白指陳母親協

助養育孫兒的錯誤對白，讀來過於沉重，文字更顯輕佻，難以服眾。

3. 散文式筆法，小說語言、情節俱單調。
4. 描寫一位寡婦的年老生活，故事突顯了積極性、鄉土性及人性的溫暖，書寫能力不錯，文字沒有問題。
5. 母愛平實真誠，感人肺腑，不著痕跡，卻見真情，文字功力佳。

### 得獎感言》

在文學的世界裡，能夠一直寫下去，並且被看見，就是最大的榮耀了！感謝評審的青睞，感謝雲林的滋養！

## 飄盪，在旅途中

阿滿揣著幾串沉甸甸的野薑花粽，奮力擠上客運，開始了她每個月固定的飄盪之旅。

幾個孩子長大後都在各地發展——台北、彰化、花蓮和高雄。她的生活版圖也從小小的下滴，一路向外拓展，像綁粽子的棉繩，即使源頭只有一個，但呈放射狀延伸，隨著統聯、國光號的路線，搖搖盪盪地把綿延不絕的母愛擺開來。

南部粽是用生米綁，因此必須要用棉繩拉得夠緊，否則一經滾水熬煮，奔騰的米粒一定會傾巢而出，搞得整鍋糊爛不堪像稀飯，而這樣的結果對阿滿而言嚴重的並非顏面掛不住，而是實在太討債！天公伯攏有目珠，一定金金看，將來哪是轉去，不知要受多少責罰？

勤儉，一直是阿滿人生最引以為豪的美德。

小時候，家裡開麵攤，無論是寬麵細麵或是板條、水餃、肉粽，通通都是阿嬤跟媽媽一手包辦，甚至連滷菜包括滷豬腳、豆干、海帶、豬皮、雞腳，只要是村裡人表明想吃的，她們都會努力做出最合客人口味的菜色。

耳濡目染之下，阿滿自然也練就一身好本領，勤快常常跟節儉脫不了關係，正因為每一分錢都是汗水辛苦滴下之後才能換得，她格外珍惜，一個牛奶罐裡沉甸甸的都是她把青春典當在熱騰騰的大灶上的點滴收穫。

同齡的女孩開始用粉底胭脂跟口紅來妝點容貌時，她便只是抹抹後院棚架上天賜的絲瓜露，維持著樸實的樣子絲毫不以

為意，村子裡的長輩總是誇她：「這呢古意勤儉ㄟ姑娘不知哪一口灶後生有福氣？」

窗外的風景一幕幕閃過，蓊鬱層疊的蒼山群落像電影的長鏡頭越拉越遠，歲月的那頭，十九歲的年輕萬生騎著一輛單車，在夕陽的餘暉中沐光而來，她在家中的小舖幫忙將板條切型，雪白的板條晶瑩剔透，像她潔潤無暇的心，一回又一回，萬生靦腆的笑容如美麗的漣漪，綻放愛情光芒。

然後，帶著一面竹篩的祝福，她與萬生在小小的下湍開枝散葉，蘊育了四個小嬰孩。季節悄悄遞過，幸運之神寬容地、大方地應許他們一方溫柔之地，丈夫體貼和氣，孩子乖巧溫馴，即便生活的擔較為沉重，但他們總以恬然的心面對，在雨時等待彩虹，在渴時等待綠州。

連一片小小蕨葉，都能幻想成天使降生的輕柔羽翼。

只是，幸福的蕨葉太小，蔭庇不了所有她所愛的人，萬生於是先行退出，在一場車禍之後，迅速地，帶著破碎的身軀遠遠離去，不忍給她跟孩子一丁點的折磨與為難，幾乎沒有耗費任何醫療費用，就微笑告別。

那天早上吃了點白粥之後，萬生似乎意識到什麼，急急地想要坐起身子，掙扎了許久。臨行前，只能緊緊握住她纖細佈滿筋絡的手，原本乾涸無神的眼球迅速浮上一層濃濃霧氣，濕濕潤潤，她感到那汨汨未訴的情意，只趕緊說了句：「萬生！你免講，我攞知！」

也許是一種深切的了解與對生命本質的徹悟，阿滿沒有像一般年輕的寡婦哭天又喊地，只有幾行清淚，洗去積累的悲傷與不捨，她像一尊冷靜的菩薩，端莊地有禮地完成了簡單後事

，答謝親屬街坊的關心。這麼多年過去，心裡的傷口雖然偶爾依舊隱隱發疼，但總有一股溫暖的力量，讓她還能大步向前，往陽光多處走。

那年，孩子分別是十歲、八歲、五歲跟四歲，關於她可能會找個長期飯票帶著孩子改嫁的八卦消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沸騰喧囂在街坊鄰居茶餘飯後的口沫中，她知曉了也不氣惱也不駁斥，兀自過著自己簡單規律的清簡生活，踩著自己的節拍，俯瞰回憶的河流，那情意萬千的阡陌都是不絕不滅的愛，在無數黑夜裡，開著、亮著，茁壯著。

晨起，阿滿的臉上總是笑，不曾有淚。她隔兩天固定擦試著萬生的遺照，讓誓約的亮度持續，也讓孩子們一一記得這位慈藹和善的父親。

「阿母！阿爸講話是什款？甘會大小聲親像隔壁旺叔安呢？」孩子總是對於逝去的父親有著許多好奇與想像。

「你們ㄟ阿爸尚神士，講話攏是足溫和有禮貌耶！從來不曾大小聲！」不管解釋了多少次，她還是願意一次又一次為孩子重新繪製父親的美好形象，彷彿每講一次，萬生就又活過來一次。

其實，第一次抱孫子當阿嬤被大兒子找去台北幫忙帶孩子時，她就有一種重新活過來的感覺，每天看著新生的嬰兒無邪的臉龐，阿滿覺得衰老的感覺一下子全都消失無蹤，每天每天都滿懷新鮮的期待，小孫子會笑了，會揮舞小拳頭了，洗澡時會踢踢一雙肥嫩嫩胖腿了！

雖然離開熟悉的家鄉來到台北在生活上確實有許多不便，

但是她是從小過慣苦日子的，蝸居的置悶感根本像根貓毛一樣絲毫影響不了她，倒是媳婦感覺比較難適應。

「媽！那個尿布一顯示濕了就要馬上換，不然小孩屁屁浸在尿水裡，很容易長疹子的！」

「媽！那個小孩的奶瓶一定都要消毒烘乾才可以再用，不能這樣隨便用開水沖一沖就了事啦！萬一細菌感染拉肚子怎麼辦？」

「媽！如果妳有點咳嗽就不要靠近他了！戴口罩也是可能傳染的，這兩天就來跟我們睡比較安全！」

「媽！妳可以不要每天抱著他搖來搖去嗎？書上說這樣小孩會容易依賴，變得不好帶！而且大人也會累，妳不用上班當然沒關係，我們可是要上班的呢！要是他習慣這樣，我們要怎麼辦呢？」

「媽！妳千萬不要帶他去外面公園跟那些小孩子玩在一起喔！也不要給其他老人抱喔！我們又不確定人家家裡乾不乾淨，到時候傳染腸病毒苦的可是我們自己！妳如果無聊晃晃就好，別推孩子太遠吹到風。」

吹風，從前萬生晚餐後總是搬出長凳跟涼蓆來到門口埕，一家子無憂無慮地看著星星，在夏夜的籠罩下，聞著籬笆旁茉莉花的香氣，清雅而馥郁，幽深且綿長，一朵一朵慎重綻放的小花交織成一幅幸福的星圖，縱的橫的座標都輕易找到，簡單的生活的方向。

萬生出事的那天晚上，種了幾年都沒開過花的含笑突然開了，雪燦燦的一樹芬芳漾得附近幾公里的地方都聞得見。

於是，她決意帶著微笑掌起一間充滿各式香氣的廚房。

盛夏時期，孩子還在一旁嘻笑打鬧，她早已從田埂邊割回大把盛開的野薑花，細細剝著野薑花的根與莖，整間廚房都瀰漫著芬芳氣息，像甜美的歌聲，舒舒柔柔地迴盪，拌著剛蒸熟的糯米香，潔白的韻腳一下子跳出來，踏著飽滿的節奏。

秋意來臨，荷葉蓮子蒸飯的氣味飄揚前庭與後院，不少路過的存人都忍不住駐足，好奇這引人味蕾生津的美味究竟來自何方！閒暇之餘，甚至自己曬蓮花花瓣來煮退火茶，琥珀色的茶湯盪漾著一種溫暖的想念。

秋天的尾巴，拾撿桂花花瓣來熬糖蜜，一罐罐色澤金黃花形曼妙的桂花醬可以一直吃到冬至湯圓的碗底，甜甜的花裹在濃濃的蜜裡，她讓孩子的童年就像在糖罐子中一樣。

「媽！妳別吃太重口味！」住彰化的女兒是大學營養系的教授，自從大學離家之後，就過著城市纖細女子的健康生活，對於母親昔日的好手藝，開始讀出不同的訊息。

「媽！別再習慣滷一大鍋東西放冰箱了！那真的不營養又不健康！吃多了身體負擔很重！」

「媽！妳吃太多蘿蔔乾菜乾了，這些醃漬或是過度曬後的食物營養價值根本已經不高了！」

「媽！其實妳寄來的粽子太鹹了！餡料也包太多，這樣我自己都不敢吃，怎麼送給別人？」

「媽！妳一個人其實有時候應該吃點沙拉或是燙青菜就好！滷豬腳啦燉雞啦這些膽固醇都太高！雖然妳常說都是我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菜，但是我們長大了！時代的健康觀念也比較不一樣了！」



「媽！妳別太辛苦了！我這次回去兩天都約同學吃飯，這樣妳就不必特地準備什麼食物要招待我了，反正我都是吃完飯才回家喔！」

「媽！如果太累，也不一定每餐都要自己煮，我幫妳列出一些附近好吃又健康的餐廳，一個人份量少也實在不好煮，乾脆直接外食還比較營養均衡！」

阿滿其實也知道，孩子們都已經不像小時候那麼渴求吃到媽媽親手料理的餐點了！但是不知為何，只要孩子一撥電話說要回來，她就像上了發條被設定好的機器人一樣，立刻衝去買菜，備足許多各色菜餚而往往先置工作就忙得她頭昏眼花，四肢癱軟。

心裡明白歸明白，但就是無法改變幾十年來體內根深蒂固被預設好的過剩母愛模式，一道又一道，一鍋又一鍋，滿溢的菜餚就像洶湧的愛，常撐壞了子女的胃，也撐壞了冰箱。

二兒子跟媳婦上次就為了冰箱的空間，大大表示抗議。那一次衝突，使她原本預計一個月的花蓮之旅，頓時縮減為一星期。

「阿偉你們下班了啊！我今天走好遠的路終於找到傳統市場，燉了一鍋你最愛的筍乾爌肉喔！還有文潔最喜歡的薑母鴨啊，我也煮了一整鍋喔！」

「媽！妳是來度假的，幹嘛把自己搞得那麼累呢？」兒子臉色開始不好看起來。

「妳看！我幫妳排了好久的隊買了我們這裡最有名的煙燻滷味跟爆漿泡芙！結果妳又煮一堆！」

「唉呦！外面煮的不衛生啦！一定都有亂添加什麼色素跟香料！你們勸真的要特別注意！真的不要貪方便，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兩夫婦面面相覷，為難地拉著她坐下來。

「媽！我雖然喜歡吃薑母鴨，但是這樣煮一大鍋根本吃不完，變成我一整個星期都要不停的熱來吃，再好的食慾也會搞壞耶！」文潔吐出隱藏一星期的真言。

「而且冰箱裡還有大腸麵線、佛跳牆、香菇雞跟油飯，已經吃了三天都吃不完。」

「你們是擔心冰不下是不是？沒關係啦！我等下用乾淨的塑膠袋幫它們都分裝好，塞到冷凍庫就有空間了啊！」她立刻起身，卻被兒子拉住。

「媽！我們應該好好談談！這一個星期我們吃了很多妳的拿手菜，也很開心！但是可不可以煮少一點？」

「有些東西要大鍋才好吃啊，而且我想說既然難得來，就多煮一些讓你們好好補一補，你們還年輕！多吃一點沒關係的！尤其是文潔，像妳這麼瘦巴巴的，我看了很難過耶！好像是嫁來我們家受到委屈，連飯都沒吃飽一樣！」

「媽！妳放心！我都有吃飽！只是我有在體重控制，因為我是舞蹈老師，身材的維持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沒辦法這樣無忌憚的一直吃下去！」

「媽！我們很愛妳！也喜歡吃妳的料理！但是，可不可以保留一點空間？保留一點冰箱的空間、餐桌的空間、腸胃的空間，還有更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間的空間。」阿偉雖然握著她的手，但是說出來的話卻絲毫沒有溫度，六月底的南風從窗

外吹來，她卻一直發冷起來。「我們很希望妳可以尊重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是醫美診所的老闆，文潔是舞蹈老師，我們必須維持比一般人更好的體態！而且我們也覺得吃少一點的輕食生活蠻好的！但是妳一來完全不允許我們過自己原本想要的生活！而且，自己也被瓦斯爐跟這間廚房給綁住了！不是嗎？花蓮有那麼多好山好水，想帶妳出去多看看多走走，妳就寧願關在家裡一直忙東忙西，我們都已經大了！難道，妳不覺得責任了了？應該好好享受人生，過自己的生活了嗎？」

自己的生活嗎？從懷孕的那一天起，每一個媽媽不是就已經沒有自己的生活了嗎？阿滿充滿疑惑自問。孕婦吃東西要特別注意營養均衡，最好能一人吃兩人補，不敢太勞累也是怕胎兒發育不好，避免吃醬油怕孩子黑，不要動剪刀怕孩子破相變成兔唇——那麼多的禁忌哪一項是為讓媽媽做自己呢？

孩子出生之後，每天日日夜夜，餵奶換尿布熬稀飯，洗不完的衣服摺不盡的衣服整理不完的家務，哪一天哪一個母親能夠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從要牽要抱的階段慢慢到了可以蹦蹦跳跳上學的時候，哪一個母親真正放心了呢？擔心不知道有沒有守規矩聽老師教導，擔心午餐便當有沒有乖乖吃完，擔心成績不夠好體育課會不會跌倒受傷——一直到擔心有沒有合適對象，能不能有幸福家庭？

結了婚夫妻有沒有和諧孫子有沒有平安諸如此類即便庸俗一如八點檔連續劇的憂煩時時佔據她的心頭，子女添了車子擔心交通安全、有了房子擔心房貸利息太高。總之，如果沒有失眠都是因為太累太疲乏，沒有說出口的叮嚀積壓得比客家人玻

玻璃罐子裡的福菜還要緊實。

子女離開身邊之後，她根本不曾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反倒是被剪光的粽串，寂寞的垂在攤子上，少了那些沉甸甸粽子的拉扯，它突然失重了！突然失去意義了！但她絲毫沒有喪志，依舊堅韌地操持著小營生。

因為阿滿一直心甘情願地以為：這就是母親的天命啊！尤其萬生不在，她更要加倍努力啊！

「但是媽！人生不一定什麼事情都要這麼努力的！」面對這些跟子女間意見不合的挫折，小女兒往往是最願意傾聽她的避風港。「有時候我們努力，有時候也要學會放手隨緣！」

「當父母的哪能說放手就放手？沒那麼簡單啦！」

「可以的！媽！妳都能走過那麼多大風大浪了！哥哥嫂嫂他們自己的人生，如果愛他們就成全吧！」

「啊我也沒限制他們什麼！」

「媽！當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動搬到他們家時，就已經開始限制了，不是嗎？」小女兒說起話來總是溫溫婉婉，很像當年的萬生，她也就比較容易聽進去勸告。

「我打個電話給二哥，說妳在我這以免他們擔心！其實妳也別難過，小玲小剛他們都好喜歡外婆包的野薑花粽！妳啊有空就包給他們吃！夠妳忙的囉！」

每年，在子女家的旅行總是到了高雄才又充滿陽光的照拂，不管有哪些潮濕的心情，小女兒通常都能幫她晾乾，讓她又晴朗乾爽地回去下滴。

「阿婆！妳又帶了粽子給孫子吃啊？」客運司機們都已經與她熟識，也嗅出布包裡濃馥的粽子香。

「是啊！都市裡吃不到，用野薑花葉子包的粽，他們工作都忙，我就送去！」阿滿臉上總是堆著笑，吟吟地把子孫的容貌汲取到眼前。

「現在的年輕人都要上班，實在也是忙！」司機也頗有感慨。「像我們開客運的，好像在開愛之船，專門送一些阿公阿嬤的愛心。前幾天，還有一個阿嬤從屏東帶自己做的麻糬呢！實在很感人！」

「做父母的，總是想讓孩子再吃幾次家傳的味道，怕他們想家不敢說哪！」

眼前，一顆一顆嬌俏的粽子，宛如翡翠，把故鄉的綠兜攏在身上，光滑似綢，流麗似錦，那是下滴的顏色，故土的記憶。她再次抱緊了懷裡的粽，一如多少年來她攬住的奶娃兒。

一個接著一個，四個孩子幾乎出門就是成串的粽子，萬生走後，就留一畦溪畔的薄田，地力不肥沃，只能種種乾癟癟的蘿蔔，其餘就漫天漫地開起野薑花，甜香的氣息在炎炎夏日格外清新，一開始她只是割一把一把的花去菜市場賣，每天賺個百餘元簡樸過日，後來國內美食節目風氣一下子興盛起來，她每天看著電視節目也學會不少變化菜色的新招，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小巧可愛、滋味獨特的野薑花粽突然成了她的拿手私房菜，一條指頭大小村莊很快傳出好口碑，阿滿也迅速地抓住商機，順便兼賣自己曬的蘿蔔乾、蘿蔔絲，家裡的經濟狀況也像野薑花瓣般，悠悠潤潤了起來。

以前擺攤賣粽子的時候，孩子們都會孝順地主動幫忙，有

的洗粽葉、有的用湯匙舀料、有的將粽葉剪齊、有的整理粽串。母子一起同心工作的記憶是很美好的，彷彿面對生命的勁風，自有一種挺拔的傲然，風雨不怕。

四個孩子都能順利地升學、畢業、就業，她總是心懷感恩地在萬生靈前上香，感謝丈夫對她的疼惜，這片薄田自生自長的野薑花，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幫她拉拔大四個孩子，還讓她經日可以沉浸在花香中工作，比起人生之路更為坎坷的人們，阿滿一直深深地珍惜，也明白這真是一種極為不易的福分！

沒有做生意的時候，阿滿習慣一個人走長長的小徑，當做運動，累了就靜靜地坐在溪畔，純粹聞一聞花香，看一看橫翠碧清的近山，把自己素樸的背影融入這片靈犀相通的風景，聆聽遠處的歸鳥，銜來子孫的問候。心，就覺得溫暖，不再蒼老。

她還依稀記得：萬生腳踏車鍊攪動的聲響，從三十多年前把兩個人的命運牽在一起後，就堅固如鎖，不曾分離。直至今日，只要聽到車鍊轉動的聲音，她就會不自覺地回頭微笑，迎接一份不老的熟悉記憶。

「阿婆！到站囉！」司機熱心地提醒。「粽子跟行李都要拿喔，不要掉在車上，可是會被我這個胖子吃光光喔！」

「感恩啊！」阿滿依照慣例慷慨地塞給辛苦的司機兩顆粽子，整理好服儀、收起疲態神采奕奕地下車，城市的光立刻把夜色照亮。



# 虛實少年》

短篇小說類 入選

鍾譯德





## 鍾譯德

### 個人簡介》

1989年生，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學士。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就讀中。現職學生。

### 評審評語》

1. 過於平鋪直敘。
2. 描寫網路遊戲，沉溺、陷落其中，不願掙脫的虛實少年人生。結構稍弱，「虛」、「實」對比、描述不足。
3. 以國中初級生為背景，企圖用校園生活的景況，提現代教育問題、學生學習問題，但礙於表達毫無功能威力，可以將情節表達清楚，加諸文字過於平淡，對白非人性

化，形成淡而無味的作品。

4. 書寫國中生陳迷虛擬世界，捐棄了現實的生活。寫出了當代少年的困境，值得警惕。是惕勵的小說，有正面性，文字流暢，層次分明，故事情節十分順利不拖泥帶水。
5. 少年強說愁，校園小說。

### 得獎感言》

很高興這篇小說能得獎，感謝很多人對我的支持。特別要感謝在崙背國中時期的恩師和好同學們，讓我開始對文學創作有熱忱。這篇作品是以我的國中回憶為基礎，主要原因是很懷念那三年，所以想用文字讓美好回憶長佇心中。

# 虛實少年

## 國一》

這天是開學第一天，剛入國中的男孩德益帶著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情步入教室，還未開始上課，所以他找了來自同國小的明啟旁邊坐下，明啟打開話匣子：

「你知道今天有哪些課嗎？」

「我記得早上是國文和數學各兩節，下午不太記得，我有帶課表。」

德益將手探向書包，不過明啟說：

「不用找了，知道這樣就夠了。」

不久鐘聲響了起來，老師很快就進來，她長得蠻高，帶著粗框眼鏡。先是自我介紹她自己，並將姓名金茱奉寫在黑板上。沒多久後搬書的同學們將課本搬來，便開始發放。發畢後，老師繼續介紹，結束後說：「校長為推廣校內文學風氣，有在學校網站設立文學平台讓大家發揮，歡迎大家踴躍發表。」

接著老師寫了網址在黑板，之後開始上課。內容是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老師請同學們輪流讀著重要段落，如：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

德益邊聽邊想著：「不過是兒子暫時離開家鄉，何必如此費力？」

兩堂國文課下課時，同學們各自聊天，大多是找來自同國小的聊。德益並不多話，便翻了翻國文課本。接著上課鐘聲再響起，數學老師進來了，她同時也是導師。個子不高，戴著細框眼鏡。寫完名字後使用著麥克風說：「同學們早安，我是你們導師，這節課先分座位。我準備了籤筒，用抽籤決定座位。」

接著開始逐一分配，德益的位置在教室中間區域。他較內向，所以面對不認識者就不主動交談。分座位大約占了半節課，結束後開始煩悶的數學課。下課後，在等值日生搬午餐來時，坐在後方的女孩亦馨向德益談話：

「你好，我叫亦馨。想問一下你知道這題怎麼解嗎？」

德益看了一下便順利解答，她接著說：

「謝謝！對了，我覺得你長的好像藍色小精靈，可以這樣叫你嗎？」

德益愣了一下，他並不知所指何物，但還是回：

「可以啊。」

接著午餐來了，大家忙著準備用餐。德益蠻高興認識了一位好同學，她看來個性溫和，有氣質。用餐後不久，是三十分鐘的午休時間。德益是不容易入睡的人，因此最後十分鐘才勉強入睡，不久後便被鐘聲喚醒。接著感到背後有人拍了一下，是後面的亦馨：

「你的外套掉在地上了，而且被椅子壓到。」

「謝謝，沒注意到。」

在仍有睡意下，英文老師來了，不久精神就快速抖擻，因為老師聲音宏亮，又蠻幽默，她名叫苓秀。簡單介紹完後便開

始進入課程，但對德益來說是場折騰，整篇課文沒幾個字認得，便開始後悔國小英文課時心不在焉。下課前老師說：「今天教的單字，週三考。要好好背，不及格的要懲罰！」

下午最後一節課是社會課，上的是地理。德益由於從小就對地理有興趣，因此覺得蠻輕鬆。課畢便放學了。



週三到了，雖然英文課在下午，德益在上午的課時不時偷背單字，由於連發音都一知半解，用了不少注音符號註解。午餐時他也是誠惶誠恐，佳餚當前卻如食雞肋。很快到了小考時間，老師出了十題。這時德益緊張到忘記一堆，只能努力回想。時間到時，老師說：「請停筆，傳給前面的同學改。」

德益嘆口氣後，無奈的向前遞上考卷，也同時收到後方亦馨的考卷。她得了滿分，德益則是難堪的四十。接著老師收回考卷，然後逐一掃視，接著說：「不到六十的都出來吧。」

這時有七人出列，德益發現到，四名來自同國小的學生，有三人都不及格，不禁抱怨起國小英文課太糟。但不久後便是憂心，老師拿出「愛的小手」說：「一個一個來，差一題打一下。」

德益挨了兩下，但當眾受罰的窘迫讓他更難受，他在國小幾乎每次段考都是全班前三名。不久便開始上課，下課前老師說：「今天教的單字，週五考，連續兩次不及格的話，下週二中午拿課本到我辦公室外罰站。」

這讓德益戒慎恐懼，也簡單問過亦馨記憶訣竅。後來也探聽到，有三所國小四年級就開始有英文課，且班上學生大部分學生來自那三所。這讓只在六年級上過沉悶英文課的德益感到

不公平。但還是得咬牙苦背，更慘的是這次單字更難。回到家時也不敢看電視，一個單字一個單字記。

週五到了，騎腳踏車上學的德益，把單字抄在紙條上，邊騎邊背。考驗在早上來到，即便殫精竭慮，仍有好幾個單字記憶模糊，不久便覺得大勢已去，十分鐘後老師說：「時間到了，請將考卷向後傳。」

這讓德益更難受，他實在不想讓亦馨見證慘狀。最後是五十分，還是不及格，得乖乖就範。

懲罰之日到了，當天來了五人，其中三人都是來自同國小，明啟便向德益說：

「國小教的沒什麼用，真不公平！」

「對啊，我看有些人國小就背過一些最近考過的。」

「這是鄉下版城鄉差距。」

「沒錯，起跑點不一樣。」

不久，英文老師走來，嚴肅的說：

「來這了還聊天？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午休後我再選三個單字考。」

接著她便進門休息，留著五名少年悄聲地發出怨言。幸好老師休息室跟班級教室不同棟，因此沒多少同學看見被罰站的他們。最後德益順利過關，只有一人還是沒通過，老師叫他明天再來。此後德益的英文成績仍常在及格邊緣，考兩次就有一次挨罰。相較於其他科幾乎都高分，實在突兀。



在中秋後沒幾天，德益想起了國文老師說過的文學區，瀏覽後覺得不錯，便寫了一些詩或文章，也漸漸崇拜起幾位同學的作品。

一個月後，有一次吳校長請德益進辦公室。德益一頭霧水的進門，校長請他就坐後說：

「這幾首詩是你自己寫的嗎？」

「對，怎麼了？」

「寫得其實不錯，你們班人才濟濟，繼續加油。」

「謝謝校長！」



校園樹的樹葉，已大多枯黃時，十二月到了。對負責打掃校園的許多少年，早晨的任務輕鬆許多。有一天亦馨來到德益座位旁，遞出一張卡片說：

「藍色小精靈，聖誕快樂！」

「哈，謝謝。這卡片是妳製作的嗎？」

「對！我喜歡自己製作，好看嗎？」

「當然！聖誕快樂！」

亦馨接著去找別人送禮，旋即有兩位朋友也過來，一位是彥雯，皮膚白皙、說話熱情；一位是螢斯，眯眯眼，個性活潑，幾乎同時說：

「阿益，聖誕快樂！」

「哈哈，謝謝，我都沒準備，有些不好意思。」

彥雯輕拍他一下說：「客氣什麼！謝謝你教我數學都來不及了。」

螢斯緊接著說：「是好朋友就別客氣！」

接著又有五位同學遞上祝福卡，德益覺得很溫暖。在國小時班上並無送卡片的習慣，所以覺得新奇又高興。也因此，德益在學校網站的文學創作區寫了一些充滿朝氣的新詩和文章。



鐘聲敲響後，學期結束了，進入寒假，德益花最多心力研讀的便是英文，參考書也因為數次不滿成績而摔過幾次。他有時想著：「為什麼這科這麼難？」



乍暖還寒下，新學期到了。德益對英文的信心逐日增加，因為苦學有成，成績已達中等。其他科目也更優秀，能駕輕就熟。在導師時間時，老師說：「各位同學，這學期要再換一次位置。一樣先抽籤，不過是先抽到的能先選要坐哪裡。」

班上旋即出現緊張氣氛，抽到德益時，他選了窗戶旁的位置。接著前方是均儀就座，她是一位漂亮女孩，且有開朗的心。下課時，他回頭跟德益談話：

「哈哈，真高興你在後面，很多問題都能問你了！」

「我也高興，前面多了英文小幫手。」

「你社會怎麼唸的？每次都考的很好。」

「可能因為有興趣吧，花較多時間準備。」

「真羨慕。」接著看了手錶後說：「我媽要來接我了，再見！」

「明天見。」

兩天後，在一堂國文課中，均儀忘記帶課本，便詢問德益能否一起看。得到同意後便挪動椅子到德益旁邊，有時會問一下問題。德益於是有了歡欣的國文課，心中慶幸她信任自己。下課時，她問：

「你有在看『王孫天團』的演出嗎？」

「沒有，我不常看電視。」

「強烈建議看啦，他們的歌很好聽，裡面的輔任人很好。」

「他是妳偶像？」

「當然，一起當他粉絲吧！」

隨後他取下一張便條紙，寫上「輔任好棒，我永遠支持！」並畫上Q版圖像，然後放到德益透明桌墊下。笑著說：

「不要偷偷拿掉喔！」

「妳真是熱情粉絲！」

兩人很快就成了不錯朋友，女孩的外向和男孩的內向並不成隔閡，反倒更像是互補。德益的英文成績進步快速，考試名次不斷躍進。在接近期末的一次大考，更拿下全校第五名。彥雯、螢斯、亦馨也都有空就來找德益聊天或問問題。他也就在校網文學區寫了首詩，表露欣喜，題為〈月吟〉：

一輪明月高掛於天  
她光芒四射 她身輕如燕



但她並不驕傲  
在寂寥的夜中  
帶來幾許生氣  
她閉月羞花 她沈魚落雁

一輪明月閃爍於夜  
撫慰著寂寞的大地  
但她並不自負  
在繁密的星叢  
傳來幾許芬芳  
點綴著平庸的星空

一輪明月照耀於人  
她秀中外慧 她蕙質蘭心  
但她並不吝嗇  
帶來幾許歡欣 幾許哀愁  
在迂腐的人心  
送來幾許光芒  
淨化著污穢的心靈

月呀！真美

## 國二》

過了暑假後便是國二。德益再次要在清早騎著腳踏車上學，伴隨著他的是潺潺小河、隨風搖曳的稻群、劃過藍天的鳥群和蒼翠的樹葉。偶爾他也會和同住附近的明啟或成維同行。

在十月的一天早晨，男孩們一如往常的掃著地。其中一名矮小的男孩說：

「你們有人也在玩＜水彈阿合＞嗎？」

一名高又白的男孩回應：「線上遊戲嗎？好像聽過。」

「沒錯，完全免費喔！來當同伴吧。」

「內容大概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一場比賽分幾隊，放水球炸對手。時間到時還存活就算贏。」

隨後數週，打掃時或午餐後，愈來愈多男孩的話題中有這遊戲。德益也跟著回家下載遊戲，加入戰局，且很快便迷上了。漸漸地，回家後玩的時間比唸書時間多，甚至多次玩到凌晨一兩點。原就單薄的身體更形憔悴，作業也多次草率應付。一日，自然老師檢查作業時，將隨便應付的找過去處罰，德益也遭殃。下一節的英文小考也不理想，課後滿臉愁容。一位同學惟健注意到了，關心著說：

「別在意，我看自然老師今天心情不好。」

「謝謝，昨天衝升級，拼到沒時間寫。」

「＜水彈阿合＞嗎？」

「對，等級愈高要愈多經驗值才能升級，我四十五級了。你還有在玩嗎？」

「很少了，我覺得那遊戲不太適合我。」

稍微調整時間分配後，德益仍然還是成績頂尖，相較於班上其他常玩網路遊戲的同學成績常在後段徘徊，實在是相當特殊。德益與同學們的實際互動愈來愈少，加上家長對其外出管

制嚴格，也就不常與同學出遊。因而更加依賴網路遊戲了，他也偶爾在課堂中，神遊於虛擬世界。



在下學期，由於更接近隔年的基本學力測驗，每週六班上同學都要到學校自習和考試。全校同屆的十班也只有兩班如此，在那時升學班總是有更多課。週六中午時由於沒有營養午餐和門禁，便成了偕伴覓食的好時光。在一次出門前，亦馨問道：

「德益，可以幫我們買午餐嗎？」

「當然可以，要吃什麼？」

「今天買四份肉圓好了，謝謝！」

「不客氣，我大概半小時後回來。」

這個學期便有好幾週，德益幫忙她們送餐，不過他是樂此不疲。

有時他也會在校外和三五同學一起用餐。有一次在便利商店旁的桌子和三位同學一起用餐，均儀問德益：

「你有想唸哪間高中嗎？」

「沒有耶，不很在意。」

「真的嗎？你應該至少能上附中。」

「我覺得留在雲林就好了。」

「這樣也許還能再當同學。」

「你想留在雲林嗎？」

「看考得怎樣，我覺得應該是會唸虎高。」

「也不錯，名校感覺太競爭。」

「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回學校吧。」

較自由的週六讓班上升學壓力暫時減輕不少，但對德益而言一直都並不怎有升學壓力，即便他仍將回家後大部分時間用於網路遊戲，考試排名都是前五名常客。有時會到同學家一起在虛擬空間過關斬將；有時也會看漫畫消遣。在〈水彈阿合〉中，德益的等級是全班最高，也代表著花費最多時間在其中。



國二起，英文老師便常在課堂播放英文歌曲，大多是經典名曲。曼妙的歌聲也讓德益對英文的好感增加，連帶增加學習意願。有些歌詞激勵人心，也讓許多同學陶醉其中。到學期末時，德益的英文已在班上屬於中高程度，因此各科大小考試幾乎都是無往不利。在一次課堂中，苓秀老師說：

「你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同學，畢業之後很難找到要好的朋友。」德益不以為然，心想：「不是吧，天底下人這麼多，我光在網路遊戲就能認識很多人。」

學期結束前，德益聽見了一些扣人心弦的華語歌曲，加上在英文課聽到多首動聽的歌。音樂逐漸成了重要精神食糧，填補了些網路世界帶來的空虛。



國二升國三的暑假時，一個名為〈木之風〉的網路遊戲流行起來，班上有一些同學加入，德益是其中一員。他和同學間便開始有如下的對話：

「哪種怪比較會掉卷軸？」

「黑山豬不錯，但數量有些少，不好等。」

「我還打不過，最近在迷宮森林練等，那附近哪裡好練？」

「你可以去第五迷宮那，怪重生快。」

.....

漸漸地，德益轉移遊戲陣地到〈木之風〉，也由於其更加有趣的內容，他花費更多時間於其中，甚至多次用現金購買點數。現實與虛擬的分界遂變得愈加模糊。

## 國三》

盛夏過後，在仍刺眼的陽光下，國三開始了，也是為大考進行最後衝刺的階段。但上學對這時的德益來說，僅主要是應付考試，他將許多心思都放在練等級和打寶物。

在秋天的一天，亦馨夥同其他三位死黨到德益身邊，齊聲說：

「生日快樂！」

隨後每人各獻上一張卡片，亦馨帶著笑容說：「謝謝你幫我們買這麼多次午餐。」

「不用客氣，都好朋友，謝謝！」

其實德益是忘了那天是自己生日，所以覺得喜出望外。可惜這樣的溫暖並未讓他淡出虛擬世界，仍對練等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這一年是總統大選年，在眾多選舉招式和報導耳濡目染下，德益便常和成維與傑峻玩起政治遊戲，像是自製旗杆和國旗，演起升旗典禮，逗著班上許多人大笑。也像是有一天問傑峻：

「中共飛彈飛過來的話要怎辦？」

「你打台北，我打上海。」

也許因此而有了更不錯人緣，學期初德益當選副班長。但不論在學校時與同學有多少嬉戲和對話，德益回到家後就一頭栽進虛擬世界，只有社會科作業會認真寫，因為他是小老師，其他科就能多快完成就多快。有一回玩太晚而睡過頭，到學校後被導師發現，然後說：

「為什麼又遲到了？已經超過十五分鐘了。」

「不小心睡過頭。」

「你這樣不適合當副班長，我改讓鄰楷當。」

德益啞口無言，心中覺得憤慨，這只是他當上副班長後第一次遲到，卻因此被解職。也因為這股怨氣，他對數學作業和考試更加隨意應付。



年底，到了平安夜，德益買了些卡片，寫了八張準備隔天送朋友，並期待像去年收到八張或更多。聖誕節到了，喜悅的心隨著時間流逝而轉為失落，苦候半天卻只收到三張，失望下他只送了四張，剩下的一半帶回家閒置。放學時，他問一道回家的明啟：

「你有覺得班上送卡片的人變少了嗎？」

「有，可能很多話現在都用即時通說了吧。」

「還是手寫的卡片好。」

「基測快到了，可能有人也沒心情寫吧。」

「早知道就別期待，浪費時間。」



隔年是西元二零零五年，對他們也可說沒有寒假了，大考小考排滿課表，有時還會加課到晚上。但不像許多同學忐忑不安，德益回家時還是淡然的練等級，在學校也常玩政治遊戲娛樂眾人。令人訝異的是，班排名依舊幾乎每次都在五名內。偶爾也會有同學拿課本或試卷來請教他，有一回彥雯問道：

「這題你知道怎麼解嗎？」

「我看一下……其實我也不清楚，這題我背答案的。」

「那這題呢？」

德益想了一下，心虛的說：「我是用刪去法，剩這個就選，原理不清楚，抱歉。」

「沒關係，我再問別人。」

類似情形常發生在數學和自然題目，雖然驅使德益多用點心思在學習，但網路遊戲還是常扮演攔路虎。他甚至曾自言：「網路遊戲真是個好發明，不管現實遇到多少阻礙，在虛擬國度都能視而不見。」

基測在五月來臨，德益在考前仍持續練等級，他不在乎有沒有念名校。考題如預測的簡易，但煩惱在成績公布後湧現。他考了名列全國前百分之二的高分，家長認識的一位高中校長聞訊後祭出高額獎金，試圖搶才。德益由於母親有意讓他去讀，他又不願去那個偏僻的地方度過高中，便報名想就讀的虎尾高中的數理資優班，以增加唸該校才對的說服力。最後他通過考試了，也確定跟班上約一半同學讀同一所高中。

六月到了，愈加明顯的蟬鳴昭告著驪歌將至，三年的國中生涯將劃下休止符。同學們互相請對方在畢業紀念冊留言，期待保持聯絡。不久後畢業典禮到了，多數人贈送禮物和卡片，並獻上祝福。

平常總是笑容滿面來跟德益談話的螢斯，此刻只能擠出淺淺微笑說：

「畢業後別忘了我喔，我永遠支持你。」

「當然，這三年謝謝妳帶來許多歡笑。」

富有正義感又善良的惟健說：

「虎高見囉，加油！」

「謝謝你的關心，再見。」

活潑開朗的粼楷說：

「祝你夢想成真，後會有期。」

「妳也是，畢業快樂！」

冷面笑匠的成維說：

「台灣加油，中華民國萬歲！」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還有不少人，都在這天互道珍重再見。那天是飄著細雨的，彷彿天也在落淚。帶著畢業紀念冊、卡片和禮物，踏出校園的腳步何其沉重，並不是由於收到太多禮物，而是捨不得結束。德益突然想起：「真不該花這麼多時間在線上遊戲，到頭來也沒在網路交到關心自己的朋友。」

終究還是要離開，迎接下一段生命旅程。直到分離後德益



才明瞭，在虛擬世界的一切就像是夢境，再美好都無法增加現實的幸福。

# 雲林

## 報導文學

第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首獎：廖美華「文藝復興了一條街」

第二名：陳志成「2014布袋戲現場」

第三名：張清海「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

佳作：丁萬復「白鶴傳奇」

佳作：陳煜凱「一頂紅斗笠」

佳作：楊彥騏「漫遊土庫過港」

備註：佳作不排名依報名順序排列





## 報導文學總評

報導文學，含有兩個重要的元素：

一個是，它乃是一種經過實地勘查，然後加以報導出來的文類。實地勘查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第一手資料，從未被公開來的資料，可見其寶貴。因此，此次凡是具有實地勘查，新發現性質的文章，皆是評審所看重的文章。可惜，這次的徵文中，還是有許多篇章是從文獻抄襲下來的文章，雖然寫得很認真，但是卻誤解了報導文學的意義，評審總是如此覺得：既然文獻已經有的資料，為什麼還要寫它？你其實只要告訴讀者文獻的出處就行了，用不著再寫它，何必浪費時間！

另一個是，它乃是文學。既然是文學，就必須能經得起文學修辭學的檢定，最好要能有詞藻之美，才能說是文學。所以，修辭學成了另一個決定高下的標準。因此，此次凡是具有出色的修辭素養的文章，皆是評審看重的文章。可惜，這次的徵文中，還是有許多篇章缺乏文采，甚至有使用極為生硬的論述文字來寫他的文章，凡此，皆是誤解了報導文學的真義。

雖然有少部分的文章不佳，但是整體看來，本屆的徵文素質還是非常高強。評審一致認為，它勝過了國內許多有名的文學大獎，是很少見的高水準的一次徵文比賽。

比如說，第一名的〈文藝復興了一條街〉據實地報導了西螺街道的復興、再生狀況。作者實地勘查、訪談若干商家，報導非常細膩，乃是鮮活的當前的生活報導，充滿了即時性的價

值。更可貴的是，作者的文字素養極好，筆帶感情。如果把他的抒情性的散文，放在當前有名的散文家的行列中，仍然毫不遜色。有評審認為，這篇報導，它的文學性或許能為當前欲振乏力的台灣報導文學界注入一劑強心針，指出報導文學的新方向。

又比如說第二名〈2014布袋戲現場〉也是實地勘查，據實報導了當前雲林縣的布袋戲行業的狀況。作者的蒐證非常廣泛深入，書寫十分細膩。他所寫出來的實況，能使任何喜愛布袋戲的戲迷嚇一跳，因為當前實況非常出人意料之外，已非十幾二十年的情況可以比擬，是全新的、難以想像的狀況，這就是這篇報導了不起的地方。另外作者是職業性的報導文學寫手，它的文字靈活，很能散發演戲的氣氛，能重現布袋戲的現場，讓人身臨其境，乃是真真正正的文學。

其它還有第三名的〈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等於是一篇「東勢鄉誌」的縮文，看得出來作者想要寫東勢鄉整個鄉史的龐大企圖，是一份非常可貴的訪查、調查實錄，很了不起。

總之，這一屆雲林縣的報導文學徵文顯露了雲林縣報導文學的無限潛力，值得加緊提倡，使之在不久的將來能壯大起來。

評審代表  謹識

# 文藝復興了一條街》

報導文學類 首 獎

廖美華



## 廖美華

### 個人簡介》

筆名馬哈，1965年生，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插畫家、寫作講師。

### 評審評語》

1. 作者文筆非常優美，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報導文學佳作，從西螺老街切入雲林的在地歷史人文，角度選取精準，成功地寫出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變貌。
2. 本文結合古今的延平老街興盛而衰而「文藝復興」，過程感人，故事張力尤佳。將文創的傳統與現代做巧妙連結，焦點集中，文學性佳。符合報導文學的結構，不可多得的佳作。
3. 把西螺老街素描了一番，文

藝的筆法高超，散文的筆調純熟，帶著很深的感情，貼近了目前的狀況。但仍然太靜態，缺乏活動的報導。

4. 作者以返鄉者的視點，冷眼熱心觀看西螺延平老街的人和歷史，並以「文創小店鋪」經營者的另一種身分，書寫老街的「文藝復興」。是一篇有報導性、文學性，浮現問題意識的報導文學佳構。
5. 以一條街的人文歷史發展，描述西螺的地方演進，文字典雅，敘述能力均能充分發揮報導文學的功能，尤其以採訪與回顧的方式，兼及面對現狀的寫作技巧呈現，頗能深入人心。

### 得獎感言》

我的籍貫從未離開西螺，然而對我來說，我的鄉土與創作發源地只在蒼茫的濁水溪和廣大稻田，西螺老街從不存在於我的記憶版圖，直到2013年偶然走進這條歷史街道，才發現並填補了家鄉拼圖上的空白，西螺老街以它完全不同於曠野的本質，啟示了我的另一種創造。感謝這次的獲獎，我將它視為自己與家鄉的重新連結與彼此信賴，並鼓舞著未來努力的方向。

## 文藝復興了一條街

在童年舊夢中，濁水溪沙洲是一塊塊漂浮的島，今年和去年，各成為不同形狀，各飄盪在不同的芒草叢間。它們何年何月從溪水裡長出來？沒有人知道。陽光白花花撒落在這些平坦沙地，發出嗡嗡的迴響，風，在芒草尖兒顫動，寂靜從沙粒底下翻上來，空中充滿它們歇斯底里的吼叫。我聞到一股氣味，極其寂寞，極其乾燥，是日夢曝曬於沙地上，嗶剝綻裂，它們散在了蒼茫中，被時光吞沒。

那是西螺鎮的邊陲。小時候的我，從不知道自己居住在一個小鎮的邊陲。我想，我是居住在世界的中心，這個中心又以三合院作為堡壘一般的核，若世界有邊境的話，那就是濁水溪了。不真實的濁水溪，多麼像邊緣的邊緣會有的東西，所有事物在這裡消失到空中，空中是無盡無際的蒼茫，連個影子都不見。

在我十歲以前的記憶中，人們走向濁水溪便消失不見，爸爸媽媽也是。後來我知道，原來通過溪水上那座大橋，橋那頭還有另一個世界，爸爸媽媽就在那邊。再後來，我明白那個地方叫台中，爸媽遠赴了台中謀生，由於路途太遙遠，他們只能在逢年過節和稻田收割時返回三合院。

到了十歲那年冬天，爸媽終於帶著我們五個小孩通過濁水溪，到那個叫做台中的城市建立了一個新的家。

多年多年後的現在回想起來，十歲是多麼適合離鄉的年紀，現實世界尚未成形，右腳剛要跨向啟蒙，左腳還耽留在懵懂中，勞動未成為勞動，而是遊戲，農家的貧困只在舌尖上留下



一點點刺竹筍般的苦味。我歡欣而無知的離開了，濁水溪童年繼續留在神話年代的沙洲上，直到很多年後，聽說西瓜園歸還了農田水利會；後來，老三合院拆了，原地改建透天厝；再後來，父親過世了，我家最後的莊稼人既已殞沒，稻田也歸還了地主。

是否真實的場域消失，故事才得以永恆？故事從不需藉由真正的場所來存在與繁衍。我開始日以繼夜的描繪已不存在的那些童年場景和故事，它們在時光裡浸潤得夠久了，此刻它們帶著神話年代的孤獨和神秘光輝，一一重現在我的圖畫中，成為一套繪本。

然後在2013年，我帶著這套繪本，隨一波文創浪潮返回故鄉，在西螺東市場開了個文創小店鋪，店鋪外便是曾經喧囂一時的延平老街。

對於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我來說，延平老街街屋就像一位旅人走到了海角天邊，望見了由時間浪濤所不斷洗練的，靜靜佇立在沙灘上的貝。那些具有花岡岩質感的亞麻色洗石子外壁，彷彿落日餘暉烘染出來的顏色；奇特的是，你也能將它們視作晨曦中的貝，畢竟晨光暮光有時極其相像。延平路是在老鎮民的記憶中舊了，沈默了，那種沈澱世事後的老態，在新鎮民眼中卻是新的，無比詩意的。這條街道的生命就像太陽升沈，夕照和晨光在同一個時空奇異地交輝。

而我是那帶著鄉愁的新鎮民。

小時候我一定走過這條街，然而卻一點印象都沒有。

十歲以前的我生活在神話曠野，在三合院、稻田和濁水溪沙洲上的西瓜園，那時我對延平市街一無所知，即便曾經走過

，也已完全遺忘，彷彿那條街道從未存在過；現在的我生活在延平老街，童年退遠，三合院、稻田和西瓜園消失，彷彿它們果真因為理性的照亮，而失去了神話影跡。

跨過那麼巨大的時間分野之後，我回來看見了以前不存在的街道，聽說了從未聽說的故事，故鄉的樣貌從模糊中清明了，像理性取代童懵而覺醒。我提起筆來，以白描工筆的方式，開始為一棟棟街屋畫下那些經歷近八十年風雨晝夜、看盡了繁囂與寂寥的窗櫺、雨庇、泥塑、洗石子牆面。這批街屋畫的風格呈現著理性年代的寫實，對照神話式的童年繪本，看起來如此扞格。然而它們全都真真確確的屬於我和這個故鄉城鎮的生命。

同時，在作畫與訪談的過程中，許多歷史碎片如拼圖般在我空白的家鄉記憶區中一塊一塊的重建起來，慢慢構成一幅栩栩的西螺街景。

居住東市場48年之久的阿敏婆婆說，從前南來北往的公路局車班是從延平路通過的，昔日廣合商行門前便有一座票亭。所以，小時候的我跟著奶奶往返台中二姑媽家以及探望擺路邊攤賣西瓜的爸爸媽媽，必然是在這個小站上下車。但我一點印象都沒有。我離開小鎮太早，太久了。

據說更早以前，從西螺大橋開通伊始，延平路的喧囂是直徹深夜的。彼時從高雄上來的夜班車在西螺站下客並交接駕駛，原車載客南下，繼續北上的旅客便在西螺轉乘往北班車，因此當時西螺鎮上旅社眾多，夜生活多采多姿，商店營業通宵達旦。現清河藥局隔鄰的93歲老奶奶說，以前店裡值夜人選必定是知己的朋友才敢委任，樓上有空間便睡樓上，像她家布店樓上也陳列了眾多貨品，店員只能樓下打地鋪了，隔天起床將鋪

蓋收拾收拾，塞到屋裡角落去。

台灣光復以前，在老奶奶最青春的年代，延平路叫做西螺街。1937年西螺街市區改正後，街屋雖說門面美觀，內部卻仍有些窄仄，也不是每家每戶都有捷發乾記茶莊那樣敞闊的三進屋宅。老奶奶家的店舖，前半段經營布莊，後半段是板仔店，亦即棺材店，最後端是灶腳（廚房），直通暗街仔。布莊聘用的是女店員，為客人量布裁布，板仔店就得雇請壯漢了。老奶奶早前家在新街路，家人是不住店裡的，每餐從家中擔著飯菜來布莊給店員吃。她家至今還種稻子，文昌國小附近有兩分地，大茄苳那頭有一甲多，她從小深居簡出，幫忙農務，連女子學校（當時專收女學生的國民小學）也沒能畢業。早期的女子總是深居簡出，但她似乎更「宅」一點，高齡的她直說自己都不愛出門、不愛玩，好多事情「攞總嚟知影」；並且活得太老了，耳背，膝蓋軟弱無力，手臂也幾乎抬不上來啦。可她說起話來仍中氣十足，有一種奇特的振鳴感，有時從東市場這邊還能聽見她在對街騎樓的說話聲呢！

聽老奶奶說，早期西螺街兩旁種的是柳樹，街道顯得比現在窄一些，傍晚時分樹下很多居民、行人乘涼聊天，有些地攤也擺設在樹下做生意。入夜了，她記得路燈大約只有一兩盞，昏昏的，行人綽約，生意總是做到深夜十一、二點。現在的延平老街，兩旁是近年新栽的楓香，青翠闊葉在淡靜下來的街面上，迎著濁水溪吹來的古老的風，輕輕搖晃。

聽了老奶奶的回憶，知道昔日冠蓋濟濟、行人如織的延平路上，除了幾戶商賈望族、政界門第，大多還是平凡百姓經營著五金、布莊、裁縫店、餐館、旅社、百貨行、肥料行、小診所等等民生商號，再加上供應魚肉菜蔬的東市場、供應娛樂消

遣的西螺大舞台（即後來的西螺大戲院），這個繁華商圈，在當時號稱西螺西門町，人們只要肯付出勞動，就能賺大錢。商號中的勞動人手大都自家人，有的必須日夜輪班，侷促的睡在店裡。除了豪宅大厝中有丫鬟僕傭伺候，譬如老奶奶家既務農又經商，除了必要的雇員，其他大小事務仍是家人親力親為。

這些都是比我童年更早以前的故事，重疊著我十歲以後對這小鎮的記憶空白，使我感到自己像個旅人，來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城鎮。

不過這種陌生恰好予我一種純然客觀的視點來眺望這條 Art Deco 風格街道。

我一向對民居建築饒有興趣，但對於採巴洛克手筆的民居卻不敢恭維；那些繁複厚重顯然只宜匹配宮廷殿堂劇院大廈等規模恢弘的建築體，一般家屋或商場門面若過於雕琢堆砌，便令人有頭重目眩、呼吸緊迫之感了。台灣頗有些巴洛克風格老街，但在我私人的審美觀上，是不能投我喜好的。

因此我慶幸眼前這條大街不是那種山牆巍峨、紅磚格紋的街面。建造西螺街樓屋的匠師採用了洗石子工法，因而造就一種細膩淡雅、整潔疏曠的外觀，相乘以線狀條紋多而塊狀雕塑少的二十世紀 Art Deco 裝飾風格，顯得街道在視覺上輕盈流暢，有一種留白而不滿載的舒適感。

西螺街當然也有古典巴洛克建築，譬如捷發乾記茶莊（今老街文化館）與金玉成商會（今鐘樓咖啡）的後棟山牆，它們恰好掩藏於現今街面後方。作為一批建築潮流紀念物，它們默默佇立在街屋深院中多麼合適！那讓我們穿越了第一進的 Art Deco 後，到了第二進，不由得會抬頭驚嘆地說：「啊，原來後

面還有不一樣的建築風格！它們多麼精美！」這增加了西螺老街建築美學的層次，也提供了遊客走覽時的發掘樂趣。

然而試想在1937年西螺街道未改正前，一群山牆崇隆、雕琢繁複而開間並不寬綽的樓屋綿延聳立於窄街兩側，所形成的街道空間何如？它是華美的，但也是壅塞沈重的！幸而市區改正計畫實施後，街面轉向了，早期建築擁著舊街遁入時代後方，以一種不再喧嘩的、靜止的、前浪的影像，默默作為一種純粹美學的背景。而新街面則迎上歐洲Art Deco新浪潮，展演了另一款時代形象。如今延平路也成為老街了，然而彼時關於建築的新思維，迄今仍繼續塑造著這條街道——它恰巧修築得這麼富於細節卻不過份誇飾，採用了大面積留白卻不貧薄空虛；它看起來有些陳舊了，卻不古板，那些陳舊只是令它更添意趣；它從容端莊，處處展露著一份文質風采，作為一條商業街，它實在不像。

數十年以後，當我第一次認識故鄉的這條街，我感到它似乎那麼奇妙的，是為了文藝而準備，是為了令文藝的浪潮喚醒它、復興它而等待著。

當我仰望鐘樓、螺溪齒科、廣合商行、老盛行、捷發乾記茶莊，我感到那位傳說中的「九師」——1930年代西螺鎮上最知名的土水師傅，彼時他對西螺街如此輕描淡寫，彷彿是為了鋪陳今日的文藝街道。今天的延平老街，是西螺文藝圈同義詞，以東市場文創市集為出發點，沿著簡明街廓，逐漸聚集著一群愛文藝或從事文藝的老鎮民、新鎮民；因商圈轉移而沈寂了的延平老街與街屋，在多方努力修繕之後，打了個呵欠，睜開惺忪睡眼，重新以文創產業活動了起來。



Eric 是新鎮民之一，從台北回來的他挑選了延平老街來實現一種新糧行的夢想。他租下延平路著名的百年老屋廣合商行，於2014年春整修完畢，重新以台灣永豐米糧行的店號開張，經營豆類米糧等農產雜貨以及下午茶。

Eric 租下這棟閒置老屋時，延平路的文創產業剛剛起步不久，遊客不多，屋主笑說：「這房子免費交給你，你也不見得做起來哩！」隨著老街的整體營造越來越純熟，永豐米糧行彷彿一顆藹藹含光的明珠，從內到外，透出一種融融溫潤的美和質感，總是能吸引遊客深入，在這幢百年老屋中顧盼流連，好久好久。

據Eric說，剛接手老屋時，屋頂和部分牆面是塌陷的，一個禮拜之間，還繼續有小石塊掉下來。但他珍惜這房子的建築工藝——前半段竹編夾泥牆蓋到三樓，後半段土塼厝蓋到二樓，論工法，是上乘之作，也是延平老街樓屋中絕無僅有。他認為這棟老屋應屬於公共財，因此將修治老屋時崩落的所有素材，收集展示在一樓兩扇「故事窗」中，木格窗一推開，便能看見台灣建築工藝的老智慧。

在延平老街鼎盛時期，廣合商行小至米糧飼料，大至哈雷機車，都有交易。現在它帶著一種精細爾雅的文質重生，各種米糧小物本身都像藝術品一般悅目，屋內中段空間挑高至屋頂，使先天窄而深的街屋格局豁然疏朗。事實上這處「挑高」乃是九二一時樓板坍塌造成，而Eric 巧妙的讓殘破轉生了美感。

進到店內，我們會看到那些被完全坦露出來的高聳牆面，就像時間的層積，就像一種觀照，被我們仰望著，也俯視著我們。百多年後的廣合商行，看起來像商店，又像個小型藝術館。是新主人為老屋灌注了新的靈魂和價值。

除了西螺望族林集山這座百年商號重啟了門面，以文藝調性復甦了營生，街上其他舖面也陸續的開了門，點了燈，迎進了遊客，重新流動著活躍的腳步聲與笑聲。例如廣裕隆商行舊址早在2009年便入駐了「螺情懷舊滷味」，現樓屋第一進為商品展示區，後面天井和第二、第三進房屋則開放給遊客用餐或自由參觀，將文化財的保存與展示，以及商業功能，融洽得巧妙合度，使西螺觀光產業的質，在深度和特色上出類拔萃。

與廣裕隆相鄰的金玉成商會，以突出天際線的優美鐘樓享有老街最美建築的讚譽，一般遊客亦將它簡稱為「鐘樓」。昔日金玉成商行經營鐘錶銀樓，除了在正立面三樓頂部另砌一座鐘塔標示行業外，又在三樓陽台裝飾了個偌大的貓頭鷹圖形，以日本銀行業守護神貓頭鷹（日語福來鳥）象徵鐘錶以外的另一種營業項目。這隻貓頭鷹擁有兩顆鏤空的滾圓大眼，加上左右大曲線構成的滾圓身體，從路面仰望，可愛又諧趣。現今屋主是從台中舉家搬來的新鎮民，耗費一年的時間整修樓屋上下內外，重新以咖啡館兼藝文展演空間的型態，甦醒了這棟起建於1936年的優雅街屋。

與螺情滷味、鐘樓咖啡串連起來的新興街屋還有72 ART與西螺老街文化館、YEN的廚房等。

72 ART作為一處專供藝術家駐村展演的空間，簡樸卻容納最多藝術和創意的可能，是延平老街上一個最具張力的所在。YEN的廚房前身為榮德商行，這棟老屋荒廢多年，經徹底修整後，幡然一新變為西班牙料理餐館，在老街新店中獨樹一格。夜晚時分，濁水溪的風徐徐吹拂著老街，撫平了白日裡的熱氣與煩躁，這時刻，YEN的吧台透出溫黃燈色，流瀉出醺酣樂章，人行道上靜靜的，楓香葉輕輕搖，這是老街上一段浪漫美好

的時光。

許多舊時美好，昔日浪漫，或滄桑，原本都收掩在這些老屋門後，經過螺陽文教基金會、公部門、原屋主等各方面的努力後，老屋的門被輕輕推開了，值得記憶和回味的資料被一一撿取、收集、整理，而後存藏在西螺老街文化館。文化館原址為昔日的許捷發乾記茶莊，擁有完整而精緻的三進街屋空間，從「亭仔腳」筆直往屋內望去，深間型態的三進街屋，在光影中層層遠遞，在那深邃的空間感中，有時間的刻度、足音的回聲、故事一頁頁、歷史一層一層。跨過門檻走進去，你能看見天井婉雅，二樓的鵝頸欄杆曲線優美，環顧四周是方正簡明的格局，方正簡明中又美學地勾了曲度，描了渦捲；然而仍是素樸的。你感到舊時西螺商賈門第，縱有家財萬貫，在建築表現上卻如此節制有度，看上去像個書香之家。最後你抬眼一望，發現後棟山牆上那氣派華美的家徽雕塑，看見更早時期建築樣式的遺跡，才嗅到了一點兒財氣。

我相信居住空間會與人相互涵養，華美氣派的建築風從未在簡約的 Art Deco 興起後真正息偃，建築格調端看屋主與造屋者的選擇。後來起造的這些街屋取代了原有街面風貌，我相信也會潛在影響時人的審美與價值觀，甚至人格態度。

然而，究竟是誰創建了現在延平老街的氛圍，與屋主們合議（甚或主導了屋主）出某種建築工法，構築了形式與調性恰恰趨於一致的街屋群呢？

某天下午，我在鐘樓咖啡館巧遇李應鏜先生么女李雅容女士返鄉。年近七十的她秀麗嫺雅，笑容甜蜜，宛如春風一般，絲毫看不出老態。一個下午她就著我的李應鏜故居速寫，暢談父親與家屋的故事。



原來李應鏜故居在建築細節上的意涵與其他街屋以表現營業內容為主的符號全然不同。相較其他街屋，我在繪製時便感到李家這兩棟雙併建築於整體上是素樸的，然而某些局部又顯得奇趣，特別是尖拱形雨庇和中央山牆的神秘符號，似乎有獨特意涵。經過李雅容女士親自說明，才了解原來這棟屋宇充滿了李應鏜先生對他所就讀的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懷念，那些尖拱便是仿自同志社大學的建築造型，山牆上的三角形紋樣便是同志社大學校徽。

而二樓正門窗櫺排列成「幸」字；兩側窗櫺也有圖案，分為上下二部，上為「榮」，下為「光」，全體意涵即為「幸福榮光」。陽台鏤空的泥塑英文字LIONG CHOAN，則為「龍泉」之台語發音再轉譯為羅馬拼音，為的是紀念李應鏜父親所創辦的龍泉商社。

雅容女士雖然十三歲即離開西螺，但對於故里記憶深刻。她記得1935年起造的這一落樓屋，匠師是當時鎮上最知名的土水師，人稱「九師」，那時延平路街屋大都出自他的手筆。這一說，解除了我關於延平街屋風格一致的疑問。

除了那年代的建築風潮、匠師本身的審美，也由於西螺鎮在1936年公告了市區改正計畫，延平街屋大都在這年前後起造，於是有了齊一的風致——亭仔腳一式，色調類同，樓高也齊整，直到今天，延平老街街屋雖然陳舊了些，卻沒有新舊參差、高矮凌亂或風格駁雜的弊病，整條街道看起來，仍然那麼優雅美觀。而這其中最基底的因素該歸功於洗石子牆面。這種明潔素雅又具有細膩層次的鋪陳，較紅磚所砌作出的重色深紋牆面更爾雅好看。

雅容女士還記得父親擔任第三任西螺鎮長時，曾於延平路

兩側人行道栽種柳樹，那是她午夜夢迴難以忘懷的「情人之樹」。可見延平老街的文質氛圍，是在數十年前一些文藝先行者的手中便完成了的！

李應鏜故居在延平老街屋群中，以細節設計來說不算特別精緻，在裝飾評比上，可謂毫無「競爭性」。雅容女士認為這是因為父親並非真正的商人。她指著我所畫的簡樸家屋說，故居左右兩棟其實各有用途——左棟為事務所（辦公室），右棟為接應室（客廳），一樓內部有拉門相通。兩棟的一樓門面也不相同，左棟有一設計獨特的橫長窗，窗上掛著一面銅板蝕刻招牌，上書「辦理士 李應鏜」，簡簡單單，不過是文字刻鏤，然而「非常漂亮」！是雅容女士十分喜愛的故居遺物。

李應鏜先生曾任台灣省參議員及第三任西螺鎮長，也是續建西螺大橋的重要推手。西螺大橋竣工至今已逾60年，橋墩部分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即已建造，橋樑工程卻因太平洋戰爭而中斷，直到李應鏜先生擔任鎮長，為大橋的續建到處奔走，最終獲得美國政府援助，乃由台美雙方合力續建完成。

雖然李應鏜先生的延平路故居早已易手他人，但他的學術性格、價值觀、以及個人情感，都具體而強固的繼續標示在這儒雅建築的秀面。

如今放眼望向延平街屋，那一幢幢的、沿街廓靜靜而立的，可都是一個時代的紀念碑，藉由那些裝飾圖形和線條，這些房子告訴我們，它不僅僅是商場和家屋，它是一種風範、慧黠、美學的總體。

我從2014年3月開始速寫延平路街屋，在一筆一畫的過程中，特別能覺察這些建築與台灣他處老街建物的不同。尤其延

平老街尚未喧嘩成旅遊勝地、觀光熱點（囿限於西螺鎮的地理環境和農業體質，即便它又鬧起來了，熱度也有限。奇怪的是我非常樂意這種有限），一種安閒的鄉鎮氣息還在那些咿咿歪歪的腳踏車輪鏈間轉動，在農夫農婦們堅實的腳板底下散發，為這條文創街道，鋪陳著另一層底蘊。

鄰近濁水溪的地理位置，曾使延平老街挾水陸交通之便而商業鼎盛，西螺大橋開通後，更為這條街道帶來滾滾錢潮。阿敏婆婆笑說自己是第一代檳榔西施，她在繁華時期的東市場擺檳榔攤，每天做貨車、卡車生意，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天可以進帳三、四千元！她說以前大貨車上西螺大橋前必須過磅，地磅站就在東市場附近，司機們都會轉進來休息，買檳榔。她剖剖青仔的刀工出神入化，別家攤子只能將一顆大青仔剖成四片，她能剖成六、七片，再用荖葉裹得肥肥團團的，賣給客人。她賺錢賺到捨不得出去玩，逢年過節總是守著攤子做生意，她說這個檳榔攤子讓她養大四個小孩，栽培出一個醫生兒子。

除了檳榔攤，擅長烹飪的阿敏婆婆也接客席，她一個人可以做出30道菜，做菜功夫在西螺鎮上遠近馳名，至今許多家庭仍在清明、端午、過年等等需要粿、粽食品的節日，向阿敏婆婆下單預訂，每到這些時節，就看見她胖呼呼的身子坐在東市場迴廊裡，手勢純熟而快速地洗粽葉、炸油蔥酥、包粽、炊粿。

我跟阿敏婆婆很熟。2013年7月回東市場開店後，她主動問我，妳的父親是不是某某？她說我父親幼年認她母親做「契母」，所以我該喊她阿姑。她也是我六嬸婆的親妹妹。後來賣碗粿出名的阿敏姑一向很照顧我，當我開始畫街屋，想知道一些街屋故事，我為了這個上門找她，她笑說自己不夠老，再介紹幾個真正老的讓我認識。有天早上看見她在東市場對面和一

位比她更老的白髮奶奶聊天，我走過去打招呼，她順勢將我介紹給了白髮奶奶，不一會兒她那胖敦敦的身子就搖搖晃晃地走了。

白髮老奶奶就住在東市場對面清河藥局隔壁，那個早上，從她將近一世紀的記憶堆疊中，看見了渺渺的幾頁關於西螺街的影像。她說自己真的太老了，不中用了，連自己的名字都快記不得了！我看著她薄薄的臉面皮膚上佈滿著大大小小、拼圖一般的褐色斑塊，看著她矮小的身體穿著明媚的蔚藍色連身洋裝，我很想說，但是您卻成了一本故事書，即便您已說不清了，但歷史和故事確確實實的存在了您的生命中。

西螺的延平老街，是一條既新且老的街道，而我們知道，它將持續的既新且老，循環一般，比個人的生命更長更久。

雖說個人的歷史永遠不及一條街道的長度，然而人卻是街道的經營者。現在我們聽見文藝的牧笛聲從街道一頭傳響了過來，老街上的老街屋在這小小的、富於思慮的騷動中，從沈睡裡一戶一窗地逐漸甦醒了！那些靈芝圖形、算盤珠圖形、風翼圖形、陽台女兒牆的英文泥塑，一一被刷洗了，並記起自己曾經的榮光。

長期默默致力於老街文史的一位攝影師朋友告訴我，他最大的夢想是將西螺老街打造為全台灣最美的老街。是的，西螺老街確實大有可為，因為，它那麼「空」。因為80年前的建築匠「九師」採用了留白的洗石子工法，沒有把街屋牆面「做滿」。因為老街曾經沈寂太久，自然淨空了商業貿易的氣味與嘈雜聲響。

西螺老街空空地等待著，像空空的海岸線。

西螺老街的建築本質原就是文藝的，我相信它是靜靜地等著文藝浪潮溫柔地打上岸，喚醒它。

# 2014布袋戲現場》

報導文學類 第二名

陳志成



## 陳志成

### 個人簡介》

1950年生，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中國時報記者退休。

現職為part time寫作者。

### 評審評語》

1. 這是一篇札實而內容豐富的報導文學，不但具有濃郁的人情味，又能兼顧報導的忠實客觀，引領讀者認識布袋戲的歷史與藝術。
2. 布袋戲為雲林人文的特色，本文將布袋戲與民間信仰傳承——耙梳，故事張力佳，結構、敘事相互呼應，企圖心大、以布袋戲興衰耙梳雲林。
3. 實地訪察，是標準的報導文化，人類學式的寫法，十分

細膩，文字靈活重現了演戲的氣氛，描述能力。是非常好的雲林布袋戲的即刻報導。

4. 深入採訪萬善堂建廟傳奇，鮮活報導民間酬謝神鬼的台版《謝天》方式，田調寫作俱可貴，是一篇《神、鬼、人》情意交流佳構，有現場感、也有歷史感。
5. 敘述野台布袋戲的發展演進，深刻而真切，把傳統戲劇的辛酸進程描述得栩栩如生，且以故事敘說即將被遺忘與流失的台灣特殊文化，文字清晰，悲與衰的描述，牽動人心，殊為佳構。

### 得獎感言》

布袋戲在廟埕演出，沒人、沒掌聲。一場兩個鐘頭，時光漫漫，對戲師的敬業和EQ都是考驗。

工作關係，接觸布袋戲師。傾聽他們過去美好時日、現前的鬱卒，同聲一嘆。

環境誠然艱苦，許多戲師敬業打拼，要許布袋戲一個未來，我樂為他們的啦啦隊。

## 2014 布袋戲現場

七月十八日中颱麥德姆警報解除，嘉南平原火傘高張，布袋戲三點半起鼓，一場兩個鐘頭演下來，主演陳怡貞汗水黏著頭髮貼在額頭。「今天還不錯，有你來看戲！」她淡淡一笑，毛巾擦擦臉。而我這個觀眾，是老闆標得戲班普查工程，派我來採訪的。八、九個月下來，看過五、六十場戲。不光是這場，大多數的場次觀眾都只有我一個。不解，也不忍戲師如此讓人冷落。每次採訪，我總是花更多時間和他們聊戲、聊家常、聊人生。

廟埕邊、神壇前，或是墓仔埔面對著百姓公，他們是孤單的藝人，即便是金掌獎得主野台演出也沒掌聲。當年拚冠軍旗的刺激、老師長老師短的尊榮、演到東戲迷追到東，演到西戲迷跟到西，已成老戲師美好的回憶。

對年輕戲師來說，阿公阿爸戲師口中的盛況有如天方夜譚。為了多賺點錢，許多戲班兼營康樂隊、鋼管秀。演戲之外，務農、送貨、看地理、做土水或是到六輕打零工都是常事。

演過戲晚上還要放電影，陳怡貞備妥銀幕，雙手合十朝隨車的祖師爺拜了拜，拿出便當慢慢扒。

「你這個工作呀，養我者請主，知我者神明，佑我者祖師爺」，我揣測她的心情，想逗她笑。她真的用力點點頭：「祖師爺的飯，真黏！」

真黏？



## 西螺吳厝萬善堂》

那天下午，循著 GPS 到吳厝，再問路找萬善堂，陳怡貞的舞台車進入視界之前，高分貝喇叭已遠遠指引。一兩百公尺內沒人家，上白下橘的高鐵列車，西邊遠處一閃而過。

舞台車宮殿造型，布景貼著車側展開，兩旁張牙舞爪的雙龍柱，中為彩樓。上方紅字「虎尾新乾坤」，下邊「導演陳怡貞」。

萬善堂坐西朝東，她對著這個小廟，也對著西曬的太陽演，後台三支電扇呼呼轉個不停。看她扮仙，口唸：「．．祈求好兄弟保庇弟子廖欽耀，接納春夏秋冬四季財，東西南北好運來，老大人身體勇，中年人、少年郎出外踏著賺錢好時機，囡仔人可愛攔伶俐。再祈求好兄弟，時常降福來庇佑，庇佑一添丁、二發財、三元及第、四時無災、五路進財、六六大順、七星報喜、八仙添壽、九寶蓮燈、十全十美，金玉滿堂、金銀財寶滿厝內，財旺人旺，粉鳥槽大興旺。進有步，退有路，貴人來相助．．」。

扮仙的祝詞，都很制式化，聽得人昏昏欲睡，突然間「保庇財旺人旺粉鳥槽大興旺」，啥咪，聽不對嚟？不急，不急，讓她專心演完再問。

踱到萬善堂，供桌上的冥紙，怕不只兩公尺立方。皮膚黝黑，看似印侖的女郎摺著往香爐丟，火舌躍起釋出高溫。

又熱又無聊，繞到廟後，《萬善堂沿革誌》，一看真有意思。說七十六年九月，信士廖欽耀夢到一男一女，男的赤裸，女的開口，問廖可否給他衣服遮身。廖如言給了，兩人稱謝，臨走講了兩個數字。

廖欽耀談起這事，大家說是呀是呀；「附近常有神靈顯現，似乎有庇蔭里民發財之意」。那麼，兩個數字豈不就是大家樂明牌？眾人將信將疑，簽幾支居然發了小財。過兩天，廖欽耀又做夢了，夢到九八三，莫非特仔尾？

上回簽準了，大家有信心。這回呢？「耀仔簽四十支，其他有簽五支、十支的」。一位歐巴桑載了車銀紙來，看我好奇，熱心解說。

「眾人許願，如有靈驗決定籌備興建廟宇，使神靈有棲身之所，並供全民膜拜」，「林清表示，中獎的話要捐地，廖文讚、廖文章嫌太小，表示要加捐。打掃廟埕、準備供品的廟公，廖欽耀推薦其父廖世廣擔任」，沿革誌上如是說。

竟然、竟然，下一期特仔尾開出九八三。

建廟基金，簽注主力吳厝捐款最多。其他虎尾、二崙、埤內、廉使、漢光、羅厝、福田甚至台中，凡是中獎的沒人敢欺神。卅萬現金之外，鐵架、小橋、拜亭，都有人搶著出工出料。

那布袋戲呢？陳怡貞扮仙告一段落，過來打招呼，接下話頭。

陳怡貞的丈夫廖文正購買愛國獎券，也有神靈托夢中大獎的奇遇，正是演戲娛鬼第一人選。七十六年底萬善堂落成，他的新乾坤掌中劇團接下常年演戲的重責大任。

這次呢，扮仙之際怎麼把「粉鳥槽大興旺」都拿出來講了？

「你沒看到彩樓下紅紅的戲單，寫著圓圓鴿舍爐下眾弟子叩謝嗎」？陳怡貞說，獻戲感謝好兄弟保庇粉鳥槽的鴿舍弟子

，很巧，正是七十六年間神鬼托夢，讓他和親友發大財的廖欽耀。這次，連演三天。

「演三天？」「耀仔夏季賽鴿贏了九百多萬」。真的？「他住在路南，不信我帶你去看他！」財不露白，古有明訓，他願意讓我這陌生人問東問西？陳怡貞說得篤定，頭家生前在這演戲，她做助手，頭家過身，大家不棄嫌繼續請她演，一轉眼廿八年了。

廖欽耀經營飼料行，牆上一張張賽鴿照片，都是奪得大獎，鴿會贈送來表揚的。他不諱言最近鴿賽贏了九百多萬，「在賽鴿界是公開的事」，反而對我口中的「賭粉鳥」大不以為然：「賽鴿比血統、比管理、比訓練，飼料配方各有千秋，奪冠那有一點僥倖？一次季賽，資格賽、正式賽都要過五關，四百多隻淘汰到決賽只剩幾十隻。最後船運出去，高雄外海三、四百公里停下來放鴿，茫茫大海憑什麼我的飛得回來，別人的就沒辦法？賽鴿這項代誌，你嘸瞭解啦！」

他說，拚輸贏的過程，還有「無形的」在影響呢！不然，為什麼別人的墜海，他的卻能夠飛回來。

無形的？他朝萬善堂指指。

從大家樂到賽鴿，獎金拿多少？他打個哈哈，閃了過去。捐款呢？建廟當時捐的，不落人後。另外，年年捐助慈善會救急救難，也是神鬼指示。布袋戲？光是陳怡貞這班，將近卅年戲金兩三百萬。

為什麼選布袋戲謝神？

萬善堂收容好兄弟多為年輕人，有保鄉衛土捐軀、有抗日烈士、有事變亡魂。他們愛台灣不惜犧牲，又庇蔭諸多善男信

女簽阿樂仔、保庇比賽粉鳥發大財，眾人推己及鬼，曾有請solo、請鋼管舞之議，不過講講也就算了。

至於布袋戲，「農村比較保守，神鬼嘛呷意布袋戲，朋友弟兄相招來看戲，大家做夥呷煙飲茶真歡喜」，耀仔說。

萬善堂香火終年不斷，布袋戲年頭演到年尾。

陳之藩教授的《謝天》，收錄在國中課本，描述應邀到美国家庭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手小手，低頭感謝上天上天的賜與，並歡迎客人的到來」。他也回憶兒時在故鄉，祖母在飯桌上不忘提醒：「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教他要感恩要謝天。台灣民間，從大家樂、事業、婚姻到健康，一切順遂歸功神鬼保庇。有好康的，互相牽晟。布袋戲作為媒介，把神鬼、親朋拉攏一塊。

萬善堂前我所見所聞，好似台版《謝天》。奇想如此，自己忍不住莞爾！

## 北斗東螺媽祖廟》

七夕，七娘媽生。「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北斗」的北斗，長留古風，這一天罔仔轉大人，要做十六歲，東螺媽祖廟人擠人。

七娘媽是兒童守護神，供品從香水、香粉、胭脂、鏡子、梳子、髮油到針線，都很女性化。鑽過象徵兒少庇護所的七娘媽亭，從神案下匍匐而過，繼而焚燒七娘媽亭，就是成年人了。

祭儀很有特色，五十班布袋戲在那熱鬧更吸引人，「下高速公路往東，斗苑路走到莫安宮右轉」，果然鑼鼓喧天。

五十輛布袋戲車一半停路東、一半路西，車子有新有舊，規格倒很一致：兩千CC、灰藍色，五公尺長，兩車間隔一公尺，一邊廿五輛，加上廟宇、人家前不讓停車，按下里程錶計量，全長剛好兩百米。

戲班的來處，雲林的佔六成，召集人大家尊稱班長，看到他時正騎車點數戲班。三點起鼓，你扮仙我扮仙，你演戲我演戲，喇叭開到最大，萬一自己的錄音都聽不到，失去節奏，戲都演不下去了。

至於戲碼，師傅自選，有關公斬蔡陽、魏徵殺龍王、鄭成功打台灣、哪吒鬧東海，還有高老莊招親，豬八戒硬上弓，結果被孫悟空給收服的、，艷陽高照又沒風，路樹葉子一動不動，一會老農踩自行車、一會年輕夫婦機車雙載、一會貨車轎車駛過，無一停下匆忙的腳步。附近的安養院把握機會，輪椅推出老人家看熱鬧，只見他們正視前方，面無表情。

通往郊區的宮前街，形成大紅大綠的布袋戲班隧道，拚場拚出的混亂聲域，豈僅張飛打岳飛，哪吒、關公、史艷文和孫悟空本不搭軋，此時此地卻在高分貝電音中打成一團。劇情嘛，各式各樣，酸甜苦辣俱備。「你們把檸檬、甜桃、苦瓜混在一起，再加辣椒打成綜合果汁，神明那能分辨出味道？」

師傅呼喊著回答：「謝神呀！」

在這綜合果汁的場合，戲師不避西曬的烈日，一切照步來，「神明在看！」這是堅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好弟子。也有小朋友在操偶的，土庫五洲祥藝園陳永祥孫女，小二升小三的張好嫻不夠高，阿媽幫她墊張小板凳。「手拿正，木偶才不會偏偏」，阿媽說。小妹妹照著做，在這上了她的啟蒙課。

「會吵到受不了嗎？」「不會呀，我們搬來廿多年，這麼大場的一年也沒幾次，做戲謝神真好呀！」媽祖宮斜對面商店的陳太太恭敬拈香，唸唸有詞。和媽祖婆講啥咪？「查甫人、囡仔有代誌攏是難免，你要去和誰講？不巧傳出去，心事變八卦。你向媽祖婆講、向媽祖婆求，祂不會過話，你拜了回家，祂還會叫人說理給你聽，幫忙你開破，教你怎樣做才好」。

什麼人來謝戲？看張貼在戲台下的紅單，生意人最多。因為七娘媽手巧，美容院、音樂教室、做美術創意的都來謝戲。還有來祈求、來還願，感謝媽祖婆保佑賺大錢、保佑身體健康的。

為什麼一演要這麼多班？「媽祖神靈顯赫，要謝神的人太多了。大家一齊演謝神戲，省事攔熱鬧」，廟祝林建成又加一句：「神人同歡！」

神明邊喝綜合果汁邊看戲，心花朵朵開。人呢？人不來、人冷漠，何來神人同歡？

拜七娘媽，鮮花四果要新鮮，化妝品也是名牌才行。歐蕾供過神帶回家用，幾年不見的高中女老師也可能遭學生誤認為高中同學。

不是你重視、你鍾愛的，不擺上供桌；那麼，遭你忽視、遭你冷落的布袋戲又怎能用來謝神呢？

像這般大陣仗的所謂神人同歡，溪州正新輪胎邊的土地公廟、大甲鎮瀾宮每年都有，規模不比東螺媽祖廟小。北港、新港間的灣內媽，三月十七娘媽生、鹿草余慈爺四月廿三聖誕，一開兩百棚。戲班才多呢！

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著名作家李家同教授多次引



用，說是人道主義慈善家德蕾莎修女所言。

出處為何，不如含意重要。不解的是，我們不會傻到去恨布袋戲，然而，我們為什麼不愛這傳統藝術？是它比不上電視、吸引不了大人小孩，或是戲迷都已經凋零？

冷漠待它，又要借重它演出酬神，這等矛盾大概只發生在布袋戲，野台布袋戲身上。

沒人看，「習慣了！」戲師看得很開。有的還加句「麻痺了」，聽得我心酸酸。

## 話說冠軍旗》

「以前幾十棚、一百棚的場合，廟裡都安排拚戲。拚戲是拚真的，第一拚冠軍旗、第二拚面子、第三拚人氣、第四拚啥人功夫卡好。第五拚，拚獎金，戲金若是四五千，紅包就有六七千。但是，獎金再多也比不上面子重要」，黑人廣播掌劇團張曳樺如是說。

冠軍旗繫在竹篙尾，下邊還綁了紅包和香煙。廟裡的主委和幹部，在散場前半小時巡視眾戲班，觀眾最多就頒給冠軍旗。為了冠軍旗，張曳樺苦練變臉、射箭、吹氣球、砍頭噴血、吃火吐火，驚人演技逼得競爭對手～一個歌仔戲班推出真人脫衣舞，「還是拚不贏我！」

「有人輸不起，包遊覽車載人來捧自己場，沒想到他的人偷偷跑過來看我演」。

拚冠軍旗，阿松掌中劇團的許哲祥～阿松師情商刻偶師精心刻了薄紗美少女，面貌甜美帶點風騷，身材該凹的凹該凸的凸。當日脫衣舞曲do mi so doh<<，fa mi fa mi re fa，so la si la so

fa mi so . . , 眾所週知。旖旎拉丁風的這首小喇叭舞曲響起，觀眾鼓噪：「脫掉、脫掉！」喊得松師fu一來，將感覺、將靈感、將畢生所學從巧手注入，本來沒生命的木偶突然間目尾牽電線。雙手舞弄下她軟若無骨，轉個身一件，彎個腰再褪一件，欲脫還羞，觀眾先是驚訝，接著欺近舞台，張大眼睛猛吞口水。這時候，賣香腸、賣杏仁茶的生意也不做了，丟下攤子擠到台前。冠軍旗，松哥旗開得勝！以後戲迷看到他，個個眉開眼笑，大叫「solo、solo、司脫利普、司脫利普（striptease）」！

武打路線推陳出新，瀛洲園周聰明是一絕，起鼓前先從舞台拉出兩條四、五十公尺的鋼線綁到電桿，再拿滑輪將模型飛機雙翅吊掛在鋼線下，準備妥當。演到盜匪搶官府，背著贓物跳上飛機，鼓師緊敲鑼鼓，緊張之際電光師點燃塞在機尾的冲天炮，飛機噴著火焰「咻！」一聲越過眾人頭頂往外衝，說時遲那時快，高射炮砰砰碰碰連發射擊，預置的火藥爆炸，「命中啦！」此時機身炸開，花花綠綠的糖果自空而降。「金銀財寶呀，快撿快撿，官府有賞！」周聰明大喊。這一喊，自己的觀眾忙著撿拾也就算了，把別人家的給拉過來，彼消我長，主委當場放炮道賀、頒發紅包和冠軍旗。

有了冠軍旗制度，各戲班想方設法拚噱頭、拚看頭又給甜頭，廟方熱鬧目的達到。老師傅講古，說客廳冠軍旗掛越多，越有請主慕名而來。

還有一事，跟冠軍旗無關，而是戲演得太認真，居然把戲院給火燒！

五十一、二年間，雲林閣林錦隆跟隨師傅李金樹演到嘉義，《紅巾、黑巾海上大決鬥》，前台放火燒戰船，後台電光手配合打鬥，鎚打鐵盤上的連炮。盤裡空了，逐洞注入火藥再敲



。那回打鬥又猛又久，火藥加了幾次又加得太急、藥粉溢出來，洞和洞間藥粉連做夥，一個太用力敲下，整個火藥盤著火，波及布景，觀眾還以為特效，忘情鼓掌。瞬間火舌卷上屋頂，眾人奪門而逃，慌亂間師傅只曉得搶救生命般寶貴的戲籠。

戲院是竹木造的，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消防隊趕到，都燒垮了。

戲院叫什麼名字？林錦隆頭搔了半天想不起來，五十多年啦！

故事是金ㄟ？

去年底大學畢業四十年同學會，碰到嘉義的同學賴棋安，他從小愛看戲，把握機會求證，其實姑且問問啦。他稍加思索：「有影、有影！」居然連戲院名字都記得，叫中興戲院，在新民路。

那天你在場？「嚙呀，那有那麼嘍好。不過愛看戲的，每一個攏記得！」

戲院一燒成名，戲迷印象深刻：「金樹師做戲真頂真，紅巾、黑巾決鬥打到著火，戲院燒了了！」

火燒有精彩面，後續是有些悽慘：電光手燒壞兩支指頭，以後打火星、走雲景就沒辦法了。要賠錢要善後，戲班停演好幾個月。戲院呢？沒有重建，大家都說真嚙彩。

林錦隆離開戲班，自己整籠。名師出高徒演得好，粉絲不少。他日日夜夜演，有劇本演到沒劇本，邊演邊想像主角流浪到印度，遇到卅個黑人，發展出《印度奇遇記》。觀眾看得津津有味，為他取個綽號「黑人」。

四年前，黑人退休。十四歲學師，六十四歲糖尿病截掉左小腿，他演五十年，演到無法度爬上後台。

## 聊不完的大家樂》

當年大家樂，台灣變做瘋狂世界，記得嗎？戲師說，去找蔡振南寫、蔡秋鳳唱的《什麼樂》回味：

九九講是天公牌，00講是地王牌，那著四四講會壞，  
啊現代人是真趣味，出門走路是頭欺欺，  
正途的生意是放一邊，啊講什麼抹附飼，  
歸粒頭殼是全牌支，1234567。

啊透早起床來迫籤詩，中門是電子計算機，  
半埔包壇來問童乩，啊暗頭來去看浮字，半暝夢啊夢牌支。

夢什麼？我夢著一隻豬，啊夢豬講十二，  
擱夢什麼？我夢著西湖靈隱寺，濟公活佛要破天機，  
剛好要破彼當時啊，雄雄煞驚醒，雄雄煞驚醒．．

這首歌，蔡振南豈僅作詞作曲而已，他觀察入微描述精確，苦口婆心勸世：「樂啊樂啊你不通伊，擱再伊會無彩錢！」，「勸您朋友著覺醒，什麼樂嗟呼離，正當生意甲多錢！」

大家樂引起社會亂象，對布袋戲也有很大影響～之前還有觀眾，之後越來越少。

省政府發行的愛國獎券，每月逢五開獎，第八獎三個兩位數，大家樂依附它，對中有獎。

卅多年歷史，愛國獎券公信力百分百。問題出在號碼天機莫測，簽賭的阿樂仔懷疑外力操縱，懷疑台灣銀行獎券科長搞

鬼，綁架他兒子逼明牌，科長卻是無天機可洩，那少年平白被折騰一番才放人。

莫非是無形力量操控？樂仔在廟宇、在公墓、在石頭公找，在香爐、在百姓公裡翻。明牌飄忽不定，猛點計算機捕捉概率的，早就是低頭族。還有人腦筋動到流浪漢，越邇邇越通靈，樂仔越是請吃請喝，請他求他出明牌。

七十年代，斗六到口湖、崙背到北港、古坑到台西，墓仔埔變夜市、流浪漢出籤詩、查甫查某算數字，布袋戲做ve離（做不完）。

簽中七朵花，一夕暴富，感謝鬼神出明牌，為祂金身為祂建廟，請來布袋戲班、歌舞團，人神同歡：一旦明牌不靈，不甘傾家蕩產，搥胸頓足之餘牽拖神明，氣祂「無彩我祭您拜您這麼虔誠」，怨祂「竟然不保佑」，輕則拉鬍子、打嘴巴，重則施毒手、斷手斷腳甚至砍頭丟到河裡。

溪邊、港邊，落難的千歲、帝君、太子爺隨波起伏，人神關係趨向荒誕。

對八字輕，膽子小的師傅來說，「荒郊野外墓仔埔，仙扮了請主先走一步。演到凌晨收戲，冷風一吹銀紙飛，樹枝唏唏嗦嗦嚇驚人，四周暗茫茫，狗兒吹狗螺．．」，如今高鐵雲林站邊的萬善堂前，三更半夜棚腳無半人，陳怡貞做到起雞母皮。

有人作伴，不會怕。然而請主早就浪港，不知去那看浮字。實際上，許多戲班這時也精簡人手。為什麼？因為生意忙不過來，要分團。

一旦簽中大獎，多謝神鬼眷顧，演戲酬謝。全民皆賭，戲謝得沒完沒了，師傅做到無暝無日：「西螺果菜市場百姓公，

一請整個月」；斗南供奉濟公活佛的一處神壇更誇張，「一禮拜五天，連續三個月」，五洲勝藝園的陳杉河回憶。林錦隆奉召到嘉義，請主要謝百姓公、萬善堂、大眾爺廟的好兄弟。墳墓邊，一待十幾二十天，口湖的家都回不去。蔡文章演到水龍頭外銷出名的鹿港頂番婆，舞台在墓仔埔，三頓飯和消夜專人送。

簽大家樂其實輸的多，贏的少，只是輸的不說，贏的愛臭屁，謝神酬鬼事業一片榮景。戲師看多了，只要不肖貪不跟著簽，收入穩定，天天有鈔票數。

布袋戲班供不應求，老爸本來即是主演、這下助手老媽也升了主演，一團切成兩團演，還是應付不來。情況如此，戲班家庭的國中生、高中生不能不幫著分團演出，也不用擔心觀眾捉包、指責濫竽充數。他們三天兩頭請假，請到歹勢，請到畢不了業的都有。有些目前四、五十歲的戲師，當時三讀四休睏，看到冊（書）就切（生厭），戲卻越演越滑溜，順勢走上戲台。

大家樂之前，電視搶走市場，野台布袋班引進唱片降低成本求生存。這是第一次瘦身，助手、電光、鑼鼓、三弦、歌手一個不存，只留下主演和放唱片的DJ。那時，唱片時代，主演要會口白，口白是必需的。等到大家樂缺戲班謝神鬼，一團要分成兩團三團四團用，口白就可有可無了。

因應大家樂狂潮，布袋戲專用錄音帶上市，口白、音樂、效果該有的統統有。將它推入卡匣，跟著節奏、劇情操偶，主演不需開口、不費腦筋、不傷體力，一人團變得可能，DJ在第二波精簡中，再遭瘦身。

口白免了，戲師門檻降低，助手、樂手升級做主演。不用口白，門檻降低，學會扮仙即可，賣香腸、賣杏仁茶的攤販戲坪腳站久了，長期耳濡目染下來，不免躍躍欲試，一股氣，躍上戲台。

謝神戲，本來就少人看。錄音帶引進後，不覺觀眾減少。過一段時間，有人買電影機、租影片，下午演戲晚上放電影，原本晚場的布袋戲都給砍了。這麼做，加倍省時省事，觀眾居然更歡迎。請主也不在乎，反正有做戲就好。

「錄音帶響起，木偶動作卻和音樂、劇情節奏搭配不來，有時該男的上場卻擎出女的，阿里不達！」王泰郎，雲林外出高雄的戲師。他的師叔張曳樺在口湖鄉復亨宮演出大場戲，他回鄉助陣。和筆者聊天，感慨那是布袋戲沒落的開始。

大家樂明牌，神出鬼沒，研判有超乎自然的力量，需要鬼神更加大力透天機。說到祂們，這時各式討好、各樣報償花樣似乎用盡。還是投其所好，改為色誘色謝卡實在～康樂隊，應運而生。

康樂隊載歌載舞，組仔頭、阿樂仔趨之若鶩，三點式女郎越晚跳得越辣，墓仔埔夜未眠，肉香四溢。眼光敏銳的戲班嗅到商機，招兵買馬共搶大餅，五洲勝藝園陳永祥、順興閣李清順，歌舞、魔術、肚皮舞、軟骨功、鋼管舞應有盡有，聲光設備不惜重資，成為其中翹楚。還有些康樂隊，以十八般「特技」招徠，羶色腥的程度，再special的脫衣舞都不夠看。

到現在，戲師名片除了戲班，還印上康樂隊名號，就是這麼來的。

瘋狂時日，偶而空檔也要隨時待命，免得別人搶走生意。

宏藝正五洲木偶劇團謝忠宏說，賺錢時機到一定要把握。只是看到組頭、樂仔瘋過頭，警覺好景撐不久了。

「日本倒，生蟲母；台灣會倒，簽大家樂！」全民皆賭亂象叢生，朝野引以為憂，七十六年底省主席邱創煥斷然廢掉卅七年歷史的愛國獎券，把大家樂來個斬草除根。

獎券倒，大家樂倒，布袋戲卻因為廟多，慶典多，想倒也倒不了，問題是使用錄音帶的後遺症。錄音帶如同嗎啡，上癮就難戒了。尤其是錄影帶加上電影，便利性和減省性簡直無人抗拒得了。兩者相加看似有利，布袋戲的魅力卻憑空消失，到頭來短多長空。

錄音是固定，是死的，主演在錄音帶制約下，不能插科打諢。愛隨興發揮的戲師，沒法停下來說：「今天報紙有在講啥咪啥咪．．」，更無從談論學生佔領立法院、行天宮不讓燒香、不讓祭拜供品．．。

一切聽憑錄音帶，主演照顧不來觀眾的心情、捕捉不了他們的眼神、挑動不了他們的情緒，布袋戲有如失去靈魂、丟掉了精髓，台上台下不疏離也難。

本是一口說出千古事，十指弄成百萬兵，一變為錄音帶為你代言，錄音帶一個口令你一個動作，主演口白不講，腦袋空空，布袋戲如何不破功？

主演邊講邊演，精要處掌聲適時響起；主演一心一意盡傾所學以報知己，越演場面越熱。「現在還回得去嗎？」這麼一問，高屏東澎大廟小廟走透透的王泰郎為之語塞。



## 東石先天宮、草屯陳府將軍廟、三條崙海清宮》

先天宮三百多年歷史，供奉五府千歲，六月十四池府千歲聖誕，連演三天布袋戲。土庫鎮五洲小寶島，是戲班之一。

雲林縣，布袋戲的故鄉，並非虛言。鄰縣嘉義、台南、南投、台中不是缺戲班，而是對雲林師的頂真情有獨鐘。不過雲林師也不能太自信，要是管理委員會改選，關鍵委員、爐主換人，或是他和某戲班關係特殊，小心把你給換掉。所以說「做官蔭厝內，做生意靠熟識！」

同業間，表面上你兄我弟互相介紹戲路，暗地裡一天戲六千削價為五千，狠搶戲路的也不是沒有。和廟宇、和同業如何保持合宜關係，有時滿傷腦筋的。所以說行宮廟，不可少。

這一天，恭祝先天宮池府王爺聖誕千秋。老阿公至少都會在戲棚腳晃蕩一下，這時全躲在香客大樓陰影裡。

吳尚謙阿公吳秋祥，是五洲園開基祖海岱先生的鑼鼓師，老爸吳永徽拜在黃俊雄門下，得到大師真傳，口白尤其精妙。

每年二月土地公生，豐原土地公廟固定請永徽師，指定演《六合三俠傳》。說是三天，總是再延兩天才放人，一演十多年。老爸在吳尚謙小六時過世，前一個月還活躍在戲台。就讀大德商工時接過戲班的棒，和媽媽合演。

廟埕靠海邊又濕又熱，吳尚謙上下左右四具電扇連同水霧機全開。那天扮的是醉八仙，他演得一絲不苟，眾仙醉態可掬可惜無人看。八仙要撒糖果、撒銅板之際，幾個老少才過來，撿完即快閃。

草屯陳府將軍廟廟埕冒著熱氣，經過的人車形狀都有點扭

曲，五洲明聲掌藝團朱志豐眼前空無一人。幾位老人家躲在樹蔭下，從後往前觀賞他的《乾隆君遊江南》。阿公阿婆在這聊聊天、看看戲，打發無聊的下午。

為了父親反對他國中畢業即輟學演戲，朱志豐簽了切決書保證不後悔。之後果然悔悟，因為讀書太少文言文看得很吃力。加入黃俊雄團隊後，巡迴全台演出、到日本、大陸交流。大師自我要求嚴格，他看在眼裡不敢懈怠。2009年，榮獲國際戲偶節最佳操偶技術獎。

業界暱稱「金掌獎」的這個獎，並不同票房：新北市文化處新莊文藝中心是戲師心目中的布袋戲殿堂，他在這演出獲得滿堂彩：回歸廟埕，沒觀眾沒掌聲，朱志豐堅持唸口白，太太也心甘情願當他DJ。誠然戲金只有一人份，誠然基本觀眾看他揮汗操演，有時也聚精會神；經常沒幾下子就頭一歪，進入夢鄉。

八月初五，三條崙海清宮恭祝閻羅天子渡台濟世 277 週年，大力邀請三立電視超級夜總會演出。盛會當日下午，九棚坪布袋戲打頭陣，喇叭使盡全力熱熱鬧鬧地響，戲師功夫盡展，奈何台前空無一人。

老師傅陳木崎，演的是封神榜精彩的一段《哪吒》，劇中人還有哪吒的父母以及害怕哪吒要抽其筋，躲得無處找的龍王。木崎師時而提高聲調做小兒聲，不忘加入桀驁不馴的少年調調。忽而放低音頻，換做慈母講話～龍王呢？不脫僚氣，卻流露驚恐。

他五音分明，忽男忽女、忽老忽少，趣味十足。貼近喇叭，聽他丹田發出的情感五音，不看他，眼前也出現電影般的畫



面。問題是，九棚戲班你大聲我大聲，聲音大鍋炒，何處覓知音？

兒子俊齡與木崎師搭檔十年，一旁操作電腦，安份做他的DJ。

這麼吵，又沒人看，為什麼不用錄音非要口白不可？弄得自己口乾舌燥、汗流夾背，何苦來哉！出動兩人，可以拿兩份戲金？

「品質、品質」，他重覆，「不管別人，我良心上歡喜，不用想那麼多」，還有就是「原汁原味，對神明有敬意」。

演戲這件事，「出去演，會快樂，人生應該如此！」老師傳說。

超級夜總會來了澎恰恰、許孝舜，還有方瑞娥、蔡小虎、江志豐、康弘、龍千玉、秀蘭瑪雅等一線歌星！其實，不等他們到場，下午電視舞台車在宮前廣場擺開，彩排曲《包青天》「開封府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響起，底下兩三百人跟著唱和：「江湖豪傑來相助，王朝馬漢在身邊、、」。晚上眾星雲集，不難想像萬頭鑽動。

五點一到，布袋戲收拾戲棚，各自解散。我開車疾馳在濱海公路，西側彩霞滿天，眼前浮現卻是戲班大道的淒清、戲師的落寞，還有木崎師那一臉的固執，想來想去，不禁黯然。

### 虎尾仙拚仙》

中元普渡，黃俊雄家族捐了一齣戲，補償廿年未在家鄉公演的缺憾。明華園歌仔戲團孫翠鳳帶來《馬車伕與大捕快》，兩大天團分據南北普渡場，都有輸不起的壓力。布袋戲班後方

，辣妹鋼管秀一個團，什麼事都尚未發生，主持人卻是再三道歉：「台下有警察先生站崗，今夜節目恐怕無法度真精彩．．」，她是說真ㄟ，還是以假亂真，預告有 special？很難說。怕就怕乳波臀浪太激情，害得布袋戲腹背受敵。

六點半扮仙，人潮聚集戲班所在的金羅殿普渡公前。八十好幾的黃大師小試身手，孫悟空金箍棒耍得滿天金條、關公身手蹁捷對決蔡陽，刀起頭落，「寶刀未老！」台下驚呼。《史艷文、藏鏡人最後對決》上場，精彩間突然停下，原來後頭聲浪太吵太誘人啦！這時幾十人往後移，我想到孔夫子，他不是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嗎，都好笑起來。沒想到，那些人很快折回，還是看布袋戲要緊！

觀察場子裡，有帶凳子手拉孫兒女的：「阿公小漢就是在這看布袋戲大漢的」，「哦？」看似遠地回鄉探親的小朋友睜大眼睛。阿公之外，也有讓孩子騎在肩上，讓他兩腳夾著脖子的爸爸。

有人搖「全面啟動，前進幸福」的扇子搧涼、有人揮舞「種下希望，看見未來」的趕蚊子，兩種扇子上，印的是藍綠縣長候選人不同的訴求。

穿著「It is not over now」黑衫，揚言和執政黨沒完沒了的憤青，在場子裡走動，他們雖是觀眾，卻很吸睛。

說到憤青，也就是黑衫軍，不能不提北港振興閣的邱福臨。318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323攻入行政院，330數十萬民眾反服貿大遊行．．，福臨師早上翻報紙，晚上看電視，心情激憤得有如熱血青年。

0409，我到溪口鄉順興閣掌中劇團訪問，碰到一肚子火的

福臨師，他要找的人和我同樣，都是團主李清順。福臨師大聲說，他受不了啦，要帶戲班到立法院演出，支援革命青年。「舞台車停在立法院外頭，劇情就是太陽花學運故事，布景一展、喇叭一擺就開演」。他演過《西來庵事件》，敘述1915年余清芳率領義軍抗日的英雄史跡。

時事劇不難編，經驗也有的是。那幾天，他和親近的年輕教師商量，大家都鼓勵他去，這天要來聽聽清順師的意見，譬如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和立法院長、行政院長、警察局長要挑那個木偶，才和他的職務、身份、他的形象適配。

交換過看法，福臨師匆匆跨上車離去。我期待他的布袋戲版學運劇上演，沒想到遲了一步，隔天0410，眼見階段性使命已經達成，學生主動撤出立法院。

林飛帆誓言「退出並不意味放棄」，公民運動遍地開花，自然 It is not over now。誰支持服貿，福臨師說，他的戲班就和這人沒完沒了。

學生既已離開立法院，福臨師「戲劇關心社會大計」暫擺一邊。那天學運再起，他和他的戲偶都會挺到底。

## 虎尾王有騰家》

大山城掌中劇團團主王有騰講過一句話，讓我咀嚼許久。他說，布袋戲家族的長子，往往讀不了太多書。因為，「看著父母為家計奔忙，你的冊會讀不下去」。

小二時，他跟著老爸遊走廟埕，國中時分團演出，課缺得多。拿到畢業證書，乾脆當起老爸助手，直到入營。八十五年退伍，在全聯福利中心擔任售貨員。戲班幾年培養出來口條和

處世能力，讓他很快冒出頭。公司展店或是辦促銷，三天兩頭指定他主持。他妙語如珠，又擅長臨機應變，上級列為栽培對象。

只是每次回虎尾，看到父親操勞，戲又不肯停，很是不捨。後來老爸不接戲，因為人垮了。九十年父親過世，隔年他回鄉接班。一則照顧母親，再則繼承老父衣鉢，三則他喜歡演戲，喜歡把靈感把技巧把感情注入戲偶，讓它的肢體說話。

還有還有，感謝祖師爺～西秦王爺賜給全家溫飽，吃了祖師爺賞賜的飯，真黏真黏，「黏得你和祂、還有你和祂掌管的布袋戲，分也分不開」。

陳怡貞當天說什麼「祖師爺的飯真黏」，弄得我一頭霧水，聽王有騰談及戲師和祖師爺的感情糾纏，恍然大悟。

演戲之餘，王有騰還在母校大屯國小教布袋戲。去年十月國際戲偶節，他的小朋友演出兒童劇《哪吒傳奇》，在布袋戲館。

王有騰和我談起這些，母親就坐在他身旁，靜靜地聽，輕輕點點頭。

## 布袋戲館》

去年底，布袋戲館整修竣工重新開放。三樓舞台，號稱乾坤大戲院，來了三位雲林科大畢業生，其中兩個是碩士。他們在學校選修鍾任壁大師的布袋戲課程，深深為老師神乎其技的掌中技藝著迷。離開學校，說要進布袋戲館演戲，家長都要氣炸。俗語，「父母無長志，呼子學做戲」，好不容易讓你讀大學，甚至研究所，怎麼沒志氣，演什麼布袋戲！

演戲收入不怎麼樣，還得先鬧家庭革命。兩位碩士，一個撐一個月，另一個三個月後離職。留下的，是學企管的王思良。起先他台語講得不輪轉，演定目劇《武松打虎》，手藝也欠靈巧。之後日日操演，還當起駐館戲師助手，九個月下來，口白、操偶已經有模有樣。為觀眾解說生旦淨末丑，高高帥帥會說會演，新形象的戲師，吸引不少粉絲。空檔，他站戲院門口吆喝攬客，兼職剪票。

恩良真心投入，在他身上，看到布袋戲的新希望。

今年八月底，趁著開學前，逢甲大學布袋戲研習社一行廿多人再度來到戲館公演，戲碼為半談半打的《夏戰之雙面魔剎》。他們克服羞澀，很勇敢地以北京腔的台語唸那正邪角色和怪獸的口白。平日說慣國語，為了布袋戲，就算被人笑土，也要學台語、講台語。他們掌中的戲偶，舉手投足、交談、打鬥都嫌生澀，但是不經青澀，又何來熟練？

祖師爺的飯，學生剛剛吃上口，也許很黏，也許黏不住；從眼神觀察，他們已經和布袋戲談上了戀愛。至少，將來經過布袋戲野台前，他們會停下腳步，捧個小小人場，也為寂寞的戲師拍拍手。

# 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

報導文學類 第三名

張清海



## 張清海

### 個人簡介》

1936年生，嘉義農校農藝科畢業教育廳小學教師、中學教師檢定考試及格，教師退休。現職農耕。

### 評審評語》

1. 全文書寫東勢的歷史，作者對於相關資料相當熟稔，故旁徵博引，可說是一篇內容充實的東勢鄉誌，可見作者掌握及消化文史資料功力一流。
2. 東勢鄉興衰史的地方誌書寫人、文、地、景、產，歷史與現實交流古今縱橫，文筆流暢，史觀平實。
3. 這是一篇東勢鄉簡史，非常重要的文章，作者具有寫史

的文才，能力可觀，正義感十足，議論公允，但日據時期敘述太簡單。

4. 作者實地訪察耆老，從中追尋，挖掘原始的土地變遷人文移徙事件，還原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補官方文件之不足，重建鄉史，用心與用筆俱難得。
5. 對東勢鄉的人文，歷史發展做出詳盡介紹，敘寫的文字頗具深度，尤其對族群意識的歷史沿革，透過事件與事故，以輕快的文字，著實深沉的陳述方式，系統規律的報導出令人嘆喟的陳年往事。

### 得獎感言》

雲林海口僻鄉東勢厝，歷來滄海橫流多磨難，變動不測土地卻孕育多少社會聞人楷模，其中一位曾參與1969年美國登陸月球33名科學家研發製作團隊。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諸位同仁不辭辛勞，諸位評審老師曠達合作，雲林一隅小鄉故事始有亮度呈獻於國人眼前，書寫人衷心感謝。

# 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

## 1.潮州人蔡鴻均族羣

明朝末世，中國唐山頻頻發生旱災，饑荒遍地，又加兵連禍結，居民面臨生活絕路。世居廣東潮州蔡姓族羣由族長李鴻均率領渡台找生路，傳說中台灣島土地肥沃一年三熟，只要肯拼，就有收成。

唐山過台灣是原鄉人對桃花源的渴慕嚮往，但其中也隱含著危險，廣東一位客家詩人有一首“渡台悲歌”警世：

勸君切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十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誰都難

因為渡海變數無從逆料，若遇到奸惡船戶收了銀子，卻怕官府查獲，途中動手腳沉船滅口；也有船到台灣近岸沙汕趕人下船，任其陷入泥淖掙扎；海路途中有「黑水溝」險惡波濤。渡台即使僥倖平安登岸，千年瘴癘往往為外來者殺手。因為渡台過程險象埋伏，都要請神明庇佑。福建人多拜媽祖，傳說她是泉州港北方湄州島的海上女神林默娘，常常在暗夜海邊提一盞燈指引夜航船隻平安入港。福建人到台灣安身立業生活好了，會建造媽祖宮廟報恩。同樣廣東人也要祈求神明庇佑，信仰則是山區三山國王男神；在廣東沿海潮州府揭陽縣有獨山、明山、巾山，巾山山麓有三山國王廟，奉祀巾山山神連清化，明山山神趙助政，獨山山神喬惠威；傳說三山神在宋太祖開基年代曾嚇退叛軍，歷史神話加持，三山國王廟香火鼎盛不衰。



蔡鴻均族人行前敬謹祈求三山國王神明賜香火和「宣爐」，此爐出於西元十六世紀，南方暹羅國（今泰國）進貢朝廷一銅鑄大象，宣德皇帝下令鑄造數百香爐，傳播全國祭祀之用。蔡鴻鈞族人乘坐戎克船平安通過「黑水溝」，來到雲林西海岸「五條港」登岸，早年來到的泉州人態度強硬不讓廣東人落腳混居；蔡鴻均族人被驅逐深入東方六、七里榛莽荒原，猶有原住民遺棄的「番仔寮」，他們已退到內陸去了；族人又發現一道流水清澈「吼尾溪」，有汲水灌溉水源，選擇北岸半里處建造棲居草寮落腳；族人圍獵野鹿野羌野兔，伐木挖樹根，除草根，擔挑壟高泥土填窪窖，造畦圃種植雜穀蔬菜，順利萌芽茁長，台灣土果然肥沃，比原鄉廣東的土地加倍好。

溪岸龍骨車汲水灌溉的田畦，種水稻成長快速綠油油，結實纍纍，族人叫它「狀元田」。

溪邊沿岸雜林草原一片片開拓，田地漸漸擴張；百千年蠻荒面貌改變，竹木圍繞農舍聚落相牽相連。廣東揭陽縣原鄉蔡姓第一批族人來到這裡拓殖成功，隨後有潮洲渡台客家人過來依附，拓墾地盤再擴大，新聚落一處處集結。

某年的事。自始排斥廣東客家人落腳混居的泉州福佬們，純屬偶然結絆成羣過來東方六、七里地頭試探，驚訝發現，當年被趕出五條港的客家人，到此地拓殖，結果有超乎預料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嘉禾良田阡陌縱橫，砌的厝好多好多，勢力欣欣向榮，已經超越了海口五條港很多了。

自此海口人就管這個地方叫「東勢厝」，意指海口東方形勢興旺，砌了很多「厝」，住了很多人。客家人也欣然接收。

提到東勢厝開發歷史，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客家人蔡鴻均族

羣應是開山祖無疑，對東勢厝日後發展功不可沒，後世感戴念舊理所當然。

## 2. 禍災滄桑——消失的客家人、船頭港

蔡鴻鈞族人落腳定居時，鄭重其事搭建一間厝，以「宣爐」插香奉祀三山國王香火，到乾隆年代族人生活已穩定，集資在原址建造一幢廣式宮廟（1754年）；道光年代又擴大建廟（1848年）。

……當年蔡鴻均族人來到「吼尾溪」畔開天闢地，之後閩南泉州人一批一批來到，各自聚居與客家人不相往來，雖然腳踏一塊地口飲一溪水，卻未形成命運一體意識，感情疏遠的結果，雙方為了爭地盤爭水路發生衝突，嫌隙累積日深，終於爆發慘烈集體械鬥，肉身相搏不稍退讓。在泉州人人多勢眾情況下，客家人折損嚴重，餘眾苟延殘喘退讓地盤和灌溉水路，偏又雪上加霜發生客家聚落瘟疫，又折損人命。

客家聚落處處傳出號啕哀泣，淒淒慘慘；在同一夜晚，還有一口氣的活人提著包袱扶老攜幼集體逃亡離開東勢厝故居；為了從「滅庄」慘禍求一線生機，他們放棄這裡的所有財產家園，放下信仰的三山國王廟，以及墓園裡長眠地下的先人。

東勢厝的開山祖客家人到底飄泊何方？泉州人不清楚，…直到事隔兩百餘年後，這個血淚斑斑的謎，依然沒有答案。

東勢厝的開墾，自「吼尾溪」畔揮動第一斧，然後朝向北方開展版圖，延伸到「新吼尾溪」天然界線。到乾隆年代，南、北兩「吼尾溪」中間沖積平原有二十多個聚落散佈棋列；不

同族羣墾戶有一共同特質，胼手胝足做牛做馬打拼，「雙手挖土飼兒來大漢」。增加聚落的取名，以風土地貌或人文之考量，含蓄著草根性鄉土味。例如聚居溪邊建造圳渠灌溉地點叫「圳頭厝」，後來在這裡建造河港行船鹿港、澎湖媽宮，北部艋舺做貿易，這圳頭厝也叫「船頭厝」。船頭厝西邊叫「港仔底」，再去留姓族人聚落叫「留厝庄」。

東勢厝東邊一片放牛曠野，黃姓族人聚落叫「牛埔頭」。牛埔頭東北方呂姓族人聚落叫「呂厝庄」，它的東邊張姓族人沿著月牙形大池塘四週結廬間里叫「月眉庄」。月眉庄西北方有四家湊合的「四塊厝」，正西方出去有三家湊合的「三塊厝」；再去三里有三口面積遼闊蓄水森森深潭，東邊潭邊聚落叫「東潭」，居中聚落叫「中潭」，西邊聚落叫「西潭」；後來三大水潭飛來萬千鷺鷥棲居，蔚為奇觀，三個潭邊聚落結合為一叫「鷺兒潭庄」，這「鷺兒潭」台語諧音「路利潭」，「路利」寓意「前途吉祥順利」，索性叫「路利潭庄」。

東勢厝北邊四、五里，古早墾民偃著沙崙背風處居住，山頂常常傳來嘶嘶馬鳴，順理成章叫「馬山厝」。又道光、光緒年間，從海口「蚊港」和「三姓寮」遷徙過來結合新聚落叫「阿芹厝」，「芹」與「近」諧音，表示離東勢厝庄頭很近。阿芹厝附近，有個聚落混到從前平埔族原住民茅寮中間，庄名叫「番仔寮」。番仔寮東邊，康熙年代來自福建同安縣的墾民聚落叫「同安厝」，後來人丁繁衍眾多，到嘉慶年代「樹大分枝」，陳姓族人集體移徙南方兩里另結聚落，一致共識，期許位處同安厝老家南方的新家，能更加昌盛興旺，庄名叫「昌南」。

也是嘉慶年代，福建連安縣許姓族人渡台，集結東勢厝北方三里處，叫「許厝寮」，後來部份遷移西南方另立門戶，叫

「新許厝寮」。

再說乾隆年代，許姓族人在西隅海口交界結庄，以福建原鄉澄海之名叫「澄海厝」，因「澄」、「程」諧音，後來叫「程海厝」。

東勢厝二十餘聚落打拼墾拓，農產已自給有餘要找出路，同時生活用品也要找來路，雍正、乾隆年間圳頭厝建造內河深水碼頭「船頭港」，船運農產去鹿港、澎湖媽宮、北部艋舺，也遠去福建廈門販賣，回程載布疋、藥材、建材。「船頭港」發揮貿易買賣之利，港岸建設街衢通路，連接到各聚落，互通物資活絡經濟，地頭進步了。

「船頭港」榮顯東勢厝卻不是天長地久，二十年後，潛伏大溪對岸四湖人突然集體攜械過來攻打船頭厝街，造成淒慘傷亡，天不見憐瘟疫又來奪命，港區活人紛紛逃離他方，從此港口作業完全停頓，不見桅竿帆檣了。街坊空屋朽敗傾覆，又來了爆發山洪，漫岸濁流潰決堤岸，碼頭隨波逐流消失。

「船頭港」和船頭厝街永遠消失。

### 3. 天人交煎聚落覆滅

東勢厝泉州人逼走客家人，擴充土地家園，卻不能保證有永遠好日子。原因是泉州人也只認同宗姓血緣和原鄉地緣，為了爭地爭水，互不相讓衝突往往引發集體械鬥。

殘酷的械鬥，再有無法預防控制瘟疫，致使最珍貴的和平和平安雙雙粉碎，事例接二連三。

乾隆年代，發生漳州人和泉州人同宗姓氏族羣械鬥，坐落

西北方湖仔內和火燒牛稠聚落，黃姓與附近吳姓族人兵戎相見落敗，殘眾集體遷徙到東勢厝庄和牛埔頭庄，這兩個庄頭屬黃姓族羣地盤，慨然容納。

嘉慶年代，「吼尾溪」北岸留厝庄族人，與對岸四湖人爆發爭端械鬥，留厝庄住戶銳減，衰落稀微一蹶不振。

又如第2節後段所述，船頭厝街的覆滅。

集體械鬥是有形的殺伐，瘟疫是無形的奪命殺手，隨氣候環境變遷出現，東勢厝曾經有多次大流行。一次發生在早年泉州人與客家人械鬥時；又一次是雍正年代，東邊的「呂厝庄」街突然爆發瘟疫造成嚴重死亡，餘生者紛紛拋棄家園移徙四方，呂厝庄街成空戶鬼域，傾頽覆沒。直到光緒年間，才有外地人來探索立戶，湊合七十四戶小庄；有張、林、謝、楊、李、陳等等百家姓恰恰融合，期待共同努力恢復早年數百戶市街盛況，不再叫「呂厝庄」，換來一個充滿希望的：復興村。

族羣械鬥和瘟疫恐怖奪命，還有無從預測的天災，能致沉淪地獄。

同安厝北邊附近有一個也叫「湖仔內」小聚落（與西北方湖仔內同名異地），在光緒七年（1881）冬季深夜，突然天象遽變，超級暴風挾著漫天飛沙襲到，到天亮大風沙停了，庄頭被數丈高沙堆山崙埋沒，人畜一個也沒逃出來。

大自然展現無比威力新造山崙，東西橫互五百公尺，南北長一千公尺。因突起風變捲起冬季濁水溪溪床乾燥沙土，風沙到南方不遠驟然轉弱沉降，快速堆積壟高數丈造成滅庄災禍。未久山崙長遍野草林投雜木，野生動物和飛禽羣集為家。東勢厝人同安厝人咸信災禍是天譴，不敢挖掘損毀。這山崙自清朝

跨至日治，又跨到民國，百年光陰稀釋，天譴造山之說不再，民國65年（1976）有同安厝人大膽動了挖掘山崙第一鋤，運載土方填塞閒置窪地為平坦田地；接著附近民眾紛紛跟隨挖掘，有如螞蟻搬食物一車又一車挖了二十年，「湖仔內」山崙被夷為平地，變做阡陌縱橫農田。

「湖仔內」山崙開挖過程，發現百年前沉埋的地基石頭，腐朽的大廳拜天公「燈樑」，木材灰燼，破碎的灶台，陶甕、瓷碗、鐵鍋，還有人和牛的骨骸。有一塊長方形花崗石土地界碑，寬40公分，高150公分，厚度15公分，正面鐫有「王寶界址」四個漢字。一同安厝農家視為珍寶珍藏，不輕易展示外人。

湖仔內山崙遺址西隅，有一間陳舊簡陋小廟，祭拜當年罹難者。

百年前發生一場沙塵暴埋葬「湖仔內」，它的東邊鄰庄相距僅僅半里卻逃過大劫倖免，這個小庄頭叫「林茱寮」。鄭成功治台時，部屬林茱帶人到這裡開墾，用林茱做庄名。此地開發成果領先別庄頭很多，庄人富饒引來盜賊覬覦，搶劫手段兇殘至極，其時政府官兵鞭長莫及未能為「林茱寮」人解除匪盜災禍，庄人紛紛離開家園另覓棲枝；聚落荒蕪不見人踪，神農大帝保安宮香火斷絕，淪為蟲鼠窩巢，終於破陋不堪。直到日本人接手統治台灣澎湖，救平地方土匪，再也沒有打家劫舍情況，鄰近的同安厝人過來開墾，一切從頭來，荒原漸漸恢復生機；到民國77年（1988），庄人出錢出力合作，拆掉破陋保安宮廟，重新砌蓋一幢巍峨富麗新宮廟，沿用百年前舊名「保安宮」，恢復供祀神農大帝，增加陪祀地方神陳元帥。

東勢厝開發走的是漫漫荊棘路，械鬥、瘟疫、天災、匪禍



，三百年拼搏過來，一頁一頁血淚斑斑。「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不是誇大之言。

#### 4.「牆家內」黃木崛起

這裡說說東勢厝動盪紛亂無秩序世態中，崛起的一個人中嶽奇騏驎。

清朝道光末年，福建省泉州府原鄉青年黃畔，偕同新婚妻子阿連和胞弟黃幡，從沿海戴雲山東南晉江出海口泉州搭乘戎克船渡台，順利通過「黑水溝」來到台灣中部鹿港登岸。三人買一副搖鼓擔，一副油擔，踏上南路行程，沿途過庄過戶叫賣搖鼓油品，做生意籌盤纏，目標銷定百餘里諸羅縣蒜頭六家佃（今六腳），投靠早年渡台親族。三人夜間借宿民家，或露宿曠野菅芒叢中，一程又一程來到線尾（今彰化）南境大城，濁水溪沒有橋樑也沒有櫓公排筏可以渡水，三人撩落濁流，搖鼓擔和油擔沈入水中流失，三人手牽手步步驚魂，很僥倖抵達南岸。但搖鼓擔和油擔失去了生意沒得做了，盤纏已見拮据，三餐省吃儉用過麥寮、同安厝、昌南庄，來到東勢厝牛埔頭天色已晚，借宿一民家，主人姓黃，非常湊巧遇到的是福建原鄉的遠房堂叔和堂嬸，誠懇挽留黃畔三人留下合力拓墾。黃畔三人感動盛情溫馨，決定留下來和堂叔堂嬸同甘共苦，不再過去諸羅縣六家佃了。

牛埔頭地質肥沃，比福建原鄉的石灰礫質土地生產力加高二倍三倍；頭一年年底黃畔三口之家自給自足了，第二年年底蓋一幢嶄新竹槓厝，又有一頭水牛做了耕田好幫手，黃家視同生命照顧愛護。

幸福的家庭突然生變。有個月黑風高深夜，匪徒結夥來搶

水牛，黃畔黃潘兄弟勇敢拒敵護牛，一場戰鬥水牛被劫走。黃畔身受重傷，彌留遺言交代胞弟好好照顧阿連，生兒育女延續祖上香煙。

黃家渡台第一代祖黃畔不幸殞落牛埔頭，胞弟黃潘遵照遺言交代連接阿兄未竟之緣，生育四子，長男、么男染疾夭折，次男黃琴，三男黃木長成於咸豐、光緒年代。同胞兄弟性向特質有別，黃琴擅長農藝生產，黃木愛做生意。有一日去諸羅城看看，有一處活豬拍賣場，黃木發現豬價比東勢厝庄腳超過一倍好。腦筋一轉，回來東勢厝雇請工人和武師保鏢數名，巡迴各庄頭聚落買豬，趕回牛埔頭混養，約有一百頭便請工人保鏢帶護豬獵狗，趕去諸羅城活豬拍賣場。事先避開海線匪徒出沒路徑，走單純的內陸道路，途中買農家番薯、豆子、蔬菜餵豬，豬羣才有體力撐到諸羅城。街市豬價奇昂，黃木一趟又一趟趕豬拍賣，獲利非常高。攢積資金在牛埔頭庄建造「油車」工場，加工壓搾土產花生、芝麻油品，副產品糟粕做飼料，生意興隆日日見財。

接著黃木又開設一家酒舖，用米、麥和豆子酒麴醱酵釀酒販售；再開設一家「盛順商號」做生意，建造貨船跑鹿港、艋舺、媽宮做貿易。連鎖企業聚財富甲一方。黃木名聲傳揚四方，人人尊稱：木仙。

社會紊亂治安敗壞，黃木廣交武師雇請保鏢，尊俎折衝降伏角頭勢力，再斥資建造厚重高牆保護家族數幢宅第，類似鹿港紅磚鋪地廣大庭院，有古井、下水道、倉庫、牛稠、馬廄、曬穀埕；厚牆留「銃洞」可射擊來犯盜賊，養三匹紅鬃馬，備若干銃枝。自從黃家牆堡建造完成，以後不再發生庄頭劫掠禍災。



這個黃家特殊建築，地方人管它叫「牆家內」，意指堅固圍牆內的黃姓族居。

「牆家內」黃木名聲無遠弗屆了，店頭伙計定期前去鹿港收帳，手推車載銀子上頭插枝「牆家內黃木」旗子，不曾遇到有人阻道搶劫勒索。彰化縣上司獲知東勢厝牛埔頭黃木才能出眾，遴聘擔任海豐堡總理。清朝台灣省彰化縣行政區有十五堡九百九十三庄，海豐堡包括濁水溪下游南岸麥寮、海口（台西）、東勢厝及四湖部分。官廳招致地方強豪維持治安，推動政事與土地租稅事務，賦予決議、仲裁、預算、執行權力；總理衙門設「牆家內」。木仙地位更見崇隆。

黃木的宏觀遠見深謀遠略，抬舉他崛起海豐堡，家運廸吉子孫枝葉繁茂，阿兄黃琴有黃九、黃根二子，他有黃獻、黃達、黃途三子，五房傳二十六名男孫十多名女孫；瓜瓞綿綿福祿雙全。

## 5.五十二年殖民農奴

世事詭譎難料。「牆家內」木仙名聲推上頂峯極致，旋為世局顛盪牽連開始返轉。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清國和日本為高麗國東學黨事件起爭端引致兵戎相見，清國海陸軍都戰敗，面臨岌岌危機，派首相李鴻章到日本馬關議和，李鴻章出賣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日軍於五月登陸台灣北端澳底，六月佔雞籠（基隆），台北城，揮兵南下征服台灣人反抗義軍，攻佔竹塹、苗栗、台中、彰化，過濁水溪入雲林，燒燬斗六門和近圍庄頭民房四千九百多戶，殘殺無辜百姓三萬餘人。

海豐堡總理獲悉日軍部隊朝向西部海口挺進，驚恐擔心海口民眾安危，親率族人長輩和東勢厝士紳，前去東方六、七里

埔羌崙（今褒忠）路口，迎接日本軍隊過來東勢厝牛埔頭，「牆家內」族人和庄人煮大鍋飯菜供食招待，日本人接受黃木要求，沒有發生殘酷屠殺。

事後，海口人對黃木的做法看法兩極，一說「木仙」為顧全海口人生命不得已屈從強敵，一說他為了保全地位和財產投降日本人，是漢奸。

過不久日本人展示鐵腕，沒收「牆家內」三匹紅鬃馬和自衛槍枝；接著執行新制行政區，廢掉海豐堡，一夕之間黃木總理身份化為塵埃。木仙一生孤詣經營從此沒落，悵悵怏怏一兩年，結束他嶄奇出眾的人生。

一年一年過來，日本人強勢鎮壓，海口的族羣械鬥不再發生，土匪盜賊也消滅了，社會秩序建立，黃家「牆家內」防衛功能已不存在，另方面家族人丁增加快速，原來軒敞宜居環境顯得侷促狹窄施展不開，家族協議一致，矗立近半世紀紅磚高牆拆了，族人分頭向外發展。

1895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大環境明顯改變，治安和瘟疫都能控制，衛生措施普及城鄉，交通建設利益運輸，水利規劃幫助增產，施設公學校普及基礎教育提升知識水準；一項一項做過來，利益人民大眾脫離原始失序、落後。但日本人一方面加強鐵腕控制，迅速祭出苛酷刻薄的「匪徒刑罰令」，臨時法院制度，連坐式保甲保安組織等嚴厲法律，無情控制台灣人，再進行貪得無厭的壓榨。官方掩護下，日本資本家在台灣陸續建設製糖會社三十七家，其中雲林佔有四家。東勢厝農戶在脅迫之下家家戶戶都要種甘蔗，生產原料提供會社壓榨製糖，不種甘蔗農戶斷絕灌溉水源懲罰，以致農民莫敢不從。原料甘

蔗由會社單方決定收購價格，農民不得異議。而原料載到會社磅秤重量時，又被動手腳剋扣斤數。東勢厝曾經有三個庄「保正」（今村里長）連袂去到會社一試磅秤，三個人一起上了磅台，合起來重量只有50斤。

「三個保正50斤！」成了傳遍海口笑話，會社卻辯說是磅秤偶然故障緣故。

東勢厝農家和其他地方農家都一樣，做牛做馬勞動生產，被剝削壓榨以致貧困的生活永無翻身改變機會，民間流傳一句話：

### 世間第一慇，種甘蔗給會社磅！

1930年，日本殖民台灣第三十六年，有一位人道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日本教授，到台灣觀察瞭解殖民地狀況，結果表示同情，贊成台灣人民主運動爭取平等利益，對日本政府官廳與資本家掛鉤壓榨、剝削蔗農不拘同，在著述『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說了公道話：日本製糖會社對待蔗農，等於是甘蔗原料獨一收買者，而貧困的蔗農在會社貸放生產前金約制之下，淪為會社的長期使用人……。

這位台灣農民朋友，被日本官廳撤消教授名銜職位，仍不改初衷，風骨凜然。

日本人在中國河北省宛平縣廬溝橋軍事演習挑釁，引發中日戰爭。自1939年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抑制台灣語言和宗教信仰，要台灣人禮拜日本「天照大神」改台灣姓名為日本姓名，參拜日本神社，學生向東北方遙拜天皇神宮，表示忠誠。

東勢厝青年被征召做軍伕兵工，去中國，去南洋做砲灰……

殖民地台灣人的悲情慘痛罄竹難書。

## 6.新時代魔夢

1945年8月，日本廣島和長崎二大城市，先後被盟軍投下原子彈，徹底毀滅。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東勢厝，鄉人搭設歡迎牌樓迎接中國官員士兵，列隊高唱台灣話《台灣光復歌》：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  
哈哈！到處歡迎，到處歌聲  
六百萬民同慶祝，壺漿箠食表歡迎

東勢厝人都相信，脫離奴隸枷鎖回歸祖國，從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始政統治，卻出乎意外出現一項不公平，從省級到縣級機構，主管首長一律用中國人，中等學校校長用中國人，雲林斗六、虎尾、龍岩、北港四家糖廠廠長，全都是中國人，台灣專業技術的佼佼者，一個個安排屬下職位。

再來東勢厝人又發現，中國接收官員愛貪污，比較之下，日治時代不可能出現的醜事，現在出現了。

民間大眾訝異的時候，更加直接的影響爆發到不可收拾，米糧突然奇缺，比日治時代嚴重，零售價一日三市，上午漲，中午漲，傍晚再漲，戰後一年四個月，米價竟然從每斗一元漲到每斗四百元。飽受饑餓折騰，民間這裡那裡一樣的抱怨說詞：狗去豬來，沒卡好！

狗指日本人，以前台灣稱呼日本人「四腳仔」，但狗至少會顧門，現在來的中國人是豬，只懂得吃，吃就是貪污，官商

勾結圖利。

不只東勢厝人對中國人不滿不平，全台灣的人都一樣對中國人不滿不平，終於引爆 228 事件。台灣人毆打中國人，火燒台北市中國店，中國兵槍殺台灣人；結果中國人死幾百人，台灣被殺死三萬多人。

發生 228 事件，海口東勢厝人沒有人參加叛亂行動，卻受到無辜牽連，東勢鄉月眉村百姓張溜、張有義、張明、張萍、張龍江、留希、吳卜，呂厝庄張德，牛埔頭黃玉燕，一個個被逮捕下獄，張溜被槍決，其他遭受刑求，判刑監禁十五年到半年，有冤死獄中，有遭受重刑致肢體殘廢，僅牛埔頭黃玉燕家人委託雲林縣政府合作室任職中國人，為他奔走關說並重金賄賂，僥倖釋放。

事實真相，東勢厝人未曾有人參加 228 叛亂行動，只因為黃玉燕是戰後第一屆鄉民代表會主席，頗孚人望，其他人在日治時代曾經參加文化協會和農民組織，遭到逮捕其實是「殺雞警猴」。

台灣一場政治恐怖殺戮尚未平息，中國國共內戰如火如荼，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8年蔣介石帶兩百萬軍民撤退台灣和離島。下野的蔣介石復職視事，有「恐共症」的逃亡者加強戒嚴令，「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檢舉匪諜保國衛民」醞釀，白色恐怖懾服大眾無有例外者。

## 7. 土地改革背後真相

國府在台灣，自詡最成功的政績是「土地改革」。

戰後台灣農民人口佔就業人口百分之六十，其中佃農又佔

百分之七十。早年國府統治中國大陸有過推行土改失敗記錄，因為國府統治階級與地主階級重疊，自己要改革自己會失去既得利益，扞格不通推行不動。等到來台灣兩三年馬上實施土地改革，其實背後有謀略算計。其一，台灣的土地是本地地主財產，用改革手段從中得到糧食，飼養中國大陸帶出來的軍隊公務員和民眾，才有可能繼續維持統治政權；再者，台灣的地主士紳沿襲日治時代風氣操縱地方政治權力，實施土改使地主失去權力後盾（土地），無形中減低國府政權的潛在反對勢力，不著痕跡瓦解民間的組織動員力量；又一權謀，佃農都是無產階級，一夕之間得到財產，對政府感恩圖報，以後容易驅使。

國府推行土改分三階段，1949年（民國38）推行三七五減租，把慣例佃租從百分之五十壓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地價隨即暴跌二分之一，地主被狠狠打擊。1951年（民國40）實施放領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土地，劃出若干售予佃農，規定地價水田繳稻谷旱田繳番薯簽，從佃農手中大發其財。

1953年（民國42）一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地主放佃土地水田保留三甲，旱田保留六甲，其餘放領佃農，政府付給地主實物債券和公營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股票做地價補償金；土地放領佃農規定年利四釐，分十年二十次，水田以稻穀實物，旱田以番薯簽實物償付地價。

非常弔詭令人費解的，規定地主土地屬聯名共有者全部放領佃農，地主悉數不准保留，導致沿襲日治時代聯名土地共有人，一夕之間淒慘破產，其人數佔全台灣放佃地主接近百分之七十。這麼多人淪為家徒四壁社會新貧戶。（至今國民政府仍裝聾作啞不提補償當年破產地主）



國府藉口實施「耕者有其田」取得數量龐大米糧，之前自1950年即開始以「肥料換糧」詐騙農民，規定一公斤肥料換一公斤稻穀，其實肥料一公斤價格一元，稻穀價格一公斤三元，如此「吃人夠夠」對待農民。這項「肥料換穀」實施到1972年才廢止，詐騙剝削22年。

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土地，東勢鄉眾多地主背地裡罵「土匪」政府，大家一致認為，鄉內同安厝糖廠原料農場逾百甲，東境褒忠農場和南鄰番仔溝農場也有幾百甲，全雲林縣合著有幾千甲；政府的會社才是大地主，只要撥出其中小部份放領給佃農，一方面地主收回放佃土地自耕，如此兼顧人民的生活，才是好政府。

## 8. 神聖民主墮落邪惡

1946年以前，東勢厝一直是台西鄉轄區，東勢厝人要去鄉公所（戰前叫役場）或戶政所、衛生所辦事，來回走七、八公里到二十餘公里石頭路，很不方便；新政府施政第二年，東勢厝各庄頭聯合成立「東勢鄉獨立促進會」，主任委員黃玉燕一趟又一趟率同庄頭委員去台南縣政府新營交涉設鄉意願，縣政府終於接受請求。1946年9月22日，東勢厝脫離台西鄉成立東勢鄉。由居住滿六個月滿二十歲公民直接投票選舉鄉長、鄉代、村長；全鄉喜氣洋洋好像集體辦喜事。

第一任鄉長洪光炎任期兩年，終戰後百廢待興，鄉公所經費短絀，職員薪水也拖欠。沒有錢辦不了事。第二任鄉長林燦珍是留學日本大學才俊。薪水按月捐給鄉公所，還是捉襟見肘不見景氣。林鄉長把自家祖產土地賣掉，一塊又一塊，錢捐鄉公所。再以「痾眾在抱」來形容林鄉長的品格最貼切。戰後政



府規定稅目有田賦、水租、戶稅、房屋稅、所得稅、營業稅、屠宰稅、腳踏車牌照稅……，後來又加以家庭人口數課徵「愛國公債」。繳不起稅的窮戶法院派人逮補拘禁吃牢飯，或者被警察押到農會辦理切結貸款繳稅。

為了這種事林鄉長多次出面為鄉民說話，甚至和法院人員和警察爭執；虎尾區長林金生下鄉督察，林鄉長一次又一次為百姓據理力爭，不妥協。

大家都看到林鄉長有作為，期盼他蟬聯第三屆，他再也沒有勇氣接納盛情。因為做一任鄉長就賣掉一甲半土地，如果再連任就要家庭破產喝西北風了。

繼林燦珍鄉長之後，東勢鄉再出現高品格民代黃蔴，二十多歲當選雲林縣議會議員，有五屆，加一屆東勢鄉長。從來不領薪水，也不包攬工程，不從職務中圖利。這個雲林政壇好人名聲傳遍中、南部，被拱上嘉南水利會會員代表四屆，再當選「評委」及最高席位「常委」。

黃蔴掌理中，南部五縣市水利會人事、財務、建設職權，仍然保持個人一貫清廉理念，不包攬工程，不圖私利，專職運作會務服務五縣市農民，民眾識與不識都親暱稱呼他「蔴哥」。

東勢厝有兩位政治先賢，照倫理推說，後來的從政民代有見賢思齊卓越楷模可資借鏡，時間和現實事例作證，後來者的作為多數每下愈沉，再也看不到廉潔和犧牲奉獻好表現。

斫傷神聖民主政治的第一刀，乃是地方派系，爭奪鄉政和農會首長地位，任用包庇同派系人事或建設利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奪權。民主政治「選賢與能」光環落漆黑暗不被珍惜。

斫傷神聖民主政治的第二刀，是選風惡性蛻變，自六、七

十年代頻頻出現各項選舉候選人椿腳代理賄賂選民買選票，以達勝選目的，風氣敗壞不堪，至投票前夕，甚至有農民不下田，工人不上工，攤販暫時擱下生意，坐在家裡等待椿腳拜訪。而候選人買票一旦當選上任便想「辦法」A錢，彌補買票的虧損。方法如建設工程收回扣，人事任用打點，採購A錢，專款補助A錢等等，次數不一而足。而結果往往應了一句俗語：「鴨蛋卡密麻有縫」，貪污暴露官司纏身，至此民主政治的神聖光環化為塵埃散掉。

時間快有半個世紀了，東勢鄉的民主政治邪惡毒菌一直都如此這般的活躍，找不到什麼治療「特效藥」去除其頑倔。

## 9.無名草地賢人輩出

東勢鄉有一萬六千人口，在台灣2,300萬人口中，每1,438人有一個東勢鄉人：全鄉面積40.1平方公里，佔台灣35,961,21平方公里面積約897分之1；芝麻綠豆小鄉外地人常常誤認為中橫公路起點的東勢，實則一在雲林西部海口，一在台中縣山區，距離有百餘公里之遙。這個海口小鄉沒有優美吸引人好山水，也沒有工商企業進駐帶動繁榮，農家做田種五穀，或開畜牧場飼養雞、鴨、鵝，卑微落後討生活，似乎先天已注定永遠寒微沒落命運；但從歷史篇頁卻不難搜索到突出個例，以他們生命的彩筆彩畫出世間的瑰麗圖騰。例如道光、光緒年間的「牆家內」黃木，終戰年代的政壇賢人林燦珍和黃蔴；再來騰出篇幅呈現幾位地方賢人的生命軌跡足痕。

### 之一：產婆阿嫌

自古早以來，東勢厝婦女分娩，都由有經驗的阿婆做生婆

，原始的接生，「生有過雞酒香，生沒過六片板」險象環生。直到約三百年後1934（日治昭和9）年，牛埔頭「牆家內」望族長孫黃欽川娶親，新娘是嘉義市前清秀才楊謙光孫女，諸羅城書香門第千金，嘉義「護生助產士」學校畢業，嫁來雲林海口名聲大噪。她出生時父親楊崙醫師不喜女娃，取名「嫌」，十四歲母親分娩小弟難產過世，阿嫌悲痛不捨，立志做助產士幫助婦女分娩。

阿嫌親切勤快，自家分娩坐月子，也撐黑傘（習俗女人坐月子不能見天），坐牛車出門服務。從未定價收費，由著誠意給個紅包。遇到窮困人家則抽出錢票，收下紅紙，把錢放床頭招呼：「嬰仔，這乎汝買牛奶粉，吃乎賢大漢，賺錢有孝阿爸阿母！」有人睡稻草鋪蓋麻袋，她脫外套給娃娃做被子，隔日挑幾件兒子衣衫（她有四男二女），提幾個鴨蛋去給產婦進補。

日治年代到終戰後二十多年，海口東勢厝、台西、四湖、麥寮、元長、褒忠，方圓數十里只有她一個助產士，常年日夜不分忙碌，體力透支招致糖尿症纏身。到民國60年代有新生代助產士接棒，她才放心交棒。

## 之二：造林鬥士林華三

日治昭和6（民國20）年，林華三出生同安厝農家，十個兄弟中排行第八。早年祖父為朋友做債務連帶保證人，那人倒帳，以致林家土地被債主拍賣抵債，家庭破產。華三慈悲的外婆，用私房錢買一頭水牛贈送林家，幫助做工掙錢，水牛連續生小牛，結果有數頭牛了，和龍岩糖廠簽約，承包甘蔗原料運搬。收入買土地，十幾年擴充十四甲多，擠身同安厝大地主。

林華三自小看家人血汗打拼，學習吃苦勤勞。終戰後考上嘉義高農森林科，國家特種考試及格分發省政府林務局。學以致用深入花東，北部竹東，南部旗山、荖濃、大埔、潮州，中部阿里山林場交力坪、科子林、十字路、平遮那、達那、來吉山區，管理三十多林班，新植造林，養育「刈草」護地，千百公頃。

長年穿梭山野莽原，偶有鯨面配彎刀原住民，沒有其他人跡；山豬野獸出沒，山洪、落石危險萬分；遇到久雨交通斷絕，山腳無法運糧上山接濟，山頂人員斷糧，煮「味噌」加雨水止餓，個個消瘦乏力。山區的日子，多麼辛勞，另方面要忍受長期無法照顧家庭妻兒的心酸煎熬。長逾四十年，林華三足跡到處，高山長青澗水長流，不愧是以生命愛台灣的卓越楷模。

### 之三：現代夏禹謝勝彥

森林是台灣島的保護神，水利則是台灣島生命泉源；森林和水資源，或受自然界氣候影響，或受人為因素破壞，極需保護與再生，成敗攸關國土安全和民生經濟萬端；繼日治時代水利建設，民國有三塊厝農家子弟謝勝彥，完成成大水利工程造詣即投入台灣島水土保護及再生工程，呈給全國同胞亮麗成績單，包括：

—50年代，任職台灣土地開發資源委員會時，開發彰化縣寓埔海埔新生地，千百年荒蕪沼澤打造成平坦陸地，面積840公頃，成就中部規模最大工業區。

—60年代，規劃、建造雲林台西新興區海埔新生地，面積700公頃。

—70年代，掌理水利局第七工程處，完成南部高、屏地區河川之開發、管理、利用，包括堤防、水道、灌溉、防洪。繼續進展南部水資源之開發，建南化、牡丹水庫，解決南部用水問題。

—8、90年代，完成嘉、雲西部海口堤防建設，再移師中部水利規劃。謝勝彥是現代台灣夏禹。

#### 之四：台灣教育推手林清江

民國28年次林清江，以教育為人生志業，完成師範大學學程，公費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教育博士，回國服務台灣師大，台灣教育行政高考，教育行政第十一職等特考雙雙掄元。行政院蔣經國院長「三顧茅廬」，殷請擔任台灣教育推手；隨後李登輝總統交付，主持教育政策擘劃釐訂，執行和考核。

林清江職務歷經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常務次長，師大教研所所長，訓導長，省教育廳長，教育部長……，火車頭牽引台灣基礎國民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列車，一程接一程，跟上時代腳步。

#### 之五：工程建功吳添來

60年代，政府籌劃建造南北高速公路以暢流台灣交通，日本人評估成功機率甚低；行政閣揆蔣經國找到任職中華工程團隊工程師吳添來（東勢鄉東北村人），責成土地實勘測量，工程技術條件；吳添來戰戰兢兢以赴，自北端基隆起點到南端高雄，山脈壑谷險阻，東西切割大溪淡水河、頭前溪、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虎尾溪、北港溪、急水溪、曾文溪、鹺水溪

，一重重天塹障礙，經歷排除萬難的勘驗，結論是工程空前艱巨，但工程團隊全力以赴有把握克服。

吳添來總工程師率領團隊動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終能克服險阻，比預定進度提早竣工通車。隨後吳率領中華工程團隊，遠赴西亞石油王國沙烏地阿拉伯，克服沙漠惡地阻礙，完成高速公路建設。從此台灣工程技術馳譽國際。

## 之六：企業有成張云

70年代，東勢鄉月眉村農家子弟張云，當選全國第一屆十大傑出企業家，台北市雲林同鄉會理事長，又當選全國十大傑出農村青年，出類拔萃。張云少年時父親做生意失敗賠掉兩甲土地，家庭陷入窮困。唸國小時拾稻穗、番薯、土豆，唸東勢初中課餘假日幫人家放牛；畢業上台此，半工半讀唸高中，跑雜貨店跑醫院做推銷。打拼攢積多年，和朋友合夥頂下美國卡德藥廠代理公司，努力經營，賺到他的人生第一桶金。回月眉村買土地，比當年父親賠掉的還多一倍。

從此南北奔走兼顧農務商務。陸續創立駿益、復伸、驛城、佳培、天行等貿易和大飯店企業；與桃園楊敏盛醫師經營「敏盛醫院」，從十多張病床擴充到1,300床，為北部同胞提供出生到老年全程醫療服務。又創設桃園「怡仁醫院」，以及其他醫療體系十餘家，擴大服務層面。

## 之七：親情風彩林振盛

日治大正11（民國11）年，林振盛出生西螺東興里，父親迷信相命推言壽限四十，為此沮喪頹唐，寄情酒色揮金如土，敗掉祖產油車、碾米廠、木材行。西螺無立錐之地，飄泊海口



東勢厝，家庭蹭蹬不堪。振盛12歲父親辭世，其實比相命推言年限還多了一千五百多個日子。

林家三餐難繼，母親幫傭做工，五男二女都到野外拾遺或摘野菜。振盛18歲上台北「北京語、廣東語訓練所」訓練學習，然後去到中國廣東日軍軍部擔任通譯，薪水豐厚，匯回東勢厝飼養兄弟姊妹；做通譯總會編理由救中國人，免遭斬殺酷刑。

後來日本軍官起疑，威脅以「叛國」論罪，振盛辭職，找廣東朋友，合夥買米加工米粉乾糧，其時日軍斷糧嚴重，振盛會日語推銷，獲利甚豐，繼續匯款台灣，家人免致挨餓。

過一年多，日本戰敗投降，振盛不願被遣回原籍台灣窮困過日，逃亡走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到新加坡，先賣魚維生，攢積資金，轉行做漆料，娶華僑姑娘成家，擴大規模成立漆料公司，不斷匯款台灣接濟兄弟生活，多年後，給兄弟各買一幢厝幫助定居。

民國48年台灣發生八七水災，從這年以後，每逢台灣風災、水災、震災，都不間斷捐款救災單位賑災。

林振盛愛手足家人，也愛台灣，親情風彩世間無以倫比。

## 之八：太空科學家黃志強

昭和11（民國25）年，牛埔頭「牆家內」黃欽川、楊氏嫌伉儷長子黃志強出生。到成年在台北服預官役時，教育部長計劃籌設電視台，求助日本，日方漫天要價。國防部長屬下有四名台灣第一屆清華大學電子研究所碩士，帶兵太可惜，同意借調教育部，設實驗室讓黃志強四位研究電視製作，結果自製成功，在南海路植物園公開試映，轟動全台灣。日本人先倨後恭



大幅降價，終於成立台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台。

黃志強獲美國普渡大學獎學全，出國留學電子博士，研究尖端科技，為美國國防部析解電機系統問題。美國總統甘迺迪網羅33位科學家，合作研究人類登陸月球，黃志強在內，製作「阿波羅農神號」太空船，於1969年7月20日，太空人阿姆斯壯、愛德林，柯林斯三飛行員登月成功，震撼世界。

其後黃進入TRW太空公司，轉林肯太空工程公司。1980年又轉艾爾沙加度航空工程公司，升任經理，主持雷達和微波通訊研究，繼續推動太空科學，迄今21世紀仍在美國工作，七旬翁耳聰目明老當益壯。

之九：高分子化學明星許千樹，程海村人，現任交大暨聯合大學副校長。

之十：廉潔典範萬居財，東南村人，財政部關稅局查緝處處長退休。

之十一：煉鋼合金專家黃世尊，牛埔頭人，60年代籌建中鋼俊才。

之十二：肥料專家留有財，月眉村人，開發新型有機肥幫助農民增產。

之十三：藝術博士黃士娟，東南村人，黃欽川、楊氏嫌伉儷孫女，東京帝大藝術博士，民國92起任教藝大研究所，同時著力台灣藝術建築古蹟維護保存，成果斐然可觀。

## 10.21世紀東勢鄉的美麗和哀愁

立足21世紀東勢鄉，回顧緬懷三百多年來先人胼手胝足勤耕易耨樣貌，再看今日東勢厝，一方面感受她的風采美麗，又免不了心口縈繞哀愁，兩樣心情複雜交織。

直到今日，東勢鄉仍有上千農戶守著田地耕作或畜牧，其中不少六、七十歲老農，堅持「土地是生命」不忍放手退休。有了至情維護使這片海口土地終年綠油油，水稻、番薯、玉米、花生、毛豆、蔬菜、紅蘿蔔、白蘿蔔、西瓜、豆類、柳丁、洋蔥、太陽麻，十多種活力植相迤邐阡陌間，形成汗水和大自然和諧融合美麗景緻，多麼怡人悅性。這片土地長久以來也孕育著多麼感人的「人文之美」，賢人輩出造福鄉邦大眾，一時之選書不盡言。

這麼美麗可愛的土地，也縈繞灼熱的哀愁，肇端為台塑麥寮六輕石化廠的環保汙染效應。自八、九十年代以來，台塑麥寮兩、三千甲一百多家工廠烟囱，日夜不斷冒出濃煙汙染乾淨的空氣，麥寮工廠周邊學校要關閉窗戶戴口罩上課，街頭庄頭長年嗅到臭味，距離一、二十公里的東勢鄉空氣也不再乾淨了。

台塑麥寮石化廠使用生產原物料與相關副產物有255種物質，其中132種對人體健康有危害。雲林縣環保局委託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團隊作追蹤研究，確定六輕石化廠排放揮發性有機體，與鄰近台西、崙背、四湖、東勢有顯著相關，癌症發生率明顯增加，其中距離十公里內的麥寮最嚴重。

六輕廠排放有毒煙塵，附近農作物枯萎，池中魚類中毒，

近海漁場破壞，引致糾紛多次。到近年，六輕廠的有毒石灰與地方不肖民代勾結，載到東勢厝留厝庄廢棄池塘傾倒，也載到海口閒置農地魚塭傾倒，民眾出面抗議遭到敵意威脅。

六輕廢棄毒石灰屬腐蝕性強鹼，會滲透土壤致草木枯死，其中毒金屬會造成地下水污染，擴散為害，這種毒石灰，六輕每年生產超過32萬噸，以各種方式破壞污染土地環境。東勢厝人還不見什麼單位出面解決，監督清除傾倒的毒石灰。如此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環保危機，要怎麼辦呢？

只有翹首問蒼天了。

# 白鶴傳奇》

報導文學類 佳作

丁萬復



## 丁萬復

### 個人簡介》

1957年生。

國立空中大學。

文史工作者。

### 評審評語》

1. 主題十分有趣，值得深入挖掘，頗能展現雲林一地的在地特色。
2. 地方藝陣歷史，平鋪直敘，文筆較差。
3. 介紹白鶴文化的起源、發展，大部份都是資料，應該實地查訪當事人以取得第一手資料較佳。文字流利，淺白，尚可。
4. 由地方藝陣轉向地方文化產業的「白鶴陣」報導，題材

可貴，惟缺結構、文學性，流於資料寫作。

5. 本文雖以白鶴陣為主題，企圖表現地方民俗與文化特色，然過多介紹鶴的類別，相關於白鶴陣與地方人文發展的情節與特性相對少了許多，使人難以探究到這個專屬於地方的人文藝術的美學與文化精髓。

### 得獎感言》

從民國86年開始從事文史工作，出版了幾本社區的踏查：「台西風情」（台西地方誌）、2009雲林國際偶戲節、也編纂了台西「丁氏祖譜」。

每當疲憊之時得獎，倏然心靈注入一股活泉，自應努力為地方寫紀錄。

# 白鶴傳奇

從地方「藝陣」到年度文化活動，「白鶴文化節」創造了「白鶴傳奇」。

1999年起，虎尾西安里辦公處研究結合白鶴陣與「西安百貨街」造街運動，發展「白鶴文化節」，並已成為全縣的年度文化活動之一。朝「民俗文化化」、「民俗產業化」永續發展，帶動地方繁榮。

「白鶴陣起飛」裝置藝術，是第二屆白鶴文化節中用鐵管雕塑而成四隻白鶴造型，2000年白鶴節時再新設兩隻共三對，線條造型簡潔俐落，由雲林縣科技大學文化設計研究室設計，由同心獅子會認養照顧。

為期八天的白鶴文化節，啟幕式封街千人飆舞晚會，晚上盛大舉行，特別安排全台罕見的五間厝白鶴陣上場龍飛鶴舞，揭開序幕。晚會更結合慶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畢業生舞會，在學校校門口西安里文化路封街舉行。虎尾科技大學學生聯誼會會長，更遠赴彰雲嘉各校，廣邀同學動員前來，與虎尾地區民眾鶴舞同樂。

晚上七點啟幕式之前，有虎尾鎮青工會主持的西安百貨街頭(奉茶大賽)進行熱場，承辦這項活動的青工會會長表示，西安百貨街做生意都以客為尊，奉茶是最基本的敬業態度，因此透過比賽，強調服務精神，只要消費者滿意，大家就有賺錢的機會，比賽並設計增加趣味性，報名各參賽者須著大會安排的正式服裝比賽別具意義，參賽者均可獲贈獎品，首場預賽取前八名，於白鶴節謝幕晚會中一決高下。

2000年雲鄉白鶴文化節為期八天，地點在虎尾鎮西安里中正路與文化路口，抽出包括有腳踏車、滑板車、音響和電扇等高達有三百份之多的摸彩品回饋鄉親。

白鶴文化節的另一高潮，是把活動地區擴展延伸到台南七股，由西安里五間厝白鶴陣及西安百貨街和鎮興宮等組成的百人龐大隊伍前往台南縣七股鄉樹林村(保安宮)，與當地的樹子腳白鶴陣大會師，同時有其他陣頭三十多陣一同向該宮康府王爺的聖誕祝壽。為白鶴文化節的跨地演出帶動另一波高潮，達到民俗藝術文化交流，及觀摩學習的目的。

雲林縣第三屆白鶴文化節舉辦慶祝晚會之外，中正百貨街頭亦同時舉辦多項活動，使整個中正大街顯得熱鬧滾滾。

中正百貨街頭的活動中，主要有各特約店推出精彩的商業促銷活動，包括姿樂達的資訊展，展示解說各種大哥大及特殊的周邊產品；美都剪燙店結合大成商工美容科老師的指導，推出十名貌美美髮師當街義剪，精巧的手法引起街頭一陣騷動。

此外，西安里社區學苑兒童台語演講訓練班同學亦上台秀了一段「祥鶴在虎尾」的答嘴鼓，受到在場民眾的熱烈掌聲。

雲林縣第三屆白鶴文化節最後一檔活動，「小西小安鶴族大露營」在國立虎尾技術學院運動園區舉行，這項活動主要結合雲林縣社區童子軍發展協會和國立虎尾技術學院辯論社，的實務經驗所精心設計的活動內容包括有白鶴陣觀摩，露營生活、炊事、參觀旅行、童軍技能、游泳、救生、夜遊、消防演練、營火和趣味競賽等，課程活潑實用，饒富田野氣息。

2001年雲林縣白鶴文化節系列活動「祥鶴在虎尾」台語口說比賽，計有二十六位國小學生參加，競爭激烈。



比賽結果由虎尾國小二年級學生曾文伶脫穎而出獲得第一名、立仁國小宋健州第二名、曾文音第三名，另外，李佳虹、倪巧儒、彭郁霖三位分別獲得優等獎。評審老師認為，大部分同學台風都很穩健，但是在內容和聲調方面仍有進步的空間，尤其要注意避免「國語台灣」式的發音，即用國語發台語音的不正確聲調應予改進，同時內容方面的創作更可與生活相結合，更富予生活化。

這次台語口說比賽，主要以「祥鶴在虎尾」的諧音台語「尚好在虎尾」做為本地人的自我期許與號召，和共同思考探討虎尾『尚好』的活力和方向輪廓。

西安里社區學苑台語師資班也培養很多人才，這一套台語注音符號系統，簡單易學，短期間內就能學會查字典，而達到有音有字的記載，悠遊於延古通今的母語內涵。

「白鶴節」是一種新創的民俗文化產業活動，「白鶴陣」是一種傳統民俗藝陣，「白鶴拳」是一種武術功夫；而「白鶴熱」則是透過上述有關白鶴的種種，營造出的一種時尚風潮，期以催生社區意識，達到共築美好家園的目的。

位在雲林縣虎尾鎮的西安里，每年農曆五月十二日展開遶境嘉年華，百貨大特賣等、系列活動，里辦公處與社區義工也積極發動蒐尋任何可以充實白鶴節的相關內容，即連社區兒童成長營都取名「小西小安鶴族育樂營」，內分四小隊，也各以白鶴門的四種拳派命名為「飛鶴」、「鳴鶴」、「食鶴」，以及「宿鶴」等隊，已儼然蔚成一股白鶴熱。

「白鶴陣」在台灣現知僅存雲林虎尾五間厝與台南七股樹仔腳兩陣，相當罕見，至為難得。但比較兩陣，陣勢，拳步，

隊形、服裝到鑼鼓樂等均有不同，各具特色。與「台灣民間藝陣」一書將白鶴陣歸類為宋江三陣之一的說法，五間厝白鶴陣則不盡相同。

另考其沿革，七股白鶴陣早在日據時代成立，已有七十多年歷史；虎尾白鶴陣則稍晚在台灣光復後，才由新港下崙蔡順傳入，迄今約六十多年，旗號系出少林寺。

少林拳術，其根源歸納五宗，龍、虎、豹、鶴、蛇五大主流。

鶴拳為我國南方著名之武術，它依飛、鳴、宿、食之演變而成的一種拳法，飛者：舒展大方，動作形象。鳴者：以聲推力，激烈勇猛。宿者：剛娜相濟，輕巧靈活。食者：穩狠快捷。

清時有福建、福清人氏方世培，擅長鶴拳之法，相傳一日雨後見樹上鳥鴉因淋雨寒冷而抖翅，致樹枝為之顫動，頓悟顫力之可貴，默識揣摩，創造了縱鶴拳。

少林南派鶴拳，福建流行最早，地域最廣，後流傳於粵、港、澳、台灣、東南亞一帶，鶴系統之多，如縱鶴、飛鶴、鳴鶴、宿鶴、食鶴、孺鶴、白鶴、獨腳鶴、太祖鶴、丹頂鶴等皆具獨特，皆出自於鶴拳。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地處虎尾鎮中南端，位居北港溪北岸，居民一千四百餘戶，人口四千八百餘人，有都市型的西安商店街，也有典型的農村[五間厝]，有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城鄉分明，人文薈萃。

[白鶴陣]是民俗藝陣，台灣光復初期傳入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五間厝]部落，每逢[農曆五月十三日]，[鎮興宮]關聖帝誕辰之日，護駕[關聖帝君]以陣頭遶境，成為全台罕見的節慶

藝術活動。白鶴陣為本里特色及重要文化資產、而[白鶴陣]為慶典節日主要藝陣。

「白鶴文化節」是雲林縣政府年度主要文化活動之一，白鶴文化節擷取地方最具特色的文化，成為節日慶典，不僅保存文化資產，並朝藝術及文化傳承方向發展，里長林文彬以現代結合傳統，加以發揚光大。

白鶴文化節有民俗藝團及五間厝白鶴陣表演、五間厝半日遊、白鶴陣武術大公演。

民國四十年唐山師傅蔡順來台，到虎尾西安里教白鶴拳，也把白鶴拳演變的[白鶴陣]傳授與庄民，庄民不時演練，把此技藝傳承下去。虎尾鎮西安里的白鶴陣為[丹頂鶴]造型，丹頂鶴能歌善舞，中國人視為吉祥物，白鶴陣成員近百人，成員皆學習過白鶴拳。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五間厝「白鶴陣」，是由蔡順（住新港崙仔，少林俗家弟子）在台灣光復初期，來虎尾「五間厝」傳授庄民，蔡順是唐山人。

現年六十五歲的白鶴陣總教練李淮朱，在十五歲開始跟他學習。白鶴陣的步伐有跳巢、七星步、及連環步，七星步用於參神，連環步則用於白鶴陣的行進和舞弄。

要披掛白鶴上場，白鶴拳要有一定的基礎，白鶴分有公母，公鶴紅冠，嘴巴張開，母鶴則嘴巴緊閉，目前隸屬西安里的五間厝，有三對白鶴，成員百人。

白鶴陣的基礎白鶴拳，以輕巧，快、狠、準見長，身形敏捷。五間厝庄的白鶴陣在「頭旗」書有「少林寺白鶴陣」名號。

白鶴陣常用的兵器有雙金間、鐵尺、七吋飛鏢，李淮朱表示，現在白鶴拳以對練為主，兵器暫不傳授。李淮朱說，現在傳授的白鶴拳套路有小梅花、花拳、、等，以短肢、軟肢，八卦走肢、陰陽二十四對反（反肢）為主。目前老一輩已年老或凋零，學校學生的傳授有陳岳珍、李青山，等教練幫忙。

白鶴陣是古代的一種戰陣，可用於對陣打仗，最厲害的陣勢是「黃蜂出巢」用於衝殺，人數越多，聲勢越大，蔡順師傅曾演練過，現在限於人員的不足及訓練不夠，已經不曾演練，畢竟陣勢的帶頭者，需要熟悉陣法的走向，才不致混亂。

李淮朱表示，當時學習白鶴拳要供師傅吃住，全庄的人大部分多有學習，而學習只有精與不精之分，大人小孩多能比畫幾招，成了全民運動。

白鶴陣「出陣」前要先燒金紙（稟神），當時白鶴陣設有基金（共同管理）和鎮興宮是分開管理，現在因廟會而結合在一起，關聖帝君進香或繞境，隨侍出陣。陣容有「頭旗」一人在前，「伴旗手」兩人分立左右，用於押陣。

白鶴陣用於廟會

白鶴雄雌各站兩邊，雙鶴之後，兩旁各列陣頭約三十人。

兩鶴走七星步，八卦步，參神後歸位。

- 演練
1. 陣頭對打。
  2. 走打。
  3. 小刀入鞘。
  4. 對打（或個人打拳演式）。
  5. 跳回，雙方相對站立。
  6. 比手肢對打後跳開。

7. 回復成兩邊。

8. 鞠躬（謝禮）。（結束）

#### 白鶴陣術語

出鞘→對伍衝出

入鞘→隊伍歸位

奔突→快速行進

互咬→和敵人纏鬥

對打→一對一戰鬥

月眉→呈半月形

黃蜂出巢→整隊和敵方近身打鬥

[白鶴陣]出陣前，先以鼓聲（慢音）召集成員，人員到齊後，各人各有其職責，每一職務，視其輕重，皆有副手，以備不時之需。路途較遠，則以車輛運輸，路途較近，則直接步行。行進間，則以行進鼓維持隊伍的速度。

白鶴一般在參神，或廟會、新居落成才有表演，人員可視需要而有增減，出陣前要在「鎮興宮」燒一束金紙（稟神），告知關聖帝君，白鶴要出門，並請保佑一路平安。

虎尾鎮西安里的白鶴陣為[丹頂鶴]造型，丹頂鶴能歌善舞，中國人視為吉祥物。對於店面的喜慶，如設有香案，前面之鶴，踏「七星步」，後面之鶴踏「一條龍」，一條龍腳踩的幅步較小，有「翦腳」，有時踏「小七星步」。對於廟會參拜一定用[七星步]，[行禮]以鞠躬表示，並踏「七星步」。

白鶴可以用於屋宅之「安神」白鶴是吉祥之禽，跳踏「白鶴清屋」（整理巢窩之意），使屋子潔淨。

白鶴的表演有「求偶」、「探爐」、「戲龍柱」、「拼鬥」等動作。兩隻爭鬥中，一隻前進，另一隻則退後，單腳獨立之後衝出，代表求偶或爭寵，可以展翅打鬥，亦可以爪禦敵。

「探爐」是以鶴嘴，深入爐中，來淨爐，然後在爐的周圍巡視一番。

「求偶」的動作，包含廝摩、交頸、母鶴降低身軀等動作。

「戲龍柱」則含「弄石獅」，和龍及石獅耍戲，有玩耍的意味。

白鶴陣，在出陣行進中，成一直線行進，到了廟門，聽鼓聲起舞，有時聽第一隻鶴指揮，可分內、外圈，公、母相隨交叉演出，右轉時，右翅高舉，要進入內圈時，可分翦步進入，基本步法除了七星步、八卦步、大七星、小七星、一條龍、也有絆腳、高低翅、側身點頭等動作。

對於初學白鶴拳的人來說，白鶴拳易學難精，以抖、顫、甩、刺來表現白鶴的靈巧，手法類似太極拳的以柔克剛。

白鶴拳，以雙手來撩、撥，雙手就如白鶴的翅膀，能抵禦，能拍打，雙手以斬、刺、撩、撥，形成一套柔中帶剛的拳法，身體以閃、斜進、轉身來變換位置，對於敵方正面的攻擊，藉圓形的盤開來化解，再出拳攻擊。

對於腿部的運用，較少有大動作、大高度的出擊，對於敵方的腿部攻擊，主要以雙方震、抖，及拍擊來防守，雙手的運用，可以左撥右架，或右撥左撩同時應用，並在一撥一插中，朝對方的頭部攻擊，雙手不時的護住胸口，在撥轉中，雙方手成螳螂般的大臂來防守，一前一後，可隨時出擊，雙手轉動中，化去敵方之勁，並以「寸勁」來爆發力量，在敵方空虛處，

施以嚴重的打擊。

「雙斬」、「拆鶴」、「插刺」來攻擊和防守是常見的招式，「雙斬」是進馬，「拆鶴」是守式，「插刺」守中帶攻；手肢以「捧」、「抖」、「撩」、「撥」、「圓環」、「內外翻轉」形成一道保護網。

白鶴拳之展翅，以圓形畫弧起表現，以「撩」、「帶」來化解攻擊，當雙手碰到敵方的手，予以衝擊或甩出，使敵方飛出或因遭到攻擊而退卻，雙手（翅膀）在低身時，成側身一高一低，低的一方擋住下盤的攻擊，高舉的一方，擋住上方的攻擊。

進馬、退馬、側馬隨攻擊或防守來變化，當對方腿部攻擊時，拍撥中可隨勢「帶」出，讓對方身形不穩，失去重心，對方倒地時，雙手可以插捶來打擊對方。

手的運用，可用「捧杯」、「握杯」的方式，成半開口狀，猶如半開的鶴嘴，視打擊的部位，用「啄」、「插」或化為拳打擊，「沾」、「黏」的應用，使敵方不易擺開，用「化勁」使敵方力量消失，不硬接對方攻擊，雙手被對方抓到，瞬間「抖」、「撩」退去敵方之勁，雙手「穿刺」敵人頭部，腳迅速踢出，讓敵方首尾不能兼顧，有出奇制勝的效果。

當雙方「手肢」的接觸，深入對方手肢之內端（內臂）控制對方之轉動，使敵方之手形成上舉之姿，迫其內防空虛，再予以攻擊。

白鶴模型的製作，是鴨毛經消毒處理，去除味道（消毒）選大支羽毛，小支或稀疏的不用，處理羽毛不能有風吹動（不能吹電風扇），大支羽毛剪齊，排成一排，車縫於白色尼龍布，



要車縫三條線，用以固定，白色尼龍布二層上、下包裹，再用白色樹脂沾黏於鋁製模型上，動用十餘人，檢選羽毛，二台縫車車縫。

羽毛檢選過程：羽毛清洗—曬乾選取消毒曬乾防蛀處理。

黑色孔雀毛(嘉義買)，用於翅膀尾端和白鶴尾部及領部，正常二、三年換一次，紅冠：以紅漆表示。

註：一隻白鶴約一丈左右鋁片，一隻約三、四天可做好（不包毛），白膠、強力膠皆要。

虎尾鎮西安里白鶴陣以丹頂鶴為師，丹頂鶴能歌善舞，中國人視為吉祥物。全身披著潔白的羽毛，身高達一公尺以上，頭頂上有火紅的肉冠，甚為好看，鳴叫聲音響亮，能傳到幾公里外，中國人稱它為仙鶴。

丹頂鶴分佈於日本北海道、大陸東北部、西伯利亞的東南，生活在黑龍江省的，大部份集中在保護區。嚴冬時它們在南方過群居生活，回春便飛回北方，築巢以蘆葦堆積直徑大約有一至二公尺，每年三月末四月初產卵，共產二枚，每枚重約250公克。丹頂鶴約三歲就有繁殖能力，成年的丹頂鶴從喙到尾端約一點五公尺，兩翅展開寬達二點五公尺，體重6至10公斤。

丹頂鶴一旦結為「夫妻」就永不分離，休息時喜歡用一隻腳站立，可以觀察周遭環境並防敵襲擊。

依野史記載，白鶴拳相傳為五梅師太所創（少林寺至善禪師、五梅師太皆為少林寺出家人）；傳說武當白眉道人武藝超群，練有金鐘罩、鐵布衫，刀槍不入，全身罩門只有眼睛和下陰。白眉道人加害少林子弟，少林子弟洪熙官、方世玉、胡惠乾聯合對抗白眉道人，惜雙方武功頗有差距。後來洪熙官娶妻

方詠春，生子洪文定。方詠春為五梅師太徒弟，天資聰穎得五梅師太指導，再傳授於洪文定，即為鶴拳；而胡惠乾之子胡阿彪則學猴拳。洪文定和胡阿彪兩人對付白眉道人時，洪文定先跳上白眉雙肩，以雙手（鶴嘴）刺瞎白眉雙眼，待白眉功夫（罩門）被破，胡阿彪再取下陰，兩人報了少林寺門人被追殺的仇，而白鶴拳也一路傳承下來。

民國四十年唐山師傅蔡順來台，到虎尾西安里教白鶴拳，也把白鶴拳演變的白鶴陣傳授與庄民，里民以丹頂鶴為師，製作白鶴三對，不時演練，把此技藝傳承下去。

陳本明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和傳授「五間厝白鶴拳」的「蔡順」相處甚久，那時候陳本明的三哥陳安富開有雜貨店，陳本明要幫忙看店，那時蔡順晚上都睡在陳家，和陳本明一起睡（那時傳授稱館、大概有三館的時間，一館四個月，故有一年的時間，陳本明是和蔡順睡在一起）。

陳本明回憶、那時自己十四、五歲，蔡順教了二十餘位徒弟，剛開始是以自己帶來的徒弟來傳授五間厝的徒弟，自己再抽空指導，二十餘位徒弟，輪流供給師父蔡順的三餐，蔡順有吃檳榔、抽煙。

那時香蕉牌香煙，一包是一元三角，請師父抽，算相當不錯了，畢竟大家都是處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裡。

蔡順常背著一個背包，陳本明自己曾好奇的翻過，裡面有少林寺白鶴拳譜，有圖像及文字，自己當時不懂事，不曉得要師父蔡順讓他抄一份，不然今天要重組白鶴拳譜，也不會如此缺少資料。

第一代白鶴的傳人有二十餘人，大部份已過世，在蔡順離

開五間厝後，第一代弟子「李老看」曾傳授五間厝年輕一輩的，李老看之子打的拳勢也相當正確（現在肚子較大，較不靈活）因為他是向其父親李老看學白鶴拳。

第一代舉鶴的成員有兩位，一位已過世，一位是姓吳的，大約有七十歲。

說到五間厝學習白鶴拳的源起，陳本明表示，在北面的農地（靠近新吉里）當時種植玉米、地瓜等作物，未到收成期，就被強取，因為那些強取的人，認為五間厝的人不會武藝，好欺負，五間厝的村人，共同商量，決定聘請「拳頭師父」來傳授武藝，剛好蔡順在虎尾街上的一間民宅傳授白鶴拳，經引介而來五間厝傳授白鶴拳。

五間厝（李老看）供奉五梅祖師有三十餘年，李老看過世後，其子李木杞繼續供奉，當初這尊祖師是私人雕製，故平時就供奉在李老看私人廳堂。

五梅祖師，頭鳳戴冠，手拿拂塵，呈坐姿，端坐在廳堂，李木杞表示：五梅祖師是白鶴拳的創始人，故以白鶴拳為基礎的五間厝白鶴陣，就雕其像來供奉，白鶴陣的白鶴，也請祖師來降鸞開光。

當初，五梅祖師以李老看來扶轎降鸞表示，並不想被雕製金身膜拜，經不起家人的請求及「鎮興宮」關聖帝君的邀請，故同意被雕製金身，但有條件，其中一項是李老看父子三代都要供奉它，三代不得中斷，獲得李老看的俯允，才被雕成金身。

白鶴陣成員有：陳登清、陳鴻基、陳鴻山、陳金庸、許吉昌、陳新丁、陳大樹、陳吉松、陳瑞聰、陳本明、許金土、陳信吉、陳宗孝、陳漢煜、陳安富、陳龍山、林櫻花（女）、陳

川芳、陳川田、陳萬侯、陳萬文、陳萬榮、陳岳雲、陳勇志、陳世昌、陳錄湘、陳西銅、陳文卿、蔡家文、陳裕安、陳裕龍、陳啟通、陳岳珍、陳平和、吳漆貴、陳俊吉、陳福卿、陳志雄、陳丁靖、陳丁雄、黃昆明、陳岳雷、陳嘉河、陳炎宏、陳嶽諸、陳淑夏（女）、林海風、林明進、蘇秋竹、蘇獎賢、蘇炭、蘇崑錠、蘇有木、蘇有長、蘇村圍、黃耀賢、黃昆和、黃建霖、黃長榮、黃信謙、黃炳燈、黃樹木、阮木枝、阮錦章、等。

虎尾鎮西安里在國立虎尾技術學院成立「白鶴陣」社團之後，亦與學區內安慶國小和立仁國小擴大推動「社區學校化」，「學校社區化」計畫，並在廖燈寅和林榮男兩位校長積極策劃配合下，已擴大層面，開設社團活動時間，由西安里辦公處邀聘五間厝白鶴陣第一代傳人李淮朱、蘇齊遊、陳本明和陳岳珍等人，指導高年級學生研習白鶴拳法及陣勢，期以白鶴陣之武藝精萃為學習內容，強身正儀，往下紮根。

五間厝白鶴陣，緣於縱鶴拳之丹頂鶴，以七星步法佈陣，設有鑼鼓手、伴旗手、令旗手各若干人，共約六七十人，聲勢日盛。惟早期白鶴陣有拳術對仗、陣形變化，拳法繁複，場面壯觀。其間歷經三代，但近二十年來，僅餘「跋白鶴」表演，武術將近失傳。遂透過西安里社區學苑，開設白鶴拳班，敦請師承蔡順的李淮朱任總指揮，義務開班授徒，期望將白鶴陣重現。

五間厝屬於農業聚落，離農人口增加，希望結合生態保育觀念增加白鶴陣演出機會，整合社區與鄰近社團，實現社區產業永續之目標。

觀看白鶴學習成果表演，每一位學習白鶴拳的成員輪番上陣表演白鶴拳，目前白鶴拳已教了兩套路，分別是「跳巢」及「戰鶴」、「跳巢」的招式，「跳躍」的步法較多，「戰鶴」攻擊的手法較多。

五間厝「鎮興宮」矗立著，和活動中心分立道路兩端，合諧的容納村民來此禮拜或聯誼活動，午後，陽光斜照在芒果樹上，雖然芒果的果實已進入村民的腹中，但它依然挺立，為小鳥有個遮陽的地方而努力生長，麻雀叫聲此起彼落，並穿梭在屋簷及樹梢，農曆六月吹著南風，讓人感覺盛夏不那麼的熱不可當。

活動中心後面的六棵檳榔樹已有三層樓高，泛黃的檳榔剛剛落盡，枝芽間又開始新的果實長出，像傘一樣的張開，讓如小豆芽狀的檳榔，能不斷的在它的呵護下成長茁壯。

鄰近住家的竹籬笆上，絲瓜不安份的爬牆而出，生意盎然，木瓜樹也再跟它比高，一切顯得那麼恬靜又充滿詩情畫意。

# 一頂紅斗笠》

報導文學類 佳作  
陳煜凱



## 陳煜凱

### 個人簡介》

1965年生，國立虎尾高中畢業。師承賈松珍，從事水墨、書法教學多年自營藝廊與同好交流。現職自由業。

### 評審評語》

1. 作者具有流暢的文采，寫人寫景或寫物，皆有一定水準，尤其關於苦瓜一物有深入的描寫，頗能點出此一作物的特色。
2. 農民吳秋榮的事蹟與心路歷程，多種作物瓜果之栽培酸甜苦辣，個中滋味，尤為感人。
3. 應該以實地採訪所見，做人類學式的報導比較好，以論述方式來寫報導，一味讚揚

、高捧他，實在不太能令人閱讀下去。總之不夠客觀，過分主觀，缺乏訪問過程的描述，使報導流於單面化。

4. 集中作物與人物報導，焦點清晰，惟文筆未能鮮活呈現故事性，也欠缺為農業打開另一扇窗過程的深入探索。
5. 以苦瓜為主題，詳實的介紹與敘述苦瓜產業的發展，兼及生態、製作、生產過程，文字兼具文學性，使人讀之不至於枯燥，反而深入認識苦瓜在農業發展中不被認識的「傳統農業」實務，報導性與文學性兼備。

### 得獎感言》

由衷感謝縣府文化處承辦人員的費心及辛勞，還有評審的指教，皆當虛心受教。

日後仍一秉熱愛藝文創作的初衷，努力筆耕。

希望透過文字的表達，傳遞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讓文字的描述昇華為溫度，貼近人心，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找回重新的信賴及安心的依靠，願以一淡彩寫人間，深情繪浮世。分享這多元的社會情感。



# 一頂紅斗笠

## 打開農業的另一扇窗》

「窗」是令人期待，變化莫測的。窗，作為連接兩個空間的必要部分，還融合了光和風的兩大元素，因而改變或扭轉了現狀。正所謂：風生水起。打開另一扇窗，開啟了不同的視野欣賞不一樣的風光景色，亦看見世界的瞬息萬變。這是十大經典神農模範農民吳秋榮來自內心最深層的感受。

他總是笑臉迎人，微笑的表情流露著些許靦腆內斂情感。在雲林鄉下，打開自家的窗戶望去，盡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或四季更替的作物，這樣的場景深植人心。那充滿綠意盎然生機的喜悅常令人感動，作物全是農民的血汗和殷望。但仍難掩一種憂心的夢魘隨行，作息人身陷菜金菜土的泥淖已成宿命。自身的幾次慘痛付出血本無歸，讓他日思夜夢的亟思找尋農業的另一扇窗，心想終結農民的心頭大患。說起古早的務農方法他有點尷尬和好笑。當時物質缺乏，資訊又不發達，完全靠父執輩傳授的經驗法則，或彼此的口耳相傳。遇到難題時，找賣農藥的或賣肥料所推薦的獨家秘方。如同「瞎子不怕槍」一樣，缺乏科學的求真務實。為此；早在國中便加入農會四健會成了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學員。從中也領悟到：做中學，學中做的道理。為了解決問題及困惑，大老遠的跑到台中求助教授指點迷津，猶如現代版的「三藏取經」真的很吃力。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吸收農業養分，學習累積失敗經驗墊高視野，讓他牢牢的記在心上。

細數在泥土打滾已超過四十幾年，依舊絲毫不減對農業的

熱情與這片土地的熱愛，堅持初衷一步一腳印深烙土地上。近年來農政單位如火如荼的推廣農產品的「生產履歷」，他在民國六十八年時便用在自己種的水稻田。自創「簡略式的生產履歷表」，打開泛黃的筆記本，詳實的記錄成本、產量、價格的變動及獲益率的多寡和施肥、施藥的劑量、日期等資料，建立數據檔案在生產管理上也就得心應手。實在佩服他的睿智與遠見。一如常年掛在吳家客廳一幅來自大陸四川外語學院院長李克勇的墨寶：興農先鋒，青年菁英。這般稱讚吳秋榮的傑出表現。

## 草地出狀元》

西螺鎮鹿場里是傳統的農村，故鄉的所在。他語出驚人的表示：從小到大他真的不曾離開過故鄉，堪稱愛鄉愛土第一名，他以地方為榮。

早年雲林流行一句俏皮話：不把閨女嫁西螺去做牛。當年務農全仰賴人力，所以只能把人當牛來使非常吃力。鹿場里家家務農人力很吃緊。這裡承襲早期西螺各大小庄頭男的習武風氣，每到傍晚就在震天宮的廟埕「打拳頭」，武館的鑼鼓喧天，就在鑼鼓的助威下，打起拳來真是虎虎生風，個個就像一尾活龍似的吸引眾人的目光，當然也不乏硬底子的「拳頭師」。一下子廟埕擠滿了鄉親父老，為原本寧靜的晚暝增添了许多樂趣和精彩的夜色，「打拳頭」成了男人的福利與娛樂。

俗語云：「行行出狀元」人生有許許可能的可能，只要努力打拚總有出頭時。世居鹿場里的吳秋榮是當地唯一的狀元郎，他在民國七十二年間，改良了傳統苦菜的栽培技術。自己研發出以「隧道式栽培」方法，讓苦菜藤蔓長在離地的五十至八

十公分處，如此一來，不但在管理、產量、品質皆有大幅度和顯著的提昇。當時的設計是用竹子塑型，如弓箭般的半圓弧形張力來支撐。幾經思索在七年後更研發推出一種利用「鋸管加工成隧道組合式」生產栽培苦瓜，由於棚架不易銹蝕更加堅固耐用，可說是「設施農業」網室栽培法的雛形，劃時代的革新創意，轟動全國讓許多農業改良場的技師和研究員紛紛前來取經效法，引領風潮第一人。

精益求精，更上層樓，於九十六年榮獲全國十大經典神農模範農民可說是實至名歸。一舉摘下農業桂冠可花了整整三年的心血，期間歷經白玉苦瓜與山苦瓜六次授粉，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苦盡甘來，班長變王子可喜可賀，「苦瓜達人」，「苦瓜王子」的封號不逕而走。同年成功推出「蘋果苦瓜」，獨特的口感完全顛覆傳統苦瓜的刻板印象，過去很多人被苦瓜給嚇跑了，現在則紛紛投懷送抱成了苦瓜忠實的粉絲，由恨生愛。更有一大票人獨愛這味。吳秋榮一頭栽入苦瓜世界鑽研，印證了古人所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儼然成為人氣王和時下最夯的農產品及伴手禮。瞬間成了最佳的代言人——頂港有出名，下港有名聲，名符其實的草地狀元當之無愧。

#### 飲食男女記掛這苦瓜

仲夏涼瓜，四季天氣縱然變幻無常，萬物生生不息，繁衍昌盛，蔬果魚肉，依節氣時令，就是最好的飲食享受。冬天吃菜，踏入炎夏，生津解渴的瓜類，自然是人們的首選亦是大自然的恩賜。涼瓜碧絲翡翠，淡淡的苦味，吃來別有一番滋味上心頭。

## 發芽—

苦瓜喜歡炎熱的天氣，陽光就是生命的泉源。春去夏至，艷陽高掛天空，氣溫節節升高，瓜芽就會破土而出，數周已亭亭玉立，長出形似楓葉的幼苗，只是，沒有楓葉的豔紅，卻有荷葉的凝翠晶綠，視覺為之讚嘆不已

## 黃花—

葉子繁衍茂密，就會開出一朵朵像檸檬鮮黃的花兒，嬌俏動人，惹來粉蝶翩翩，蜜蜂嗡嗡，完成傳播花粉的重責大任，黃花凋謝，花托的子房慢慢變大，一顆小小的苦瓜就待成長茁壯了。

## 瓜棚—

苦瓜屬蔓藤植物，生長時，瓜莖像八爪魚的觸鬚，攣攣曲曲四處張牙舞爪。種苦瓜，得搭起棚架，讓它攀附向上爬，爭取陽光的眷顧，製造營養，瓜棚下農民忙碌的穿梭其中巡視，專情投入仔細呵護，成就了一幅欣欣向榮，漫天瓜藤的展演生命風景的畫面。

## 苦瓜三味各有特色滋味

瓜類家族中，苦瓜最具性格。其他大多清甜可口，惟有它味道偏苦。而它的苦不是死苦，而係苦而不澀，微微清甜，回甘悠長，味道層次豐富，口感爽脆多汁，難怪是餐桌上的常客。

一條苦瓜分成三個部分，每個部份的味道都不同，各有各的好吃。

## 瓜皮：

人們吃苦瓜，主要吃它的瓜皮。苦瓜皮分內外兩層，外層

較薄，爽脆結實，水分較少，苦味較微。內層較厚，幼嫩多汁，苦中帶甘。吃苦瓜通常整塊瓜皮同吃。

瓢肉：

色澤奶白帶青綠。微微回甘，質感黏稠細滑，烹苦瓜時，很多人會將瓢肉挖掉，減低苦味，亦有人會保留它，令苦味更有層次。

瓜核：

包裹在瓢肉內，瓜子較小，堅硬粗糙。外層有淡黃或紅色黏膜，味甜，大部分人烹苦瓜時，會把瓜核挖掉，但據中醫師認為它可中和苦瓜的寒涼，建議可和瓜皮瓢肉一起烹煮食用。

## 細說苦瓜道分明》

據說苦瓜原產自東南亞，數百年前傳到中國、日本、印度等地，培育出數十個品種。有圓胖、有瘦長、瓜色有深有淺。所有苦瓜都苦，但味道及口感又同中有異，苦度有濃有淡，各有各苦各有精彩。台灣常見的有數種，依苦味的濃淡排序分別為：小苦瓜、山苦瓜、大釘苦瓜、英引苦瓜、白玉苦瓜、蘋果苦瓜。

苦瓜含苦瓜素，又稱葫蘆素，略帶苦味。苦瓜素可清熱解毒消脂。受光合作用影響，苦瓜可產生葉綠素及苦瓜素，所以愈深色的苦瓜，含苦瓜素愈高，味道愈苦。這可解釋白苦瓜不受陽光照射，味道不太苦的原因。

獨特的外貌及生長形態，加上充滿個性的味道，苦瓜有許多外號別稱。有人認為它帶有苦味，因而敬而遠之，少年人多不懂欣賞，但到了中年，閱歷豐富，就會懂得欣賞那「苦盡甘

來」的餘韻，所以稱它為「半生瓜」。有人見它瓜皮像荔枝般粗糙，叫它「錦荔枝」，有人見它生長的像葡萄般攀藤蔓延，叫它「癩葡萄」……在各種叫法中，又以「涼瓜」最普遍，無他，炎夏吃苦瓜，清熱解暑，令身軀暑氣全消回復清涼。

苦瓜歷史：苦瓜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瓜菜。千多年前，東南亞、印度已有人種植，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把它帶回中國，先在廣東、福建落地生根，再傳遍大江南北，甚至遠傳至日本沖繩。一百五十多年前，據中國的「隨息居飲食譜」，早有記載當年的苦瓜飲食文化。

健康好瓜，苦瓜有益身體，已獲得中、西醫及科學家的肯定推崇。中醫書記載，苦瓜有解暑清熱的功能，很適合夏天食用，能減低疲勞，近來歐美科學家經多年研究，發現苦瓜含有豐富維他命C，比番茄多七倍，比青瓜多十四倍，可提高免疫功能。所以苦瓜除了入饌，更含有一種叫「苦瓜苷」的物質，可分解糖分、脂肪，幫助腸胃消化，這種物質經實驗證明可降低血糖，亦有用來提煉治療糖尿病的先進藥物。

## 苦瓜是最佳配菜》

中國古代，苦瓜又叫「君子菜」，因為苦瓜雖苦，與他物同煮，卻不會把苦味傳給搭配的食材。古人認為它擁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君子美德。在很多國家的飲食裡，它平易親近都找到這君子的蹤跡。

不管是在都市或農村鄉下的婆婆媽媽們，儘管各自手藝不同，烹煮的手法也不盡一樣。相信它會是公認的最佳食材首選。沒有國界的藩籬，跨越種族的分別，是遊子懷舊思念的味道。普羅大眾難忘的好滋味農村在地的好味道，更是歷代傳承媽



媽的味道，有著深度眷戀和濃情的底蘊散發著。即使是盛滿的苦瓜菜餚，一樣吃得盤底朝天。

## 永不停歇的腳步》

吳秋榮研發創新的腳步不曾停歇，於民國八十二年再研創推廣「苦瓜嫁接南瓜莖部」之技術改良品種此嫁接品種具有下列優點：

- 一、可抵抗線蟲的危害。
- 二、可降低蔓割病的發生。
- 三、耐命力強。
- 四、提高品質和產量（以0.1公頃為例，產量可達6,500公斤，傳統苦瓜只有4,000公斤至4,500公斤）。
- 五、突破連作的障礙（生產技術的重大革新）。基於傳統苦瓜品種和嫁接南瓜品種的比較，若以生長期，新品種的採收時間可達一百至一百二十天，足足多出達六十天之久。可增加農民的收益達一點五倍至二倍。且新種的栽培法可突破連作的障礙，傳統的栽培法則受限於此，且耗時需隔三年再施種。

因推廣此法在收成，病蟲害防治皆較傳統的栽培法有懸殊的數據顯示整體的優勢強具競爭力，且栽培出來的苦瓜作物品質優良，深受盤商的肯定在價格上可多出十五至二十元的利潤，又以「蘋果苦瓜」的價格比一般苦瓜高出二至三倍之多，證明品質可靠穩定仍是市場的寵兒，呈現一枝獨秀的情況。

他以新品系「蘋果苦瓜」為例：就0.1公頃的生產面積，一期在八十天以後即可採收，二期約在五十天之譜。採收期約在



一百至一百二十天。平均價格，優良品在二百至二百五十元，特極品高達二百八十元，與傳統苦瓜價差達三倍之多，經濟效益非常可觀。幫助許多農民晉身百萬年薪之列，已經是不足為奇。

吳秋榮身兼數職，經常忙得分身乏術。平時熱心公益，擔任苦瓜產銷班班長職務，帶領班員盡職負責，時時提出自己的研發心得與班員分享鉅細靡遺，心繫未來的發展和突破現狀為職志，更大量提供班員專業的書籍來充實農業新知及新資訊以利管理、行銷的運用。他輔導班員通過國內CAS認證，安全蔬菜吉園圃之外，還有轉型有機的設施農業的輔導、認證，期間歷經漫長的轉型期、成熟期，通過層層關卡得來真是不易。嚴守相關的標準程序作業(SOP)，一點也不敢鬆懈，現正朝向歐盟(E4REPIGAP)的標準在努力申請認證中。

生產有機的農作物，現有的：山苦瓜、白玉苦瓜、蘋果苦瓜、頂級牛番茄、南瓜、胡瓜、青椒等有機產品已達十餘種，邁向有機的設施農業栽培，致力維護農產品安全的把關生產工作和消費權益及健康，運用生物防制法、預防病蟲害的發生，確實控管落實安全生產的每個細節。

## 堅持走自己的路，邁向有機農業》

就在獲獎的那一年，同時引發一場巨大無比的家庭風暴，他面臨在農業十字路口的抉擇，最後決定走有機農業這條路。以務農的心境「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成立了紅斗笠農社，由傳統農業的累積蛻變而來的，為了開拓，創新與永續經營，打開農業的另一扇窗，期許勉勵自己。

有機農業從轉型期、成熟期、準有機至認證核可的漫長時

間及種種關卡考驗，往往充滿了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存在，似乎在考驗一個人的堅持和理想，不過這些皆需要在科學的採樣和數據上來一一的檢視，透過標準的申請程序及作業，常常看見有人打退堂鼓選擇放棄，或半途而廢的慘況，因為理想和實際的環境會有很大的距離，而且途中充滿了等待和挫折感。最要緊的首要工作是觀念上的差異，一切等於重新開始，也需重新學習。不光只是抱持憧憬、熱情和理想，過程中的學習及實際操作、管理、思維是一大挑戰，亦是一種重新認識、定位、反思農業的作為。摒除過去傳統的經營模式，操作方法彷彿脫胎換骨似的。從軟硬體的建設完全需要一手打造，一切從無到有他面臨空前的嚴苛挑戰，是一場與時間、金錢、耐力的持久和拉鋸戰。周遭的人總以冷眼旁觀或「看熱鬧」的心態來看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更有甚者說他是一個傻瓜。他只有虛心接受，以免亂了自己的陣腳。還好；有相濡以沫的妻子鼎力相挺和扶持。他會心的一笑回報給身旁的她，表情竟是堆滿了歉意和萬般的心疼不捨。有很多事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方能分出勝負才見分曉。所以往往全心全力的投入，是化解阻力的良方。人在徬徨無助時，親情的慰藉和滋潤是一股安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人云：夫妻同心金石為開，抱持同理心；溫柔相伴在彼此的眼裡看到自己的身影，患難見真情。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是最好的說明，耗時數年他的農場通過了一連串嚴格的認證考驗，獲頒多項認證標章成果豐碩，榮耀的背後，有著辛苦耕耘付出的甘與苦，長久以來就把吃苦當成吃補來淬煉自己，他說自己沒有比別人聰明幸運，但一定比別人用功打拚，一位聰明渾身是勁為實踐理想的行動家，刻畫出成功的臉譜，令人動容。

## 學習等待體悟分享的美好》

他深信等待是一種耐心的考驗和重要的學習過程，如果沒有通過等待的學習階段，那人們一定不懂得珍惜和感恩。因為只有經過千辛萬苦的付出和耐心與時間的磨合，對於事後得到的，當然會視為是「理所當然爾」的傲慢、輕浮、鄙視的心態與行為。

他以自身為例，雖然熱愛農業親近土地。可惜自己的專業學識不足，造成農藥化肥對土地與土壤的破壞實已很難彌補，土地需要長時間的休養生息，才能慢慢恢復地力，才能擁有充滿活力與健康的土壤和重獲新生的土地。而這些無知或無心的破壞，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撫平傷害，補救補強的。所以藉著善知識良知意識的激發，實現農業的永續經營，如何友善對待我們的自然環境、農業環境、土地環境。水與空氣是萬物養分的供給源頭，亦是農業的源頭活水。有了正確正向的認識，才会有好的開端好的善循環。建立正確的觀念，才有正向的思維和良善，溫和、友善的對待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確保農業的發展根本以利眾生的生活日常所需的供應無缺。

歷經多年的苦心研發從育種、嫁接、生產、管理、行銷終於綻放麗亮耀眼的豐碩成果，為了消化各地紛至的訂單，家裡的成員全部投入且分工合作，各司所職亦凝聚一股向心力。對農業的堅持態度及專注用心的技術栽培，他有優勢的競爭力。靠著研發技術在業界擁有一片天和無限的商機，更是國內不可多得的農業專才。

說及從傳統農業要轉型，其實有著沉重的舊包袱及莫大的壓力，曾經讓他一度難以抉擇，更何況還有經濟重擔得扛，其

中的心路歷程當然會有萬般的不捨和一番的掙扎。在他出生的年代，經濟並不寬裕物質又很缺乏，可以獲得的資源也不像今天這般充足。反觀現今的經濟成長提昇消費意識高漲，所以高優質的農產品深受喜愛，大家追求自然、健康的訴求。這時讓他覺醒：如果成功的果實不能與人分享，其實就已失去它最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他不斷地自我省視探索各種的可能性，若能體會恩惠來自別人，自然心存感恩，像是吃飯時，看到餐桌上各式各樣的菜色佳餚，就會聯想到這是來自各行各業努力耕耘的成果，所以吃起飯菜來，滋味也會特別美味可口。

只有國中學歷的吳秋榮，從不諱言出身鄉下農村，書讀得少，大多數的學習都是後來自修得來，而大量的閱讀讓他人生更加的充實，他以過來人的身分勉勵年輕學子，「人生學無止境，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樣屬於你自己有興趣的專長，把它研究到透徹，讓自己成為這一行的佼佼者，成功就屬於你的。」他笑著說：自己還在念社會大學，是幼稚園小班的呢！套一句現代人的經典語彙：成功是給準備好的人，的確非常的貼切。

## 學習成就農業小巨人》

他是所謂的四年級生屬後段班，因為家中務農缺人手，讀國中就主動下田務農幹活去，忙到功課沒有時間寫。他很感激國中導師的指導及對他的包容，總是關心他詢問課業不可荒廢。同是農家子弟出身的導師，對他疼惜有加。此恩此情讓他銘感在心。

踏入社會後安分守己地盡農夫的本分，後來成家立業，更戰戰兢兢扮演著為人子、為人夫及為人父的角色。三種角色的

拿捏自有分寸，總有未盡人意的感慨。有時回頭看，人生已過了大半，以前意氣風發的年輕小夥子轉眼間已成老態的歐吉桑。但隨著年歲漸長，心靈深處似乎有一小塊缺口，永遠是無法填滿，更奇怪的是，這個小小遺憾伴隨歲月增長，是年年有增無減無法成眠。

說到學電腦這件事，一晃眼已成陳年舊事，年紀一大把學來真的很吃力很拚命喔，常常凸槌手腦無法並用。不過現在電腦對我而言，已經可以輕易上手。還笑說電腦是他的賢內助「二老婆」。已能處理來自各地的大量訂單。他由衷感謝縣府開辦的「免費學電腦」的課程，接著更積極參與「農業大學」、「社區大學」的各項不同精彩有趣的課程，這些種種不同的嘗試，常帶來一些人生重大驚喜，開拓自己的視野和接收最新的資訊，讓黑白的人生變彩色增添許多的學習樂趣。利用網路的架設來行銷農產品讓他格外有成就感、方便、快速體驗網路的無遠弗屆這些皆是拜科技之賜，搭上了這班順風車。自己也訝異，原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一點一滴付諸實現，更悄悄填補心靈存在已久的缺口，靠著別人的幫助扶持，吳秋榮時常以感恩的心，感謝一路相助的貴人。以自己的力量及穩健的腳步向前邁進那才是莫大的成就感，他看的愈來愈清楚，了解這樣的學習之旅，建立在一種信任的關係上，能讓原本潛藏內心的夢想重見天日。

他熱心教育興學，打從自己的孩子在小學、中學、職校，他長久以來便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榮膺了家長委員或會長，對教育的奉獻出錢又出力。他感性的說著：親身的許多經歷讓自己深深明白及印證年齡和學歷對一個有心學習的人，絕對沒有所謂的學習障礙。套一句廣告詞，正因勇於改變，才讓我的



人生由黑白蛻變為彩色！

在言談中，吳秋榮時時帶著一臉笑容，一雙充滿智慧的明眸。不是印象中粗獷大刺刺農夫氣息，談吐不俗像是一位飽學農業知識的親切長者風範。

國中畢業即繼承務農的衣鉢，少年時期便立志務農，潛心研究發展農業的新方向，日後更加致力於技術的創新研發和降低生產成本。他謙虛的表示，得獎純屬意外。就他的認知承襲日本殖民時期的「篤農家」，一直到光復初期的「模範農民」，至民國七十二年開始設置的「神農獎」代表台灣在傳統農業上不凡的成就。當時的農業是用來扶持幫助產業的提升和轉型，使國家邁向工業化之林。所以隨著時代的變遷農業也跟著社會的脈動在改變改革，換言之求新求變的政策從沒有間斷。近十幾年來農政單位全力推動台灣農業的轉型，大力倡導農業的精緻化，努力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也推出不少的新興作物是台灣在國際舞台行銷的利器，創造出驚人的產值造福新興的科技農民。事實上在不同的年代裡，亦代表著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訴求及追求目標，而最可貴的是農民一直在配合政府施政的目標默默付出甚至犧牲奉獻，當台灣的經濟起飛工商業突飛猛進時，相形之下台灣的農業卻成了弱勢產業，農民一度成為弱勢的團體。

為了肯定農民的辛苦付出，設置這些百年來的農業桂冠和表彰農民的貢獻，反映農民與時代的結合及歷史的定位、角色扮演。除了代表台灣農業正式轉型，同時引領台灣農業踏上國際化與自由化的道路，並且與世界接軌。此一最高榮譽的時代意義，更凸顯並確立了農民在經濟發展的「專業」領域和角色的扮演，當台灣從農業經濟的慘澹經營到工業經濟邁進高科技

的時代主流時，這些農業尖兵出類拔萃的農業菁英讓農業依舊散發亮眼的的光芒。

## 師法自然的耕讀農園紅斗笠》

傳統農業真正的隱憂是：城鄉差距擴大，農村青年人口外流、人口老化嚴重所衍生出的相關問題。這也是許多已開發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林林總總這些是農業發展的內憂。而外憂是農業，歷經了四、五十年的萎靡困頓，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及資源過度去採擷，農業永續經營又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在諸多不利的因素衝擊下，開始探討關注農業其他的議題課題。危機可視為一種轉機或以更積極的作為亦有機會從負面轉為正向的契機。越來越多人正視糧食自給與安全、自然生態保育、省思人類許多不智的做法，短視而且不理性。堅信科學驗證的人，從農業生產結構面的危機，呼籲農業不再只是單純的糧食供給，亦涵蓋了物種權的自主性，不該淪為基改作物的奴隸。用溫和理性、友善的態度及行動來看待賴以生存、賴以為生的大環境。

著名教育學家杜威曾說：「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強調經驗的重要。這金科玉律常放在吳秋榮的心上，他也等待機會成熟時來實際運用，就在此一理念他決定成立「農業生態教育農園」，希望透過農園裡的栽培生態分享給社會各階層的人士，親自造訪我們生活的土地，建立與這片土地更密切的情感連接—認識農業，親近土地。進而為土地做出更多貢獻。每個產業都有它的生命故事，吳秋榮的成功典範更激勵所有的農家子弟，尤其是有心投入農業生產行列的後生晚輩或是正在尋求農業第二春的同業友人，紛紛效法。西螺是全台首屈一指的



農業重鎮，專業栽培區。擁有豐富多元及精采的生態——特有的魅力及丰采。亦是深具開發的潛力與競爭力。

他明白亦深知農業是一門科學與專業技術結合的學問，了解當前的課題最需要傳遞的是感受與體驗的結合契合運用。透過活潑、生動、有趣零距離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呈現眼前，鼓勵走出戶外來一趟有機的農業之旅，讓理論和實務得到科學的印證。

他笑稱自己是如假包換的「老農民」，但卻有著新思維，不斷地吸收新資訊，懂得利用網路行銷，宅配到府的貼心服務，品牌的經營是方便營運的管理，試圖在市場做明確的區隔，提高產品的能見度，進而發展品牌的信賴，忠誠。當然為人處世的原則應一秉誠信原則方才是上品，自然而然品牌的經營就可長可久，持之久遠。不斷地吸收新資訊，閱讀是開啟黃金屋的鑰匙。有學識智慧的人，能在平凡處看到美好，見到不平凡價值。而知識的力量，正是帶給他力求革新、突破，源源不絕的動能。

農業生態園區是他建立的另一個舞台，除了生產有機的農產品，也是一個寓教於樂的互動平台、優質有機產品交易平台，進入園區映入眼簾——驚豔滿園區碩果累累的苦瓜，翠綠色的葉子垂掛著雪白晶瑩剔透的「白玉苦瓜」、「蘋果苦瓜」，還有身價不菲如綠色晶鑽般的山苦瓜，置身在苦瓜世界。園區養了「綠繡眼」，「兔子」。它們各有工作：鳥兒吃害蟲，兔子吃雜草紛紛派上用場，因「熱帶魚」對環境特別的敏感，利於觀察生態環境中的變化，防止被汙染。只見他拿著大聲公賣力專注的為遊客解說生態，忙碌穿梭在園中，看了真教人動容。他特別歡迎各地的農校生前來觀摩，竭誠的傾囊相授，為了響

應縣府的號召把雲林打造成「農業首都」的願景，吳秋榮站在第一線的產銷班，願意為雲林培育更多、更傑出的「農業雄兵、尖兵」。農業最深刻最實在的體悟與分享——用食物凝聚家庭的情感，傾注的心意最回味。這是吳秋榮一生引以為傲自豪的農業成就。願意用一輩子的青春歲月和土地作交陪，相互融合融入，一起共譜感動人心的農業故事——細心咀嚼農夫辛苦的付出和努力栽培出的好滋味。

真是足感心。

# 漫遊土庫過港》

報導文學類 佳作

楊彥騏



## 楊彥騏

### 個人簡介》

1970年生。

環球科技大學日本文學士。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科學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碩士。

現職教師。

### 評審評語》

1. 全文通順而完整，漫遊式的寫作雖容易失焦，然作者仍能將土庫一地的風土人情刻劃得維妙維肖，相當動人。
2. 作者文史知識淵博，田野調查用心。本文描寫土庫莊的興衰，人文故事並靈活運用此方法文史資料與現實相互輝映
3. 報導土庫市街的點滴，偏向景點的介紹，對人的介紹不夠。實地勘查，但挖掘不深

、不出文獻的記載，文筆良好，具書寫地方史的能力。

4. 藉由田野調查，耙梳文獻脈絡的過程，重新回望、整理歷史沿革、城鎮變遷，並注入人文視角、思維，試圖為土庫找出發展出路。報導、文學性兼具，惟未見更深入的問題意識挖掘。
5. 透過土庫文史營隊的活動，進一步敘述土庫的文史沿革，呈現對於地方變遷的歷史諸多描繪，然作者善於消化資料的寫作方式，確切的梳理出報導文學的特性，堪為佳作。

### 得獎感言》

其實，我最該感謝的是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先生，他秉以豐厚紮實的文史筆法，在《台灣紀行》中，展現了報導文學風華生花的精彩。

再者，我要感謝已故的恩師蘇金順老師，他總是鼓勵我要身體力行，去走出真正文史的底韻，替家鄉地方留下文字，為百年文史留下吉光片羽。

無論我此次作品名次為何，我謹守先人的惕勵與在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裡教授們授予的嚴謹筆法，希望這篇文章能為地方所受用，則實屬萬幸之至。

## 漫遊土庫過港

暑假尾聲的一個午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系教授蘇明修先生的助理，突然打來一通電話，邀約我到「土生土長」土庫青年設計學習營上一堂課，題目是「土庫思想起」。看似要講演對土庫的回憶，其實是蘇老師要找我對來自國立土庫商工跟私立永年中學的學子們，好好的探究土庫的歷史沿革跟人文風情。

土庫的文史，對我來說好遙遠了。記得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當時還是雲林縣議員的王麗萍女士，創辦了「雲林新故鄉」大專營隊。第一屆就紮營在土庫順天宮香客大樓裡。記得同樣的土庫文史基礎課程，是由鄭道聰老師來解說，從乾隆年間，郭、林兩姓招佃移墾大坵田東保說起，其中穿插許多傳說掌故；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林崇熙教授也從人口與社會變遷來介紹土庫；同樣來自雲林科技大學的劉銓芝講師，則讓大家對土庫街市的建築老屋大開眼界。當中街廓的發展與走向，見證了土庫發展的脈絡。

這麼樣精彩的課程，當然彌補了這個沒落偏鄉的文史面貌，但也留下許多疑惑問號。於是，在教職暑假空檔較多的平常日，我便帶著妻小，開著 March 小車，奔馳於鄉間小道，駐足於村落樹下，來一趟土庫的鄉野文史踏查之旅。

在前往土庫路上，總是愛聊天不停的我，不禁幫我太太解說起「土庫」這個地名的由來。跟台灣眾多地名一樣，一個地名多種說法，各有人支持，莫衷一是。土庫說法自久以來也是眾說紛紜，比較不被人採信的說法是「竹箴編製、糊土或石灰

的穀倉，稱為『塗庫』。」因為這樣的穀倉，在南部鄉下比比皆是，看來比較牽強附會。第二種說法，說是來自平埔族的「DOCOWANG」社。地名取自原住民的概念，在雲林鄉下還是這近十年的事。像斗六取自「斗六門」、斗南舊名「他里霧」、西螺翻譯自「SOREN」、北港則在文獻上寫成「PAKAN」，連虎尾這幾年也認為是來自荷蘭翻譯「FAVORANG」，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將這個詞寫成漢字「虎尾蘭」，長年從事研究地方母語的已過世雲林縣台語文工作學會創會會長蘇金順老師，一直認為這個考證最正確，在周遭的鄉鎮地名，都沿自平埔族譯音，土庫當然也就難以例外。

商旅路經此地，遇雨泥濘，褲子常沾滿污泥，所以叫此地為「塗褲」。這個說法最為廣泛，幾乎是土庫人，就都會這樣介紹。也被寫入土庫鎮公所的官方網站裡的沿革。這個說法如果可信，那為何在附近所有鄉鎮村落都一樣是泥巴路，卻只有這個城鎮暱稱為「土庫」呢？原來，土庫街在清代，與斗六街、他裡霧街、西螺街、笨港街、麥寮街，並列為雲林六大街。那土庫在古代興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它位於北港到斗六及鹿港到嘉義的貿易十字路口上，因此商業市集十分興盛，整個城鎮繁華了起來。

土庫既然是因貿易而發達的城鎮，那麼如今早已沒落蕭條的街道跟聚落，如何找到足以代表當年的印記呢？

車子開過永年中學的校門不遠處，一個綠底白字的指示牌，寫著斗大的字—「越港里歡迎您」。沒錯，越港里就是早年土庫足以代表繁榮的印記。問題是，土庫位在雲林縣平坦的中部平原，離海岸線十分遙遠，何來港口渡越？其實，越港舊稱「過港」；閩南語常稱溪流為「港」，顧名思義，「過港」就

是渡溪過河的地方。也有人說，過港這個地方古時候是一個貿易商貨的渡口，所以設有港口，以船渡將貨物運到對岸。在過港南端有一條虎尾溪，即是「過港」要渡越的溪流。虎尾溪平常的面寬有30公尺，水落石出之際，初春未雨時節，虎尾溪尚可拎褲涉水而過，梅雨夏至，則水位暴漲，非船渡難以行走。

虎尾溪一直是四季鮮明而善變的。春天燕來，溪水是泛著柔和的碧綠；夏日狂雨，是夾雜著灰黑的兇暴；秋日莨芒花開，在夕陽下是蒼勁的紅；陰鬱的冬天，則是溪鳥孤影稀落，枯草北風摧殘。過港面對如此的虎尾溪，商旅過往情境，清代雲林第一任縣令，留有一首〈虎溪躍渡〉的詩如此描述：

溪名虎尾惕臨深，履險爭先有戒心。  
舟子知津肩荖葉，行人問渡指楓林。  
冬流水涸頻躍馬，春草沙平偶集禽。  
一葦濟川齊躍足，漁歌高唱各南首。

看來，這裡有沙平集禽，也有濟川躍足，真是一幅悠閒卻又繁忙的景象。但橫跨斗六、斗南、虎尾、土庫、大埤、元長等鄉鎮的虎尾溪，為何結果商旅船渡之地落在土庫的過港？這個疑惑就非得虎尾科技大學的陳席卿教授解惑不可。

陳席卿教授與鄭淑琴賢伉儷，花了多年的時間踏查土庫，出版了《土庫思想起》、《土庫街屋采風》、《土庫懷舊老照片》、《土庫十七里走透透》等書，堪稱土庫文史通。陳席卿老師說：「虎尾溪在經過土庫過港之際，溪水彎了一個彎，在與元長交接處，注入了北港溪。這一彎，溪水沖刷出一片溪埔地，於是，虎尾溪在這有一個大的腹地，也和緩了溪流。現在



土庫還有一個地方叫溪底，就是這個原因。」過港就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下，成了貿易線跟貨物集散的首選。

的確，土庫位於虎尾溪的沖積平原上，肥沃的土地，成了農業大鎮。在嘉南大圳開通前，旱作物跟看天田羅列其中，這些旱作物成了炸油的最佳原料，土豆油、麻油都是代表農業加工產物。加上濁水溪、虎尾溪沖積夾雜的黑土，更提供了蔭製醬油的絕佳條件，使得土庫源順醬油成為足以與西螺丸莊醬油、虎尾龍泉醬油分庭抗禮的名品。在隨著通濟圳、嘉南大圳濁幹線綿密的灌溉，肥沃的土庫農地，雖量雖尚不足名滿天下，但亦可算是嘉南的糧倉之一。

也因為物產豐富、貿易興盛，延伸出貿易的商行跟公會。土庫順天宮就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有船渡、有水運，就有水神的信仰，媽祖就是船運人家的職業神社。同樣的，台灣信仰中，行郊貿易的神社，不是別人，正是媽祖，所以有三媽行郊媽、生理媽的說法。以過港這樣的貿易船渡中心，迎奉媽祖來保佑船運平安、貿易繁盛，擔任商家行郊仲裁、保庇生意興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土庫順天宮，就能理解祂在地方信仰的意義與位階。也因為土庫曾是雲林地區貿易重鎮，其重要性曾幾凌駕同樣以貿易為主體的北港。所以有一句俗諺說：「北港媽應外香。」，表示因土庫貿易的興盛，引發香客出走。甚至說：「北港媽不比塗褲媽靈。」足見塗褲媽在土庫貿易極盛時的顯赫。

在土庫順天宮裡，我特別注意到一塊石碑，它是咸豐年間，一八五〇年代的一個歷史文物。立碑人是一位陳適均為首，招募里民仕紳所立。陳適均是什麼人？根據《雲林縣採訪冊》〈大坵田東堡〉「兵事」項目所載，變亂發生於咸豐三年。記

載內文為：「咸豐三年，賴逆犯嘉義；五月初六日，大崙腳莊曾雞角聚眾應之，堡內大恐，里人陳適均集鄉勇自固，境賴以安」。賴逆即為賴厝，為李石小刀會之亂的部將；陳適均則曾跟林文察，屢建奇功，得獎都司銜，戴藍翎，今土庫順天宮右廊十間，即為陳適均於同治十二年倡捐添建的。而陳適均之母陳王氏，也因曾雞角事變被官方請旌為烈女。

這是有趣的現象，早年台灣貿易區域裡的商家，大多都認為有商也要有官，才能保障維護貿易的優勢與安全。因此，商家大多願意參與官方事務，如：修建、撫番、團練、兵事等，從中更有人因而得官，進了官場，成了領袖，也成了地區利益的保護者，陳適均大抵是這樣的人物。而曾圭（雞）角變亂這場變亂讚當時所及，造成當時已經發展成為街市的大崙腳庄，直間接的毀滅，甚至整個虎尾個村莊因而趨於沒落，長達近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都無法恢復。陳適均在地方上集鄉勇自固，保住了土庫，對當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才有我們在順天宮中看到的重修廟宇的碑文。

同樣的，我還看到另一塊碑文，是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立的。也是陳適均所立。它與另一件事有相關聯，即當年公建通濟圳。根據《雲林縣採訪冊》的記載，通濟圳在縣西十四里，由斗六堡平和厝莊引虎尾溪水入圳。從西南而下；又由柑宅行三里至赤坵仔，川圳進入大坵田東堡後，分為上、中、下三圳，北圳至竹仔莊止，中圳至潮洋莊東三里止，南圳至半天寮莊五里止，迴環二十五里，圍繞二十八莊，灌溉八百餘甲。同治十二年，大坵田東堡閭保（堡）公建；光緒十八年，陳濟川重修。

這條圳的主要功能是以土庫街為核心，灌溉在大坵田東堡

地區的農作。主持重修工程的陳濟川，則是平定曾圭（雞）角事變的陳適均之子。在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任命陳世烈為雲林縣令之際，陳濟川則為縣衙的庠生。在繼承家族及地區利益的觀點上，承平時期陳適均顯然用另一種方式來栽培他的繼承者。而也因為這樣，陳適均跟陳濟川相繼在土庫順天宮裡主持鍾毓社祠，在商人之外，培育知識學子，由利而祿，以官護商。《雲林縣採訪冊》大坵田東堡〈祠〉項中記載：「鍾毓社祠在縣四十七里大坵田東堡大崙腳莊；祀文昌帝君神像。廟宇兩進，左右廊房十間。……，收塗庫街荖葉糧歲，以備春、秋兩季之費。」隨著時空變遷，到了日治時期，科舉沒了，鍾毓社祠成了文人雅士聚集，吟詩作對之處。至今，土庫順天宮內仍舊有供奉文昌帝君神像，刻有鍾毓詩社的供桌亦在，成了歷史證見。

踏查到此時此地，太太突然問了我：「那陳家後來怎麼樣呢？」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後，想起了這一段歷史。陳姓家族現在在土庫還是很大的家族，也有多人在士農工商領域頗有表現。只是百年前土庫隨著日本人的統治方針改變而衰退，貿易則因為大環境而萎縮。陳濟川的宗族裡有一位陳義順，就跟不滿劉銘傳查隱田導致家族利益受損的施九緞一樣挺身起義。在面對日本龐大而現代的統治機器下，小蝦米般的陳義順終究犧牲。雖然戰後陳義順成了義士，被立碑在土庫圓環以茲紀念，但在日治的那個年代，土庫的發展等於是重新洗牌，進入另一個面臨興衰的環境。

走出土庫順天宮，廟門前雖然沒有所謂的廟埕，但橫向的中正路跟筆直的大同路在廟前相交會，卻成了偌大的T字路口。沿著大同路兩旁的攤販店家，在清代，就是北港、斗六東西

貨物，跟鹿港、彰化與嘉義南北商品於此集散交易的地方，加上土庫順天宮香火鼎盛，廟前人聲鼎沸、車水馬龍，是必然可想見的盛況。這個市集因為交易熱絡，明治三十五年（西元一九〇二年）設立官辦公營的市場，這是雲林數一數二年代非常久遠的市場，而且是「有利有圖」讓官方介入營運的市場。鄰近的虎尾，還要遲至昭和十七年（西元一九四二年）才設立同樣官辦的中央市場，兩者竟相差四十年，足見土庫市場的歷史地位。

台灣文史作家劉克襄先生跟台南文史工作者王浩一先生，兩人這幾年不約而同都在研究台灣菜市場的歷史。劉克襄先生說：「每天婆婆媽媽上菜市場，還有攤販跟雞鴨魚肉菜。他們擺的、聊的、買的，連身上行頭，都是台灣最貼近的社會人文」沒錯，最貼近一座城鎮、社區的庶民文化，就是菜市場。土庫舊市場就在「廟口」跟「市仔口」中扮演土庫人的文化中心。

不過，當我走在大同路上，兩旁的攤飯店家卻是空蕩蕩的，凋零、殘破和說不出來的蕭條，跟土庫順天宮金碧輝煌的三川殿，形成強烈對比。沒錯，它面臨了拆除鏟平的危機。在我從事文史工作的廿年裡，光是雲林這個偏遠的窮鄉縣，拆掉的歷史建築就難以數計，而搶救文化資產更是年年上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八十三年，虎尾糖廠宿舍區鏟掉了近百棟的日式宿舍。包括：演藝廳和樂館、五間厝神社遺址、大阪式街屋四十間、日式四合院單身宿舍望梅樓。這簡直是地方文化大浩劫。看到土庫舊市場人去樓空，想起當年往事，身體不禁打了個寒顫。地方上保存和拆遷的聲浪從沒停過，選舉季節到了，候選人不分青紅皂白的也來湊熱鬧，只要媒體亮個相，各種千奇百怪、天馬行空的意見都出籠，反倒是文史工作者們被晾在

一邊，在地居民則像臨時演員般的，成了路人甲乙。土庫舊市場未來命運如何？與其說是未知數，或許看成是各路政客角力的俎上肉更為恰當。

車子開在大同路上，這裡有虎尾糖廠五分車鐵道的殘跡。早年土庫的五分車車站就蓋在附近，這條路線如果還在，今年剛好滿一百年了。土庫早年尚未完全沒落前，農產品尚稱豐富，這條鐵路線除了載運甘蔗外，土庫一帶的農產多透過五分車載運到虎尾。

太太就頗為好奇，糖廠的火車載民間農產品，要怎麼堆放在糖廠裡呢？農產品當然不會堆放糖廠的倉庫裡，而是運送至虎尾貨物掛所的倉庫裡。那什麼是虎尾貨物掛所？明治四十二年（西元一九〇九年）藤山家族的藤山雷太接收了虧空倒閉的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藤山雷太還規劃設置更大的第二製糖工場，如此一來五間厝的製糖利潤就難以估計了。明治四十一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台灣縱貫線火車通車，長久以來台灣南北的交通隔閡被打通，五間厝製糖工場只要將糖運至他里霧驛，便可將砂糖原料一路運至雞籠港，並透過雞籠港海運，運回日本的精糖工場。於是當時的台灣總督府鐵道課便協助藤山財團建造一條縱貫支線，從他里霧驛架設至五間厝製糖工場。這項工程在明治四十三年一月正式完工，六百七十二公釐五分小火車和一〇六七公釐的窄軌縱貫線火車同時娉馳在虎尾市街，成為一大奇景。而由於五間厝製糖工場的產糖量之大，在台灣數一數二，砂糖貨運幾乎佔了他里霧驛的貨運量絕大部分，且除此之外，後來糖業相關的產品如酒精、蔗板等等，亦都是運輸大宗，因此總督府鐵道部量衡了營運狀況，便將他里霧驛的貨物掛設立於五間厝，以便業務之推動。之後除糖、米之外，其



他蔬果農作物、肥料也成了運輸對象。

糖廠的鐵道運輸業務早在民國六十四年就撤了，土庫小火車站也拆了。虎尾貨物掛所雖然到九二一地震後，因為毀損才營運停擺，但是在沒有任何維修保存的意願下，三年前無預警的把木造倉庫全拆了，鐵軌跟相關設施全部填平，土庫過港好生難得的鐵道文化，就此消聲匿跡，無影無蹤了，鐵道迷聞者無不扼腕。

還好，這些年文史工作者不斷鼓吹找尋在地文化。文化處已經退休的李信政先生，在輔導地方社區培力時，總是提點社區田野調查及文史重建的重要性。幾年前，越港里社造時，在越港國小旁發現殘缺的鐵道線，大家齊心合力將此條鐵道的部分路線，規劃成具有文史風貌的步道跟腳踏車道，並綠美化成社區休閒廊道，算是給了越港里民這段歷史跟文化資產一點點的歷史記憶。

離開土庫大同路，來到了土庫大橋，這座橋可說是戰後雲林縣建蓋的第一座大橋。主持這座橋修建的人，是雲林縣戰後第一任民選縣長吳景徽先生。吳縣長何許人也？斗六望族吳家之後，吳克明的兒子。

話說斗六近代的近代發展，就不得不提斗六望族吳家，說到吳家就要說說吳景徽縣長的父親吳克明。在台灣十大家族中，斗六吳家或許算不上顯赫，但也是名門。吳克明在廿一歲時考上甲午年（西元一九八四年）秀才，豈料日清甲午戰爭爆發，甲午榜成了臺灣科舉制度的最後一榜，隔年，臺灣割讓日本，吳克明成了末代秀才，也因而終其一生被人稱為「吳秀才」。吳秀才眼看前途無「亮」，於是投筆從商，成了大地主，透過與日本人合作，變為不折不扣在斗六一帶聲名赫赫的政商名

流。斗六吳宅位於雲林科技大學附近，建築形式特殊之處在於以傳統合院佈局為主，另外加以西班牙、日式洋樓等多種樣式並存的建築風格，成為臺灣十分罕見又具獨立色彩的大宅院，被譽為臺灣十大宅院之一，是見證斗六發展興衰的重要歷史標的。

今天要在斗六看到吳克明當年大手筆的投資，除了堂皇典雅的吳家大宅之外，當屬斗六糖廠了。臺灣早年有「南糖北米」之說，南北的界線就在濁水溪，而斗六正處於「南糖北米」的交會點上。明治卅五年（一九〇二年）臺灣總督府頒佈「臺灣糖業獎勵規則」，將糖業列為殖民產業發展重點，鼓勵資本家投資，加上「日俄戰爭」日本戰勝的激勵，日本企業在台灣大量投資製糖工場。吳克明也和其好友台南糖商王雪農合資，再糾集部分日資，共同創辦「斗六製糖合資會社」，這是少數臺灣人投資經營的新式製糖廠，歷史意義相當不一樣。這座糖廠後來歷經「東洋」、「大日本」等製糖會社的營運。國民政府來台後，成為台糖公司斗六廠。如今，糖廠已經停止運轉產糖，廠房也拆除殆盡，不過，糖廠附近的「溝霸冰品」，卻是讓人口齒留香，流連忘返。

站在土庫大橋旁的虎尾溪堤防，往南望去，相信筆寫走文至此，大家都會好奇，過港的貿易對岸是哪裡？那裡是什麼樣的地方？橋下的溪水在兩百公尺寬的堤防裡，倒像是條小水溝，偌大的河床盡是菅芒花。八月底的季節，正是菅芒花準備綻放的時候。觸景生情，讓我想到菅芒花跟菜籽花一樣，都是譬喻形容台灣女子的苦命，但也是堅忍吃苦的象徵。看到老婆抱著小孩跟了一天的田野調查，不忍的趕緊催促一起下車觀看的妻小上車，驅車前往土庫過港的對岸一大埤鄉豐岡村。



豐岡村本名也是在戰後被迫改去，舊地名叫埔姜崙。埔姜在閩南語裡指涉的植物就是黃荊。在雲嘉沖積平原的荒野地，黃荊是處處可見，布滿山野的普通植物，它在以前可以象徵開發度低的蠻荒，光在雲林就至少有兩三處的地名就叫埔姜。形容「布滿山野」或許太誇張，雲嘉平原哪來的山野？在溪流亂竄的古代雲林，大水過後處處是蹂躪地貌的沙崙。清朝的參將阮蔡文就寫過這樣一首詩：

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  
去年東螺乾，今年西螺燴。  
大宗盛時支子依，支子若強大宗壞。

藍鼎元在他所著的《東征記》中的〈紀虎尾溪〉，也這樣記載：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文旋流，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然。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須急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至胸以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走，遂滅頂矣。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唯東螺清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

雲林縣的「二崙」、「崙背」、「崙豐」、「埔姜崙」這些地名就是這樣來的。記得台灣一代歌后鄧麗君小時候住的田洋村，日治時期附近蓋了一座糖廠，就是龍岩糖廠。龍岩糖廠舊地名叫大坪崙，就是水患後的沙崙。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社長藤山雷太應邀出席參加「

台灣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開幕，四天後他來到龍岩糖廠舉行落成開工儀式。就在當天，他把大坪崙改名臥龍山，並立碑命名。現在這塊碑淪落虎尾同心公園的邊邊角落，似乎在啜泣龍岩糖廠乖桀坎坷的命運。

埔姜崙和過港比起來更是一個歷經繁華跟風霜過後的寧靜村落。蜿蜒的小路，是當年順著溪流旁貨運小路；村落的狹小巷道，好似依稀可看到百年前的板車工腳印，聽到嘿咻、嘿咻的苦力聲。無論從哪個路口進村，都可感受到不太受近來文明的干擾破壞，磚造牆面、黑瓦鋪頂的農舍，排列成棟；三五房舍中就有綠樹成蔭，牽牛花蔓藤纏繞牆面，七里香朱槿雜種其間，好美不勝收。而貓狗慵懶趴地而睡，偶有老人愜意信步小巷弄中，悠閒慢步調的生活景象，完全看不出是跟過港一樣曾經繁忙的對岸的貿易聚落。

在村莊的巷弄中，唯一可以見證、也就足以見證那段歷史的標的，是天主教玫瑰教堂。在一個偏僻的鄉下，竟有一座建於一八八七年的西班牙木造教堂。凡是來看過的文史工作者或外地參訪者，都驚呼不可思議。而且不是一間小教堂，空間足容納數百人。直到今天，埔姜崙據說仍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信奉天主教。

一八八七年的埔姜崙已經也是一個絡繹不絕的小渡口。在台灣對列強開港之際，隨著貿易路線，西班牙神父駐足於埔姜崙，建蓋教堂宣教。也透過中點站的概念，提供出外拼命的人們一個慰藉空間。廣結良緣之後，土庫過港也設立過港天主堂，也是西班牙神父。白色聳高的埔姜崙天主堂，亮潔醒目的立面，典雅的木造風，孤伶伶的座落村中，象徵曾經繁華又褪盡的埔姜崙，可謂是最佳寫照。

後來營隊課堂上，有幾個學生在聽完土庫人文課程，心中果然有些疑惑。有人就大喇喇的舉手問說：土庫市街既然曾經是雲林首屈一指的街市，那為何沒落？原因是什麼？我想，在一八九八年的那一場戊戌水災，絕對是關鍵，水災導致虎尾溪河道改道淤積。我們可以發現虎尾溪偏離了過港，淤積則讓船運喪失功能；再者，一九〇六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於五間厝設立製糖工廠，土庫喪失近代發展契機，大量的現代化紛紛往虎尾發展，土庫則逐漸停滯不前。地方總是盛傳土庫耆老仕紳曾經反對糖廠在土庫設廠，只為所謂的迷信和風水；加上一九〇八年台灣縱貫線全線開通，土庫偏離了台灣發展的軸線。最後，日本在一九二〇年實施新的行政制度—「州廳郡市街庄」制度。這次土庫仕紳跟百姓齊心力挽狂瀾，組成設郡期成同盟會，爭取設立土庫郡，據說是因為大屯仔區的區長王兜轉向支持設立虎尾郡，而導致整個土庫設郡運動失敗；也有說是擁有貴族院議員身分的糖廠社長藤山雷太遊說干預，使得總督府最後決定行政中心移至新興的城鎮虎尾。

走過土庫過港的踏查，也上完了土庫青年設計學習營的課程，對於土庫過港的過去種種，我不去加油添醋跟臆測：對於未來的展望，我也不要像政客一般的隨意信口的開支票。唯有踏實真誠的去走過一回，才能從中挖掘找尋那歷史跟人文散發的深意。沒有刻意的再回到過港，眺望虎尾溪遼闊的河道與溪埔，不經意的手撫早已遍立翠綠的菅芒，發現花穗正探出頭來，回首橘紅夕陽，灑洩在雲彩上，壟罩在土庫的天空。那個美，已經把土庫過港的過去未來都映在不言中，供有心人體悟想像。



雲林

附錄

第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 評審過程



文學獎評審會議



文學獎評審過程



文學獎評審過程



文學獎評審



文學獎評審過程



文學獎評審與劉處長合影



## 頒獎典禮



蘇治芬縣長蒞臨恭喜得獎者



劉銓芝處長主持頒獎典禮



文學獎評審代表宋澤萊老師



文化藝術獎頒獎典禮大合照



短篇小說得獎者與評審合影



報導文學獎得獎者與評審合影



# 雲林文化藝術獎

## 103年度第十屆徵選簡章

主辦 / 雲林縣政府  
承辦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報名簡章請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下載  
或親至文化處圖書館、陳列館、音樂廳服務台洽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電話：05-5523130（總機）

一、依據「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辦理。

二、獎勵類別如下：

(一) 文學獎：

1.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2.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3.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4.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二) 表演藝術獎：

1. 音樂類：
  - (1)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 (2)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2. 舞蹈類：每年辦理。
3. 戲劇類：每年辦理。

(三) 美術獎：

1. 水墨、膠彩類：每年辦理。
2. 書法、篆刻類：每年辦理。
3. 水彩、油畫類：每年辦理。
4. 雕塑、工藝類：每年辦理。
5.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每年辦理。
6. 故事繪本類：每逢單年辦理。
7. 攝影類：每年辦理。
8.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今年度不辦理徵選)

(四) 貢獻獎：每年辦理。

由本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國內文化藝術相關機關或機構、公私立各級學校、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本縣現任之公共藝術審議會委員或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推薦，並具備下列其中一項條件者：

1.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2.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五）單、雙年依據「民國」年份認定。

### 三、獎勵標準如下：

（一）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

1. 首獎：發給獎金60,000元，獎座及獎狀。
2. 第二名：發給獎金20,000元，獎狀乙紙。
3. 第三名：發給獎金10,000元，獎狀乙紙。
4. 佳作：發給獎金1,500元，獎狀乙紙。
5. 入選：發給獎狀乙紙。

（二）貢獻獎：贈獎座及獎狀。

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選出首獎一位、第二名一位、第三名一位，另取佳作至多3人，入選若干名（表演藝術獎取至前三名）；貢獻獎則選出若干名。

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得獎者得視推廣需要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安排演出、展覽事宜。

四、參選資格為本籍、設籍、就業、就學或出生於雲林縣之民眾。

（一）本籍：凡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P者，即為本籍雲林。

（二）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設籍或就業於本縣者。

（三）就學：於年度收件截止日在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

五、主辦單位對所有比賽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及上傳網路等權利，作者不得異議。

美術獎各類入選以上之作品，有參與展出之義務，於表訂退件日之前，不得要求退件。

承辦單位對參選（展）作品負保管責任，唯遇不可抗力事件致受損及逾期未領回者不在此限。

凡送件參選者於報名表上簽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評審方式如下：

（一）本府依獎勵類別，聘請各類別專家學者評審之。

（二）文學獎、貢獻獎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就書面資料加以評審，其中貢獻獎必要時得要求進行面談。

（三）表演藝術獎、美術獎初審由本府審查參選資格，通過初審者進入決審；決審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分別就參選者現場表演（表演藝術獎）、徵件作品（美術獎）加以評審，並進行作品講評。

各類獎項如未達獎勵標準，得由專家學者過半數決議從缺。

獲獎名單專家學者應簽名認證，由本府確認後公布。

七、專家學者應遵守利益迴避，本於公正、嚴謹、守密原則，依下列規定進行評審：

- (一) 不得參選同類別之獎項。
- (二) 評審過程及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 (三) 應客觀、詳細、嚴謹填寫評審表。

八、辦理期間如下：

- (一) 每年一次。
- (二) 各類別聯絡電話（如附表一）。
- (三) 參選類別及規格（如附表二）。
- (四) 收件、評審、頒獎等時間（如附表三）。

九、美術類作品安全及保險：

- (一) 保險：保險期間自作品送件日起至退件截止日止。
  - 1. 評審前：每件作品一律以新台幣2萬元為送件之原件作品保額（最高賠償金額）。
  - 2. 評審後：前三名每件作品保額新台幣10萬元整，佳作、入選作品每件保額新台幣5萬元整；未入選作品以每件作品新台幣2萬元整投保。作品出險時以投保金額為理賠上限，作者不得異議。
  - 3. 邀請作品每件保額新台幣10萬元整。
- (二) 展覽期間，主辦單位對參展作品負保管之責。惟因作品材質脆弱、結構裝置不良等原因，導致作品於裝卸時受損，或因保險條件以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受損者，不負賠償之責。

十、參選作品須屬三年內創作且未曾得獎之作品，翻譯作品不予受理，不得有抄襲之情事，各參選作品如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他人加工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參選資格不符或偽造參選資格者，除參加者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資格並公布之，三年內不得再參選，已發獎金予以追討。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歸屬參選者本人，出版權及公開傳播權則與本府共有，本府並得引用得獎人之得獎作品、照片、影音資料為教育推廣、文宣之用，有發表及印製之權利，不另支酬勞。

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貢獻獎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美術獎經評審未得獎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本府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函知退件，若逾期未領，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參選表演藝術獎倘遇本府推廣需要，得接受現況訪談及其它資料記錄片拍攝供為存檔及教育宏揚使用，其著作、出版或得傳播等公播權雙方共有，並不另支所有需付費用。

## 相關說明

一、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本府文化處服務台索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三一〇號

二、請依報名表格填寫資料，報名參加文學獎、表演藝術獎及貢獻獎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美術獎



者填寫一份；連同參選作品，於各類別收件截止前，送達本府文化處（文學獎、貢獻獎收件期限以郵戳為憑；表演藝術獎、美術獎，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資料不全或逾期者，概不受理。美術獎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三、請依報名類別之規定檢附作品資料，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

四、表格欄位不足填寫者，可自行複製或影印。

五、得獎者應參加本府所舉辦之後續推廣活動。

六、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七、本徵選活動美術獎特設邀請展，邀請資格如下：

（一）本屆美術獎各類評審作品。

（二）凡本籍、設籍、就業、就學（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尚設籍、就業、就學於本縣者）或出生於雲林縣之民眾，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由承辦單位通知，請附下列之一證明文件由各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1. 曾獲全國美展、全國油畫展、全省美展、臺北市美展、高雄市美展、臺陽美展、全省公教人員書畫展等，優等以上一次或入選三次以上者。
2. 曾受邀擔任全國、全省及本縣美展、兒童美展之評審者。
3. 曾獲本縣地方美展前三名三次以上者。曾受邀於

- 國立各美術館舉行個展者。
- 4.合於上述條件而有證明者，申請免審查受邀參展（一人一類一件）。
- 5.縣籍資深美術家由該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 6.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證明文件，直接受邀送件參展。
- （三）邀請資格審查由本府聘請評審審查之。
- （四）受邀請並參加邀展者不得再參加徵件比賽。

附表一：各類別聯絡電話

| 類     | 別                 | 承辦單位  | 電話           |
|-------|-------------------|-------|--------------|
| 文學獎   |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 圖書資訊科 | (05) 5523213 |
|       |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       |              |
|       |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       |              |
|       |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       |              |
| 表演藝術獎 |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     | 表演藝術科 | (05) 5523164 |
|       |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       |              |
|       | 舞蹈類（每年辦理）         |       |              |
|       | 戲劇類（每年辦理）         |       |              |
| 美術獎   | 水墨、膠彩類（每年辦理）      | 展覽藝術科 | (05) 5523177 |
|       | 書法、篆刻類（每年辦理）      |       |              |
|       | 水彩、油畫類（每年辦理）      |       |              |
|       | 雕塑、工藝類（每年辦理）      |       |              |
|       |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每年辦理） |       |              |
|       | 故事繪本類（每逢單年辦理）     |       |              |
|       | 戲劇類（每年辦理）         |       |              |
|       | 攝影類（每年辦理）         |       |              |
|       |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 藝文推廣科 | (05) 5523139 |

附表二：103年參賽類別及規格：

| 項 目   |                | 作 品 規 格                                                                   | 說 明                                                                                                                                                    |
|-------|----------------|---------------------------------------------------------------------------|--------------------------------------------------------------------------------------------------------------------------------------------------------|
| 文學獎   | 短篇小說           | 未曾發表之短篇小說，6,000字~12,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請勿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 | 1. 每人參選作品以不超過2件為限，可參選2類各送1件作品或參選1類送2件作品。<br>2. 參選申請書表格1份，作品書面6份，光碟1份。光碟封面請註明作者及作品名稱。<br>3. 文學獎，一人一年每一文體以得獎一次為限。<br>4. 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者不予錄取。<br>5. 送審資料恕不退還。 |
|       | 報導文學           | 未曾發表之報導文學，8,000字~15,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請勿於作品中書寫姓名資料 |                                                                                                                                                        |
| 表演藝術獎 | 傳統音樂類<br>西洋音樂類 | 自選曲一首，時間為5~15分鐘以內。                                                        | 自由選擇劇目。                                                                                                                                                |
|       | 舞蹈類            |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以在地特色文化為主題編舞。時間不得超過15分鐘。                                     |                                                                                                                                                        |
|       | 戲劇類            |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以在地特色文化為主題編劇。時間不得超過15分鐘。                                     |                                                                                                                                                        |
| 美術獎   | 水墨、膠彩類         | 裝裱(框)完成後，限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 1. 作品形式及大小應力求方便搬運。<br>2. 複合(連作)作品請附完成作品之照片，標明裝卸過程。<br>3. 各類平面參賽作品如需裝框，背面應加木板，正面裝用壓克力，一律不得裝用玻璃。                                                         |
|       | 書法、篆刻類         | 限直式書法，裝裱或連作完成後，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br>篆刻作品內幅不得裁切分割書寫裱裝篆刻拓印數不拘          |                                                                                                                                                        |
|       | 水彩、油畫類         | 水彩限對開以上，全開以下<br>油畫尺寸20號以上、100號以下為限<br>畫框背面須加木板                            |                                                                                                                                                        |

| 項 目 |                                      | 作 品 規 格                                                             |                       |                      | 說 明                                                                                                                                        |
|-----|--------------------------------------|---------------------------------------------------------------------|-----------------------|----------------------|--------------------------------------------------------------------------------------------------------------------------------------------|
| 美術獎 | 雕塑、<br>工藝類                           |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50公分，重量不得超過80公斤，請附加透明壓克力盒（以擠壓不致凹陷或脫落為原則）、強化玻璃盒或木箱，以利展出及搬運。 |                       |                      | 4.易損壞作品，未用壓克力盒、強化玻璃盒或木箱裝妥者。請至文化處陳列館一樓收件處，另加填切結書，否則不予受理報名。<br>5.攝影類請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br>6.美術獎各類作品均需精細裝裱完整，不得草率，否則不予收件，每人限參加二類，各類限一件。 |
|     | 設計、版畫<br>或多元媒材類                      | 設計                                                                  | 平面                    | 四開至全開以內(限單幅作品)       |                                                                                                                                            |
|     |                                      |                                                                     | 立體                    |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限單幅作品) |                                                                                                                                            |
|     |                                      | 版畫                                                                  | 八開以上、全開以下(限單幅作品)。     |                      |                                                                                                                                            |
|     |                                      | 多元媒材                                                                |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限單幅作品)。 |                      |                                                                                                                                            |
|     | 故事繪本類                                | 媒材尺寸文體不拘，不得採用電腦繪圖，全書內頁不含封面以9頁以上，作品需裝訂完整（封面設計可作為評審參考）。               |                       |                      |                                                                                                                                            |
| 攝影類 | 照片大小12吋以上，限單幅作品裝框後，長邊不得大於32英吋(81公分)。 |                                                                     |                       |                      |                                                                                                                                            |

### 附表三：各類別送件、評審、頒獎及退件時間表

#### (1) 文學獎：

| 項 目  | 日期         | 注 意 事 項                                                                                                                                                                |
|------|------------|------------------------------------------------------------------------------------------------------------------------------------------------------------------------|
| 收件時間 | 8月1日至9月1日  | <p>1.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圖書館一樓服務台<br/>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br/>洽詢電話：05-5523213<br/>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p> <p>2.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p> |
| 文件審查 | 9月2日至9月30日 |                                                                                                                                                                        |
| 頒獎時間 | 另行通知       |                                                                                                                                                                        |

(2) 表演藝術獎：

| 項 目  | 日期             | 注 意 事 項                                                                                                                                   |
|------|----------------|-------------------------------------------------------------------------------------------------------------------------------------------|
| 收件時間 | 8月1日至<br>9月1日  | 1. 徵選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br>2.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一樓表演藝術科<br>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br>洽詢電話：05-5523164<br>3.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
| 文件審查 | 9月2日至<br>9月30日 |                                                                                                                                           |
| 頒獎時間 | 另行通知           |                                                                                                                                           |

(3) 美術獎：

| 項 目    | 日期             | 注 意 事 項                                                                                                                                                                                                                                      |
|--------|----------------|----------------------------------------------------------------------------------------------------------------------------------------------------------------------------------------------------------------------------------------------|
| 收件時間   | 8月1日至<br>9月1日  | 1.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陳列館一樓服務台<br>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9:00至下午17:00<br>2. 洽詢電話：05-5523177<br>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br>3. 美術獎：參選作品經評審後，未得獎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本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公文通知退件後，若逾期未領，本府不負保管責任<br>4. 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
| 文件審查   | 9月2日至<br>9月30日 |                                                                                                                                                                                                                                              |
| 頒獎時間   | 另行通知           |                                                                                                                                                                                                                                              |
| 未得獎退件  | 另行通知           |                                                                                                                                                                                                                                              |
| 入選以上退件 | 另行通知           |                                                                                                                                                                                                                                              |
| 邀展作品退件 | 另行通知           |                                                                                                                                                                                                                                              |

(4) 貢獻獎

| 項 目  | 日期             | 注 意 事 項                                                                                                                                           |
|------|----------------|---------------------------------------------------------------------------------------------------------------------------------------------------|
| 收件時間 | 8月1日至<br>9月1日  | 1.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一樓服務台<br>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9:00至下午17:00<br>2. 洽詢電話：05-5523176<br>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br>3.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
| 文件審查 | 9月2日至<br>9月30日 |                                                                                                                                                   |
| 頒獎時間 | 另行通知           |                                                                                                                                                   |
| 退 件  | 另行通知           |                                                                                                                                                   |

## 「雲林文化藝術獎」報名表

民國\_\_\_\_\_年

申請類別：\_\_\_\_\_類（報名者填寫）

申請者編號：\_\_\_\_\_（本府填寫）

（一）文學獎：

- ☐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二）表演藝術獎：

- ☐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 ☐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 舞蹈類（每年辦理）。 ☐ 戲劇類（每年辦理）。

（三）美術獎：

- ☐ 水墨、膠彩類。 ☐ 書法、篆刻類。  
☐ 水彩、油畫類。 ☐ 雕塑、工藝類。  
☐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 ☐ 故事繪本類（每逢單年辦理）。  
☐ 攝影類。 ☐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四）貢獻獎：

- ☐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申請者個人資料

|                                                           |                          |                          |                                            |
|-----------------------------------------------------------|--------------------------|--------------------------|--------------------------------------------|
| 姓名：                                                       |                          | 別號／筆名：                   |                                            |
|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                          |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
| 身分證(護照)字號：                                                |                          | 現職：                      |                                            |
| 戶籍地址                                                      | 縣      鄉鎮<br>(市)      市區 | 里      鄰                 | 路    段    巷    號    樓之<br>(街)      郵遞區號□□□ |
| 聯絡地址                                                      | 縣      鄉鎮<br>(市)      市區 | 里      鄰                 | 路    段    巷    號    樓之<br>(街)      郵遞區號□□□ |
| 電話（公）                                                     |                          | （宅）                      |                                            |
| 傳真（公）                                                     |                          | （宅）                      |                                            |
| 行動電話                                                      |                          |                          |                                            |
| E-MAIL                                                    |                          |                          |                                            |

## 學歷或專業訓練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 學校或機構名稱 | 主修 | 在學或修業年度 | 學位或證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十四歲以下無身分證者，可以學生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代替)

|  |  |
|--|--|
|  |  |
|--|--|



## 重要專業經歷一覽表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illegible]

## 獲獎紀錄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 獲獎年度 | 獎項名稱 | 得獎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作品發表或展演紀錄 |  |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
|-------------|--|-------------|
|-------------|--|-------------|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 年度 | 作品名稱 | 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品簡介

(建議填寫，將送交評審參考)

---

---

---

---

---

---

---

---

---

---

## 文學獎比賽作品應附資料

- ☐ 新詩類 (每逢雙年辦理) 。 ☐ 短篇小說類 (每逢單年辦理) 。  
☐ 散文類 (每逢雙年辦理) 。 ☐ 報導文學類 (每逢單年辦理) 。

檢送資料如下：

- ☐ 作品資料，一式六份
- ☐ 參賽申請書表格一份 (含報名表、申請者個人資料、作品簡介、保證及授權書)
- ☐ 儲存著作、個人生活照或大頭照之電子檔一份 (請以光碟儲存)
- ☐ 其他

## 表演藝術獎參選作品應附資料

- ☐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 ☐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 舞蹈類（每年辦理）。 ☐ 戲劇類（每年辦理）。

檢送資料如下：

- ☐ 書面資料，一式六份  
☐ 演出光碟，一式六份  
☐ 佐證資料，一式六份  
（如最具代表性之創(著)作、影音光碟、專欄報導、照片…等）  
☐ 保證及授權書

參選佐證資料封面

- ☐ 平面出版品（書籍、畫冊…等）      本，名稱  
☐ 錄音、錄影、光碟等      卷（片），名稱  
☐ 照片      幀（請整理成冊，附說明）  
☐ 報導      篇（請整理成冊，附說明）  
☐ 其他，名稱

## 美術獎比賽作品應附資料

- ☐ 水墨、膠彩類。      ☐ 書法、篆刻類。      ☐ 水彩、油畫類。  
☐ 雕塑、工藝類。      ☐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      ☐ 攝影類。  
☐ 故事繪本類。（每逢單年辦理）      ☐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檢送資料如下：

- ☐ 書面資料一份      ☐ 保證及授權書      ☐ 紀錄片類請附光碟6片。  
☐ 攝影類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  
☐ 裝裱尺寸：長——cm × 寬——cm × 高——cm  
☐ 畫心尺寸：長——cm × 寬——cm × 高——cm

雲林文化藝術獎  
——年雲林縣美術聯展

比賽作品  
收件證明聯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雲林文化藝術獎  
——年雲林縣美術聯展

比賽作品  
收件證明聯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雲林文化藝術獎——年雲林縣美術聯展比賽作品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尺寸：長                  公分 × 寬                  公分 × 高                  公分  
 住址：  
 電話：  
 手機：  
 Mail：

（本聯填妥後，請撕下貼於參賽作品背後，左上角；立體作品請貼於不顯眼處）

## 保證及授權書

(各類比賽作品請填)

- 一、本人參加 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比賽，所送所有資料均屬實，未抄襲、重作、臨摹、代題名、無冒名頂替情事且未損害著作權法，並同意遵守徵選要點之規定，且保證參賽資格確實符合並無偽造。如有違反或不實，雲林縣政府保有取消獲獎資格及追回獎金、獎狀之權利，並得依法追訴，本人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
- 二、本人作品名稱：\_\_\_\_\_ 或演出影音及所附資料（含個人資料），同意授權由雲林縣政府作非營利性之重製及運用，雲林縣政府得以不同形式進行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本人不另收酬勞、版稅。
- 三、著作權聲明：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填 寫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美術獎邀請作品應附資料

- ☐水墨、膠彩類。      ☐書法、篆刻類。      ☐水彩、油畫類。  
☐雕塑、工藝類。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      ☐攝影類。  
☐故事繪本類。(每逢單年辦理)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檢送資料如下：

- ☐授權書。☐保證及授權書資格證明(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  
☐紀錄片類請附光碟1份。  
☐攝影類附作品原始電子檔(如為傳統底片請轉為電子檔)。  
☐裝裱尺寸：長\_\_\_cm×寬\_\_\_cm×高\_\_\_cm  
☐畫心尺寸：長\_\_\_cm×寬\_\_\_cm×高\_\_\_cm

雲林文化藝術獎  
\_\_\_年雲林縣美術聯展

比賽作品  
收件證明聯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雲林文化藝術獎  
\_\_\_年雲林縣美術聯展

比賽作品  
收件證明聯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標題：  
 姓名：  
 電話：

(本聯由文化處存查)

雲林文化藝術獎-\_\_\_年雲林縣美術聯展比賽作品

類別：(作者自填)  
 編號：(文化處填寫)  
 尺寸：長 公分 × 寬 公分 × 高 公分  
 住址：  
 電話：  
 手機：  
 Mail：

(本聯填妥後，請撕下貼於參賽作品背後，左上角；立體作品請貼於不顯眼處)

## 授權書

(美術獎邀展作品請填)

一、本人獲邀參加 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類邀請展，作品名稱：\_\_\_\_\_及所附資料（含個人資料），同意授權由雲林縣政府作非營利性之重製及運用，雲林縣政府得以不同形式進行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本人不另收酬勞、版稅。

二、著作權聲明：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填 寫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貢獻獎應附資料

- ☐ 致力於本縣藝文推廣宣揚、教育傳承、研究發展、創作表現或身體力行實踐本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著有成就，足為表率者。
- ☐ 捐助本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圖書資訊、文化資產、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等文化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檢送資料如下：

- ☐ 書面資料，一式六份
- ☐ 其他證明文件

## 評審委員簡介

宋澤萊（本名廖偉竣）

簡介：師大歷史系畢業，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  
曾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  
第17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

郝譽翔

簡介：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現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作品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新人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

陳銘磻

簡介：柯林頓國中小補習班閱讀與作文教師，作家。著作有：  
陳銘磻報導文學集、尖石櫻花落、父親、中學生作文讀本、撒豆成金—中華豆腐創辦人羅清屏傳等。曾獲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

履 疆（本名蘇進強）

簡介：畢業於陸軍第一士官學校、陸軍官校、歷任教官、排長、台聯主席、國安會委員。主編過「綠地」詩刊。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獎（4屆）。

楊樹清

簡介：洪建全教育基金會雜誌總編輯、《金門日報》駐台特派員暨鄉訊版主編、《金門學叢刊》總編輯、香港《明報》加拿大版專欄作家……專長報導文學。1997年獲金鼎獎圖書主編獎、1998年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首獎、二度獲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評審獎、連兩年獲聯合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輯．第十屆  
／劉銓芝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  
，民103.12

面；21公分

ISBN：978-986-004-3669-3（平裝）

830.86

103025886

**第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主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蘇治芬  
總編輯 | 劉銓芝  
副總編輯 | 楊仙妃 林郁善 陳世訓  
執行編輯 | 馬佩鈴  
封面設計 | 陳品良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電 話 | 05-5523213

承 印 | 育騰印刷社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00巷25號  
電 話 | 05-5332266

出版年月 |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定 價 | 新台幣2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